

列

傳

版藏局書明發

進化史列傳序

古今中外之人物夥矣自草昧既開苞符漸洩而後中國印度希臘埃及四國爲文明之初祖迨耶穌紀元以還則羅馬寔爲開化之邦至十九世之末則英法兩國又吸集三千餘年歐亞兩洲文學藝術之精理發輝而光大之而羣推爲地球上文明之中心默焉間嘗上下五千年卽各國人才之盛衰消長以與其國之安危強弱爲比例往往若合符節雖其間亦有挺然崛起者爲造物間氣之所鍾而不關乎國運然要之人才多則國勢隆人才寡則國威替其大較也茲編爲全球進化史四種之一以近今三十年內之偉人傑士爲數無多且中國著名之人物業已有他人載筆毋庸贅述是以撝羅所及不得不取材於千百年以上以補其缺其間自帝王卿相以及大豪傑大經濟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宗教家下至文人女史凡姓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不畧備其事實則皆仿龍門體例不爲別立世家本紀諸名目而概曰列傳蓋歐西自盧梭孟德斯鳩輩之學說盛行無論貴賤貧富皆爲平等區而別之不如其渾而同之也茲編爲蜀人李君石君同年草創予爲補輯之以限於時日蒐輯有限然較之司馬氏之列傳七十已多數倍讀者苟寓目一過於歐西英法諸邦文明進步

之次第已可得其梗概而人才與國家相爲維繫之故亦藉可參考矣若夫旁搜遠紹合中外綜古今人各一傳囊括無遺則作者不敏有志未逮請以俟諸來哲癸卯十月十雪日衢州詹塏紫蘗氏序

全球進化史列傳目錄

卷一

- 亞西亞王尼弩傳 王后西迷拉美斯傳附紀元前二千二百年
- 巴勒斯坦王亞伯拉罕傳紀元前一千九百年
- 埃及王拉墨塞傳紀元前一千八百年
- 埃及執政大臣約瑟福傳紀元前一千七百年
- 亞勒斯坦宗教家摩西傳紀元前一千五百年
- 雅典王昂飛的安 德修合傳紀元前一千四百年
- 希臘王亞迦綿農傳紀元前一千二百年
- 巴勒斯坦審官其田 參孫合傳紀元前一千二百年
- 雅典王哥特拉士傳紀元前一千一百年
- 巴勒斯坦王大關傳紀元前一千五十年
- 巴勒斯坦王瑣羅門傳紀元前一千年

斯巴達大立法家來喀瓦士傳紀元前八百八十年

羅馬王羅慕路傳紀元前七百五十年

羅馬王努馬本比留傳紀元前七百年

羅馬王都路荷斯地留傳紀元前六百五十年

羅馬勇士何拉周傳紀元前六百五十年

印度佛教祖釋迦牟尼傳紀元前七百年

日本神武天皇傳紀元前六百六十年

雅典阿康梭倫傳紀元前六百年

希臘哲學家兌喇士 阿那結滿大 阿那基內士合傳紀元前六百年

希臘哲學家仁訥法內士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巴捫義兌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巴達哥拉士傳紀元前六百年

波斯王居魯士傳紀元前五百五十年

波斯教祖瑣羅斯的傳紀元前五五十年

羅馬王塞爾彭都爾留者傳紀元前五五十年

羅馬王盧首士傳紀元前五五十年

羅馬烈士模秀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芝納兒傳紀元前五百年

波斯王大流士傳紀元前五百年

雅典名將米力泰底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黎克菩 敵魔基督士 希臘基督士合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安比大吉立士傳紀元前五百年

希臘哲學家安那生苦拉傳紀元前五百年

羅馬貴族馬爾修哥略拉那傳紀元前四百九十年

波斯王澤爾士傳紀元前四百五十年

雅典大政治家佩利革來士 鄧克笛士合傳紀元前四百五十年

雅典政治家蘇格來第傳紀元前四百三十年

希臘雅典大臣伯理起傳紀元前四百年

希臘政治家柏拉圖傳紀元前四百年

斯巴達王留尼連傳紀元前四百八十年

雅典將地米斯多基利傳紀元前四百八十年

雅典將西門傳紀元前四百六十年

雅典統領比哩吉傳紀元前四百四十年

雅典統領亞基庇亞底傳紀元前四百二十年

雅典大賢索克拉的傳紀元前四百年

希臘德巴將百路丕達傳紀元前三百七十年

希臘德巴將越巴美納達傳紀元前三百七十年

希臘政治家亞里士多德傳紀元前三百四十年

希臘馬其頓王腓力傳紀元前三百三十年

希臘王亞歷山大傳紀元前三百三十年

埃及王多利買刺基傳 多利買第一 多利買第二附紀元前三百年

耶卑路王菲爾流傳紀元前三百八十年

喀頹基名將漢尼巴傳紀元前二百五十年

羅馬將西比楊美里那傳紀元前一百五十年

羅馬大將蘇拉傳紀元前一百年

羅馬大將馬黎約傳紀元前一百年

羅馬帝該撒傳紀元前一百年

羅馬大將判皮烏傳紀元前五十年

埃及王多利買第六妃姑婁巴多拉傳紀元前三十年

羅馬帝屋大維傳紀元前三十年

猶太教主耶穌基督傳紀元元年

德將嚇爾門傳紀元九年

羅馬帝非士巴山傳紀元六十年

羅馬帝大刺壞傳紀元一百十年

羅馬帝哈的練傳紀元一百三十年

羅馬帝安敦一傳紀元一百三十年

日本應神天皇傳紀元三百年

日本仁德天皇傳紀元三百年

羅馬帝君士坦丁傳紀元三百十年

羅馬帝帖疇多削傳紀元三百七十年

西峨峙王亞拉粟傳紀元四百年

匈奴酋長遏底辣傳紀元四百五十年

東峨峙王帖阿佗力傳紀元五百年

法王哥路易傳紀元五百年

亞刺伯回教祖摩哈默傳紀元六百年

羅馬大將別里沙留傳紀元五百五十年

東羅馬帝入斯底尼安傳紀元五百六十年

英諾東白蘭王愛德溫傳紀元六百十年

亞刺伯大教師阿馬傳紀元六百四十年

日本孝德天皇傳紀元六百七十年

日本齊明天皇 天哲天皇合傳紀元六百七十年

法大臣沙爾馬的爾傳紀元七百四十年

英教長薄尼哈斯傳紀元七百五十年

法王北賓傳紀元七百六十年

日本光仁天皇傳紀元八百年前

法王兼羅馬王沙立曼傳紀元八百年

亞刺伯大教師哈倫亞拉伯 哈倫亞拉什合傳紀元八百年

英王以格柏傳紀元八百三十年

日本嵯峨天皇 淳合天皇合傳紀元八百三十年

英王亞祿腓傳紀元八百四十年

英王亞弗勒傳紀元九百年

日本醍醐天皇傳紀元九百年

西班牙王阿德拉門第二傳紀元九百二十年

日耳曼帝顯理第一傳紀元九百二十年

日耳曼帝阿多第一傳紀元九百六十年

日耳曼帝阿多第二傳紀元一千年

日耳曼帝顯理第二傳紀元一千年

波斯伽寺尼王馬毛多傳紀元一千年後

丁抹兼英吉利王加紐的傳紀元一千三十年

日耳曼帝剛拉德第二 顯理第三合傳紀元一千四十年

英王尉良傳 一名得勝尉良紀元一千八十年

羅馬教皇格勒革理第七傳紀元一千八十年

法耶穌教徒彼得傳紀元一千九十年

日耳曼帝顯理第四傳紀元一千一百年

法耶穌教士伯爾拿傳紀元一千一百三十年

英教徒多瑪北革傳紀元一千一百七十年

英王顯理第二傳紀元一千一百七十年

日耳曼帝弗勒得力傳紀元一千一百八十年

英王理查傳紀元一千一百九十年

蒙古成吉思可汗鐵木真傳紀元一千二百年

法王腓立第二與士古都傳紀元一千二百年

法王路易第九傳紀元一千二百五十年

威尼斯奇士波羅馬哥傳紀元一千二百七十年

英大臣巴倫西門傳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

日耳曼兼奧斯地亞帝羅德福傳紀元一千二百八十年

蒙古王帖木兒郎傳紀元一千三百年

法王路易第十傳紀元一千三百年

法王腓立第四傳紀元一千三百十年

土耳其蘇爾且阿斯曼傳 子奧爾汗附紀元一千三百二十年

瑞西姑朥共和政者維廉惕爾傳 卽瑞士國紀元一千三百五十年

英王義德華第三傳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年

英王子義德華傳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年

土耳其蘇爾且慕拉德第一傳紀元一千四百年

土耳其蘇爾且巴牙盾第一傳紀元一千四百年

丁抹女王馬加勒達傳紀元一千四百年

英王顯理第五傳紀元一千四百二十年

法處女若安亞爾格傳紀元一千四百三十年

葡萄牙王子顯利傳紀元一千四百三十年

土耳其蘇爾且馬何美德第二傳紀元一千四百七十年

俄王宜萬第三傳紀元一千四百八十年

法王沙爾第十一傳紀元一千四百八十年

西班牙王匪地南德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葡萄牙探險家巴多羅謬太士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西班牙探險家巴爾波亞 麥折倫合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意大利探險家哥侖布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日耳曼兼奧斯地亞帝馬西密憐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葡萄牙王以馬努利第一傳紀元一千五百年

法王法蘭西斯傳紀元一千五百三十年

西班牙總督各爾的斯傳紀元一千五百三十年

日本大將軍足利義熙傳紀元一千五百四十年

日本將軍織田信長傳紀元一千五百四十年

土耳其蘇爾旦索理曼第二傳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年

法國教長約翰甲爾文傳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年

卷二

日耳曼耶穌教徒路得傳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年前

日耳曼兼西班牙荷蘭帝沙力傳 或譯作甲列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年

法王顯理第四傳紀元一千六百年前

俄王宜萬第四傳紀元一千五百八十年

荷蘭王尉良傳 尉良一譯維廉紀元一千五百八十年

西班牙王腓立第二傳紀元一千五百九十年

日本將軍豐臣秀吉傳紀元一千六百年

法哲學家笛卡兒傳紀元一千六百年

英哲學家培根傳紀元一千六百年

日本大將軍德川家康傳紀元一千六百年

荷蘭王繆利都傳紀元一千六百二十年

法宰相利希路傳紀元一千六百三十年

瑞典王額斯達亞爾多布傳紀元一千六百三十年

日耳曼大將瓦連士典傳紀元一千六百三十年

荷蘭王弗勒得力傳紀元一千六百四十年

英護國將軍克林威爾傳紀元一千六百四十年

荷蘭哲學家斯賓挪莎傳紀元一千六百七十年

普魯士公弗勒得力維廉傳紀元一千六百八十年

波蘭王約翰第三傳紀元一千六百八十年

日本儒學家藤原肅 中江原 山崎嘉合傳紀元一千七百年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一傳紀元一千七百年

法王路易第十四傳紀元一千七百年

法宰相比爾傳紀元一千七百年

英哲學家陸克傳紀元一千七百年

俄皇彼得傳紀元一千七百二十年

俄女皇加他鄰傳紀元一千七百二十五年

法國法理學家孟德斯鳩傳紀元一千七百四十年

普王大腓德力傳紀元一千七百六十年

德大儒康德傳紀元一千七百六十年

法生計學家奎士尼傳紀元一千七百六十年

英大歷史家謙謨傳紀元一千七百六十年

法政學家盧梭傳紀元一千七百七十年

英議員我可納勒傳紀元一千七百七十年

英儒士傅蘭克令妻葛履芬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二傳紀元一千七百七十年

日耳曼帝約瑟福第二傳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年

英生計學家斯密雅丹傳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年

美總統華盛頓傳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年

俄女皇加他鄰第二傳紀元一千七百九十年

土耳其蘇爾且馬毛度第二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法內務大臣羅蘭夫人瑪利儂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法皇拿破崙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美總統遮飛森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英水師提督乃陞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普魯士皇后路易塞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英哲學家邊沁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英格致家密楷法來臺傳紀元一千八百年

法宰相甘卜大傳紀元一千八百五十年

英大文家擺倫傳 紀元一千八百年

美女士批茶傳 紀元一千八百十二年

俄皇亞歷山德傳 紀元一千八百二十年

希臘總統加甫侍斯多利傳 紀元一千八百二十年

日耳曼哲學家黑智兒傳 紀元一千八百二十年

美總統惹迷斯門羅傳 紀元一千八百二十年

德大臣斯邵某傳 紀元一千八百三十年

英海軍士官陸治斯傳 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年

英侯爵危來希傳 一名危令坦 一名惠靈吞 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年

日本維新志士吉田松陰傳 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年

日本維新志士福澤諭吉傳 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年

俄皇尼哥拉第一傳 紀元一千八百五十年

日本維新志士藤田東湖傳 紀元一千八百五十年

日本維新志士西鄉隆盛傳紀元一千八百五十年

英哲學家達爾文傳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年

日本文學博士加籐弘之傳紀元一千八百五十年

意大利總統瑪志尼 宰相加富爾 將軍加里波的合傳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年

意皇非託以滿捏傳 或譯英瑪努埃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美總統格蘭德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法內部尙書累某薩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日本外部大臣薩米西馬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希臘宰相卡納立斯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德副相德爾卜力克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法總統踢矮士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法總統爹亞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法大總統麥馬韓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英將戈登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英總兵春李雷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美總統貞士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奧斯馬加大臣特亞克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美機器師易滋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法大文家鴛俄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法部曹勒塞拍斯傳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

英公使巴夏禮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德礮廠主阿爾勿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俄外部大臣加支可夫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德皇衛靈姆第一傳 一譯威廉第一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德相俾士麥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秘魯總統披阿洛拉傳紀元一千八百八十年

匈加利大統領噶蘇士傳紀元一千八百九十年

美總統林肯傳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年

美總統麥堅尼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俄大將蘇勃洛扶傳紀元一千八百九十年

日本明治天皇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脫蘭斯哇總統古魯家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飛律濱大總統阿圭拿度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德皇威廉第二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暹羅王命古格爾德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英殖民大臣張伯倫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英哲學家頡德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羅馬教皇里阿第十三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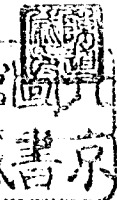
中國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傳紀元一千九百年

全球進化史列傳目錄終

全球進化史列傳第一卷

亞西亞王尼弩傳 王后西迷拉美斯傳附

亞西亞在波斯灣北。低格里幼發拉的兩河之間。泰西人相傳。謂亞西亞爲人類首出之地。語殊不經。謂上帝於紀元前六千年。始創造地球。又造一人曰亞當。使統宰萬物。又取亞當之脇骨造一女。曰夏娃。以配亞當。並居埃田園中。其地在亞西細之西。幼發拉的河畔。亞當壽至九百三十歲而終。有三子。長曰該隱。次曰亞伯。三曰設多。設多子孫共七世而至挪亞。上帝以人心敗壞日甚。遂特降洪水之災。以掃蕩地上動物。以挪亞善良正直。命挈妻孥避船中。得無恙。時開關後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卽紀元前二千三百四十八年也。挪亞有三子。曰閃。曰罕。曰雅弗。挪亞與三子各挈其族。抵阿臘山之南賽拿耳之地。沿幼發拉的河居焉。其後閃之孫。居幼發拉的河近旁。罕之孫。徙亞非利加。雅弗之裔。徙希臘。賽拿耳之地。氣候溫和。土壤膏腴。歲月既遠。土宇益闢。乃經營都市。曰亞西亞。是爲西南建國之始。閃之子亞蘇爾。乃亞西亞之祖。亞蘇爾之子曰尼弩者。雄武善用兵。取巴比倫。征服四鄰。洪水後七十九年。卽紀元前二千二百六十九年。營都城於低格里河畔。是爲尼尼微城。城周五十里。高



一百尺。未幾。又建巴比倫府於幼發拉的河畔。方形。周遭十五里。開鐵門一百。以通大路。街衢井然。結構壯大。勝於尼尼微城。其府城高三十五丈。厚八丈七尺。壁上可列車六輛。翼壁有塔二十五座。以銅造之。河岸兩壁相對。中架一橋。橋闊三十尺。橋之前後有園庭。以宏大屋宇爲基。建園亭於其上。巍然跨河。景象絕麗。始如室際飛舞者然。因名之曰飛園。其中奇石巨木各種花艸。無一不備。園之東畔有塔。塔顛更造一堂。製作巧妙。供伯路像於其內。伯路者。神名。堂頂高六百十尺。像高四十尺。是巴比倫城。號稱世界七大宏功之一。相傳係罕之孫寧祿所創建。其宮室園庭。與伯路像。則皆尼努之后西迷拉美斯所作也。寧祿營巴比倫。蓋在洪水後百年間。時洪荒未闢。猛獸食人。寧祿爲獵夫長。武勇絕倫。驅獸衛民。民有不從者。壓服之。遂爲首領。上古之有首領。蓋始此。及尼努卒。西迷拉美斯遂襲位。欲經畧萬國。立蓋世之勳。率兵掠亞非利加。至伊西河。北伐波斯。奪其地。又聞印度富厚。欲并之。大徵兵親將。南抵印度河。印度有象隊。駕戰樓於象背。軍士執兵械騎其上。以出戰。每一象。當敵軍一隊。指揮衝突。莫不如意。西迷拉美斯知之。命殺水牛三千。縫其皮。蒙諸橐駝背上。驅出陣前。望之宛然象隊也。印度軍大驚。及兩軍相合。印度兵薄亞西亞陣。始知其僞。因大呼突其

中堅。象遂囊駝狂奔。以鼻攝兵士擲空中。立蹂躪數百人。大敗亞西亞軍。西迷拉美斯被重傷。乘小車走免。既歸巴比倫宮。國人作亂。披髮入亂兵中。奮勇馳突。亂兵不戰自潰。乃捕首謀者誅之。國中以治。無何。爲其子尼尼亞士所弑。

巴勒斯坦王亞伯拉罕傳

亞伯拉罕以洪水後二百年。生於格耳特亞。其地居亞西亞之南。俗敬日月。拜偶像。亞伯拉罕獨崇上帝。神聖有明德。父曰他拉。亞伯拉罕幼時。牧牛羊。爲牧人長。及父歿。乃去格耳特亞。西徙於迦南。仍牧獸畜。時紀元前一千九百二十年也。亞伯拉罕牧人。與亞伯拉罕弟羅得牧人爭牧地。亞伯拉罕命羅得擇美地自處。後羅得之民。驕淫不從禮義。上帝怒。降大雨。全都沈沒。變爲鹹海。今死海是也。亞伯拉罕在外。備嘗艱苦。與其妻撒拉。率衆婢僕及家畜。屢遷徙無定居。常處帳幕中。後至年一百歲。撒拉九十歲。始舉一男。曰以撒。天神欲試亞伯拉罕。命上磨理山。殺其子以充燔祭。亞伯拉罕乃束薪於驢背。登山築壇。坐於積薪之上。抽刀將斬之。聞空中有聲止之曰。毋殺。因殺牡羊以代。亞伯拉罕事迹多神異。不可勝紀。後

得壽一百七十五歲。卒於迦南之希伯倫地方。迦南在亞刺伯之北。地中海之西。土壤肥美。後人呼爲巴勒斯坦。卽善士之義。天神命亞伯拉罕。子孫世居其地。因號其族曰希伯來。一號以色列。（從耶哥伯晚年之名也）又號猶太。（猶太耶哥伯子也）猶太亞刺伯兩國。其系皆出於亞伯拉罕。故兩國俱奉亞位拉罕爲始祖云。

埃及王拉墨塞傳

埃及又名墨西。在亞非利加洲東北。其國人出於挪亞子罕。（挪亞乃亞當子設多七世孫）罕子美內士。有大德。始建王國。導尼羅江。築孟斐斯城。始教民稼穡。設職官。制文字。諸國翕然宗之。後世以爲神而祭之。美內士後。有牧者侵入。其俗沈於蠻狂者數百年。至拉墨塞嗣位爲埃及國王。神武善用兵。於是北取小亞細亞。西畧歐羅巴。至敦河。九年之間。諸國悉被征服。因分之爲三十六州。州置稅官以治之。通溝渠。作船舶。建殿堂一百座。工作之盛。古今未有倫比。拉墨塞王嘗欲統一萬國。親將步卒五十萬。騎兵二萬四千。戎車二萬七千。發都城。所在建大石柱。以勒其功。其文曰。百王中王西瑣蘇特利親將克復此州。蓋拉墨塞王一

稱西瑣蘇特利也。久後石柱破碎。或埋沒土中。致豐功偉績。不能盡傳於世。史家憾焉。或言王每戰勝後。輒率衆俘虜與駱駝爲羣。雜載珍寶。凱旋以歸埃及。其所營廟宇。備極宏麗。又疏通溝渠。修繕道路。每詣廟。自乘兵車。命所俘諸王。並執轡於前。駢行如駟馬以挽之。後年老目盲。不能見諸王。乃自刎而死。論者謂埃及名王甚多。然功名最顯著者。要以拉墨塞王爲第一云。

埃及統政大臣約瑟福傳

約瑟福者。巴勒斯坦始祖亞伯拉罕之孫。耶哥伯之子也。耶哥伯有子十二人。獨鍾愛約瑟。福諸兄嫉之。鬻諸埃及國。爲大族波提乏之僕。波提乏之妻欲私之。不可。反讒之。波提乏。波提乏大怒。下之獄。約瑟福在獄爲人占夢。多奇中。或薦之埃及王。法老使卜夢理。約瑟福曰。國中將有七年豐登。七年荒歉。因諷法老儲粟以備之。後果如其言。法老遂大加信任。使統國政。紀元前一千七百年。迦南饑。耶哥伯諸子聞埃及國有積粟。咸往就食。惟季弟便雅閔者。獨留不往。約瑟福見諸兄。佯爲弗識也者。指爲敵間。盡下之獄。旋復赦之。留其一人。遣

九人歸。使與便雅閔偕來。以證前言之真僞。諸兄遂約便雅閔。俱抵埃及。約瑟福饗之。與諸兄就列。長幼有序。諸兄皆以爲埃及國王遇己之厚也。甚喜。約瑟福竊置銀盃於便雅閔囊中。待其去。使人逐之。探囊出銀盃。因目爲盜。將罪之。諸兄請曰。願皆乞爲奴。以免便雅閔不聽。請之再三。曰。父愛便雅閔。聞其不返。必將殞命。悲嘆交至。於是約瑟福亦悲不自禁。曰。吾約瑟福也。言已。淚泫之下。曰。上帝使我先諸兄來此。救諸兄之厄。因使速歸。以王輅迎父。於是各携眷屬至埃及國。耶哥伯得與約瑟福聚首。則甚喜。埃及國王聞之。因賜耶哥伯以珂山牧地。使約瑟福善視之。俾無匱乏之患。時埃及及人口蕃庶。文明甲於天下。迨埃及王法老與約瑟福相繼歿後。後王惡以色列子孫漸昌。而其教法異已。因遇之甚虐。無復法老時之寵待矣。

亞勒斯坦宗教家摩西傳

摩西者。希伯來族人。亞勒斯坦王亞伯拉罕之裔也。初亞伯拉罕次子耶哥伯挈其子十二人赴埃及。依其季子約瑟福居於珂山之牧地。其後子孫蕃衍。埃及王惡之。虐待之如奴隸。

凡諸苦役。皆以命希伯來人。尼羅河畔最大之金字塔。亦希伯來人所築。時埃及王法老者。尤凶暴。下令國中。凡希伯來人生男。皆投之尼羅河。弗聽育。有一婦人舉男。不忍投。或教以蕉箱載兒。匿葦間。有王女來浴。見蕉箱。命婢取之。見箱中有兒。惻然召其母收養之。命名曰摩西。稍長。教以埃及國諸學。摩西目擊希伯來人困苦。未嘗去諸懷。嘗曰。希伯來我之兄弟也。欲救之。後見某埃及人凌虐希伯來人不堪。怒殺之。遁諸米田之荒野。爲人牧羊四十年。始還埃及。與其兄亞倫。請於法老。欲率其族人還本國。法老不聽。乃屢設神術以窘法老。於是乃放希伯來人歸國。希伯來人將直抵迦南。道經亞刺伯。天神慮其迷途。晝則現雲柱狀。夜則現火柱狀。以爲前導。法老既遣希伯來人。尋復悔之。自將大軍追之。至紅海。海水忽逆流分左右。凝固壁立。中現沙路一條。希伯來人從壁下過。既達岸。顧視法老。車騎兵士。儼然在後。俄水壁頽倒。怒濤洶湧。法老全軍俱溺死。而水合如故。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年。摩西與其族。俱達亞刺伯沙漠。蓋自耶哥伯徙居埃及。至是二百五十年。子孫蕃滋。已至二百萬人。時摩西年已八旬。精神甚矍鑠。且性情溫厚。謙讓。能忍勞苦。沙漠中本乏飲食。上帝賜之甘露與鵝鶉。以救希伯來人。希伯來人嘗大渴。摩西杖擊岩石。泉水噴溢。然希伯來人不知

拜上帝。專信偶像。沙漠中央有西奈山。一日天神現身其上。親授十誡於摩西。摩西因作舊約書。以教希伯來人。希伯來人不從。迫亞倫強作黃金小牛。拜之。罪惡甚多。遂遭神罰。漂泊沙漠中。死者六十萬人。埃及距迦南爲程僅二百餘里。而漂泊至四十年。摩西亦不能至。僅於喜西額山上遙望迦南之地。後遂卒於山巔。年一百二十歲。其後約書亞爲以色列族長。導之行。始得入迦南。與異教人戰七年。遂取其地。分爲十二區。還以處以色列之十二族云。
按古史所載多不經語今仍之

雅典王昂飛的安 德修合傳

希臘建國在西歷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六十一年間。土人相傳。其先自土中誕出。有伯刺斯曰嚮的士列里熱斯諸族。惟伯刺斯日勢力甚強。或曰伯刺斯日寔小亞細亞人挪亞（亞當第三子）設多之七世孫。裔日彎之後。日彎建國於小亞細亞。其國人有渡海峽而西者。始知有希臘。遂居其地。其人皆野蠻。住洞中。以攻獵爲業。食生肉野艸。被獸皮。祭祀用人爲牲。至紀元前一千八百五十年間。迦南人義納孤抵其地。築革亞斯城。始教以構宮室。植禾稼。

未幾。又有埃及國人西格祿。始立阿的加國。興技業。以羊毛爲衣。種麥及橄欖。立法制。辨倫類。一千五百十九年。腓尼基人迦達慕。始建德巴城。教民鑄金煨鐵。作刀刃耒耜。種葡萄釀酒。始傳文字。諸國聞風。倣慕荒陋之俗。爲之一變。男女皆勇敢尙武。阿的加後改雅典。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八年。雅典王昂飛的安立。是時他族移居國內者。爭爲割據戰爭。不相交通。昂飛的安遣使十一國。希臘全土時分十二國。結爲同盟。立公會於德爾摩比勒。令每年春秋二次。各國皆出議員前往。以申結約。齊好惡。蓄義金於德爾佛斯堂。以備軍儲。各國派二人司之。有侵民權。漫神明者。使出金自贖。不從法律者。以兵懲之。由是人心輯睦。十二國如一國。又駕舟行地中海。懋遷有無。時外侮不至。晏然康阜。國勢浸以富強。後二百四十一年。雅典王有德修者。分國人爲三等。曰爵紳。曰百工。曰農民。爵紳威權過盛。專剝農工。農工貧乏。國勢漸弱。德修患之。乃汰官司。裁署舍。抑損豪貴。加惠黎民。廢諸部舊政。輯合十二國。選賢能之士。奉行新政。於是遠方之民。歸之如市。雅典遂爲大都會。

希臘王亞迦綿農傳

亞迦綿農者。希臘之彌西那王。布利那之兄也。先是黑勒斯奔之海濱。有禿累國王布利亞。慕之次子巴利者。嘗掠斯巴達王墨尼勞妃希利那而去。希臘諸國以爲大辱。欲舉兵問其罪。乃羣推亞迦綿農爲大將。將海船二千二百艘。兵士十萬。往攻禿累。轉戰十年。部將亞猶列驍勇冠諸軍。進刺禿累首將赫忌多。斃之。又設一計。造巨木馬。隱勇士於其中。以誘敵。禿累人驟至。牽木馬入宮。勇士突出。殺布利亞慕王。及其諸子。獲王妃王女以爲婢。得希利那而還。時紀元前一千一百九十三年也。希臘人以是戰爲最著名。謂之曰禿累之役。

巴勒斯坦審官其田 參孫合傳

希伯來人（卽亞伯拉罕之裔）自不堪埃及王之虐。舉族歸迦南以後。（迦南卽巴勒斯坦）卽分爲十二族。族置一審官爲之長。平時行政。戰時任將。有審官名其田者。雄武有智畧。嘗有米田人來侵其境。其田選精兵三百人。各持一土壘。中貯燈火。乘夜襲米田營。米田人不虞以色列（希伯來一號以色列）兵至。猶熟睡帳中。其田令三百人預記暗號。投壘敵營。一時笳鼓聲如雷震。敵軍大驚擾。以色列兵突進呼曰。是天神之劍也。米田兵十三萬。

五千。咸倉卒自相殺。多爲以色列人所殺。其能免者。僅一萬五千人而已。其後復有審官參孫者。強勇多膂力。能敵數百人。故長其髮。令垂諸頸項。當是時。非利士人克服以色列爲所統治。參孫陰欲復之。嘗與非利士戰。殺其一千人。惟手持驢馬頰骨。不操他兵刃。後爲非利士所擒。幽諸額撒府。手破府門。擔門扇越牆亡去。非利士有婦人曰特利拉者。參孫甚愛之。而特利拉心欲殺參孫。百計誘之。詰知其所以能勇之故。伺其寐時。潛斷其髮。告諸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乃捕參孫。抉其目。以黃銅鎖縛之。驅使不異牛馬。參孫服役不怠。蓋志在蓄髮以復讐也。一日。非利士人祭神像。開廟大宴。酒酣。衆欲觀參孫技。召之。參孫進至廟前。銅鏢鏗然有聲。自知其髮已長。勇力如故。乃竟詣廟中。倚二大柱而坐。非利士人滿堂注視。皆目爲壯士。嘖嘖不已。參孫抱二柱撼之。堂宇震動欲傾。復屈身鼓勇。則大廟頓摧。剝然若山崩地震。非利士之貴族大人。皆爲所壓斃。而參孫亦死於廟中焉。

雅典王哥特拉士傳

希臘四大族。其最文明者。爲埃阿尼安族。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有阿啓基者。始

治遏狄加。遏狄加者。中希臘偏東之一州。而突出東海之半島也。逮紀元前一千五百五十年間。有啟立克布者。始爲王。劃遏狄加州爲十二國。各有酋長。其五代孫西士亞。始統一十二國。名曰雅典。而諸市邑之貴族。悉爲雅典之貴族。復分其民爲三級。曰貴族。曰農民。曰工匠。凡貴族皆埃阿尼安人也。當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間。德利安族。人（卽斯巴達）移住於皮羅般尼梭半島。盡逐埃阿尼安人。於是埃阿尼安人。胥遁至遏狄加。有米蘭士者。遂爲遏狄加王。其子哥特拉士。卽雅典最後之王也。相傳當時斯巴達人侵雅典。將出師。禱於神。神託言曰。若不殺雅典王。則戰必利。及軍入雅典境。國垂破矣。王哥特拉士聞敵人之曾受此神託也。乃微服夜入敵軍。斯巴達人不知其王也。殺之。翌晨。視其鎧中印識。審爲雅典王。因大駭氣沮。謂拂神意。將遭顯罰。遂班師。而雅典獲安。雅典人追念王之以身殉國也。謂此後嗣王。諒無能追其盛德者。不足以忝茲大位。遂廢王號。而置所謂阿康以爲一國之元首。阿康者。執政官之義也。於是雅典國遂不更立王云。

巴勒斯坦王大關傳

希伯來人自脫埃及之厄。仍歸迦南以後。卽分爲十二族。每族置一審官以爲之長。自是希伯來人無君長者四百年。(希伯來迦南注見審官其田傳)後有撒母耳者。德量過人。能察民枉。以摩西法諄諄教人者四十年。其子代之。國人不聽。撒母耳已老。諭衆曰。有王不如無王。因舉古今王者擅威行虐之往事以曉之。國人不聽。撒母耳乃立便雅閔(巴勒斯坦開國始祖。亞伯拉罕之孫)之裔掃羅爲王。掃羅卽位之初。能謹其行。尙稱賢明。後以與鄰國戰屢勝。漸驕慢。賴撒母耳盡心輔導之。無何。非利士人以兵來寇。非利士有勇士珂利亞者。身長十二尺。常被銅鎧。所持矛重逾三十磅。每臨敵。輒大呼曰。單身格鬪。以色列(卽希伯來)人畏之。若犬羊之於虎豹。無敢應者。時猶太族(亦亞伯拉罕子耶哥伯之裔)中。有一人曰大關。尙幼。以牧羊爲生。嘗格殺獅熊。自謂其力足以當珂利亞。掃羅悅。賜之甲冑。大關辭不敢服。惟衣其牧時衣。左攜杖。右執擲石繩。帶一革囊。盛五光滑石而出。以粗擊珂利亞。珂利亞攢甲持矛。覺矛輕如葦。喑鳴叱咤。聲若駭虎。謂大關曰。吾將以汝肉飼野獸。大關亦詈之。珂利亞怒而進。大關乃縛石於繩以投珂利亞。中額而仆。卽以其所佩劍斬之。非利士軍見而大駭。不戰而遁。大關揮軍士乘勢追擊。斬獲無算。乃持珂

利亞之首而還。以色列婦人聞之。大悅。爭出迎。遶其前。奏凱歌曰。掃羅能退一千之敵。大關能破一萬之兵。掃羅忌其功。又畏其逼。欲報之數四。太子約拿單與大關善。私告父謀。大關懼。遠遁於沙漠。掃羅在位二十年。後與非利士戰敗而歿。太子約拿單亦死之。大關聞之。大慟。至嚙碎其衣。於是猶太以色列兩族人。咸推大關爲君。大關遂卽位爲巴勒斯坦王。卽位後數歲。屢舉兵以征鄰國。疆土闢至幼發拉的河。破耶布斯。取耶路撒冷。擊西里亞。盡併其地。又開貿易之道。以便國人。更定租稅及律令兵制。百度一新。號稱賢哲。鄰國罔不賓服。古今王國之強盛。未有與大關比者。大關素崇信上帝。嘗作詩頌其功德。後世稱之爲大關詩。誦之弗諼。未幾。遷都於耶路撒冷。共在位四十年。至紀元前一千十四年始卒。子瑣羅門嗣立。

巴勒斯坦王瑣羅門傳

巴勒斯坦王瑣羅門。乃王大關之太子。紀元前一千十五年。大關薨。時瑣羅門未弱冠。遂嗣位爲王。深通學術。智慮逾恆。嘗有甲乙二婦爭一兒。攜抵王所訴之。瑣羅門親聽其訟。命左

右取劍至。曰。予將斬兒爲二。使汝二人各取其半。因拔劍。鋒芒閃閃。甲婦號哭曰。請勿殺。願付兒與彼。彼實兒母也。視乙婦。則畧無惻怛之色。且曰。吾正已而已。請速斷兒體。吾願得其半。瑣羅門熟視乙婦久之。投劍曰。吾得之矣。乃以兒與甲婦。其機智多類此。初希伯來人自脫埃及之難。至是已四百八十年。未有建廟以祀天神者。前王大關欲營廟宇於耶路撒冷。以拜上帝。未果而薨。瑣羅門繼其志。與推羅王希蘭作通商約款。歲輸出麥及諸油。以易材木松杉等。遂經營神廟。其堂縱一百五十尺。橫三十五尺。高四十五尺。他所屬樓閣。跨方三十耶格爾。皆選良材造之。璧雕禽獸。床壁飾黃金。宏壯瑰麗。非形容所能盡。七年始落成。乃會諸國君長。教長及以色列父老。以行謝神禮。祭時。有司齋一匱而至。匱中藏石桌二。卽天所授於摩西者。以置置廟中。雲烟忽起。鬚鬣四隅。神廟既成。又多剏建都邑。與腓尼基人謀造大船。自亞刺伯灣航於亞非利加各地。用以通商。更編騎兵隊。採馬於埃及。以供用。國勢日盛。瑣羅門之名噪於遐邇。埃及之南。有西耶巴國之女王。親來覲見。瑣羅門盛服迎之。入見所憑几。悉象牙所作。以黃金爲飾。側立黃金獅子。既驚其威儀之盛。及交語。益服其賢。以爲瑣羅門尙未吐其抱負之蘊也。瑣羅門在位既久。漸驕淫。多納他國女爲嬪御。惑婦人言。

崇信淫祀。大築道場。由是人心攜貳。國勢漸衰。至紀元前九百八十年。乃薨。

斯巴達大立法家來喀瓦士傳

來喀瓦士者。斯巴達之王族也。生於西歷紀元前八百八十年之際。初。希臘國人。共有四大族。曰德利安族。曰渥奇安族。曰埃阿尼安族。曰伊阿里安族。皮羅般尼梭之南岸。本希臘全國發祥之地。渥奇安族之所居也。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間。德利安族侵希臘而有之。於其間分爲三國。曰耶哥士。曰米士尼亞。曰斯巴達。斯巴達國於天羅達河之下游。其地土人甚猖獗。且全州皆爲渥奇安舊裔所分布。故其國不得不實行專制政治。常使德利安族養成尙武之習。以霸全希。是以數傳而後。國勢寔強。斯巴達本爲兩王合治政體。蓋德利安族初侵入其地時。與土著雜居。凡爲六族。無所統一。後乃於六族中選其二爲王。來喀瓦士卽其中一王之子也。少時被讒去國。歷遊外邦。先至格來特島。是島爲德利安族舊居之地。政治最美。或謂來喀後所定憲法。多於是取則焉。後復遊於埃阿尼亞及埃及。或言嘗至印度。如是者十餘年。乃歸國。斯巴達人歡迎之。使佐王改革國政。來喀乃託於天神所命。以制定憲法。

雖國中反對者甚衆。卒排萬難以行之。其所定憲法之政權有四。一曰王。其主權悉如荷馬時代（荷馬者希臘古代詩人。古代政跡不可考。其見諸荷馬詩所載者。史家謂之荷馬時代）對於其民。則爲祭司長。裁判長。有事出征。則爲元帥。於元老議會。則爲議長。於國民議會。則有發言權。每月必代人民祈禱於焦士之壇。全國中到處有其采地。且常受人民之貢獻。死則布告全國。數千人相會。以十日間行大葬禮。然王之權甚微。所有一國政權。皆在於五執政官之手。其所以必置二王者。蓋利其互相軋轢。以王制王。希臘諸邦皆欲防專制而廢君主政體。斯巴達獨增益利用之。然亦所以防專制。又其王不許與外國結婚。防其藉他王族之聲援。以增其權。亦不許兩王室互相爲婚。以長保其對待之勢。是以斯巴達雖名專制政體。實則貴族共和政體。一曰元老議會。此議會以爲王之輔弼。其所職掌。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兼有監督人民品行之權利義務。每一法案。由元老會議提出。非已表決者。不得提之於國民之議會。其所最要者。則審判重罪。關於國人之生命者也。凡審判重罪權。悉在於元老。王不過爲之議長。卽其他政治權限。王亦與諸元老無異。元老議會之議員。併兩王計之。共三十人之數。人民統分三種族。每族別爲十部。部各出一人爲代表。二王亦以代表

其中之二部者。其任議員者。終其身。由國民議會選舉之。非年六十以上免功役者。不得與選。一曰國民議會。斯巴達之王。每月最少必須會集全國民一次。於天羅達河濱之大地。共議決國家大事。凡與外邦宣戰講和締約。及元老議員高等官吏之選舉。憲法之應否修改。其權皆屬此國民議會。其取決也。不以投票。第依軍隊之列。舉手以示可否。凡年在三十以上。未經犯罪削奪公權者。皆得與選。惟此議會。無提出各種法案之權。第於一元老議會所已決之案。或贊成。或反對而已。既無修正之權。亦無討議之權也。且非得政府許可。無論何人不得演說。一曰執政官。此執政官號曰埃科亞士。即華言監督。凡五員。在任以一年爲期。期滿則由人民公舉。此官自昔已有。至來喀定新法之後。職掌大變。權力益加。主擁護國法。監督國家一切公私權。以維持公共之秩序。檢察羣吏。有賞罰之全權。審判民事。斷重大之訴案。民事無鉅細。皆得干預。又可隨時召集元老國民兩議會。提出種種法案。凡財政外交一切最高權。均歸其掌握。王每月必向此埃科亞士以守憲法行特權自誓。埃科亞士則代表國民而答曰。王苟不背此誓。則我等決不侵犯王權。又每九年。則以王之有無過舉。筮諸神祇。若有災異。則提議使元老議會糾察王愆。凡國中之一私人。皆有權訟王於埃科亞士。

埃科亞士有權聽其訟。且得據法律停王權若干月。若干年。甚者或逮王而置諸理。王見埃科亞士例須起立。蓋當任埃科亞士時。其權無限。其所以限之者。維任期不得踰一年。及非五人悉畫諾。不得辦理各事而已。來喀瓦士欲舍其身以成就此制。使垂久遠。乃告國民曰。吾受神命當復遊外國。非待吾歸來。勿改斯法。則國家之福永無疆矣。遂去不知所之。或言實自沈以死。斯巴達人遵其教。不敢紊易者五百年。遂使其國爲世界中第一完備之軍國。雄長於希臘各邦云。

羅馬王羅慕路傳

羅馬國在歐羅巴洲之南。斜入於地中海。即今之意大利也。其地天時和正。土沃物繁。各國皆羨爲福地。俗勇悍。好戰。臨陣自奮。不至死傷不止。其開國之始。據臘丁史言。乃上古希臘亞加地民族中有耶罕多者。始率其族居此地。蓋亦伯拉斯日之裔。希臘古史。則言禿累城爲雅迦綿農所陷時。（事詳希臘王雅迦綿農傳）王太子耶尼亞。挈眷族竊遁。航海抵拉。畫爲拉畫王。拉知那婿。後遂嗣爲王。國號曰臘丁。是爲羅馬之祖。耶尼亞子亞士加。遷都亞

巴隆牙數傳至努米多。其弟亞慕流奪其位而自立。以兒女勒亞叙爾非爲黑士達神巫。不許嫁人。以固已位。既而勒亞叙爾非一產二子。長曰羅慕路。次曰列慕士。亞慕流聞之。大驚。生埋勒亞叙爾非。投其二子於低伯河。有牝狼來乳之。牧人好士多路見而憫之。携歸命其婦撫養。比長。膽勇過人。屢與牧者爭鬪。列慕士被虜。邂逅其祖努米多。聞亞慕流暴橫狀。還與羅慕路謀。糾合同志。襲亞慕流。殺之。使努米多復位。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兄弟卜地築城於巴拉的岡。爭爲王。羅慕路督役三千躬執版鍤於城上。列慕士一躍而登。詈之曰。兄恃此爲城壁耶。羅慕路怒。遂殺列慕士而卽羅馬王位。羅慕士欲爲羅馬增植人口。乃設保安場。招撫他國流民。使其權同於羅馬人。山昇男口日增。而婦女不足以配之。鄰境有撒伯尹國者。國多女。而賤羅馬人。弗與爲婚。羅慕路欲以力奪之。因大張祭儀。遣使撒伯尹。請臨觀演伎。撒伯尹人不之悟。盡挈其美姬名媛而至。觀羅馬人奏伎。讚歎甚樂。羅慕路命左右傳暗號。少年數百。應聲躍入場。各擇其所好之撒伯尹婦女。掠之去。撒伯尹人見之。不勝其憤。舉兵來伐。羅馬人逆戰。亂箭如雨。死傷積野。突有婦人一隊。披髮赴陣前。蓋卽撒伯尹女子爲羅馬所掠者也。號泣請罷兵。曰。撒伯尹人勝乎。吾爲寡婦矣。羅馬人勝乎。吾爲孤兒矣。撒

伯尹人聞而氣沮。相謂曰。伉儷之篤如此。能以兵刃奪之乎。乃棄兵。仗結盟約以利。後六年。羅慕路竟殺撒伯尹王。併其地。羅慕路嘗錄騎兵三百人爲衛士。自是始有騎族。出外必使法官十二人爲之前導。各執一束杖。杖頭插斧。以罰不法者。謂之力古多。又選於大族都人。置議事官。謂之西那多。西那多子孫。世襲其爵。爲貴族。曰巴的黎支。庶族曰布列丕。多屬鄰邦來住者。大官教長。必出於貴族。貴族輕蔑庶族。恒奴隸畜之。奪其產業。加以凌虐。後世羅馬之亂。半出於此。初羅馬政府。皆君主與議官同執其柄。自羅慕路爲王後。獨擅政權者十三年。一日。將闕兵出城門。忽風雨晦冥。兵士皆雜沓奔散。及霽。遂失羅慕路所在。議官謂衆曰。王乘雷電昇天。現莊嚴相。自謂當永保羅馬之民。宜尊我爲基爾勞神。民從其言。祭之。蓋爲議官所弑也。然無有言其爲弑者云。

羅馬王努馬本比留傳

羅馬王努馬本比留。本撒伯尹人。先是羅馬前王羅慕路。既殺撒伯尹王。遂并王其地。及羅慕路殂。衆乃推努馬本比留爲羅馬王。努馬本比留性聰明。所行多公正。愛育黎庶。務謀治

安。多作神廟祭壇。置祭司。定祭日。初。羅馬人以十月爲一年。努馬本比留爲改正之。定以十二月爲一年。作歷授時。使民不忒。又定法律。勸耕種。下至各種工藝。皆諄諄誘導。在位四十二年。如一日。境內大治。號稱賢王。

羅馬王都路荷斯地留傳

羅馬王都路荷斯地留者。王努馬本比留長子也。好戰鬥。尙勇力。與亞巴國構兵不決。亞巴大將墨都士夫非周。請各擇勇士以決勝負。羅馬人勝。則亞巴屬羅馬。否則羅馬屬亞巴。從之。羅馬人果勝。墨都士不甘爲羅馬所屈。陰謀報復。嗾鄰國斐垠那伊歇兩國人擊羅馬。已爲內應。二國從之。都路發兵擊破二國。墨都士佯爲不知。親來賀。都路命縛之。繫諸車輪。駕四馬縱橫奔馳。墨都士爲所蹂躪。肢體盡糜爛。觀者爲之掩面。其慘酷爲羅馬史有所未曾有。諱遣兵攻亞巴。滅之。亞巴建國四百年。至是亡。人莫不譏都路之忍云。

羅馬勇士何拉周傳

西歷紀元前六百五十年前。羅馬與亞巴搆兵不決。亞巴大將畢都士非周。請於羅馬王都路荷斯地留。願勿以衆戰。且各擇勇士格鬥。觀勝負以判低昂。若羅馬人勝。則亞巴當屬羅馬。亞巴人勝。則羅馬亦當屬亞巴。都路荷斯地留固尙勇好鬪者。從之。於是巴亞軍中選出古理甫兄弟三人。羅馬人亦選出何拉周兄弟三人以當之。既皆鼓勇而出。兩軍皆環甲帶劍。攘臂屏息。相率爲壁上觀。六人往來拏攫。相搏良久。古利甫兄弟擊殺一人。亞巴人歡聲如沸。羅馬人意氣沮喪。何拉周佯走。古利甫兄弟被數創。咸神氣萎靡。不能並追。何拉周乃反身斫一人。一人踵至。又斫之。後一人創尤重。何拉周一擊斃之。馬羅人唱凱之聲。震撼山岳。何拉周披甲仗劍。從萬衆之中。馳歸羅馬府。何拉周有一姊。已許嫁古利甫。聞古利甫死。持何拉周甲。怒且哭。何拉周亦恚。珍姊之臂。姊連呼古利甫。觀者大譁。何拉周勃怒。不可遏。罵曰。汝遣兄弟而後國家。徒知有汝婿。何謬也。汝不能舍汝婿。當令汝永相從於地下耳。卽抽劍搯姊胸。斃之。衆愕然。執政者論其殺姊之罪。當死。父母陳其有功於國。宜從寬典。宥之。法官不聽。竟以何拉周置諸法。

印度佛教祖釋迦牟尼傳

佛教祖釋迦牟尼。乃印度伽毗羅國王淨飯之子。母曰麻耶。以西歷紀元前六百八十八年。卽中國東周莊王十一年二月。生於毘羅城。先是麻耶浴於靈泉而有娠。及期將歸寧。一印俗女將分娩必歸從父母。甫出藍黑尼闍。遽產於隣鞞樹下。當未產之前。數見祥瑞。及產。麻耶心頗不安。乃遣善相者阿私陀相之。阿私陀曰。後必成大道。以拯羣生。又有善相之婆羅門者。偶見王子。喜躍不自禁。謂淨飯王曰。王子具天人奇特之相。後必出家立教。爲天人三界之師表也。淨飯王聞而大悅。因爲命名曰悉達多。悉達多生七日而麻耶卒。由姨母鉢羅闍鉢底撫之成立。比長。就傅。沈毅厚重。宅心高曠。不慕榮利。惟悉心研究學業。又穎悟神速。不數年。全印學者。皆無能出其右。年十七。淨飯王將爲婚娶。國中貴族及鄰國侯王等。以未見王子材藝。何若。莫肯女以女。淨飯憂之。恐其獨居無耦。或遂萌遁世求道之志也。悉達多請於父。願與鄰國王侯及國中貴人名士輩一角技能。淨飯善從之。遂與諸學人及武士次第角。舉無有能勝之者。卒後乃跨馬騎射。往來馳騁。於百步外發矢洞七鐵鼓。觀者騰落。詫爲天人。爭欲以女妻之。悉達多乃娶從妹耶輸陀羅爲妻。明年舉一子。曰羅喉羅。淨飯王

恐其終不免有棄家訪道之志。乃大營宮室。導以聲色游觀之樂。以羈禁之。悉達多不樂。屏處深宮。屢遊於四郊。見國人中有老而衰憊者。病而慘苦者。死而斂尸以葬者。惕然深有所感悟。益淡然於耳目口鼻之欲。恒以老病死爲三大苦。思所以永遠脫離者。淨飯偵知之。命素擅才辯之婆羅門優陀夷。及諸好女。說以種種淫樂。悉達多不爲動。越二年。悉達多年十九。自謂已有妻子。可以出家。因直以己意白其父。淨飯涕泣留之。乃止。既而游於閻浮樹下。恍惚若有神見告。謂悟道者於大苦境得大快樂境。今日別父母妻子。明日卽度父母妻子矣。悉達多聞而大悟。其夕卽潛遁出宮。命御者車匿控其所愛馬乾涉者。乘以適彌尼迦村。辭車匿及馬令歸。因就迦拔學道。尋見迦拔實婆羅門派中之以現身苦行祈他世幸福者。以爲不足學。去之摩迦陀國。摩迦陀王頻婆阿羅。勇敢有大志。迓諸境上。願分國之半以予悉達多。悉達多辭以將求大道。不樂處富貴。遂造彌樓山訪阿羅邏仙人。與鬱陀羅摩仙人。久之。若有所得。遂獨詣尼連藍河之東岸。默坐沈思者數日。復入苦行林。與五比丘者俱習苦行。遍歷諸苦。如是者六年。忽自悟曰。徒苦無益。道不在是也。乃仍舊進食飲。冀以強壯其體力。復往浴於尼連藍河。浴竟。體不能支。仆於樹下。有牧牛婦難陀者趨救之。得蘇。五比丘

者遙見之。謂其浴河求食。慕道心未堅。俱舍之去。悉達多乃退居菩提樹下。誓曰。道不成。終於此耳。年三十。道竟成。慾界中魔王。設種種幻境以誘之。不能撓。悉達多自是大發宏願。所在佈教以拯羣生。聞阿羅邏等二仙人已逝。乃求五邨者於波奈邏斯國。告以苦行無益。爲講四聖諦之真理。五比邱陳橋如等俱從受道。於是遠近聞風。從遊日衆。悉達多乃遣諸弟子施教於四方。復至摩迦陀國之迦蘭山。度三迦葉波（三人皆苦行仙人）及其眷屬五百人入道。摩迦陀王頻婆阿羅。聞悉達多已成道歸。率羣臣歡迎之。因舍所奉婆羅法而奉悉達多教。時弟子迦蘭陀者。獻一竹園。頻婆阿羅因爲建一大精舍以居之。其國素奉婆羅門之舍利勿目健連子及富人摩阿迦葉波者。亦來皈依悉達多。其他一代名流之入佛門者。不可指數。鉢羅犀那特多之富人須達長者。亦自其國來受教。并願爲建一寺於舍衛城。爲悉達多及諸弟子布教之壇。悉達多從之時。淨飯王不見悉達多者已二十二年。聞佛陀之號。喧傳遐邇。驚喜殊甚。擇善騎者九人馳赴王舍城致意。命亟歸國。值悉達多說法竹林精舍中。九人者聞而心醉。竟忘致命。且留不歸。淨飯復遣優陀夷。往致書達意。悉達多乃與俱歸國。國人聞王子成道歸。香花夾道以迎。遂與父淨飯及妻子相見。勸其妻耶輸陀羅更

適人不可。乃爲說法。使其子羅喉羅同證大道。悉達多歸國。留七閏月。乃赴鉢羅犀那特多。踐須達長者約。後十五年。復入迦毘羅。則父淨飯王已歿。又數年。頻婆阿羅王爲其子阿闍世所弑。阿闍世復乘勢兼并他國。遂滅伽毘羅。於是悉達多祇往來於祇園精舍靈鷲山之間。爲衆說法。至西歷前六百八年。卒於拔提河岸之沙羅雙樹下。年八十歲。是爲釋迦牟尼佛。

日本神武天皇傳

日本開國之始。荒遠難稽。相傳太古之時。有諸冊二神者。奉天神之詔。降居磐馭廬島。媾生大日靈尊。素盞鳥尊。及國土諸神。大日靈尊御高天原。光被四表。明照萬方。羣生皆被其德。號曰天照太神。素盞鳥尊勇悍害物。太神避之。入天石窟。獨居修己。旋從諸神議。謫素盞鳥尊於新羅曾尸茂利之地。後素盞鳥尊悔過遷善。遊出雲國之簸川土。得奇稻田姬爲妻。造宮於清。作國詩一首。和歌於是乎起。十七傳至大己貴神。與少彥名命經營國土。諭國人以敬父母愛妻子之道。定醫藥禁厭之法。衆利賴焉。而天照太神以素盞鳥尊子名正哉吾勝

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名共十
二字)者爲嗣。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太神使瓊瓊杵尊統治中
州。勅天兒屋命等諸神爲之輔。賜之八咫鏡。曰。此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吾子孫永世
可王之地也。又副以藜雲劍。與八坂瓊曲玉。瓊瓊杵尊遂詣日向國高千穗岑營宮。生彥火
火出見尊。居西州宮五百歲。又再傳而生神日本磐余彥尊。是爲神武天皇。自神武天皇以
前。年代皆不可考。而天祖天神之功德。類皆洋洋穆穆。神異莫測。與中國所傳盤古渾沌時
代相類。至天皇而後國勢大興。神武天皇卽位之年。卽西歷紀元前六百六十年。中國東周
惠王之十七年辛酉歲也。始甲寅歲。天皇率舟師討平長髓彥。及八十梟帥諸賊。開山林。營
宮室。曰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利於民。何妨營造。及是乃卽位於橿原宮。論功行賞。時大臣
可美真手命侍臣天穗予命。令牧珍彥諸臣。工咸濟濟。盈廷輔翼治化。祀皇祖太神。立國號
曰秋津洲。子惠元元。恢宏丕業。日人至今奉爲肇造國基之始祖。其後奕世相傳。有綏靖天
皇。安寧天皇。懿德天皇。孝昭天皇。孝安天皇。孝寧天皇。孝元天皇。開化天皇。八代皆無爲而
治。人壽至數百歲。不見干戈云。

雅典阿康梭倫傳

雅典國自西歷紀元前九百餘年。其王哥特拉士沒於斯巴達軍以後。國人即廢王號而置所謂阿康者以執國政。仍由子孫世襲。於是哥特拉士之子米頓。爲第一代阿康官。其後世襲者十三代。至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遂改終身在職之制。定阿康之期。以十年爲一任。其任職者仍屬米頓之子孫。如是者復經四任。至紀元前七百十四年。始定爲一切貴族。皆有任阿康之權利。紀元前六百八十三年。復大改革。定爲十年一任。共分設九阿康。以掌庶政。遂爲貴族共和制。然一國之主權。皆在歐巴特列士貴族之手。恃其團體。無所忌憚。人民憔悴日甚。多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耕之。舉債以自給。債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爲奴。當時法律。所以保護債主權利者特重。債主得沒欠債者之財產子女。及其本身。而貴族利用此法律。益高其息率。務使負債之家。無力負擔。至籍沒其產奴隸其人而後已。於是小民弗堪。至紀元前六百二十一年。乃羣起要諸貴族曰。當使我知法律爲何物。蓋雅典之法律。不文之法律也。（謂未嘗著有定本）諸貴族恐不許則釀成巨變。乃舉阿康中之一人名德拉康者。使編纂舊律。制爲定本。然自德氏律布。而人民之無告益甚。史家某嘗

言德拉康之法律。乃不以墨書而以血書者。蓋謂其慘刻過甚也。阿康梭倫者。前王哥拉特之苗裔。本雅典名族。生於紀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正全國黨爭始啟之時。稍長。家中落。因從事商業。遍歷埃及及亞細亞諸地。覽其文明。大有心得。好爲詩歌。長於哲學。歸國後。以撒拉迷士島之役立戰功。初撒拉迷士島爲米加拉國所奪。屢與戰爭。不能恢復。敵愾之念漸消。至設爲禁令。有敢言用兵此島者。處以死刑。梭倫以此島爲遏狄加第一海港。其得失爲雅典命脈所關。乃自作詩。佯狂行歌於市中。謂與其爲失地蒙垢之雅典人。不如爲希臘一僻邑之民。於是人心大感動。解除是禁。紀元前六百年之頃。遂使梭倫爲大將。奪回撒拉迷士島。自是名譽益高。又見國中商業日興。中等社會勃起。因知前此貴族獨握政權之治。不可以久。以爲非調和階級之爭。不足以致治。慨然有以此事爲己任之志。屢游說貴族間。冀漸感悟之。至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卽德氏律發布後之三十年。貧民之情狀。益不堪命。於是乃公舉梭倫爲第一阿康。畀以全權。使爲國家制定改革方案。人民咸歡迎之。各黨派喁喁屬望。梭倫乃得大行其志。自是雅典國制爲之一變。分都民爲四等。均其權。使皆得爲阿康。建立議事廳。令都人年二十以上。皆得參議事。從所可最多者決之。又慮民權偏重。置議事官四百

人。凡大小法律。先使之議定大略。然後下之民會。又置審官。付以重權。主行律法。管府庫儲積。及主張教務。以教育國中少年。其員數不一。隨時選都人操履端直。衆所推服者爲之。又欲人勤工作。戒游惰。設一法。凡父母懶於教子者。至老不得責其子之不孝。爲除民之負債。不許債主以人爲奴。及父兄賣子弟爲奴。又崇音樂。以化民成俗。國人悅服。後梭倫將遊他國。與衆約。必須遵守新法百年。然後可改易。意蓋謂一百年之後。民智益開。不能不取而釐正之。以期適於時勢也。

希臘哲學家兌喇士 阿那結滿大 阿那基內士合傳

兌喇士生於西歷紀元前六百年。爲希臘七賢之一。希臘伊澳尼亞之米力大人也。明於道德。嫻於政治。又精於算數天文之學。能預推日月食。以世所傳神話爲荒唐怪誕不足信。而專重在物理。嘗言世界之原理者。水是也。蓋以水有活動力之故。然未嘗明其所以然。故當時信其說者甚少。又曰。物質卽勢力。勢力卽物質。勢力因物質而後見。實二而一者也。故勢力與物質不必分。蓋其學重釋物理。在當時頗著名。又明於政治學。當時伊澳尼亞諸市。各

分立。將爲強國所并。兌喇士憂之。聯合諸市。組織元老院於奧底斯。欲通十二市府聯合爲一。伊澳尼亞人不用其策。後爲巴爾西亞所滅。故後世不特哲學家祖之。卽政治家亦首推兌喇士云。其後最有名於當世者。曰阿那結滿大亦米力大人。精於天文地理學。其學以阿屯爲天地之原理。阿屯者。無限定之謂。其言曰。不由物生。不隨物滅。不生不滅。是以長存。無終無始。其運不止。極其運動。無有定限。是生二氣。曰溫曰寒。溫者生濕。寒者生土。生火生風。爲萬物祖。其言視兌喇士以水爲原理之說。較爲切近。阿那基內士者。與阿那結滿大同時。稍後出。或曰阿那結滿大之弟子。蓋亦米力大人也。其哲學尤有進步。其言曰。宇宙之原理。殆空氣是已。水者運動不已之物。空氣則由運動而起二變化。一爲膨脹。爲稀薄。一爲收縮。爲濃厚。膨脹爲熱。收縮爲寒。熱者爲火。寒者爲風。風者雲也。雲者水也。水者土也。土者石也。又依兌喇士之意。謂有一定之質之空氣。說世界論者。謂其思想發達。既知水非宇宙之原理。又以阿屯之說。僅在虛想。而不能驗諸事實。故剌爲空氣卽原理之說。蓋兼兌喇士阿那吉滿大二賢之心得。以會其通而神其悟者也。後之談哲學者。咸稱三賢爲米力大派云。

希臘哲學家仁納法內士傳

仁納法內士者。生於西歷紀元前四五百年之間。先爲小亞細亞之溝羅汾人。後至希臘南部伊達利之意大利亞居焉。生平善賦詩。嘗以和耳美及海西瓦鐸司詩所詠之神爲人之性質之說爲非是。且駁其多神說曰。神之高而無上者。一而已。其他使役之神。不得謂之神也。神者長存其形體思想。不可得而死。夫是之謂神。耳目也。智識也。皆神之所分配者也。又有所謂愛楷陪者。卽一而多之義。後之哲學家多述其言。謂爲泛神論思想。卒時年九十二。後世稱其學爲意大利亞派。

希臘哲學家巴捫義兌傳

巴門義兌希臘之意大利亞人。生於仁納法內士之後。其時仁納法內士宇宙維一及永存之說。正盛行於世。巴捫義兌興。乃特剗一說曰。世界萬物之存者。皆實在者也。苟非實在。則不能存。蓋實在者非非實在。并不能由非實在而生實在。又思維卽實在也。曷爲思維卽實在。以吾人能思維實在。而不能思維非實在。故實在者。無始無終。惟一而不可分析。常存而無

有運動者也。至於一切事物之駁雜。不可勝算。忽而消滅。忽而變化。皆由吾之因所觸而自生謬誤耳。蓋哲學至於巴捫義兌。益務爲形而上之思想。而所謂本體論者。實其所自剋。至其所謂實在。卽盈空間之質料。非有事物之可指也。後人亦稱其學爲意大利亞派。

希臘哲學家巴達哥拉士傳

巴達哥拉士者。希臘之撒末士人。生於紀元前六百年。以博學聞於當世。嘗旅居意大利於其南部。集合一社會。究理學。勵躬行。學術言論。爲當時所宗。而其說多不傳。今所傳者。皆其後學之說。哲學家所稱爲巴達哥拉派者也。其學說有所謂數理論者。蓋謂宇宙無量。事物無量。而無不可以數理推之。數有奇有偶。奇數不可分而偶數可分。奇數有限而偶數無限。此有限數及無限數。卽一切事物之本之所由成也。故以奇數較偶數。爲數之最善。至所云數理。約有十端。一曰有限與無限。二曰奇與偶。三曰一與多。四曰左與右。五曰男與女。六曰靜與動。七曰直與曲。八曰明與闇。九曰善與惡。十曰平方與直角。茲十端者。雖俱有反對之性質。然一以原理貫之。卽由複雜而之統一。此宇宙之所以有一定之秩序。而調和者也。既

以數理爲本。然後由是以明一切之現象。與世界之事物。其論蓋於希臘古代數學及天文學。多所裨益。甚爲有功。如音樂說。地動說之類。俱其獨有見解者。又其學派。多主張精神輪迴因果報應之說。謂每至萬年。必復爲同一之世界無疑云。

波斯王居魯士傳

波斯在亞細亞中部。其地本隸猶太民分十二族。巴撒伽特最顯。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九十年。開我摩斯始建國爲王。以色列齒爲都城。八世至王哥山白。當紀元前一千六百九十一年時。爲亞非西亞勃所滅。自是以後一千二百年。不能自立。先屬土蘭。後屬亞西亞。至紀元前六百四十二年。波斯王斐魯司之裔開里白德者。逐土蘭人而自立。以伊斯巴罕爲京城。至紀元前六百一年。加哥斯爲王。爲土蘭所虜。大將魯斯登救之。復王位。及猶太王亞士智芮卽位。有女曰曼達尼。亞士智芮嘗夢葡萄生曼達尼懷中。遍覆亞西細。疑是外孫奪猶太之兆。以波斯小部落易制。遂以曼達尼嫁其貴族岡比西士。旣而生居魯士。亞士智芮知之。命棄諸郊。侍臣不忍。付牧人養之。及長。入王宮。亞士智芮覺。急捕之。不獲。怒侍臣給已。烹其

子而食之。居魯士遂回波斯。時亞士智芮遇波斯甚虐。國人側目。猶太大將哈巴我勸居魯士圖猶太。居魯士遂舉兵叛。亞士智芮攻之不克。爲所擒。居魯士親解其縛。置諸宮中而禮遇之。於是猶太遂亡。爲波斯郡縣。居魯士英武絕倫。能得衆心。自少卽有大志。旣卽位。首攻亞爾美尼。取之。四鄰駭懼。呂底亞王謀與巴比倫合從。以拒波斯。其臣諫之不聽。紀元前五百四十八年。遂起兵侵波斯。居魯士親將兵禦之於珍拂拉。波斯軍皆乘駝。呂底亞軍皆乘馬。及交綏。馬見駝驚走。波斯軍乘勢衝突。大敗之。逐北至其都撒狄。一鼓而下。虜其王古勒索。縛置積薪上。將燔之。古勒索大慟曰。悔不聽忠臣之言。以及乎此。居魯士詢得其故。惻然釋其縛。待以賓禮。尋使參國政。古勒索能殖財利。後世言富者必稱之初。巴比倫伐猶太。陷其都城。猶太王自殺。巴比倫縱兵淫掠。劫遷其民。每猶太人千餘。間以勁兵一隊。鞭撻驅迫。數百里死者相屬。哭聲震原野。猶太人恨之次骨。每食祝其速亡。至是巴比倫王巴答撒淫虐國中。大亂。猶太遺民舉延踵以俟波斯兵至。居魯士乃率兵攻巴比倫府。見其牆壁堅不可破。又有幼發拉的河當進擊之衝。因命諸軍穿溝環府外。工旣成。一夕。訶知巴比倫王方宴樂醉飽。乃啓溝開。河水遽涸。居魯士親督諸軍。大呼突入城內。皆驚走。王與貴臣等猶在

宴席聞變。遽起思遁。爲波軍所殺。巴比倫遂亡。爲波斯郡縣。居魯士乃釋猶太民。俾歸國。當是時。波斯版圖。東至印度河。西瀕地中海。北俯裏海及黑海。南暨伊西阿比及亞刺伯灣。疆土之大。前古所無。未幾。築都城於蘇撒。號曰新都。居魯士既并巴比倫。益狡焉思逞。裏海東北有末其撒國者。土地磽瘠。民皆强悍善鬪。居魯士欲征取之。親率師往攻。末其撒女王多美利。徵全國兵出禦。殊死戰。波斯軍大敗。居魯士被虜。時多美利以其太子戰歿。痛恨之。命其下斷居魯士頭納桶中。而浸以人血。曰。汝性嗜人血。非是不瘳也。居魯士既死。國人立其長子岡比亞士以王波斯云。

波斯教祖瑣羅斯的傳

紀元前五百五十年。波斯國有始創教法者。名瑣羅斯的。於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著經書以成教於國。國中稱爲聖人。其說謂世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爲善神。一曰亞利慢。爲惡神。二神各欲行其志。爭鬪不止。至一萬二千歲之後。和爾摩大捷。於是天下之惡皆消滅。蓋以神道設教。其宗旨亦不外與人爲善之意。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也。雖暴惡者。

苟能悔過淨刷塵心。則亦得享無限之幸福。又謂日月星。皆由和爾摩以能力造之。不可不崇敬。他如地水火風。亦皆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繁。國人皆奉其教。好讀書。談古訓。有重德義之風。論者謂其教法頗與中國孔子之道相近。故當時國勢隆盛。法度禮儀。有可觀者。至紀元後七百年。國人始改奉摩哈墨教。(卽回教)而殘忍酷虐之風以起。瓊羅斯之教。於是乎寔衰矣。

羅馬王塞爾彪都爾雷者傳

塞爾彪都爾雷者。哥尼古倫人也。嘗爲羅馬所俘。受羅馬王達爾癸紐鞠育。比長。達爾癸紐以女妻之。羅馬前王安固。有二子在外。怨達爾癸紐。與牧人謀。使僞爲訟事者。進至達爾癸紐前。舉斧斫達爾癸紐。仆地死。王后達那基爾聞變。先鎖宮門。揆賊徒。然後召國人矯詔立塞爾彪爲王。塞爾彪既卽位。分全國民爲三十多利鋪。每一多利鋪。置司法官。并擇長老一人爲之長。兼爲代民議士。又分都人資產爲六等。以課徭役。第一等被一等重甲。以下漸輕。至第六等貧民。全免其役。更分都人爲一百九十三先多利隊。配諸六等民。第一等有九十

八先多利。而第六等不過有一先多利。民會議案。從所可最多者。其所可之權。隨先多利之多少。每一先多利。有一許可之權。當是時。羅馬都人任兵役者約八萬四千七百人。塞爾彪開山移民居之。都城延袤跨七山。稱七山城。與鄰國約和。定條款。營月神廟於亞峴的山。以祭戰死者。塞爾彪在位四十四年。所擬新法。務合民心。而貴族等不便之。前王達爾癸紐次子曰盧首士。性兇暴。與其妻都爾婁謀。弑之。都爾婁。卽塞爾彪之女也。陰賊無人理。聞父死大悅。驅車而至。塞爾彪屍橫於路。馭者請迂道避之。都爾婁叱馭使自屍上過。車輪盡毀。都爾婁見之。談笑自若。於是盧首士遂自立爲王。

羅馬王盧首士傳

羅馬王盧首士。王達爾癸紐之次子也。達爾癸紐既死。其后達那基兒。立其婿塞爾彪。都爾婁爲王。塞爾彪以其女都爾婁妻盧首士。塞爾彪在位既久。所擬新政。多便於平民而不便於貴族。盧首士遂與妻都爾婁。合謀弑塞爾彪。自立爲羅馬王。盧首士暴虐無人理。既卽位。殺西那多。盡奪其權。募他國人以充衛士。羅馬人惡之。呼爲蘇比爾伯。蘇比爾伯者。暴慢之

義也。盧首士在位二十餘年。其太子節士多尤淫暴。一日強姦貴族女律勒思。律勒思告其夫。暨所識不慮多。託以復讐。遂伏劍死。不慮多持血刃大呼示衆。勸爲報讐。羅馬人羣起。攻節士多。殺之。遂逐盧首士。盧首士出奔耶多路利。是爲紀元前五百九年也。自是國中不立王。置統領二人。曰公修爾。每年選舉。不慮多哥拉那遂被選爲統領。未幾。盧首士欲復位。陰誘羅馬人謀作亂。不慮多覺之。窮治其黨。則已二子與焉。不慮多大怒。自蒞殺之。以示無私。盧首士又誘歇伊及達爾癸尼人。擊羅馬。戰於耶多路利之亞西百林。不慮多死之。盧首士之子亞倫士亦戰歿。羅馬人聞不慮多死。哀悼如喪父母。盧首士更嗾古路首王坡仙拿。侵羅馬。坡仙拿兵抵低伯河。羅馬勇將何拉周。撤河橋奮鬪。被甲投水。坡仙拿命軍士射之。箭如飛蝗。不中。退入城。坡仙拿進圍之。絕其糧道。城中食竭。士卒瀕死。已而坡仙拿獲城中刺客模秀。問知羅馬人不屈情形。恐懼不惻之禍。乃辭盧首士。與羅馬和。羅馬人送質與坡仙拿。并割地予之。始免於難。自是羅馬人又廢統領。改置總管。選貴族中一人爲之。每任六月。威權無限。盧首士更勸臘丁國人擊羅馬。大戰於勒其列湖之旁。大敗。二子一壻。皆歿於陣。盧首士乃遁於干巴尼之古麥。意氣沮喪。禱鬱而死。

羅馬烈士模秀傳

當紀元前五百年之時。羅馬王盧首士。爲國人所逐。出奔耶多路利。欲謀復位。嗾古路首王坡仙拿侵羅馬。圍之。斷其餉道。城中食盡。士卒多死。都人有模秀者。謀刺坡仙拿。爲坡仙拿所獲。命甲士荷戈矛列左右熾炭於前以見之。謂曰。汝若不明告同謀者。當令汝受此極刑。卽引其手置烈火上。模秀夷然無懼色。從容出其手。手已焦爛。而神色不變。坡仙拿遽起。扶之入座。特宥其死。模秀曰。羅馬壯士欲爲吾之所爲者。尙有三百人。吾首起事不成。復何言。然彼三百人者將接踵而來也。坡仙拿聞之。懼不免。乃辭盧首士而許羅馬行成。

希臘哲學家芝納兒傳

芝納兒者。希臘之伊利亞人。阿那哥拉士之弟子。其學喜與其師說之反對者相抗。年二十五。卽著書發明其師說。其論之流傳於後世者。有二篇。一曰破事物複雜論。一曰破運動論。所謂破複雜論者何。曰。數多者集於單元者也。單元則不能分割。不能分割則無有量。無有

量者。無論若何集合。不能成一定之量。又曰數多者可言有限。又可言無限。云何爲有限。其包於單元者。蓋一定之數。故云有限。云何爲無限。分單元與單元。不能不有第三之單元。又分第三之單元與他之單元。不能不有第四之單元。自是而衍之爲無數。故云無限。所謂破運動者何。曰。如以一定之距離。而由此達彼。必先達其半。又必先達其半之半。此半之半。蓋無有限也。又曰。一定之距離無限。亦不能割割。又曰。凡運動者。自其一瞬間觀之。則與靜止無異。云云。蓋亦當時伊利亞哲學派中之有新思想者也。其人生於西歷紀元前四五百年之間。而時代不可考。

波斯王大流士傳

波斯王大流士。出自波斯望族。雄武有智畧。初波斯王岡庇西士好遠畧。凶暴妄殺人。嘗忌其母弟墨士底。使人陰殺之。而秘其事。猶太祭司族士遍太達。乘國人思亂。詐稱墨士底擁衆自立。岡庇西士時在埃及。聞之大怒。將歸征之。蹶起跨鞍。劍脫傷體死。於是波斯望族七人。合謀滅士遍太達。且議所立未定。約日同騎而出。馬先嘶者爲王。已而大流士馬先嘶。遂

卽王位。整肅紀綱。合一政教。納前王居魯士女亞咀撒爲妃。分全國爲二十省。置州牧。定稅法。鑄金幣。興學練兵。國運日興。巴比倫叛。親將兵攻之。城固不能拔。攻圍甚力。二年。波斯將比路伴降。巴比倫納波斯兵。城乃陷。釘其民於十字架。威名遠播。四鄰畏服。乃廣開園囿。博採珍奇以實之。大流士爲政總攬大權。不以委之臣下。嘗伐末撒其。有一老翁。其子三人皆當役。將行。翁謂王苦請曰。臣老不堪且夕勞。大王若今日令臣三子從軍。臣明日死矣。願垂恩留一人。言甚哀。大流士聞而惡之。厲聲曰。特爲汝三子。因刃之以屍予此翁。王性誇大。嘗出兵印度。伐河西諸國。悉降之。進侵河東。遂欲畧西方。大發兵以向歐羅巴。先擊西翅的。西翅的夷族。在大腦河北。答拉西國給爾孫索州牧米力泰西。謀要之途。米勒都州牧希爾周。嘗爲大流士所救。欲報其德。發論阻之。大流士歸。割答拉西之斯的里門賞之。旣而希爾周懷異圖。大流士悟。召之至。陽寵之曰。國家多事。亟須才學之士。命其義子亞利斯達刺代其任。希爾周恨之。陰遣人說亞利斯達刺。勸埃及與尼叛波斯。埃及與尼王素勇猛。有神力。自前王居魯士時。受波斯羈絆。嘗思脫之。欣然從其說。亞利斯達又勸斯巴達（希臘之一國）王起兵。不從。去之雅典（亦希臘之一國）以奴隸之說激之。雅典人奮起聽命。西歷前四百

九十四年。雅典出兵艦二十艘。與埃奧尼合攻撒狄。拔之。大流士發兵往征。焚米勒都。埃奧尼人大敗。咎雅典。雅典亦咎埃奧尼。各引兵而退。埃奧尼力屈降。大流士乃收希爾周父子。斬於市。初。大流士欲納義比亞（雅典王時亡在波斯）於雅典。遣人說雅典。雅典人弗聽。及聞其助埃奧尼人爲寇。大怒。紀元前四百九十二年。大流士命其將馬多牛。發水陸諸軍。征希臘。水師過亞突斯山海角。遇颶風。覆溺無算。陸兵與答拉西戰。大敗。遁歸。大流士將更大發水軍。遣使諭希臘諸國。令獻其土。諸國畏其暴。盡納款。惟雅典與斯巴達不聽。捕使者。投之井。或納諸洞窟。曰。汝欲得我土。汝恣取之。大流士聞之。益憤。西歷前四百九十年。命大提士亞荅希爾倪二將。督戰艦六百艘。兵士十一萬。擊希臘。以義比亞爲嚮導。期在必勝。艦載鍤鎗及巨石而行。擬平雅典。後。勒石紀功。雅典現兵僅一萬。其他堪守禦者無幾。乃使乞援於斯巴達。斯巴達方行祭儀。猶豫未出師。諸國亦無應者。於是使奴隸皆授兵。屬其將。米力泰底。邀波斯軍於馬拉敦之原。望見波斯軍蔽野而至。衆遂巡欲遁。米力泰底竭力鏖戰。張左右翼。直來衝突。呼聲動天地。大流士軍大敗。爭乘船而走。甲仗委地。死屍山積。義比亞亦歿於陣。大流士更命水軍遠從亞的加岬。以襲雅典城。米力泰底偵和之。反旆以待。水軍

亦無功而還。大流士憤甚。欲再調大軍以雪前恥。復蒐軍實。練兵士三年。忽遘疾而薨。子澤耳士嗣立。

雅典名將米力泰底傳

雅典名將米力泰底。當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年。波斯王大流士憤雅典斯巴達兩國抗命不服。且殺其使者。命大將大提士亞答希爾促。大發兵入希臘。計戰艦六百。兵士十一萬人。時國中兵不滿萬。且不足以資守禦。雅典人大懼。亟遣使於斯巴達。請發兵爲援。斯巴達畏波斯。又值國中大祀。執政者會議久之。意頗存觀望。復乞師於他國。他國亦無應者。雅典人不得已。公舉米力泰底爲元帥。以通國之兵屬之。不足。更籍市中子弟。下至僕隸。皆授以兵仗。編入軍隊。米力泰底慷慨誓師。謂戰亦死。不戰亦死。均之死也。何若戰死者。猶有名譽。留於天壤。遂率衆以出。至馬拉敦。見波斯大軍瀰漫原野間。數十里不絕。衆有懼色。米力泰底鼓勇迎敵。分其軍爲兩翼。指揮叱叱。直馳入敵陣。衆大呼繼其後。鋒銳無前。當者披靡。波斯軍大敗而奔。奪獲甲仗輜重無算。尸枕藉如邱山。初。雅典人畏波斯。自知兵士寡弱。謂此戰

不克。則一城化爲焦土。迨米力泰底已捷。有一卒入城馳報。衆見其流血被體。面色如土。謂是軍果敗。爭問狀。卒倚槍而立。口不能言。良久。乃大呼曰。我軍大勝。言訖而斃。衆於是大喜。歡聲若雷。時波斯戰艦。將遠從亞的加岬。以襲雅典。米力泰底諜知其計。還軍以待之。波斯人見其有備。乃引去。米力泰底凱旋歸國。老幼婦女爭出歡迎。於是厚葬戰死者。立石紀功。日張盛宴。以饗米力泰底。作詩歌及諸工作。以慶其功。以戰勝之日定爲吉日。尋有害米力泰底之功者。宣言於國曰。彼得志必逞殘暴。吾屬其不堪矣。米力泰底請戴橄欖冠。衆不可。後攻波斯軍於巴路斯島。戰不利。仇人羣起攻之。議罰鎊五千。答連多。米力泰底家貧不能輸。下獄死。論者冤之。

希臘哲學家黎克善 敵魔基督士 希臘基督士 合傳

黎克善者。希臘之米力大人。或曰伊利亞人。約生於西歷紀元前五百年。敵魔基督士及希臘基督士二人。皆其弟子也。黎克善始叔原質論。以講明宇宙間之理。而敵魔基督士集成之。其不認絕對之生滅。與伊利亞派之巴捫義兌同。然頗認實在之複雜。及其運動。與集合

之生滅變化。以爲無非實在則不能思維實在。故於實在非實在之間。未嘗以意爲軒輊。蓋實在者以充滿而言。非實在者以空虛而言。充滿者。性質平等而分量各殊。是爲原質。原質不變化。則無由分析。特其輕重及大小之形狀有不同耳。空虛者。空虛也。一切事物之充滿。雖爲原質之集合。然實無一不由空虛而成。蓋原質成於同一之質料。則不能不有輕重大小之比較。乃有同此重量之物體。而大小則異者。豈非各原質間之空所。其寬窄不同耶。然則一切事物之發生。卽分離原質之集合也。其消滅者。卽集合原質之分離也。至其變化。則不過轉移原質之位置。因其原質之流出。構成物體一切之性而已。又曰。原質者。俱有重量而降下運動於萬古無垠之空際。然大原質較重於小原質。則其降下之速力亦大。降下時與小而輕之原質相衝突。於是或有上或下二者之運動。其終爲回旋運動。是爲原質集合體。卽爲世界。其運動無始無終。原質與空際。亦無有界限。世界賅過去未來現在之三時。莫知其起訖。亦莫能測其變化。現所居之世界。不過爲世界之一。是世界浮動於空氣之中。爲圓形之半面。日月星辰。環遶流行於其外。其有機體者。生皆自土中。而人則爲有機體中之最高等者也。人之精神爲微細而平滑之原質。由火而成。布於人之一身。耳目口鼻之能力。

有一定之機關。其精神原質。常飛散於一身之外。而無或息。有不足則呼吸空氣以補助之。迨飛散已盡則死。至於一切感覺。皆由感官所流出之原質。與其對象所流出之原質。相接觸而生者。卽思想亦然。又黎克善之倫理學。以快樂爲主義。所謂快樂者。不在肉體之快樂。而在精神之快樂。其原質論。在當時初無人稱述。至近代而後自然科學及物理學。始皆根柢於其說。而深得其力焉。敵覽、基督士、家世豪富。生於西歷紀元前四百六十年。與蘇格來第同時。與聞詭辨學派之議論。嘗遊埃及及與皮洛尼。享高齡以沒云。希臘基督士雖嘗受業於黎克善。然其學說旨與辭澁。甚不易明。世皆稱之爲黑暗學。其言曰。唯一由一切而成。一切由唯一而成。又以火爲宇宙之原理。曰焰。曰溫。曰水蒸氣。曰呼吸。皆賅焉。蓋火無成形。而極其變化。火之變於一切事物。猶之貨物之化爲錢幣。錢幣之化爲貨物。故火者。神火也。活火也。有時由火而生。水生土。有時由土而水而火。世界自神火而發生。此神火經若干年。必復其同一之過程。人身之精神。亦神火之一。是爲心火。心火之乾燥純粹者。賢智。其濕潤粗雜者。愚蠢。心火亦變化不絕。以飛散於身外。而常呼吸空氣以補其不足。蓋希臘基督士以爲米力大之學派。知非實在。不知實在。見複雜不見唯一。伊利亞之學派。知實在不知非實。

在。見唯一不見複雜。一則蔽於變化。一則蔽於不變化。乃作轉化論以調和非實在與實在。合并唯一與複雜。舉所謂變化不變化者鎔會而貫通之。然所以轉化者維何。則火是。故有以火爲宇宙之原理之見解。又曰。神者日夜也。夏冬也。爭戰與和平也。滿腹與空腹也。其理想之難明。大率類是。然與其師俱爲巴達哥拉士一派之哲學。後之言哲學者皆宗之云。

希臘哲學家安比大吉立士傳

安比大吉立士。當西歷紀元前五百年間。生於希臘之阿苦利格地方。比壯。繼其父美登爲阿苦利格政府之長。久之。以市民怨已。遂慨然去其故鄉。客遊於外以終。其生平兼有諸家之學。曰政治家。雄辨家。物理學家。醫家。詩家。且兼預言者。其於宗教家。尤爲時人所推尊。常取米力大派。伊利亞派。及希臘基督士諸家之學說而折衷之。而立四元二力說。四元謂地水火風。二力謂愛與憎也。其不認生滅。則與巴捫義兌同。其說變化。則與希臘基督士同。地水火風四元素。雖無生滅變化之可言。然由愛憎二力之運動。則有時結聚。有時分離。其結聚爲事物之發生。其分離爲事物之消滅。一結聚。一分離。事物因而變化焉。蓋四元素之性

各異。故其量可分。有愛力以爲之結聚。卽有憎力以爲之分離。又依於希臘基督士之世界定期生滅說。以爲四元素之由愛而結聚。由憎而分離。皆有一定之時而循環無端者。又嘗考實踐之方面。以爲精神者。由天而降於地之生物也。輪迴於世間動物之身體。苟其清潔。必復昇於天。故禁用犧牲及肉食。後人稱其學說亦爲巴達哥拉士派。

希臘哲學家安那生苦拉傳

安那生苦拉生於西歷紀元前五百年。希臘之枯拉亞內人。故富家子。天性好學。及波斯戰爭後。移於雅典居焉。先是希臘哲學。惟米力大派伊利亞派盛行於南部意大利。希臘本土反不振。迨安那生苦拉既居雅典。與其徒唱道哲學。於是希臘之哲學。遂以雅典爲特盛。初安比大吉立士及黎克普二家。祇言物質之結聚分離。而未言結聚分離之起於運動。至安那生苦拉。乃爲之進一解曰。結聚分離。起於運動。秩序整然。宇宙之構造甚美。而有一定之目的。此秩序整然之運動所自起。及以一定之目的而爲世界之原理者。必有其非常之知能。精神之實在者也。實在者維何。睿知是已。物質駁雜而睿知單純。一切事物中之至精至

粹者也。睿知有分析駁雜物質之功用。名曰內斯。物質者初無睿知。一渾沌團塊耳。彼萬象之羅布。皆成於此渾沌之團塊。依睿知而分析者。然則物質之爲物質。非如黎克普所云由同性質之元素以成立。亦非如安比大吉立士所云由四元素之相混合以成立。是蓋成於不生不滅不變之無數分質。而各分質中。又皆具有固有之性質。如金則有金之分質。肉則有肉之分質。骨則有骨之分質是也。等是分質。謂之士披麥打。謂之配理麥打。謂之霍馬欲米雷亞。睿知者。以此等分質爲作用。而迴旋運動。以先分化二種之團塊者也。云何謂之二種。一種爲溫煖。爲乾燥。爲光明。爲稀薄。一種爲寒冷。爲潤濕。爲黑暗。爲濃厚。前一種爲精氣。後一種爲空氣。爲蒸發氣及霧。其迴旋運動也。無有終極。其分析萬物也。亦無有停止。精氣由迴旋運動而飛散於空虛之間。空氣則聚集於中央。空氣生土。土生石。石成地球。地球飛散於精氣之中。而爲星辰。蓋安那生苦拉之學說。固綜合米力大派伊利亞派諸家之學說。而獨得指歸者也。後安那生苦拉爲革政黨之獄所株累。爲雅典所逐。逃於拉覽苦沙地方。其地之人。甚敬禮之。死時年七十二。

羅馬貴族馬爾修哥略拉那傳

羅馬貴族馬爾修哥略拉那者。多勇力。負氣凌人。初國中貴族威權大盛。多占田產自殖。庶族服兵役。廢農業。生計窮困。常欠租賦。貴族虐遇之。逋租者悉收爲奴隸。或下之獄。庶族皆怨甚。紀元前四百九十四年。相率去羅馬。據聖神山。議事官大懼。遣使說之。謂當盡蠲逋欠。聽其管與政務。由民間公選三人爲民長。予之特權。藉以抵抗執政。貴族不得過問。於是國人始還都城。然自有此擾亂。國中皆廢耕種。米粟匱乏。貧民困苦。會西齊里輸穀於羅馬。議事官咸議特減其價以頒貧民。哥略拉那獨不可。謂衆曰。宜使我等貴族威權如穀價。苟非廢民長。決不得頒穀。國人聞之怒。請民長窮治逐之。哥略拉那乃出奔窩爾西。窩爾西素與羅馬爲仇。因擢哥略拉那爲大將。侵羅馬。陷數城。進薄羅馬之都。羅馬人大震。遣議官數人往說。使退師。不可。遣祭司哥畧拉那禮遇之。亦不可。羅馬人窮蹙。更遣貴族女與哥畧拉那母及妻子同往。哥畧拉那延見。諸婦女勸以棄羅馬歸窩爾西。最後其母至。親說之。妻子亦在側。哥畧拉那垂泣歎曰。敢不從命。然母實救羅馬而陷兒於危地矣。乃收軍退。窩爾西人聞之怒。誅殺哥畧拉那。

波斯王澤爾士傳

波斯王澤爾士者。王大流士之子。初大流士在位時。嘗出兵印度。伐河西諸國。悉降之。進侵河東。遂欲略西方諸國。發大兵伐希臘。大敗而還。憤甚。將再調大軍以雪前恥。閱修軍實三年。偶罹病而死。澤爾士嗣位後。徙都於百泄波利。欲繼父志以報希臘。下令所轄五十六國。悉徵其兵。兵士雲集。得三百五十萬。併役夫凡五百萬。自爲元帥。更發兵艦一千二百艘。輜重船三千艘。繫亞突斯山爲海峽。以進船。又排列船舶於黑勒斯海峽爲浮梁。便於陸兵進行。會風浪大起。船壞。澤爾士大怒。縛船工斬之。數海神之罪。鞭浮梁三百。更排船艦。沈鐵鎖於海底以繫之。浮梁既成。大軍渡之。七晝夜不絕。澤爾士閱軍於兌里斯哥。希臘各都府皆震懼。納降。唯斯巴達雅典二國不屈。斯巴達王留尼達。以兵六千扼隘口邀戰。波軍死者七萬人。不退。遂克之。斬留尼達。長驅入雅典。聲勢甚盛。既而海軍敗於撒拉米斯。陸軍亦不利。澤爾士驚愕狼狽。棄衆而遁。急設浮梁於黑勒斯海峽。又爲海濤摧壞。遽乘漁舟而歸。僅以身免。未幾。爲其臣亞達所弑。時西歷紀元前四百五十年也。

雅典大政治家佩利革來士 鄧克笛士 合傳

佩利革來士。生於西歷紀元前四百五十年之前。爲雅典之大政治家。當紀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革來士葬戰死者。因演說民主政治之利益曰。吾之所以亟稱民主政者。以行政之權。多數者主之。而不爲少數所僭。私人之爭訟。得與民之俊秀者以要求其自由之權。又可升其俊秀者爲公共職官。非若酬勛報功之制。授以特權。妨害貧困卑賤之民也。又開陳其理想曰。吾人不當好利。以失男子之德。若用富自誇耀。貧者當以此爲大恥。今雅典之市民。皆注意一己家事。而忽於爲國家。是大患也。雖從事商業者。於政治有密接之關係。然不計公共事業之利。何所用之。此皆坐智識缺乏之故。吾人既知其蔽。又可以施其能力。不可不加之意也。當時又有政治家曰鄧克笛士。其持論亦同。鄧克笛士嘗著政治優劣論曰。非民主政治者。以爲財產乃治國之能力。不能均也。此其說非是。民主政治。以人民爲本。有智士討論政策。故以富者之財產。分配多數人民。勢甚順也。寡頭政治則不然。必先自占利益之大部分。或且占其全部分而有之。則安得不黨然耶。

雅典政治家蘇格來第傳

雅典自梭倫後。用民主制。文化大起。及其衰也。懷疑說學派盛行。大政治家蘇格來第適生於其時。其學說以爲政治無一定之統系。惟以啓發人之智識爲任。當分政治爲五種。一曰王制。臨人民之上。以君主法律而行政治。二曰僭主制。與君主制相反。三曰貴族制。以適合少數者之法律行政治。四曰富族制。以財產多寡分配政權。五曰人民政治。以人民參預政治。其生平以政治爲極困難之科學。嘗云。治國之難。甚於操舟。夫操舟者於非所經驗之道。猶不敢進。乃以萬萬數之人民。委之無經驗者之手。豈不殆哉。其論雅典之敝。以爲抽籤舉官吏非善制。當以有資望者治之。又謂人民政治者。害於國家。又謂人人皆有服從國家法律之義務。蓋見當時懷疑說方盛行。特爲保守黨反動之犧牲。欲有以匡矯之。詎是論出。雅典學者多忌之。竟目爲誹謗時政。置之死刑。其門人惹羅佛拍拉圖承其學說。亦分政治爲僭主制貴族制富族制民主制四者云。

希臘雅典大臣伯理起傳

伯理起生於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九年。父蓋雅典王爵大臣。幼時極鍾愛之。特延道學樂學諸專門學者爲之師。時波斯國勢方強。其王大流士好大喜功。嘗率傾國之師百八十萬。以征希臘。意在席捲全歐。無何。竟爲希臘所敗。時伯理起方肆力於學。不與聞國家大事。至西歷前四百七十年之際。雅典柄政大臣西門專務守舊。而又縱欲敗度。不修國政。伯理起懼國勢漸至不振。乃出任於朝。凡有益於民之事。輒與時變通。及握政柄。乃悉反西門所爲。雅典舊制。官員暨軍士。概無祿餉。伯理起始定爵祿之制。謂枵腹從公。非鼓勵人才之道。於是百廢俱興。命優人毋得演唱不關風化諸惡劇。務在有所勸懲。藉以化民成俗。其費皆國家所出。並設賽樂會以宣性情。技勝者賞之。今泰西賽樂之風。猶其所遺也。雅典城固不惡。伯理起更築之。令堅固爲通國第一。是爲雅典京城。又於四境界築長城以防鄰敵。當波斯入寇時。廟宇皆毀於兵。至是乃集雅典知名士。籌修復之費。人有議其私者。伯理起乃命匠者每琢一像。輒以所用金葉若干兩。暫繫於神像之身。使人權之。不差毫黍。衆始服其廉。流言以息。初。希臘名臣索倫柄政時。專恃耕殖爲財源。伯理起始令其民與各國通商。造兵艦。

六十艘以保衛之。前此國有兵事。民始納稅以給軍費。嗣以伯理起之所肇畫。皆爲國民富強起見。雖無兵事。亦納稅如恒。初年歲入僅四百六十大倫。後增至六百大倫。每一大倫合華銀二千四百三十六元。國用至是乃無虞不足矣。國俗凡爲大臣。必工詞令。於治國安民之故。能語其所以。乃能服衆。伯理起佩其師訓。每值演說。必預禱於天以自表。思想周洽。然後宣言。嘗言國家定律。宜昭平允。官無論貧富。當一例待之。又言人材之高下不一。惟在因材器使而已。當始仕時。雅典有一統屬大小職官之總署。兼理民間刑獄。而積弊甚深。伯理起改革舊章。令此署專理刑獄。而使哀法體主之。署中舊人惡奪其權。卽途中刺殺哀法體。希臘罕見有行刺之事。衆皆指爲西門所爲。怒其不道。譴戍於邊。自是伯理起於用人行政一切。乃無有掣肘者。然終不忍刻待西門。旋保荐之。令不失其官云。其後希臘通商。利源寢廣。而伯理起猶以人滿爲憂。因假通商爲名。陸續移民於各屬地。時斯巴達國與雅典不和者三十年。常爲邊患。伯理起命西門與力戰。平之。國賴以寧。於是益增修國政。廣興各類專門之學。一時名流輩出。鄰國亦聞風興起。凡講求史學醫學天文輿地雕繪呵嘯等學者。俱與伯理起並世。卽希臘名人所加地與伯納侘二人。亦推服伯理起。而雅典遂爲歐洲

第一名國。未幾。雅典與斯巴達。又失和。將有戰事。雅典人恐伯理起阻之。迫令致仕。既而又畀以大政。逾年。卒於官。年七十。彌留之際。猶言予一生無他。祇知愛民如子。爲國家任大事。縱有異己者。亦不妄行加害。使其子孫飲恨云云。迹其服官四十年。忠盡如一日。於凡遊戲讜會。概行屏絕。強之始偶一酬酢。或以其娶他國女爲妻。疑其有外交者。及考其政事。則無一不利於國者。乃知其心迹固足貫神明也。

希臘政治學家柏拉圖傳

柏拉圖生於西歷紀元前四百年間。蘇格來第之弟子也。爲希臘政治學第一大家。首倡國家有機體之說。其言曰。國家者爲一個人。譬如肉體。一指傷害。全部痛楚。人之與國。無以異是。常以家長政治爲國家之起原。以經濟學分功爲社會之起原。又著書以論之曰。一人之身。仰給者以萬計。僅以己力。不過能辦其一二端。非在協働何以濟之。然協働者。要有專業。公共利益。乃可成也。其專業分爲四端。第一食物。第二住居。第三衣服。第四靴業。人亦分爲四。第一農人。第二大工。第三裁縫。第四靴匠。農人治四人食。裁縫治四人衣。既自衣食。復以

衣食其餘之作業者。大工靴匠。亦復如是。是等利益更有三焉。人各有能有不能。同爲動物。而其心意之所傾向。自天性分。不能強同。今使各卽其性之所近。以治專業。其便一也。治專業者。成功速而器械利。能使物品生產。易得多量。其便二也。治專業者之爲用。心與力專而不分。久之則爲之益至。其利倍於治多業者。其便三也。其以上諸說發明諸理。在亞丹斯密氏之先。又用分業之法於政治。謂社會之組織。由於人之天性。人有四大。曰智。曰勇。曰節。曰正。以此四大而立社會。第一政治家哲學者。第二武人。第三商工。以適合於智節勇三者。而正義爲通德。夫道理在於頭腦。勇氣在於心腑。慾望在於腹部。一切男女。皆當據天性所異以定其業。是治人者之責任也。人之天性有金性者。有銀性者。有鐵性者。不可不熟察也。又其所著理想國家說。亦謂人性各爲一方。莫能相通。獨俳優能擬種種人物。當放逐於國外。其說以爲人不可無一定之職務。而分業所以發達人格。爲倫理之基本云。又謂貴族政體之末。爲治者怠於急務。政教腐敗。故富族政體生焉。功利之心盛起於世。重武術。輕哲學。富者掌握政權。漸變而爲寡頭政治。方是之時。黃金有萬倍之能力。德義墜地。社會中分爲暴富者與最貧者二階級。貧民日益無聊。犯罪抵禁。不可勝數。下等社會積不平。遂至奮然。

不顧。起而揮自己之勢力。以爲可及此革命。立民主政治。廢去父子師弟主從之別。使人人自由平等。於是破壞社會者乘之用。無政府主義。爲僭主之制。其反動力。必至使民主制不能實行。極端之自由主義。化爲極端之奴隸主義。政權卒被篡奪。造成最惡之僭主政體焉。柏氏於社會主義。主張共有財產。及妻子共產之制。以爲如是則盜賊不生。警官及裁判官皆無所用。貧富之間不生懸隔。富爲國有。而世乃太平。共妻之制。以爲若無小兒則無國家。故貴產子。然父母溺愛子女。夫偏愛妻。皆害於社會秩序。當由國家檢察男女性質。以剛急之人婚配柔和。俾一世之人。無有怨耦。如是則財產小兒直隸於國。私慾可絕。高利貸借與訴訟之患可息也。又常謂國家政體變遷。皆因其人民之性。以政治之術。維藝術爲最高等。一國所需物品。當置大作場於內地。自製造之。不當一切仰給外國之貿易也。又倡禁早婚及委棄小兒。以制限人口。制限人口者。基於政治及道德。希望社會上財產之平等也。論者謂柏氏在古代政治思想初發達之時。卓然一人而已。

斯巴達王留尼連傳

當西歷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澤耳士。憤其前王大流士爲雅典所敗。下令所轄五十六國。悉徵其兵以征希臘。誓報前王之讐。衆至三百五十萬。造浮梁於他大尼里海峽以渡軍。長二千丈。希臘諸邦大震。會於哥林多。推斯巴達王留尼連爲盟主。合力以抗波斯。澤耳士先遣使諭降。德沙利羅格里白阿西皆降。惟雅典斯巴達兩國不奉命。堅壁清野。以待波斯軍。波斯軍由德沙利進入德爾摩比勒。其地背山面海。惟有隘道一綫通往來。留尼連所部兵士僅六千人。皆命左持槍。右執盾。魚貫接踵而出以迎敵。波斯軍攻之。三戰三北。死傷無算。澤耳士大怒。親鞭其士卒曰。汝輩當以此地爲冢墓耳。會希臘軍中有叛者。告敵以間道。波斯軍遂乘夜由間道遶出希臘軍後。留尼連大驚曰。大事去矣。乃將他國兵遣去。獨留麾下三百人自衛。衣冠以拜國神。命軍人蓐食。出襲澤耳士營。斫入帳下。斬殺一千餘人。波斯軍狼狽自相殺。比曉。留尼連退保德爾摩比勒。波斯軍恥爲所敗。大集諸軍以突希臘陣。如潮而進。留尼連與所部三百人奮身格鬥。未幾俱死於敵。無一遁者。希臘諸國聞之。皆爲流涕。後有詩人施摩尼者。立碑以頌其烈。行人經其地者。皆惆望徘徊而不能去云。

雅典將地米斯多基利傳

雅典將地米斯多基利。有權略。善料敵。嘗慕雅典名將米力泰底之風。欲樹奇績。令已名出前人之上。初波斯王大流士。大發兵征希臘。米力泰底以兵一萬敗波斯軍十一萬於馬拉敦。大流士僅以身免。後大流士殂。子澤耳士嗣爲王。欲雪前王之恥。檄諸國兵三百五十萬以征希臘。雅典王留尼連以三百人拒之於德爾摩比勒。悉戰沒。時雅典水軍與波斯遇於亞的密斯海角。聞敗報俱揚帆而遁。波斯大軍遂於路大肆焚掠。鼓行而進。地米斯多欲乘此立大功。乃命雅典人棄其都城。老弱咸避於撒拉米斯。益義拿等處。壯者執兵處舟中。波斯軍入雅典。縱火焚城市。地米斯多集戰艦三百艘扼守撒拉米斯海峽。嚴陣以待。俄敵艦一千二百艘蔽海至。衆望而股慄。無一人敢言戰者。地米斯多窘甚。潛令其所最親信之奴。僞爲叛者入敵中。語澤耳士曰。希臘人將以明夕散去。不急擊。則無及。澤耳士大悅。揮戰艦進圍希臘軍。希臘人知不免。則殊死戰。且所乘船俱狹小。輕利。連轉甚便捷。又船首尖銳。可以突敵船。會大風起於海面。波濤震撼。波斯軍艦爲所擊撞。沈沒者甚衆。地米斯多率所部乘勢蹙之。大呼殺敵。波斯軍大敗。浮屍蔽海。不可勝數。澤耳士方營海濱。踞胡床命左右錄

諸將戰績聞敗。大驚。遽令收兵。地米斯多欲其速去。揚言雅典將毀黑勒師奔新橋。以斷波斯歸路。(時澤耳士造浮梁於黑勒斯奔海峽以渡軍)澤耳士聞之。益懼。乘漁艇而遁。全軍皆潰。糧食輜重盡爲希臘人所獲。會天大寒。波斯軍凍死者甚多。斯巴達人賞地米斯多之功。贈以橄欖冠。(前此米力泰底欲冠橄欖冠衆不可)及乘車。使少年三百人從諸車後。巡行國中。以示至榮。後爲國人所劾。得罪。陰贈書波斯。請爲效力。未幾。病卒。或曰地米斯多至波斯。勸澤耳士擊希臘。既而悔之。仰藥死。初雅典城扼海口。地勢形便。商船羣聚。大攬利權。素爲斯巴達人所忌。及地米斯多執政。更築壁壘環都城。斯巴達人來讓。地米斯多陽與交。促晝夜營築。遂竣其功。又興海軍。每歲作兵艦二十艘。其功卓有可稱云。

雅典將西門傳

雅典名將西門。父曰米力泰底。嘗大破波斯兵。功冠希臘。後爲仇家所陷。下獄死。至西歷前四百六十九年。西門復爲雅典將。大破波斯軍於歐里麥同河畔。至西歷前四百六十年。又以兵擊諸居比路島。破之。尋與波斯將麥加比斯戰於基利家。破其三十萬衆。遂取居比路。

烏波斯人卑辭乞和。約棄小亞細亞。禁波斯船往來希臘海上。希臘與波斯構兵三十年。至是戰爭始定。西門嘗開大埠頭。築柵壁自海口以達都城。名曰長壁。於是雅典強盛。甲於諸國。論者謂西門之功。蓋不在其父下也。

雅典統領比哩吉傳

雅典自紀元前四百九十二年。至四百六十年。屢敗波斯之兵。國勢漸強。及紀元前四百四十四年。比哩吉爲雅典統領。善辭令。語聲甚宏。爲希臘盟主者十四年。威振四鄰。先是雅典城扼海口。商舶雲集。獨據利源。及地米斯多亞利斯多相繼執政。又築壁壘環都城。大興海軍。每歲作兵艦二十艘。大爲斯巴達人所忌。屢致消讓。比哩吉當國時。雅典富盛無比。人心泰侈。蔑視諸國。每出令徵兵役。索稅幣。大修城郭。伎求無厭。列國皆惡之。時斯巴達地震。全都傾覆。死者三萬人。又叛奴作亂。國力衰耗。故忌雅典益甚。會希臘西北有各西拉島者。本屬哥多林。忽起兵叛。比哩吉助各西拉。斯巴達人聞之。怒亦助哥多林。希臘諸國大半與斯巴達合。比哩吉恃其強。不爲屈。四百三十年。斯巴達攻雅典。比哩吉發兵禦之。時雅典疾疫

盛行。比哩吉忽遭疫而卒。比哩吉爲政十四年。威權震於各國。國人尊之曰阿林皮人。猶言天人也。是時雅典學術技藝冠絕全希。如禮拜堂學校書院劇場墳塚等。壯大偉麗。至今遺址尙有存者。

雅典統領亞基庇亞底傳

亞基庇亞底。本雅典名族子。與雅典統領比哩吉同宗。自幼美丰儀。智勇絕倫。所爲悉出人意表。而倜儻不羈。都人士皆愛之。師事名賢索克拉的。誓生死相保。索克憂其輕率。數規戒之。亞基嘗謂人曰。欲立功名。惟在戰鬥而已。時雅典與斯巴達久相怨伐。紀元前四百二十一年。雅典將尼施亞斯。巴達將布利亞那基。始相議約和罷兵。亞基每以爲失策。會西齊里遣使來訴叙拉古人凌虐。國中耆老大族。皆欲弗救。亞基固爭。謂必當救之。遂自往援西齊里。連陷數邑。或讒之執政者曰。亞基擅起大兵。罪當棄市。亞基覺之。遂奔斯巴達。折節勵行。大得人心。旋嗾斯巴達發兵援叙拉古。斯巴達乃以乞粟布爲大將。擊西齊里。大破雅典軍。奪其船艦。擒兩將斬之。然斯巴達人以戰勝爲已功。不賞亞基。亞基殊怏怏。斯巴達人覺之。

欲刺殺亞基。亞基奔波斯。說其州牧使絕斯巴達。雅典人固素器亞基。聞其在波斯。召還爲海軍將。屢伐斯巴達。盡復所失之地。雅典人大悅。推爲統領。後復將兵與斯巴達對壘。副將安提阿克。偶懈警。爲敵將利參特所乘。國人歸咎亞基。亞基乃親出擊斯巴達軍。破之。論者尚咎之不已。亞基竟爲所逐。因出居黑勒斯奔。會雅典水軍伐斯巴達。抵黑勒斯奔海濱。時波斯王弟居魯士。鎮西亞細亞。與利參特合兵。亞基知雅典必敗。遺書誡之。雅典人不以爲意。屢挑戰。利參特故示弱不出。雅典人謂其無能爲。舍軍艦登陸。數掠附近村落。利參特諗其無備。出兵疾擊。勢若風雨。雅典水軍倉猝奔潰。失戰船三百艘。得還者僅八艘。陸軍聞之。膽落。悉降於利參特。利參特乘勢長驅。進圍雅典。二年。雅典力盡。至紀元前四百四年。竟開城降。斯巴達人大肆擄掠。毀城壘。奪船舶。要盟曰。毀卑聊斯城。常備兵艦。毋得逾二十艘。乃悉改國法。選都人三十人爲阿康（官名卽執政者）肆虐。雅典人苦之。號曰虐官。亞基在外聞之。大憤。將以兵悉殲衆阿康。阿康懼。遣人刺之。亞基遽奔波斯。波斯與之一誓使居。時斯巴達與波斯約爲盟國。遣人詣波斯。責其容亞基。州牧乃遣兵謀亞基。兵畏亞基。莫敢近。縱火焚其舍。亞基挺劍躍出。衆皆辟易。方欲乘機他走。衆亂射殺之。自亞基死。諸阿康益無所

顧忌殘酷日甚。後爲達拉西悖路起兵襲擊。悉逐去之。雅典始復爲自主云。

雅典大賢索克拉的傳

索克拉的蓋雅典雕像工之子。幼有操行。見世道漸非。竊慨之。閉戶沈思律身行己之道。一旦恍然有所悟。平居粗衣惡食。德容晬然。接人不較長短。其妻散尺柏。性兇悍。屢詈之。索克以爲是進修之益。殊不措意。其教人諄諄啓發。無一定之規則。務使人易解。賢聲噪於四方。後國中之嫉妒者。訴其不敬國神。導子弟於邪教。有干國紀。審官拘索克至。鞠之。索克時年七十。昂然不屈。曰。余講道三十年。專奉天道。欲使人改過遷善。不知其他。審官怒。下之獄。竟擬死刑。門人賂獄吏。見索克。勸之遁。索克揮之使出。明日。索克妻携幼子來。哭訣。索克命門人曳之出。且語之曰。人之魂魄。永存此世。曾無泯滅。吾與汝守此道。生死無渝。又奚哭耶。既而司刑者捧毒盃至。索克神色如恒。徐拜神已。捧盃仰而飲之。不留餘瀝。門人見之。俱失聲號慟。索克叱之曰。汝曹奚事。乃爾。行步良久。疲極而倒。既而毒大發。兩足寒如水。氣息僅屬。張目謂門人曰。汝等爲吾供一雄雞於耶士古刺布。門人請遺命。索克不復言。俄而遂歿。時

紀元前三百九十七年也。雅典人聞之，哀悼若喪其父母，審官亦悔之，誅誣陷索克者數人。後雅典人爲之作巨像，舉國崇拜，奉之爲神焉。

希臘德巴將百路不達傳

當西歷紀元前四百四年，雅典國爲斯巴達所破，改其國法，選都人三十人爲阿康以治之。衆阿康酷虐無狀，雅典人不堪其苦，有雅典逐臣達拉西悖路者，深惡阿康所爲，與其黨五百人，舉兵盡逐阿康。於是雅典復爲自主之國。後雅典人古農復合諸國及波斯兵，大破斯巴達。雅典始克自立。時雅典所屬德巴亦成一大國，其勢與雅典相埒。德巴有兩黨，一爲共和黨，欲立平民共和制度，一爲貴族黨，欲立官吏協議政體，交爭不已。斯巴達將弗耶不達，以兵援貴族黨，取加特美亞。德巴民之遁往雅典者三百人，內有百路不達者，爲人勇敢，憤爲斯巴達所欺，獨抱報國之志，與其徒十一人，詐爲農者，歸德巴，衣婦人衣，潛入加特美亞。亞斯巴達人不知之，會衆燕飲酒酣，百路不達脫衣露甲，拔劍起，殺其將亞基軋以下，開獄縱囚，市人聞之，爭出執兵仗相助，百路不達與其友越巴美納達分將之，雅典亦遣兵五

千來援。斯巴達拒戰三日。力屈棄城走。德巴人遂復自主。紀元前三百七十一年。斯巴達又大舉侵德巴。雅典與諸國援之。德巴幾不支。越巴美納達將中軍督戰。百路丕達以兵會之。號神威軍。所部共兵六千。與斯巴達兵二萬五千人戰於流克多拉。破之。殺其一千四百人。斯巴達王與其親臣皆戰歿。餘衆逃竄。自是德巴威名頓顯。鄰國無敢犯者。後百路丕達攻非勒亞。兵敗戰歿。國人惜之。

希臘德巴將越巴美納達傳

越巴美納達者。其先爲德巴名族。忠勇有才畧。人與交。誠信不欺。國人皆信服之。嘗創陣法。稱希臘第一良將。當斯巴達人取加特美亞時。越巴美納達與百路丕達。率市人與斯巴達人血戰三日。斯巴達人棄砦走。後斯巴達再侵德巴。越巴美納達又會百路丕達之兵。敗斯巴達人於流克多拉。威名赫然。震於希臘。明年。爲德巴大城麥加羅波理。移四十邑民以守之。後妬其功者。劾其擅僭。欲置之死。法官以其有功。不聽。僅罰以灑掃街衢。越巴美納達執役不忤。諸將不平。咸起助之。時德巴與斯巴達兵結不解。百路丕達攻非勒亞。敗死。國人

皆望越巴美納達爲將。紀元前三百六十二年。越巴美納達復出爲將。攻斯巴達城。拔之。乘勝逐北。抵曼地尼。先衆督戰。敵以矛陷其胸。衆擁之還營。醫視之曰。創重。拔之必死。衆皆爲下淚。越巴美納達神色自若。及捷報至。曰。吾死無遺憾矣。遂命醫拔創。流血滿地而死。

希臘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傳

亞里士多德。希臘之雅典國人。生於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四年。爲柏拉圖之弟子。梭格拉底之再傳弟子也。古代之文明。盛於希臘。希臘之文學。萃於雅典。雅典之學術。集成於亞里士多德之一身。亞里士多德嘗爲亞力山大王之師傅。所謂政治學之一科學。所以能完全成一專門。漸次發達。以馴致今日之盛者。其功必推亞氏。先是其師柏拉圖。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鼓吹大同理想。以爲大同之世。人不得獨妻其妻。獨子其子。不得有私財。貨不藏己。力不爲己。則姦淫不興。竊盜不作。而世乃太平。亞里士多德起而損益補正之。然後政治學之鵠乃立。柏氏之說。由思想構成。第虛擬一大同之景象。亞氏之說。則存於躬行實踐。次第設施。以馴至於大同之境。而後止。柏氏混倫理學與政治學爲一。亞氏則區而別之。務使

理想與事實相緣附。當時博觀人羣之現象。及希臘列國當時之政體。以求起原發達之迹。以爲人之爲羣。始於家族。家族相集。次成村落。村落團結。次成國家。然以進化次第而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爲稍後。以人生目的而論。則國家視家族爲尤要。何則。必至於成國家。然後人道乃完。國家猶全體也。國家以內之諸結集。猶肢官也。無全體則肢官亦無所附。其言曰。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其好爲政治。天性然也。又曰。苟不恃羣不恃國而能自生存者。必非人類。非高於人類之諸神。卽下於人類之禽獸也。蓋以爲國家爲人道不可須臾離之物。其成之也。非偶然。其存之也。非不得已。是卽爲政治之緣起。次論國家之性質。以爲國家者。結集而成體者也。而其結集之者。實惟國民。故欲知國家之性質如何。當先知國民之性質如何。於是乃爲界說三條。一國民者。非同居一地之人。皆可冒此名也。若外國人之流寓者。若奴隸。皆同居此地。而不可謂之國民。二國民者。非僅有裁判者之權利。卽可冒此名也。雖非國民者。藉條約之規定。亦得有裁判上之權利。而於國民之資格無與也。又如未成年者。老而退者。嘗犯罪失公權者。外國人之爲後於本國者。皆非完全之國民。三眞國民者。有權以參預一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政務。得任一切之政務。無有限制者也。亞氏又區別政體。先以

主權所歸。或在一人。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爲三種。一曰君主政體。二曰貴族政體。三曰民主政體。又以行此主權。或正或不正。而細判之。於是乎三種政體。各有變相。都合爲六種。其君主政之不正者。謂之霸主政體。其貴族政之不正者。謂之豪族政體。其民主政之不正者。謂之暴民政體。至於正不正之判。則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凡以公意謀國家之公益者。謂之正。以私意謀一己之私益者。謂之不正。又論政體腐敗之由。及其革命循環之狀。以爲是六種政體。始於君主政體。而終於暴民政體。至極於暴民政體。則必仍反而爲君主政體。循環相續。治亂相尋。如是遞嬗。以至無窮。又曰。無論何國之民。大率可區爲三級。一曰富而貴者。假名曰上等社會。二曰貧而賤者。假名曰下等社會。三曰在富與貧貴與賤之間者。假名曰中等社會。一國之中。上等社會。常居最少數。下等社會。常居最多數。而中等社會。亦常在其中。苟一國政權。而在彼最少數者。彼等驕奢淫佚。不事民事。甚者腴削民之脂膏。以爲己肥。其害國莫大焉。反是而在彼最多數者。彼等無學無識。無經驗。不能事事。甚則擄掠富者之財產。陷於無政府之慘狀。其害國莫大焉。故莫如執兩端而用其中。使國之政權。常在次多數之中等社會。則常能調和此兩級。而國本以固矣。又其論道德曰。真勇在亂暴。

與卑怯之間。眞仁在吝嗇與奢侈之間。蓋一以中庸爲歸者也。至紀元前三百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希臘馬其頓王腓力傳

希臘自德巴國與斯巴達國爭亂後。未幾希臘諸國。卽互搆干戈。迨與波斯講和。國人皆耽安逸。無遠志。馬其頓者。希臘諸國之一也。馬其頓王腓力既卽位。遂廓然有包舉全希之志。初佛西亞人耕侵特爾斐神廟。諸邦代議士會議。命罰金。佛西亞人不服。舉兵入特爾斐神廟。掠其財物。雅典斯巴達兩國皆黨之。而德巴德沙利等國。則皆助公議。以是連戰數歲。卒乃求援於腓力。腓力雄武有權畧。幼曾寄食於德巴名將越巴美納達之家。受陣法於越巴美納達所編密隊。曰領鑿斯。皆能披重鎧。握堅盾。縱橫決盪。嘗以之攻百疍尾壹黎里答拉西德沙利諸國。皆降之。有善射人。亞士的者。請隸麾下。腓力不受。亞士的怒。入圍城中射腓力。中目。自是目遂眇。當是時。希臘各邦衰弱。將帥皆不得其人。腓力欲制馭列國。散財以收人心。又陰嗾之使生怨隙。及佛西亞事起。乃出兵援二國。擊破佛西亞。於是威名遠著。諸國

皆尊之爲希臘第一主。獨雅典人有特摩士的侏者。不肯屈下。挾其雄辯欲鼓舞國人。以抗腓力。且說德巴諸邦。各釋舊怨以拒之。時腓力待希臘如附庸。列國既已深惡。又爲特摩士的侏所說。乃於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起兵三萬以向薛羅尼。腓力聞之。與其子亞力山大。各將一軍。與諸國軍奮鬥。大破之。老儒伊索克提拉斯憤諸國鬻。因自殺。腓力戰勝後。遂并有全希臘。用其舊政。善撫其民。聞波斯內亂。將合列國兵自將以攻之。下令徵兵諸國。獨斯巴達不聽。腓力性好酒。多失行。然亦勇於改過。一日飲酒後聽訟。訟者不服。退後有言。腓力知之。遂復審爲平反。又有一婦人將有所訴。屢謁腓力。皆辭以有事。婦人曰。王不聽訟。是不成爲王也。腓力深感其言。因益留意於聽斷。後有貴紳包撒尼者。爲腓力衛兵。年尙弱。爲腓力族人所傷。腓力置不問。包撒尼深銜之。無何。腓力將嫁女於姑婁巴多拉之子耶巴路。張宴大會賓客。酒既酣。包撒尼拔劍進搃之。洞胸而卒。雅典人聞之。大喜。賞包撒尼以金冠。而希臘列邦遂盡叛馬其頓。按馬其頓在希臘北方。自建國至是。凡傳世二十。歷年五百。迨腓力出而國勢始漸強云。

希臘王亞歷山大傳

希臘王亞歷山大。生於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六年。父曰腓力。爲希臘北半馬其頓國王。與希臘不同國。而種類弗殊。腓力英武無匹。欲合兩地大小各國爲一。商於各國。不從者脅以兵。咸莫敢抗。腓力因創一新兵法。名弗蘭司。所向有功。亞歷山大生時。以弗所城內亞底米殿災。其殿工作巧妙。規模鉅麗。爲世界七奇之一。人以是異之。年十六。腓力以波斯常爲希臘患。親率師討之。由歐洲直指亞洲。詔留亞歷山大監國。時國中有神駿。名不色哈祿。人畏其悍。莫敢御。亞歷山大撫之。馴良倍他馬。遂恒以自隨。性好學。尤嗜希臘古史。師事泰西名儒亞里士多德。嘗周游歷邦。每有新聞異事。悉郵寄亞里士多德。以資考訂。年二十。卽位爲希臘王。希臘人嘗尊其父腓力爲列國第一主。至是列國中有不服者。欲起與爭權。亞歷山大因征其不服之屬國提比。曠其城。屠其民。遺者皆沒爲臧獲。聞提比詩人有平達者。能以地方利弊國家興敗之由。慷慨著於篇什。最有功於世。亞力山大愛其才。令有敢犯其家屬者。罪無赦。自是列國讐服。莫敢有異志。西歷前三百三十四年。亞歷山大率師三萬五千渡海。與波斯戰。收其屬國小亞細亞。明年。又征波斯。行至果蒂蓉。聞前王遺有一輦。其纒爲樹

果所製。循環無端。傳言能解者。後必爲全亞洲之主。亞歷山大一見。舉斧立斷之。遂進兵。深入波斯內地。波斯王大利烏舉全國兵出禦。道經呂彼亞廟。入禱曰。大利烏爲天子。當獲神佑。及戰。大敗。亞歷山大追至腓尼基。留歲餘。破其名城。推羅迦薩。擄一萬人爲奴。進攻埃及。埃及久苦波斯虐。聞亞歷山大遠至。歡呼以迎。兵不血刃而定。因於埃及建都城以表其功。卽名曰亞歷山大城。至今存。當是時。大利烏又厚集兵力。以防亞歷山大內侵。復爲亞歷山大所敗。由是波斯名城。如巴比倫。如蘇撒。如波斯伯里。皆望風而降。亞歷山大悉括其庫欸軍儲。以充軍實。大利烏奔亞伯拉。旋爲其臣庇素所弑。亞歷山大討平之。復降其東北部巴提亞與所殿納二國。隸入希臘。波斯平。是役也。亞歷山大愛馬不色哈祿死。命埋之。卽以馬名名其地。西歷前三百二十六年。亞歷山大率師征印度。將不奉命。斬之。終不可。不得已班師。仍造舟於印度江。分兵之半。順流至波斯海口。由百竦江入內地。自督大軍遵陸行。期會師蘇撒。道經革德婁西阿沙漠。士卒死亡幾半。亞歷山大乃息兵。波斯境內。創爲和好新法。自娶大利烏女爲妃。並命隨征將士。皆與波斯臣民爲婚姻。同日嫁娶。一時歡呼鼓舞。爲自古全球所未有。及歸自印度江。聞其地有名士加拿奴者。年七十。多奇計。乃羅而致之軍中。

欲載與俱歸。行抵蘇織。中疫。不願生。從印度俗積薪自焚死。亞歷山大哀之。爲之流涕。是時疫癘流行。軍士怨於久役。嘖有煩言。一日兵盡變。亞歷山大不爲動。惟厚賞其士卒之貧者。遣歸家。而斬其將領之不法者數員。一軍肅然。北行抵一把灘拿。安撫地方未畢。而親臣喜非生卒於軍。亞歷山大痛悼逾恒。厚葬之。言喜非生好官。不易得。涕淚交橫。感動左右。西歷前三百二十三年春。又立巴比倫爲新國京城。時國勢張甚。歐亞兩洲以前無此幅員之廣者。於是侈心愈萌。欲使全國臣民。懍若天神。且欲乘勢開拓全球。以歸一統。顧沈湎於酒。每列筵數十。召列王諸侯會飲。不醉不已。醉則迷惑失志。未幾遂病。彌留二十八日。召其大臣。語以治國練兵之道。首以得人爲要。其日躬祀於廟。歸及寢而薨。年三十三歲。時西歷前三百二十三年夏也。亞歷山大在位十三年。武功赫然。五洲之君主莫能及。傳至嗣王。才遠不逮。國以分裂。然後之爲君者。皆希臘人。由是希臘語言文字。傳播非亞兩洲。學者罔不由之。逮耶穌教興。所有聖經新舊約。皆希伯來人。用希臘文書成。而流傳益廣焉。

埃及王多利買刺基傳多利買第二第三附

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埃及國爲波斯所滅。至紀元前三百三十二年。其地復入於希臘。希臘王亞歷山大特建一城。以己名名之。曰亞歷山大城。後十年。亞歷山大將多利買刺基。據埃及國自立爲王。刺基一號索的爾。有雄畧。威名顯於遐邇。嘗造白石大望臺於亞歷山大海濱。時與大亞尼司講天文於亞歷山大城。定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年。刺基卒。子多利買第二立。復建大書庫於亞歷山大城。藏書七十萬卷。又建模修書院。兼備諸種學術。分科教授。嘗命猶太學士七十二人。以希臘語譯希伯來神書。世謂之七十譯司聖經。腓尼基西里亞亞刺伯諸國盡來朝獻。埃及之文明。至是益盛。子多利買第三亦稱賢明。嘗伐西里亞克之。獲金寶珍珠。及銅像二千五百。三王相承百有餘年。國中富饒無比。號曰黃金世界。然皆非美內士之裔（美內士爲埃及開國始祖在紀元前二千八百餘年）也。

耶卑路王菲爾留傳

耶卑路國在馬其頓之西。地中海之東。當西歷紀元前三百年之際。耶卑路王菲爾留者。雄武有大志。嘗慕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之爲人。每謂彼耀威武於東方。吾將立偉功於西方。初。

意大利南境。有希臘屬地曰答連的。瀕海。頗殷盛。與羅馬交親二十餘年。嘗奪羅馬戰船。殺其船將。羅馬遣使讓之。答連的統領非祿尼的嘲使者。溺其衣。由是兩國和破。答連的自度力不足敵羅馬。乃乞援於耶卑路。非爾留大悅。謂自此可大行其志。遂發兵二萬五千。大象二十。渡海入意大利南境。使告於羅馬人曰。予欲解兩國之怨。羅馬人峻拒不應。非爾留始謂羅馬不過蠢爾野蠻。可以威劫及。見倔強如此。駭且怒。誓滅羅馬。紀元前二百八十年。與羅馬人戰於利黎河。命軍中驅象隊。蹂躪羅馬人。戰士駕象背。發矢如雨。羅馬軍大敗。死傷無算。非爾留所部亦多戰死。非爾留謂羅馬人勇敢。禮葬其死者。又度其軍氣沮喪。遣辯士施尼亞往說羅馬人。勸以厚賂行成。羅馬執政者及議事官。皆將從施尼亞言。羅馬舊臣有曷彭革老士者。既老且盲。使其婢荷榻臨公會。謂衆曰。吾久悲吾目之盲。今則并願吾耳之聾。吾不願聞此怯懦卑醜之言也。公等遂甘屈膝於馬。其頓麾下之小敵。而墜羅馬之盛名乎。言已而去。於是公修爾（羅馬官名）等遂辭施尼亞曰。子之君不去意大利。決不能議和。會羅馬有祀事。遣使者西多那發利修至耶卑路軍中。請還俘虜。非爾留偵知發利修家貧。厚賂之。發利修不受。非爾留甚欽其高潔。欲窺其膽識。先匿象於室中。招發利修與語。

象排帳突出其後。驀然大吼。挺其鼻爲欲捲發利修狀。發利修毫無驚怖色。從容曰。今日之不畏大象者。猶昨日不受遭賂之心也。菲爾留爲心折。因盡歸其俘虜。約俟祭畢。仍赴耶卑路軍。後果如約。不少一人。紀元前二百七十九年。菲爾留復與羅馬人戰於亞斯古。破之。部下死傷亦衆。明年。羅馬人命發利修爲大將。菲爾留之侍醫某。忽贈書於發利修。謀燒菲爾留。發利修曰。羅馬政府。欲張堂堂之陣。以決勝負。不爲此妾婦之行也。還其書於菲爾留。菲爾留大驚。立捕侍醫。誅之。盡還俘虜於羅馬。不問贖金。羅馬亦縱俘虜還。菲爾留益欲與羅馬和。羅馬人不可。固執前議。菲爾留欲從之。懼爲列邦所嗤。會喀頹基迦人攻西齊里。西齊里來乞援。乘勢移兵救之。羅馬人遂乘間進兵。徇下意大利諸國。答連的人數遣使告急。紀元前二百七十四年。菲爾留復引兵向意大利。驅象臨陣。羅馬將古雷田達多。邀諸百涅軒登。人持火一炬。大呼突至。以火擲象身。象驚。反奔。陣大亂。菲爾留僅以身免。乃收殘兵還歸國。

喀頹基名將漢尼巴傳

漢尼巴。喀頹基國人。生於西歷前二百四十七年。當是時。喀頹基與非尼基國通商未久。而商務較盛於非尼基。因是爲泰西名國。喀頹基國君見其國富強。侈志漸萌。思爲歐洲第一大國。而國事日壞。漢尼巴之父曰哈米喀。文武兼備。偵知羅馬屬地西班牙部落人稀。率衆往平之。每得一地。卽爲置官守。時漢尼巴方十歲餘。隨其父經畧西班牙。已周知地方大政。哈米喀後戰歿。其女夫哈司督巴繼之。而漢尼巴爲之輔。衆以其容貌智畧。酷類其父。皆悅從。及哈司督巴沒。衆遂推漢尼巴統其地。喀頹基國聞漢尼巴能服西班牙民。乃用爲提督。漢尼巴素與羅馬有仇。常思報復。當父在時。西班牙猶未盡歸附。後不及三年。漢尼巴已悉撫有其土地人民。生聚訓練。俾人盡知兵。然惟恐爲羅馬所知。乃陰爲部署。三分其軍。以一軍護喀頹基。以一軍命其弟哈司督巴畱守西班牙。而已率步兵九萬。騎兵萬二千。象四十頭。以征羅馬。及渡伊伯路河。慷慨誓師曰。漢尼巴不滅羅馬。不復濟此河矣。遂直抵皮勒尼山。途遇羅馬兵迎阻。戰敗之。乘勝逐北。遮道而進。至阿勒伯山。山高大逾恒。積雪經歲不釋。人烟寥落。無所得食。軍士攀崖履險者五閱月。始達意大利。緣凍餒交侵。死者枕藉。僅遺二萬六千人。既深入敵境。土人又與爲難。糧食罄盡。漢尼巴拊循傷殘。鼓厲士氣。遂破徒林城。

方欲休兵守凍。羅馬將西皮歐以兵至。戰敗之。復遣森破扭來援。又敗之。俄而節屆春溫。漢尼巴素知羅馬大將米尼烏善用兵。謂不去是人。行將坐困。乃分兵四出馳擾。故示敵以莫測。久之。遂乘機攻殺米尼烏。降其卒萬五千。下令軍士無許擾民。收米尼烏尸。厚葬之。意大利人咸服其有紀律。漢尼巴以其事聞於喀頹基政府。而分兵畧羅馬屬地。羅馬復用法比烏馬西木二人爲將。專事堅壁清野。欲以困漢尼巴。漢尼巴不爲所困。而拓地愈廣。羅馬以法比烏等怯敵。聞某馬隊長有勇畧。擢用之。令率衆攻漢尼巴。漢尼巴屢求戰。不得。至是意氣倍奮。一戰幾擒馬隊長。爲法比烏援救得遁。羅馬復遣法羅將八萬六千人爲背城借一之計。漢尼巴迎戰於堪尼。盡覆其軍。下令被擄者准贖還家。馬兵每名五百個得羅理。步兵三百。奴僕一百。曰吾非有惡於爾等。第與爾政府爲敵耳。於是羅馬人皆頌其仁。而羅馬政府以每戰輒敗。大懼。是時漢尼巴軍於加普亞。合計從征軍士及羅馬降卒。僅三萬六千人。故未敢直搗意大利城。因求助於喀頹基。喀頹基以恐羅馬來侵。無敢議援。由是漢尼巴兵力。第能守已得之地。不遑他及。羅馬政府詢知之。命兩將來攻。漢尼巴已師老財匱。又衆寡懸殊。遂大敗。棄加普亞而走。時西歷前二百十年也。羅馬人見漢尼亞引去。合謀圍之。彼此

鏖戰。互有勝負。是時羅馬新舉革老毛尼肉爲民主。親率兵至。漢尼巴欲俟其弟哈司督巴以西班牙兵來。相與併力禦尼肉。因堅壁不出。尼肉偵知其情。乃潛師北意大利。要擊哈司督巴於半道。敗之。斬其首。以畀漢尼巴。並奪回西班牙及西西利。復命西皮歐直搗喀頹基。喀頹基乃檄漢尼巴歸國。時漢尼巴轉戰於羅馬境者已十六年。至是始歸。羅馬君臣咸歡然相慶。如釋重負。復尾追漢尼巴。奪獲輜重無算。及抵國。喀頹基政府。迫令與西皮歐戰。漢尼巴謂不如議和。利。執不可。西皮歐遂蔑視之。與奴隸等。漢尼巴怒而出戰。奈士卒方歸。無鬥志。遂大敗。僅以身免。敗後收合餘燼。整兵復出。西皮歐畏之。乃與喀頹基約而去。後漢尼巴復率師赴非洲內地。逐漸整頓。以謀恢復。羅馬恐其復尋舊怨。迫喀頹基政府解其兵柄。授以文職。於是漢尼巴整飭國事。革除積弊。諸不便者。因揚言漢尼巴私通西利亞國。約合攻羅馬。喀頹基恐復挑羅馬釁。乃議竄謫之。漢尼巴遂遁於西利亞。說以取羅馬之利。西利亞授以水師提督。命統兵出犯羅馬。不克。復往普魯謝約。攻羅馬東方之各國。水陸交鬪。各有勝負。時東方各國。皆心憚羅馬。會羅馬遣使普魯謝。請執漢尼巴與之。漢尼巴謂普魯謝王曰。大丈夫死則死耳。終不屑向仇讐屈節。所可哂者。羅馬以堂堂大國。顧畏一垂白之

叟不俟其以天年終。而脅他國置之死。抑何恇怯乃爾哉。昔羅馬將藥死派路。使人預告之。度量之含宏奚似。今所爲若此。多見其不能自強而已。我死何足惜。俾汝兩國從此得安枕也。遂仰藥死。年六十四。時西歷前一百八十五年也。當日名士破比利吾司論曰。使漢尼巴先平諸小國。盡翦羅馬羽翼。後乃及羅馬。則泰西各國。被其囊括久矣。計不出此而卒爲羅馬所斃。天也。雖然。漢尼巴最善用兵。當年二十六時。搆一新兵法。所向必克。後之言兵者皆推崇之。當其少年氣盛。凌厲無前。阿勒伯之高山不能阻。羅馬無數之名將不能敵。所部之兵兼二十國。人不敢懷異志。在羅馬十六年之久。其君臣至寢饋不安。非名將而能若是哉。或訾其貪殘暴虐。過已。聞其人深謀善斷。在軍則善用間諜以知敵情。在國則微服周諮。盡知民間疾苦。非其才智絕人。東方諸國。安肯從其說而助之兵。且烏能使所到之處。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敬若神明。然則漢尼巴誠泰西一豪傑也哉。

羅馬將西比揚美里那傳

西比揚者。羅馬之大將。將兵以滅喀頹基者也。喀頹基國。在亞非利加洲之北。其建國先於

羅馬當紀元前三百年間。都城人口七十萬。有屬邑三百。羅馬人既併有意大利。遂與喀頹基搆。自紀元前二百六十四年至紀元前二百四十一年。戰爭無寧歲。及喀頹基名將漢尼巴出。再與羅馬搆兵。屢敗羅馬之衆。并其屬地。由是兩國相怨益深。及漢尼巴兵敗歸國。喀頹基再乞和於羅馬。始暫息兵。然羅馬人終惡其強盛。陰嗾努米底王西尼撒出兵侵之。喀頹基人怒。發兵伐努米底。破其軍。羅馬人以爲敗和約。興大軍以伐喀頹基。喀頹基人懼。納兵械糧餉以乞降。羅馬人要以貴族三百人爲質。盡焚其海船。收其兵甲軍儲。命避入都城。毀其壘壁。於是喀頹基人不堪命。決意抗羅馬。結闌柵。閉城門。張鐵鎖。截港口。更造兵艦。截婦女髮以爲纜。羅馬軍圍攻二年。城堅不可拔。紀元前一百四十六年。羅馬人更命西比揚美里那爲將。以兵往攻。遂拔之。縱火焚掠。肆殺六日。喀頹基城周二十餘里。人口七十萬。其伏劍及投河死者不可勝數。火不絕者十六日。大將哈斯克祿芭戰歿。其妻子亦投火死。西比揚見之。愴然淚下。久之。西比揚凱旋。至羅馬之郊。振旅入城。樂隊先驅奏樂。次爲牛隊以充犧牲者。金飾其兩角。首戴花圈。次爲大車隊。滿載所獲金銀寶賂圖畫衣服鎧仗等。燦然奪目。次爲象隊載兵士者。望之如邱山移動。次爲俘虜。繫以鐵鎖。鏗然相擊觸。中有酋長

低頭受縛。間以樂隊。絲竹之聲。與悲痛之聲相錯。中有跳舞者。戴金冠奇服。狀頗怪異。次爲戰車。飾以象牙。駕四白馬。西比揚坐其中。紫衣挂冠。朱塗其面。胸懸金球。右手執象笏。一奴侍立。親戚及故舊等均白衣擁護。執政議事官正服隨行。最後爲兵隊。皆挂胄揭金旗。齊唱神歌。頌讚西比揚。且歌且行。羅馬居民亦凱歌迎之。於是喀頽基遂亡。爲羅馬郡縣。喀頽基人口存者五萬。羅馬人盡收爲奴隸。

羅馬大將蘇拉傳

羅馬大將蘇拉者。羅馬都人。以門閥任執政。銳志立功名。欲廢合衆共治之制。以復貴族政體。與大將馬黎約抗。大起內訌。初。奔多王竟的里達隄。吞滅小亞細亞諸小國。國勢日強。嘗以事殺羅馬人八萬餘人。馬黎約欲伐之。蘇拉亦欲伐之。爭爲將。議事官相議。舉蘇拉爲上將。往征軍。既發。馬黎約率其黨。逼議事官解蘇拉印綬。以已代之。蘇拉聞之。怒。返兵入羅馬。戰於大達。馬黎約敗走。遂捕都人之黨於馬黎約者。盡殺之。其部下有殺敵者。脫兜牟檢屍。則其弟也。不勝悲哀。自焚死。紀元前八十五年。蘇拉率兵出希臘。擊奔多將係亞洩牟於白

阿西大破之。奔多懼乞和。令悉反侵地。償兵費二千答連多。時馬黎約自塞爾西拿島糾集亡賴子弟。與庶人黨魁新拿同將之。乘蘇拉出師。突入羅馬城。攻蘇拉黨。盡殺之。蘇拉聞羅馬人報。遂與奔多王覓的里達陞訂約。紀元前八十三年。自亞細亞歸達加拉不利之東。明年。擊破馬黎約黨郭爾薄。直入羅馬。舊日同黨者皆歡迎之。馬黎約已先死。乃大捕其餘黨。殺四萬餘人。投降乞哀者六千人。械送刑場。悉殺之。議事官在議堂聞呼號之聲甚悲慘。咸變色。有痛哭者。蘇拉更縱其黨。四出劫掠。暴虐甚於馬黎約。號哭之聲。不絕於道。自是蘇拉遂自爲總管。期以在職終身。愛撫貴族。行貴族共和之政。命民會去立法權威。震羅馬。至紀元前七十八年。辭職。隱居田里。始深悔昔日之非。明年身生毒蟲。嚼嚙肌膚。未幾死。

羅馬大將馬黎約傳

馬黎約本羅馬寒族。素無學術。而膽畧過人。善用兵。頗得衆心。羅馬鄰近亞非利加洲有勞米底國者。其王入古爾達。嘗殺其從父馬西呢撒之二子而自立。恐羅馬致討。屢以金賂羅馬使者及議事官。羅馬人不平。衆議騰沸。執政者不得已。遣大將亞昆牛將兵討之。爲所敗。

紀元前一百九年。羅馬以公修爾（羅馬官名）黑的路爲大將。命馬黎約副之。以擊入古爾達。連戰敗之。遂逐入古爾達。既而墨的路坐其族犯罪。奪官。命馬黎約代統其衆。時入古爾達。與其妻父毛里達尼酋長勃孤斯連和。以抗羅馬。紀元前一百七年。馬黎約大破努米底兵。虜入古爾達。械送羅馬。已留亞非利加。平其餘黨。一日羅馬報至。謂日耳曼夷民條頓深不爾二族入寇。連敗公修爾郭爾薄等。全國震懼。於是收軍還國。紀元前一百四年。羅馬人舉馬黎約爲上將。以防二族。紀元前一百二年。馬黎約擊條頓族於高盧之亞該色士的血戰。兩晝夜。遂大破之。殺二十萬人。虜九萬人。深不爾踰亞勒伯山。列巨盾乘之而下。至亞的西湖。橫大木爲梁以濟軍。公修路加多路率兵禦之。戰不利。馬黎約至。合兵戰於黑羅那之原。大破之。殺四十萬人。虜六萬人。深不爾不欲其妻子爲敵所得。特擠諸車下。蹂躪以死。馬黎約載俘虜凱旋。羅馬人見深不爾驅幹甚長大。又兵械犀利。莫不驚詫。自是二族遠遁。羅馬人始得高枕。初羅馬法。貧民不出軍稅。亦不許列入行陣。馬黎約廢其制。改令募貧民許入軍籍。給以俸餉。貧民皆感戴。爭爲效力。惟貴族頗嫉之。無何。意大利諸邑民。以不能爭得民權。盡叛羅馬。馬爾斯麥的尼等國。首倡共和政治。於是國內大亂。流離死亡者幾三十萬。

人越二年。亂始平。遂許全國民權。悉如羅馬都人。然貴族蘇拉等。仍欲廢合衆共治之制。時與馬黎約意見參商。未幾。遂顯分爲兩黨。互相攻擊。迨奔多王吞滅小亞細亞諸國。侵尋及羅馬。羅馬議事官議舉蘇拉爲大將。使討奔多。馬黎約知之怒。率其黨強迫議事官。令解蘇拉兵柄而已代其任。蘇拉聞而大怒。還軍入羅馬城。聲言誓殺馬黎約。馬黎約與戰於通衢。大敗。率所部亟遁。隱達爾尼藪澤間。久之。遂至喀頹基。喀頹基鎮將不納。迫使亟去。乃入塞爾西拿島。招集山野諸亡命。偵知蘇拉出征未返。與庶人黨魁新拿。分將所部突入羅馬城。搜捕蘇拉之黨。盡殺之。縱兵入仇人家。殺其主。陳首級於食案。讌飲爲樂。羅馬人悉闔戶不敢出。城中盜賊充斥。死屍成堆。馬黎約遂自爲公修爾。無何馬黎約病酒死。新拿亦爲其部下所殺。

羅馬帝該撒傳

羅馬帝該撒。本世家子。生於西歷前一百年。時羅馬國方內亂。該撒年十四。充廟祀上帝事。以罪謫戍庇推巴。於戍所留意兵事。及謫限滿。遊學於地中海海島羅底。與名士西西柔相

友善。年二十七歸羅馬。舉爲祀神大臣。敬以接物。能得人心。由是歷官通顯。凡可以利物濟人之事。罔不傾貲以爲之。不足。則益以稱貸。以故逋累山積。而名譽日隆。年四十一。擢授羅馬所屬西班牙之西半巡撫。定其亂而歸。偕判皮烏喀蘇同柄大政。未幾。與判皮烏意見不協。遂督兵赴噶利（古法蘭西地名）以次平。今所謂英法德比和蘭諸國之亂。用兵於外者九年。時其地民未諳教化。該撒收其牲畜土貨之稅。以資設官立學。而以其餘載歸羅馬。及民已向化。乃核減其稅。判皮烏忌該撒功。請政府解其兵柄。趣歸國。該撒怒。不奉詔。潛師六千由間道逾路比肯江。甫半月。卽抵羅馬。以討除奸黨。判皮烏及政府諸臣聞變。倉猝奔海。口本都西。朝官從亡畧盡。該撒遂以兵入據羅馬府。而親追判皮烏等。判皮烏乘舟東遁。該撒以無兵艦而還。聞政府遣兵擾其前所平定之西班牙。遂馳往援。戰敗之。降其衆。於是西北兩界之地悉爲所有。及歸。大造海船。追擊判皮烏於法爾薩路。幾擒之。判皮烏亡命入埃及。爲埃及人刺死。該撒遂以兵臨埃及。攻其王他勒米廢之。立女王姑婁巴多拉而歸。於是盡罷黜羅馬舊臣。選少年英俊之士分掌庶政。厚官祿。益兵餉。氣象爲之一新。時非洲民主黨不靖。該撒又往平之而歸。西歷前四十六年。該撒卽位爲羅馬皇帝。乃悉宥素有怨於己

者之家屬。初羅馬諸臣各自爲黨。有民主黨。官主黨。兵主黨。惟以攬權爭利爲事。不思盡職。又歷來所獲俘虜。皆奴使之。俾任耕作。若輩率多偷惰。致田野荒蕪。國賦無出。該撒於是大加改革。更定律法。令服官者毋許分黨。赦奴虜爲平民。俾得自由。且命其臣之分理北非洲及希臘者。亦一切按照新律施行。民風爲之丕變。第所有之仇怨家。狃於舊習。不惟不知感。且深憾該撒。百計害之。至西歷前四十三年。該撒竟爲布徒喀西烏二人刺斃。年五十六歲。按羅馬爲民主之國。該撒始易爲君主。雖不克令終。然其所定之新律法。實爲泰西二千年立國之基。後雖新之又新。終不能外其範圍云。

羅馬大將判皮烏傳

羅馬大將判皮烏。本羅馬貴族。家饒於貲。有大志。弱冠以智勇稱。紀元前七十二年。羅馬大將墨的路。擊馬黎約黨（事見馬黎約傳）。塞多留於西班牙。判皮烏副之。兵十二萬。戰數歲不能克。墨的路懸巨賞購塞多留。賽多留黨別伯那利。遣人刺殺塞多留以降。判皮烏率其餘衆。賞別伯那利如所約。旋捕斬之。得其貽塞多留書。盡付諸火。人服其智慮周密。羅馬

將士巴大孤以犯罪出亡。擁衆七萬人。據維蘇威山以叛。經羅馬人遣將甲拉蘇擊敗。復奔西利細。據其城。甲拉蘇進圍之。殺一萬二千三百人。士巴大孤奮鬥死。其黨時出沒爲患。判皮烏返自西班牙。乃擊而平之。擒七千人。盡處以十字架刑。凱旋入羅馬。首除蘇拉苛政。事見蘇拉傳。釐革舊章。民大悅服。時海賊讖起。奪船舶。掠貨物。爲商民患。判皮烏督海軍征之。悉掃蕩賊巢。不失一船。尋復率兵與公修爾盧古祿討奔多王。寬的里達隄。屢戰皆捷。盧古祿與爭功不和。羅馬乃召還盧古祿。紀元前六十六年。判皮烏進圍奔多城。四十日。寬的里乘夜遁。判皮烏覺。亟追之。殺獲無算。寬的里往依其義子亞爾美尼王智格留。弗納。遂自殺。判皮烏進至亞細亞。軍威益銳。滅國十五。拔都邑四百。蹂躪及三大洲。紀元前六十一年。功成凱旋。國人讚其功。曰格羅斯。格羅斯猶言俊傑也。無何議事官與判皮烏不協。每議事。輒齟齬。判皮烏欲結豪傑以自援。乃與該撒（見該撒傳）甲拉蘇深相結納。時人號爲三傑。判皮烏又與該撒等分據羅馬各屬地。自領西班牙全境。自以爲羅馬宿將。建功最早。既久柄朝政。漸擅權驕恣。與該撒積不相能。至紀元前五十年。遂蓄意欲殺該撒。命議事官議其罪。傳令解州牧之任。散遣從兵。時該撒擁兵在高盧。不奉命。曰判皮烏苟亦解上將之

權。則我當從諸君議。議事官遂以該撒爲國讐。庶人黨魁安多的加西約兩人。咸附於該撒。請殺判皮烏以除國害。該撒遂潛師渡路比肯河。舊制。疆外將帥。率兵濟河不待元老命者。目爲叛逆。該撒臨河躊躇不進。一夕。忽躍馬入水。揮劍大呼曰。該撒何濡滯哉。衆從之。電馳抵羅馬。判皮烏聞該撒至。倉猝不能爲備。偕政府諸臣棄羅馬。走亞得利亞海口。該撒入羅馬兩月。戡定意大利全境。復提兵入西班牙。曰。吾先敗無將之卒。後誅無卒之將。擊判皮烏黨。悉降之。紀元前四十九年。該撒自西班牙還。自爲總督將兵。大造海船。自不倫地修港發。進探希臘。臨海岸而還。未幾。復以全軍航耶卑路。與判皮烏戰於地拉久。軍敗而還。判皮烏將士請追擊。判皮烏不聽。明年。判皮烏又與該撒軍戰於法爾薩路。所部先鋒。俱以羅馬人編制。類皆姣好如美女。該撒先鋒皆鷙悍粗暴之徒。其面若銅鐵。兩軍既近。判皮烏所部。見敵軍俱狙擊其面。恐而疵。咸逡巡退後。旣而該撒直馳入陣。大呼曰。都人士何不愛汝身哉。軍人稍懈。該撒揮衆急擊。遂大敗。判皮烏奔埃及。埃及王多利買畏該撒。遣人殺判皮烏。伺判皮烏將登陸。自背後斫之。碎其袍。復摔而仆之。死舟中。遂褫判皮烏衣。棄其屍沙上。三日。該撒至。埃及人以屍示之。該撒睨而不視。曰。如是蓋世之英雄。亦至於此乎。爲歔歔流涕。良

久。命厚葬之。判皮烏既死。餘黨在亞非利加者尙多。判皮烏有二子。曰塞士多格紐士。該撒以兵赴亞非利加。悉平其餘黨。至紀元前四十五年。復與判皮烏二子戰於西班牙。格紐士敗死。塞士多遁去。於是羅馬議事官。遂奉該撒尊號曰終身總管。行皇帝事。

埃及王多利買第六妃姑婁巴多拉傳

姑婁巴多拉。姿容艷絕。冠古今。才藝亦罕有其匹。埃及王多利買第六之妃也。及多利買之兄富四根廢多利買而自立。稱多利買第七。乃棄其妻。納姑婁巴多拉爲妃。而殺王子。後富四根荒淫暴虐。姑婁巴多拉遂舉兵叛。富四根伐之。不克而逃。渡尼羅河。溺死。姑婁巴多拉遂卽埃及王位。姑婁巴多拉性極兇悍。既弑其夫。又鳩其母弟。悖逆之行。一端羅馬將安西尼。攻不盧多加西約於希臘。姑婁巴多拉陰助不盧多。安多尼大怒。欲正其罪。使召姑婁巴多拉詣西里西亞。姑婁巴多拉欣然駕舟。舟用黃金爲飾。美錦爲帆。華好無比。選處女爲水手。蕩白銀櫓而進。櫓聲搖曳。音樂悠揚。姑婁巴多拉處舟中。帷幕周遮。以入悉德尼河。清水微颺。則香氣噴溢。遠望之。鮮妍窈窕。仙姝不啻也。安多尼見之。迷罔顛倒。無復有所計議。

安尼多英雄善戰。羅馬諸將無出其右者。及是不覺俯首。願爲之下。紀元前三十年。羅馬大將屋大維聲其罪。伐之。安多尼與戰不利。姑婁巴多拉先遁。安多尼棄軍從之。伏劍而死。姑婁巴多拉懼爲羅馬軍所辱。埃及國有毒蛇。觸之者輒不覺痛而斃。至是乃以蛇入懷中。自毒死。埃及遂亡。屬羅馬。

羅馬帝屋大維傳

羅馬帝屋大維者。羅馬帝該撒之姪孫也。儂狡有機智。年十八。聞該撒爲布徒喀西烏二人刺死。執政安多尼不勝其憤。載該撒屍周游於市。爲國人述其功業。讀其遺書。以激怒於衆。衆爲攘臂奔走。搜捕殺該撒者。火其家。其黨皆走散。屋大維乃往謁安多尼。安多尼輕之。不爲禮。屋大維怒。遂與議官深相結納。以抗安多尼。安多尼率兵擊模知耶。議官論其罪爲國讐。紀元前四十三年。屋大維以兵擊安多尼。大捷。乃自登執政位。尋與安多尼講和。又與安多尼比列鐸盟。約滅共和黨。三分羅馬。捕殺該撒者。梟其首於市以示衆。搜索餘黨甚急。隨獲隨殺。西塞魯走馬其頓。在加耶達海上見害。布徒喀加西約一與西塞魯等皆謀殺該撒。

者。據馬其頓聚衆十萬。屋大維與安多尼。執將兵擊之。紀元前四十二年。戰於非立比。布徒喀加西約皆敗死。自是屋大維安多尼列比鐸三人。皆恐人謀已。有匪毗之怨者。悉殺之。令國中徵議員三百。勇士二千餘。以殺讐殺讐者有賞。於是人相殺。取首級以邀功。稍涉嫌疑者。雖親舊不免。甚至斬骨肉頭以相贈。屋大維與安多尼議中分羅馬。屋大維取其東。安多尼取其西。以亞非利加洲所屬歸列比鐸。時判皮烏（見判皮烏傳）子塞士多。頗振威於海上。屋大維欲伐之。與列比鐸會於西齊里。列比鐸將士叛歸屋大維。乃逐列比鐸。奪其地。而與塞士多和。未幾。和破。紀元前三十六年。屋大維遣部將維布撒牛。擊塞士多水軍於西齊里。破之。塞士多走亞西亞。爲人所殺。時安多尼如埃及國。與其女王姑婁巴多拉私。淫虐日甚。逐其婦屋大非。屋大非。屋大維妹也。又割羅馬地。以予姑婁巴多拉諸子。於是議官議伐安多尼。紀元前三十一年。屋大維自將征安多尼。安多尼集將士間計。姑婁巴多拉欲邀擊之於海上。安多尼從之。戰於亞古宙海。甫處綏。姑婁巴多拉以兵艦六十艘先遁。安多尼乘單舸回援。歸至埃及。姑婁巴多拉隱於廢寺礦中。使人傳語曰。女王已歿。安多尼聞之。亦伏劍。未殊。聞姑婁巴多拉猶存。馳赴之。抱其足一慟而絕。姑婁巴多拉亦握毒蛇死。安多

尼兵皆降。埃及國遂亡。爲羅馬郡縣。屋大維既滅埃及。凱旋入羅馬。紀元前二十九年。遂卽皇帝位。取其伯祖父之名。亦稱該撒。議事官上尊號曰奧古士都。定例御位十年。其舊有之執政民長議事司戶等官悉如故。其權則總轄於已。至紀元前十九年。屋大維將遜位去。故舊親臣固請留。不得已更定御位五年。如是者二次。自謂爲國人勲負此重任。蓋欲以救正人心也。屋大維自奉儉約如常人。任用亞克立巴墨色納。每與商權大政。墨色納博學多才藝。亞克立巴長於兵法。皆極見親信。國人亦敬愛之。屋大維置親衛軍二萬人。以備不虞。又定鎮衛兵制爲三十隊。每隊萬二千五百人。分屯四境。又置海軍二萬人。設兵艦於米西農拉威那二港。以守地中海。屋大維在位既久。能改過遷善。留心政事。定法度。厚風俗。以智術誘國人。改定歷法。凡十二年不置閏日。國人便之。文學之士輩出。歌頌太平。疆宇之大。跨歐非亞三大洲。歐洲則英法日耳曼諸國。皆聽其號令。亞細亞洲則直達印度西境。亞非利加洲則其北境。全土皆屬焉。境內皆置鎮將。全國民口約一億二千萬。其二千萬爲臣屬及自主之民。六千萬人爲奴隸。都邑大者六十。羅馬亞歷山德安提阿三都。最稱強盛。羅馬人口四百萬。四周石城二十里。有城門三十七。人民熟諳圖畫雕刻建築諸技。每以寶石營建。

宮觀置巨石像。飾以圖畫。道路砌以大石。水道交錯。上架橋梁極堅固。每克敵。以其所得寶貨。增飾都府。偶像石碑及諸珍異器物。無不具備。禮拜堂偉麗者四百所。街市劇場工作所。壯大者不可勝數。西塞魯第宅。費銀四十三萬二千兩。哥羅丟第宅費一百四十二萬兩。墨色納第宅。又出哥羅丟之上。高盧觀場。以白采石造之。西古爾馬思摩觀場。可容看客二十五萬人。盧古祿（亦羅馬大將）采櫻桃樹於亞細亞夷山埋海。畜海魚於池沼。荷典以酒灌溉樹木。甲拉蘇以私財養一軍。富者飲食。兼陳三大洲滋味。一魚之珍。貴於一牛。奴隸甚衆。分掌家事。其別墅各設寒煖之館。以便游憩。中人之產。槩以數十萬計。自古都城之盛。未有如屋大維之時者。後人稱爲黃金時世。屋大維嘗欲拓高盧及西班牙地界。以至大腦河之北。紀元後三年。特以世子脫婁爾爲大將。擊日耳曼。日耳曼建國日淺。土地未闢。其民服獸皮。以畋臘爲業。好劫掠。脫婁爾兵抵易比河。擊弗里斯降之。旋墮馬死。義子提庇留代將。徇下日耳曼諸地。紀元後九年。執政法路用法嚴峻。日耳曼酋長赫爾曼乘民憤怨。擊法路軍於巴德奔林中。大破之。法路自殺。屋大維大怒。遂逐日耳曼人之在羅馬者。命提庇留率師再伐日耳曼。屋大維年老無嗣。初納二后皆先歿。後納革老丟斯尼羅寡婦日利菲爲后。

利菲兇悍。欲除屋大維。覬親。使其前夫子提庇留繼帝位。屋大維惑其言。終聽之。紀元後十四年。屋大維病薨於巴尼之納刺。在位四十一年。年七十六。提庇留遂卽帝位。

猶太教主耶穌基督傳

耶穌生於猶太國之伯利恒村。是爲西歷紀元元年。卽中國西漢平帝元始元年。日本垂仁天皇之三十六年也。初希伯來人有預言吉凶者。言自摩西去埃及及國後一千五百年。將有施教於四海。以發猶太之榮名者。必大關（卽巴勒斯坦王大關。出自希伯來族爲亞伯拉罕之遺裔）之裔也。又猶太國中有術者。亦嘗言天將生神人爲猶太王。時猶太王希祿特士性殘忍。嘗手刃親戚。盡殺前朝舊臣。聞術士言。卽下令捕伯利恒及其旁邑子女十歲以下者。悉殺之。後下體腐壞生蛆。食其肌肉而死。至耶穌之生。天上忽現一異星。諸術者在東方望見。從星光所照而行。至伯利恒。見馬槽底有一小兒。蓋卽耶穌基督。伯利恒距耶路撒冷城（卽巴勒斯坦王大關建都處）三里。耶穌乃童貞女瑪利亞所生。時年尙幼也。耶穌既生。屢著靈蹟。比長。宣道。所在逐魔鬼。療雜病。盲者以明。跛者以仁。聾者以聰。死者以蘇。且

使其徒十二人。遍歷諸國以傳其教。猶太人欲得一君以統轄其國。而不信耶穌。迨聞耶穌自稱救世主。祭司（猶太官名）擬以唱異端惑士民之罪捕之。械送羅馬（時猶太服屬羅馬）希祿特士王亦羅馬所立。鎮將府。鎮將綑丟彼拉命鞭之。遍體俱傷。流血被地。乃褫其衣。衣以一敝王衣以嘲其僭妄。復以酒和苦膽飲之。縛其身於十字架。釘兩手於橫木。兩足於直木。與匪類二人。同時磔死。觀者咸愴然俯首去。鎮將命藁葬之。其弟子二人殉焉。越三日。耶穌復生。昇天云。耶穌卽世後。其徒傳教者甚衆。其尤著者曰法路。嘗遍遊巴勒斯坦。西里亞。小亞細亞。希臘諸國。西歷六十一年。羅馬人捕法路歸其國。與他囚同駕一小舟。渡地中海。忽颶風大起。舟壞。法路泅登岸。爲人療病。頗著神應。尋達羅馬。繫獄久之。有往訪者。則與言耶穌。及釋出後。卒爲羅馬帝尼羅所殺。自耶穌傳播其教於諸國。諸國之信羅馬神教之漸衰。未幾。耶穌教徒。遂蔓延於歐羅巴。

德將嚇爾門傳

德人嚇爾門。少曾遊學於羅馬。曉暢軍機。當耶穌降生九年。羅馬王遣將提比留畧地至德。

嚇爾門率衆禦之。戰於果登白克山下。羅馬兵大敗。狼狽引還。後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德皇維廉第一合并列國。追崇其功。范像以祀。像下石墩高八十九尺。通經六十六尺。內藏銅版數方。爲德皇小像。暨德國古今偉績豐功戰勝之跡。共需銅三百二十七石。鐵條銅柱以筋骨之。共需鐵一千一百三十三石。其像足踏蒼鷹。手揮利刃。象斬將奉旗之意。自足至所持刃尖。高八十五尺。造費約中國銀四萬兩。鑄工名噴得耳。經營刻畫四十年而後成。心力交瘁。鬚髮皤然。蓋將老矣。德境各國侯王於告成之日。俱遣官致祭。臣民觀祭者。遠近約四萬人。按嚇爾門敗羅馬之衆時。意大利方強。其勝尤難。其功倍烈云。

羅馬帝菲士巴山傳

羅馬帝菲士巴山。始爲羅馬將軍。先是羅馬帝威的路有奇癖。好嗅戰死者臭氣。羅馬人叛之。以繩縛其頭。曳至通衢。泥塗其體。斬之。貫其頭於矛。而投其身於低伯河。時親衛軍威權甚盛。生殺予奪。悉出其手。議事官僅擁虛位。西歷六十九年。親衛軍立菲士巴山爲羅馬帝。菲士巴山崇節儉。尙威武。留意學術。優待教官。在位九年。衆庶樂業。國勢再興。初。羅馬帝尼

羅之時。猶太國叛。非士巴山親將兵攻之。三年。捕其人。悉磔之。城外至無復立磔木之地。遂征服其國。僅存耶路撒冷。及是復命長子第度往征。第度以兵圍耶路撒冷。攻擊六閱月。遂陷之。毀神殿。平城壁。大肆屠戮。猶太人餓死者六十萬人。戰死者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人。被俘者九萬七千人。絕食者一萬一千人。自四方來賽教祖耶穌墓者。盡罹其難。斃於道路者。不可勝數。非士巴山又與荷蘭西希利搆兵。旋復議和。嘗大起土木。創建一觀場。使奴隸與猛獸鬥。其觀場巨麗無匹。至今猶存。非士巴山以西歷七十七年薨。子第度嗣爲帝。資性恭謹。頗有父風焉。

羅馬帝大刺壞傳

羅馬帝大刺壞。涅爾華帝之義子也。以西歷九十九年。卽羅馬帝位。卽位之始。首勸義學書院。及養老院。育嬰堂等。復民會。焚毀尼羅帝（羅馬前代帝）所造金殿。鑄新式銀錢。慎守法度。教導國人。性寬裕仁慈。尤矜恤庶獄。嘗慮民情壅於上聞。許民入宮謁見。屢訪故舊。尊禮名士。砥德勵行。不敢稍行縱逸。民庶咸稱之曰善王。先是羅馬諸帝。皆深嫉耶穌教人。慘

死者不可勝數。至大刺壞乃定一法曰。凡信奉耶穌教。其證左赫著者。然後科以罪。第不必搜捕之。如平常罪人而已。由是枉死者始寡。嘗欲耀武遠方。伐達西滅之。建碑於羅馬以紀功。碑高十丈有奇。又出兵於東方以征巴爾的。取亞爾美尼亞。西里亞。美索。波。大米。慨然嘆不能繼亞力山大之遺蹟。乃班師。歸至半途而卒。凡在位十九年。年六十有五。大刺壞他善政甚多。良法美意。垂諸來許。稱爲羅馬極盛之時。自後三百年。每一新帝踐祚。必祝曰。幸福如奧古士都。(卽該撒帝)善政如大刺壞。

羅馬帝哈的練傳

羅馬帝哈的練。生於西歷七十七年。至一百十五年。卽位爲羅馬帝。時羅馬國勢正值全盛。版圖遼闊。跨有歐非亞三洲。哈的練欲固守國疆以保和平。達西之外。盡棄之。令西里亞。亞爾美尼亞均爲自主之國。留意學術。捐萬金。教育人材。巡視州郡。問民疾苦。再建耶路撒冷。(耶穌降生處卽猶大國)釐革律法。裁汰法官。改正奴隸法。許舉國人自主。一如羅馬都人。無何。猶太叛。殺居民二十萬人。一百十六年。殺二十四萬人。哈的練大舉問罪。取耶路撒

冷。墮其宮室。移羅馬民以實其地。遂猶太人。令不得復入耶路撒冷。一百十八年。下詔免今年田租。始游歷各國。先巡狩境內各郡。然後至高盧日耳曼等國。明年至比利敦及西班牙。明年至亞非利加及亞細亞之西境。明年至雅典。又明年始回羅馬。一百二十九年。哈的練復巡視東境。明年至西里亞。一百三十年。回羅馬。越一年。又至希臘。明年游覽埃及猶太國諸處。哈的練勤政愛民。尤尊禮道德之士。嘗有耶穌教士二人來跪馬前。述其信耶穌教之說。於是令國中不得妄捕其教徒。詐訴者重罰之。哈的練在位二十三年。以西歷一百三十八年薨於位。年六十有二。國人稱爲神父。

羅馬帝安敦一傳

羅馬帝安敦一。一稱彪斯。彪斯者。厚德之義。以西歷一百三十八年嗣位。博物好古。明於治體。行己以慎。御衆以寬。嘗曰。殺千人之敵。不如救一人之命。以是盡心政事。宵旰不懈。在位二十四年。父老不見干戈。境內又安。都國君長。皆服其德。衆尊之爲神。至一百六十一年而薨。子馬古奧里流嗣。

日本應神天皇傳

日本自神武天皇後。傳世十五。歷年九百有奇。其時政法簡易。風俗敦龐。至十五世應神天皇。元鑿深遠。聖表有異。天皇名譽田別。卽位後。由太后攝政六十九年。廷無間言。及太后殂。始親政。蝦夷入貢。役之。作廐坂路。任那三韓高麗入貢。命鑿韓人池。百濟王阿花無禮。遣使讓之。并削其地。阿花因令王子阿直岐來朝以謝罪。又遣其妹新齊都媛入侍。時國中尙不知有孔子教。天皇在位之十六年。王仁得論語。獻之。於是詔諸皇子就學。文化以興。日本之有儒教蓋始此。

日本仁德天皇傳

神德天皇卽應神天皇長子大鷦鷯尊。先是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受學於王仁。有賢德。及應神天皇沒。乃讓位於大鷦鷯尊。三年。因自殺。以成其志。西歷三百十三年。大鷦鷯尊立。是爲仁德天皇。慈仁恭儉。愛民如子。嘗登高望見炊烟。痛自節齋。曰。民之富。朕之富也。責新羅不

供。徵其絹物八十艘。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分國郡。錄物產。遣田道討蝦夷。國內清平。刑措二十餘歲。其深仁厚澤。後王鮮有能及之者。

羅馬帝君士坦丁傳

羅馬帝君士坦丁。俊邁雄傑。有遠畧。羅馬東帝君士坦周子也。先是西歷二百九十六年時。羅馬帝地克里生。謂一人執政權。非長治久安之道。命馬西密憐同稱帝號。既而又分國爲四。與馬西密憐君士坦周伽勒留三人同治。伽勒留爲東帝。君士坦周爲西帝。君士坦丁年十八。與其母同爲父所棄。落魄東國。鬻什器自給。尋爲地克里生之兵弁。屢立武功。君士坦周乃召使還。爲父子如初。與之偕赴比利敦。三百六年。君士坦周卒於約育城。部下軍士請於伽勒留。以君士坦丁爲帝。伽勒留許之。并立塞弗拉斯士馬美那爲東帝。羅馬親衛軍更議以馬西密憐子邈仙周爲西帝。塞弗拉斯擊馬西密留。敗死。又立其友利思紐。於是國內有六帝並立。君士坦丁以國土瓜分。民皆憔悴於虐政。因思恢復舊物。仍歸一統。三百十年。以兵擊馬西密憐破之。殺馬西密憐。明年。進兵羅馬。時邈仙周爲政暴橫。將士胥憤怨。聞君

士坦丁來伐。大悅。三百十二年。君士坦丁與邈仙周大戰於低伯河橋。邈仙周溺死。死者數千人。時伽勒留已卒。利思紐與馬士美那搆兵。敗馬士美那於亞得亞諾伯而殺之。遂并有亞細亞之地。利思紐暴戾嗜殺。與君士坦丁有隙。三百二十三年。君士坦丁出師討利思紐。大戰於加爾其頓。利思紐大敗。走保尼哥墨地。其妃君士坦施。卽君士坦丁之妹。爲之乞哀。特宥其死。許之。命居於德沙羅尼加。尋復殺之。於是五帝盡滅。君士坦丁既削平內亂。統一全國。其版圖東抵波斯。西距大西洋。南盡亞非利加之北。北及比利敦。乃於三百三十二年。徙其都城於庇參修。名曰新羅馬。以控制東方。尋又以己名名之。曰君士坦丁。其城堞宮闕宏壯雄麗。與羅馬埒。又區全國爲四道。曰東國。曰壹黎里。曰高盧。曰意大利。一道轄十三州一百十六郡。道置方伯。州置太守。郡置郡守。以治之。賞功不惜官爵。爵有高公文。公貞公隆。公大公等名目。重賦斂。多徵金。間以品物。其督促租稅之官曰吉利亞爾。若有逋負。則使之自償。又改軍制。廢親衛軍。不許政府官吏干與兵事。特設大將八人。專掌軍機。先是羅馬軍制。分數兵隊。自六千至三千。騎兵自四百至二百。君士坦丁改之爲小兵隊。用峨特諸夷爲兵卒。後人謂羅馬亡滅之原。實自用峨特人始。(此後國中大亂多起於峨特人)又分其

兵爲二。曰階下之兵。曰境上之兵。君丁坦丁素深信耶穌教。當未卽位時。嘗一日見空中現十字架形。光彩燦爛。上有文曰。汝以之克服敵人。於是以黃金寶石作十字架旗。征邈仙周時常用之。及卽位。遂定基督爲全國教法。三百十七年。君士坦丁如波斯。行至尼哥墨地城而病。數日薨。先薨之前數月。詣教長歐西彪受洗禮。因是益得教徒之心。然欲張其君權。頗用壓制。至其宮室車馬之美。官吏侍從之多。亦不免貽譏後世。初君士坦丁有子曰基利士布。聰穎過人。繼母好斯沓惡之。譖其將謀殺已。君士坦丁乃殺基利士布。後知其寃。大怒。復殺好斯沓。時論短之。

羅馬帝帖疴多削傳

羅馬帝帖疴多削。嘗爲羅馬西班牙（時爲羅馬屬地）大將。初羅馬帝法連知尼立其弟法連斯爲東羅馬帝。羅馬始判爲二。東羅馬所遣峨特鎮將等。驕蹇貪冒。屢虐峨特人。峨特人憤恚。焚毀其室廬。西歷三百七十八年。遂大舉入寇。法連斯親將禦諸亞得里亞。敗績。走匿民家。峨特人從而火之。法連斯被焚死。峨特人遂四出擾掠。進逼君士坦丁。（東羅馬京

城。西羅馬帝法連知尼。乃推帖疇多削爲東帝。帖疇多削與峨特人戰四年。始罷兵講和。待之有禮。峨特始隸屬羅馬。供其兵役。帖疇多削修法制。整武備。有英王之目。晚年中分羅馬。以東部傳其長子亞伽丟。以西部傳其季子和挪流。兩子皆幼弱。和挪流以汪德羅人士知利果攝政。亞伽丟以高盧人路非努攝政。東國稱希臘羅馬。又名東羅馬。西國稱臘丁羅馬。又名西羅馬。東羅馬以君士坦丁爲首郡。西羅馬以羅馬爲首部。及帖疇多削薨。羅馬國遂永分爲東西。不能復合。後西羅馬先亡云。

西峨特王亞拉栗傳

峨特本歐洲小國。在大腦河之西。近羅馬。西歷三百七十年間。其國分爲兩部。東峨特王爲匈奴所逼。戰死。其民遁濟地尼伯河。與西峨特合。請於東羅馬。願遷於大腦河南。以供守圍。東羅馬帝法連斯許之。未幾。峨特人以不堪羅馬鎮將之虐。大舉攻東羅馬。法連斯戰敗。被焚死。遂進逼君士坦丁。與東羅馬帝帖疇多削爭戰四年。乃講和。仍隸羅馬爲屬國。及帖疇多削薨。西峨特益強。每侵掠羅馬郡縣。其酋長亞拉栗。遂稱王。西歷三百九十六年。亞拉栗

率大兵入希臘之伯羅奔尼蘇。時東羅馬執政路非努與西羅馬執政士知利果不相能。謀擠之。乃封亞拉栗爲壹黎里方伯。勸令擊西羅馬。四百三年。亞拉栗侵西羅馬。士知利果迎戰於威羅那。亞拉栗兵敗而退。四百八年。復侵西羅馬。士知利果拒戰。不利。尋有婊士知利果者。譖於西羅馬帝和挪流而殺之。亞拉栗聞士知利果死。長驅入羅馬。圍其都城。和挪流懼。許以重幣金寶爲賂。亞拉栗乃解圍。既而和挪流背約。不予賂。亞拉栗怒。率大軍復圍羅馬。城中多奴隸。皆戰時所虜者。乘間爲亂。皆與亞拉栗軍合。四百十年。城遂陷。亞拉栗囚西羅馬帝於車中。縱兵大掠六日。毀其宮闕。書冊典籍。掃蕩無遺。城中死者數千人。世家大族皆亡之他邑。亞拉栗既破羅馬。遂欲聚勢取西齊里。引兵南下。明年。死於南意大利之哥仙撒。峨特人痛悼之。塞蒲先多河。掘河底以葬之。以寶貨殉焉。葬已。決塞復流。使人莫知其處。尋立亞拉栗之妹夫亞陶爾爲王。

匈奴酋長遏底辣傳

匈奴在亞細亞洲之東北。卽中國所謂獯鬻玁狁之遺種也。其人闊肩巨頭。鼻以游牧爲

生好戰鬥。事劫掠。西歷三百七十年間。當中國晉孝武帝之世。匈奴遷徙歐洲。與亞蘭人爭其居。亞蘭人料不能敵。避之。匈奴遂西渡大腦河。至西歷四百四十年。當中國蕭齊和帝末年。匈奴酋長遏底辣。竄至歐羅巴。攻陷七十餘城。進侵東羅馬。東羅馬布帖疇多削第二太。擢賂以金幣乞和。遏底辣受其賂。而寇掠如故。聞西羅馬帝妹和挪利西美。請結婚。且請割羅馬一部予之。西羅馬帝不聽。遏底辣怒。與汪德羅國王陳息力。率兵五十萬。侵羅馬。大震。大將那底亞與西峨特王帖阿佗力拒諸巴黎。東加達羅尼之野。兩軍相搏。死者十六萬人。積屍盈野。遏底辣大敗而走。明年。遏底辣又入意大利。劫掠諸邑。進逼羅馬。那底亞使教皇勒阿說令罷戰。約歲納幣二萬。割數城以予。遏底辣時東羅馬帝命使臣刺遏底辣。事覺。遏底辣不報。反設盛讌以辱之。四百五十年。東羅馬帝墜馬死。馬西安嗣立。不肯輸賁匈奴。遏底辣怒。將伐東羅馬。乃先伐高盧。東羅馬遣兵援之。四百五十三年。遏底辣卒。其下藏其屍於黃金積。蓋以白銀。入諸鐵棺。殺役夫之築冢者。令人不知其所葬云。

東峨特王帖阿佗力傳

峨特國當羅馬衰弱之時。分爲東西兩部。東峨特王帖阿佗力。少養於東羅馬帝息諾。明敏有武畧。當西歷四百七十六年。日耳曼酋長阿道塞。滅西羅馬。自立爲意大利王。脅東羅馬帝出歲幣。息諾患之。帖阿佗力謂息諾曰。阿道塞。羅馬之深讐也。陛下不能親征。某願代陛下征之。四百八十八年。帖阿佗力兵入意大利。三戰皆捷。阿道塞退保其都城拉威那。帖阿佗力圍攻三年。遂拔之。殺阿道塞。西齊里及大腦河以南之地。威望風歸附。帖阿佗力遂建都於拉威那。觀前代名工製作。深愛惜之。爲立法保護。時部下有兵五十萬。剖入土三分之一以酬之。士馬精強。鄰國畏懼。然務安其民。不事遠畧。又喜羅馬法制。以行於國中。惟刑法用本國律。嚴以治之。路不拾遺。後人稱爲良法。帖阿佗力奉里安教。不禁意大利人奉加特力教。待之如一。其區別羅馬人與峨特人。則令羅馬人任文官。仍服特伽。(羅馬服色以純白羊毛製之。狀如半輪)峨特人則皮服輕寫。專任武官。意大利顯族有甲鹿多路者。有賢聲。帖阿佗力舉用之。位宰相上。五百二十五年。東羅馬帝斯丁大虐里安教徒。帖阿佗力聞之。大怒。疑議事宜亞比諾與帝通謀。收之下獄。又殺儒士蒲周深馬孤。後深悔之。帖阿佗力爲政寬厚。絕無殘暴之行。惟此舉頗爲德累。其他行事多有足觀者。亦季世之英主也。至五

百二十六年卒。無子。亞答拉力以外孫入嗣。

法王哥路易傳

法國本曰耳曼民族。始名法蘭哥。居下萊因威塞爾兩河之間。當西歷四百年時。其王曰法門拉。四傳而至哥路易。豪邁有智畧。善用兵。是時羣雄割據。所在互相吞并。哥路易連友國以攻他國。屢戰皆勝。四百八十六年。以兵入高盧。與沙克琉戰於賽孫。破之。沙克琉羅馬叛將耶地丟子也。既敗。奔西峨特求援。峨特人畏哥路易。捕沙克琉以獻。哥路易數其罪。斬之。盡并其地。四百九十六年。與曰耳曼大戰於夙爾卑。敵鋒銳甚。軍將潰。哥路易默禱上帝。遂大捷。曰耳曼北部。始歸法統治。於是哥路易與部下三千人。受基督洗禮於黎牧之聖廉寺。蓋王妃哥羅知達王姪不爾良夙奉基督教。故勸歸其教也。教王嘉之。特賜大基督王號。五百七年。發兵入西峨特。與其王亞拉栗戰於波亞營。破之。殺亞拉栗。西峨特除朗給德一部外。盡入法版圖。初。西峨特王奉亞里安教。而其民人奉加特力教。衆心不和。多貳於王。哥路易乘之。是以大勝。五百八年。征高盧。克之。明年。遷都巴黎斯。初。哥路易始即位時。疆域褊小。

經數十年，漸廣大，東至萊茵，大臘，兩河，西距比利牛斯，北枕英蘭海峽，南臨地中海，改高盧曰法蘭西，法蘭西立國自此始。國人奉尊號曰大王。然哥路，易天性詭險，專恃權詐，其併四鄰，或以刺客，或行反間，殘忍刻薄，無所不至。骨肉宗親，有名望者，悉皆誅夷。凡在位三十年，至五百一十病卒。年四十五歲。哥路，易嘗定法國憲法，凡立王必以男，不許立女，謂之撒利法律。

亞刺伯回教祖摩哈默傳

回教祖摩哈默者，亞刺伯（其人蓋巴勒斯坦始祖亞伯拉罕子以實馬利之裔）之麥加人。生於西歷五百七十一年。父曰亞達，伯母曰亞味那。家世稱哥來，為國中望族。摩哈默幼喪父母，育於伯父亞彪達勝及長體貌雄偉，神采映麗，目作茶褐色，炯炯射人，言語溫和，與人交肫摯寬厚，無欺飾。年二十五，在沙漠中牧橐駝，旋賈於西國，事富家寡婦加維惹，得其歡心，遂為夫婦。然摩哈默不甚留意於經商，第以熟察人情，磨鍊精神為事，不學而能著書。嘗欲折衷摩西，耶穌及本國三教，瓶一教法以誘斯民。年四十，潛出家匿巖穴中，澄心渺慮。

默思道理。如是者數歲。觀物審象。窮極其理。因著一教書曰可蘭。名其教曰伊斯蘭。伊斯蘭者。服從之義。言人人宜從服神命也。六百十五年。摩哈默年四十五。始唱其說於國曰。上帝欲宏斯道。始降余於人間。可蘭所載教誡。是天使迦布理授余者也。迦布理自天下降。謂余爲先知人。乃上帝所鍾愛。余與迦布理並駕昇天。又曰。天地間惟有一上帝。余乃上帝所命先覺者也。摩西及基督。亦皆上帝使者。上帝命余改革世界教法。惟可蘭誠教之從。此上帝之意也。凡人之運命。皆上帝所定。額前有表識。不能以私智變之。人死則再生他世。受此世所行善惡之報。其教專主慈愛正直。分家財十分之一。施與窮民。日向麥加行拜者五次。禁食猪肉葡萄。時行斷食法。使人終身必一度往賽賈巴神迹。有故則使人代往。摩哈默之朔新教。其家人皆贊成之。有傑出數人。曰加雉惹。(摩哈默之妻)曰阿釐。乃摩哈默之從子。曰亞彪庇結。乃摩哈默後妻愛沙之父。曰舍持。乃摩哈默之僕。曰挖拉加。乃加雉惹從子。其他信從者亦日衆。國人漸憎疾之。其同族哥來之徒。共謀殺摩哈默。摩哈默乘夜遁。與亞彪庇結匿一洞中。三日。遂奔弱的勒。改稱弱的勒曰麥地拿。(先覺居處之義)又稱其遁逃曰希實拉。(先覺禍之義)卽以是歲定爲回教元年。實西歷六百二十二年也。於是摩哈

默說麥地拿之民曰。上帝假余劍戟之威以宏教法。劍戟者。天門之鎖匙也。爲上帝濺血一滴。及執兵器一晝夜者。其功德勝於斷食二月。禮拜二月。至上天審判時。則瘡痕之光。如紅寶石。其香如乳香。戰死者再生天堂爲侯伯。棲息遊館。四時如春。顏色美麗。至老不衰。處女七十二人侍左右。奴隸七萬人供使令。麥地拿人民多信之者。會哥來族長亞彪索菲安。率隊商歸自西里亞。摩哈默與其徒逆擊。破之。尋復講和。許摩哈默喪其本國寺觀。六百二十八年。和議敗。摩哈默攻麥加。取之。自是每戰必克。遂平定亞刺伯全土及西里亞。猶太人起兵抗摩哈默。不克。摩哈默入其城。令具食。有一少女烹羊肩和毒進之。摩哈默食之。遍體痛甚。幸卒無恙。於是下令全國。毀壞偶像。曰拜偶像者斬。遂備儀仗卽大教師位。儼然王者矣。摩哈默一怒。則眉間血管膨脹變黑色。其徒皆戰栗莫敢仰視。由是威權日盛。民歸其服者益衆。最後賽賈巴門徒從者十四萬人。摩哈默度其夙志可達。乃於六百三十一年。仰藥而死。年六十二。死時精神凝定。怡然而逝。斂以鐵匱。葬於麥地拿寺觀。亞刺伯之奉其教者曰沙蘭生人。摩哈默既卒。沙蘭生人羣議推亞彪庇結嗣爲大教師。後回教徒每歲詣麥地拿麥加兩邑。禮拜其墓。南洋西域泰西亞非利加。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接踵膜拜。常以萬

計。

羅馬大將別里沙留傳

當西歷五百三十年時。東羅馬有較場之亂。一曰青黨。一曰綠黨。東羅馬帝（時西羅馬已亡）入斯底尼安以青黨同其宗教。助之一日。綠黨攻青黨。邏卒捕二黨數人斬之。二黨怒。合力攻政府。搶掠五日。都城大半灰燼。將逼帝遜位。帝大懼。后帖阿多拉勸以計誘青黨。授以精兵三千。命別里沙留將之。別里沙留者。達西人也。善用兵。能得衆心。既爲將。擊綠黨。殺三萬人。亂始平。先是汪德羅人陳息力。乘羅馬之衰。據亞非利加。玁建汪德羅國。及其孫希爾得力爲王。入斯底尼安與之和親。國人不服。王從子熱利麥逐王登位。入斯底尼安貽書熱利麥以調停之。熱利麥不聽。反辱使者。入斯底尼安怒。乃命別里沙留往伐汪德羅。別里沙留未至亞非利加。熱利麥又弑希爾得力及其子。國人離畔。羅馬兵一戰。拔其都城。熱里麥遁至沙漠中。據守險要。爲其下縛之以降。別里沙留遂械送熱里麥於君士坦丁。（羅馬都城）盡取汪德羅地。於是亞非利加北境再入羅馬版圖。入斯底尼安既滅汪德羅。越三

年。更命別里沙留伐東峨特。以恢復意大利。時峨特王亞答拉力病歿。其母亞麻拉孫達納其侄體阿達都爲夫。同登王位。未幾。體阿達都殺亞麻拉孫達。獨擅威權。國人惡之。別里沙留將兵八千入意大利。告其民以誅亂賊除苛政。國人響應。遂大破峨特兵。復意大利。進攻羅馬。無敢抗者。終取羅馬。未嘗戮一人。於是以銀鑄錢。箔入斯底尼安之貌於其上。以象文德。西歷五百三十七年。峨特人殺體阿達都。立喜知炳爲王。喜知炳以衆十五萬圍羅馬。別里沙留兵寡。守城一年。屢破峨特軍。一日。峨特人肉薄登城。死者三萬人。喜知炳知不可拔。乃自焚營壘。解圍去。聞米蘭民叛。屠其城。殺三十萬人。別里沙留不敢輒出。但益訓練其兵。至五百四十年。始出兵圍峨特。峨特首都拉威那。力盡約降。會入斯底尼安疑別里沙留有異志。亟召還之。功不就。時波斯王哥士僕兵威強盛。聞羅馬戰捷。忌之。發兵來侵。入斯底尼安遣別里沙留拒之。互有勝敗。哥士僕頗畏別里沙留。峨特以別里沙留解圍後。勢復振。五百四十一年。峨特王捶知刺出兵復取意大利。攻拿破里。入斯底尼安不得已。又命別里沙留率兵往伐意大利。然兵士寡少。糧仗不備。命搶掠於敵以自給。別里沙留進攻羅馬。羅馬不支。捶知刺棄城走。別里沙留在羅馬拮据戎事。不脫甲者五年。自知功高爲入斯底尼安

所忌。五百四十九年。請歸國。入斯底尼安許之。尋用讒者言。免爲庶人。捶知刺遂復取羅馬。五百五十九年。布爾加利人與斯拉窩尼人合兵濟大腦河。畧馬其頓格來斯。進入東羅馬。距君士坦丁數里而陣。入斯底尼安大懼。乃起別里沙留。使將兵拒之。戰於斯丹的諾伯。大破敵軍。功無與比。然入斯底尼安自是猜疑益甚。國人亦多妒忌者。遂廢錮終身。後入斯底尼安雖頗悔之。然終不能用。別里沙留爲將。屢奏奇勳。未嘗敗北。徒以功高震王。致兵權不能久掌。晚年遂盲兩目。坎坷落魄以死。世論惜之。

東羅馬帝入斯底尼安傳

東羅馬帝入斯底尼安第一。以西歷五百二十七年卽位。時羅馬紀綱不振。鄰國交侵。入斯底尼安慨然有恢復舊業之志。后帖阿多拉嘗爲女優。行不度。及爲后。英果明決。多內助。會國中有較場之亂。分青綠二黨。一日。綠黨攻青黨。邏兵捕數人斬之。二黨怒。合力攻政府。肆行焚掠者五日。市塵大半灰燼。并欲逼帝避位。入斯底尼安懼甚。從后言。以計誘降青黨。授以精兵數千。命達西人別里沙留將之。以擊綠黨。殺數萬人。綠黨平。入斯底尼安見內亂既

靖。乃竭力整頓吏治。與法律大家翟利破尼及其他法家十人。議定四種法律。一曰改正舊法。纂輯羅馬歷代律法。分爲十二冊。二曰國法基源。論國法本理。三曰民法全書。書凡五十冊。四曰新定法律。乃入斯底尼安所自作。皆頒行國中。臣民稱便。入斯底尼安卽位之年。卽與波斯戰。越二年。始罷兵。明年。復與波斯戰。敗績。與約和。歲予波斯金幣四萬。汪德羅王熱利麥逐其王希爾得力而自立。入斯底尼安贈書勸解之。熱利麥不聽。反辱使者。五百三十四年。乃遣別里沙留率師萬五千以討之。盡降其衆。執熱利麥。械送君士坦丁。竄諸駕拉里。汪德羅亡。亞非利加之地。復歸羅馬。五百三十七年。更命別里沙留伐東峨特。恢復意大利。遂克羅馬。未幾。峨特人殺其王體阿達都。而立喜知焞。以衆十五萬圍羅馬城一年。別里沙留固守。屢敗峨特兵。喜知焞料不能拔。乃引去。五百四十一年。別里沙留以兵圍峨特拉威那城。城中人力盡將降。入斯底尼安疑別里沙留有異志。召歸國。俄波斯王哥士僕以兵來侵。遂遣別里沙留禦却之。五百四十一年。峨特王捶知刺出兵復攻意大利之拿破里。因遣別里沙留率師討峨特。攻羅馬城。捶知刺不能支。自毀其城壁而遁。別里沙留經營羅馬五年。自知功高。爲入斯底尼安所忌。意不自安。請歸國。入斯底尼安許之。尋免別里沙留爲庶

人。於是羅馬復爲捶知刺所據。明年。又起用別里沙留。命率師至西里亞與波斯戰。頗雪前恥。五百五十二年。入斯底尼安以捶知刺猖獗。命親臣拿爾塞爲大將。率大軍伐峨特兵。甲精銳。糧食豐備。進與峨特人戰。敗之。捶知刺被重傷死。其國人復立狄約爲王。明年。拿爾塞陷羅馬及巴非亞。縱兵劫掠。狄約親將兵據維蘇威險要。連戰二月。峨特將皆下馬。團結以哭拿爾塞軍。苦鬥兩日。狄約肩受飛鎗十二而死。餘衆悉降。拿爾塞軍及倫巴多人各逞強暴。虐殺峨特人。西那多以下不可勝計。入斯底尼安遂命拿爾塞居拉威那。鎮意大利全土。東峨特建國六十一年。至是亡。五百五十九年。布爾加利與斯拉窩尼人合兵來侵。濟大腦河。距君士坦丁（東羅馬城）數里而陣。入斯底尼安以國中無將。倉卒命別里沙留將兵拒之。戰於斯丹的諾伯。二國敗走。五百六十二年。入斯底尼安遣使與波斯約和。立息兵五十年之約。歲輸銀幣三萬以予之。入斯底尼安在位共三十八年。有一年。國中地大震。都鄙村落多摧陷。安提阿全都崩壞。無有完屋。壓死二十五萬人。始有痘瘡。傳染甚速。曼衍國中。君士坦丁一城。死者十一萬人。傳入歐羅巴諸國。每歲幼兒死者數十萬。時有航海至中國者。始得蠶桑之種。歸種之。適宜土性。意大利蠶絲之利。蓋始於此。入斯底尼安以五百六十五

年薨。從子入斯丁第二嗣其位。

英諾東白蘭王愛德溫傳

英吉利國始名比利敦。自西歷四百年以前。往往服屬羅馬。後爲北狄所侵。求援於鄰國。薩索尼人弦實斯何爾撒兄弟親將日耳曼軍來援。擊走北狄。弦實斯遂自立。稱根的王。於是比利敦遂分爲七部。曰根的。曰維的島。曰厄塞。曰薩塞。曰味塞。曰伯宜削。曰帶拉。各立王以治之。皆薩索尼人所建。比利敦人盡爲所逐。竄於威爾斯哥奴瓦山中。至六百十七年。諾東白蘭王愛德溫者。獨雄長七部。於時疆宇日闢。國中無事。始建博物院於倫敦。名曰根白理。其中天文地輿各種書籍悉備。後愛德溫伐墨西亞。卒於軍。死者甚衆云。

亞刺伯大教師阿馬傳

亞刺伯回教大教師阿馬者。繼亞彪庇結爲大教師。爲人質樸勤儉有勇畧。初亞彪庇結既年老。欲傳位於阿馬。(大教師猶各國君長。管理全國事務。)阿馬曰。吾不願爲大教師。亞

彪庇結曰。大教師之位望汝久矣。汝其勿辭。西歷六百三十四年。阿馬遂繼亞彪庇結爲大教師。起兵擊西里亞希路波利耶路撒冷安提阿亞勒波亞諸邑。俱歸其統屬。阿馬以取耶蘇廟墓爲己功。欲示威於土人。跨赤駱駝巡行街衢。身衣布衣。左懸布囊。右懸革囊。以盛穀及他飲食。其儉素之風。後世莫及。越四年。西里亞全國盡爲回部。波斯王哥士僕歿後。國無英主。州郡大吏多割據。政教頽廢。國勢日衰。六百三十五年。阿馬舉兵侵波斯。由是兩國兵連不解者數年。波斯兵屢敗。六百四十二年。沙蘭生（卽亞刺伯人之奉回教者）兵渡低格里河。攻的西豐。取之。殺波斯三萬人。波斯王葉得揭爾出奔土耳其。其後王獲歸國。欲圖恢復。六百五十二年。國人叛。殺王。由是全國盡聽阿馬政令。波斯舊奉馬日教。至是其教全亡。六百四十年。阿馬命大將諳路引兵擊埃及國。埃及人久厭東羅馬之虐政。見回教兵至。無拒戰者。惟亞歷山德一城固守不下。攻圍十四月。始破之。城內邸館浴室各四千。遊觀之所四百。市廛一萬二千。有猶太人四萬居其中。繁盛無比。有大書庫藏書數十萬卷。或請保存之。阿馬曰。是書與可蘭（回教書名）同其旨。則是無用之物。存之無益。若與可蘭異。則是有害之尤。不如不存也。命取而盡火之。六百四十四年。阿馬在麥地拿教院。爲波斯拜火

教徒所刺。傷甚而卒。

日本孝德天皇傳

日本自神武天皇之後。凡三十六傳而至至德天皇時。其大臣蝦夷謀逆。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子等謀誅之。蝦夷悉焚其圖書珍寶自殺死。時約西歷六百年之後。中國唐高祖太宗之際也。皇子中大兄有功。讓位於叔父輕皇子。輕皇子立。是爲孝德天皇。時西歷六百四十五年也。孝德天皇慈仁恭儉。勤於政事。恆日晨忘餐。嘗謂惟神治國者。皇神之訓。又曰。欲致治者。先正己而後正人。苟不正己。無能正人。嘉皇子中大兄之能讓。立以爲皇太子。置左右大臣。改元曰大化。懸鐘設橫以求善言。錄戶口。造戶籍。定國界。置國司。置班田收受法。禁兼并。行祖庸調法。免關市津梁之征。觀射儀。定禮法。制冠服。改增官位爲十九階。置八省庶司。徵新羅質。讓其著唐衣冠。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在日本諸帝中。稱爲中興之主云。

日本齊明天皇 天智天皇 合傳

日本考德天皇既崩。其兄子皇子中大兄。復讓位於其母重祚。重祚甚英武。有神功皇后之風。初卽位時。賜陸奧津輕蝦夷冠位各二階。未幾越國守倍比羅夫。征蝦夷降之。置淳代津輕二郡。又伐肅慎。獲生熊二熊皮七十張以歸。再率舟師伐蝦夷。置那領。復遣方羊蹄津守吉祥。率蝦夷使中國。覲唐高宗。百濟佐平鬼室。獻唐俘百餘車。然居心泰侈。窮極土木。國人譏之。後駕至築紫。崩於朝倉行宮。是爲齊明天皇。皇太子素服稱制。六年乃踐祚。號曰天智天皇。天智天皇好學尊賢。明習治體。性節儉。服御務從樸質。嘗於所幸木丸殿自製歌詩。罷石棺。弛築城。興學校。定典位。制刑書。改增冠位爲二十六階。始置漏刻鐘鼓。定前代共爲十陵。隨世數遞除。文章制作。燦然可觀。卽位後十年。唐大舉伐高麗。乃勅阿曇比羅夫。以兵護送百濟王子豐璋。立爲王。賜以糧仗布帛。並出援兵數萬。與唐戰。敗之。百濟獻俘。及援師既還。唐遂滅百濟。豐璋奔高麗。於是分處百濟歸化民於諸國。俾免失所。迨天智天皇崩。唐使郭務悰聞之。亦爲之素服舉哀。東向稽首焉。

法大臣沙爾馬的爾傳

法大臣沙爾馬的爾者。希爾斯達之庶子也。初西歷六百二十年。法王哥羅達爾第二封其長子達額伯爾爲東國王。以年幼。命冢宰加魯令北賓攝政。北賓者希爾斯達人。直諒剛毅。國人歸心。後乘墨羅彬氏衰替。(法王族爲墨羅彬)大擅威權。其子北賓希爾斯達襲職。後與王爭鬪。六百九十年時。與法王智爾利戰於帖士多黎。大破之。全國威權。盡歸掌握。王僅擁虛器。至七百十四年。希爾斯達卒。其妻布勒多流。以孫帖疇道爾襲職。而已攝行政務。恐沙爾馬的爾爲後患。禁錮之。沙爾脫走。自爲東國公。放布勒多流於巴威畧。七百十六年。沙爾與法王戰於賽孫。破之。由是西國亦聽命。沙爾仍自稱家宰。號令全國。時東方諸國。惟巴威畧最強。沙爾欲降之。盡以國中丁壯。隸軍籍。與戰十年。遂滅巴威畧。七百十九年。非里斯人叛。沙爾擊之。不克。再擊。大捷。盡并其地歸法國。七百三十二年。西班牙回教徒引大軍。越比利牛斯山入法境。取加侖河及羅尼河。兵鋒所向。疾若風雨。毀城砦。火村落。殺人如麻。河水爲赤。全國震駭。沙爾親提精兵邀之。戰於紫羅之平原。兩軍鬪。響震山谷。入夜。勝敗猶未決。諜者報稱。敵將押達拉曼已遁。於是法軍勇氣百倍。大呼突敵陣。斬首三十七萬級。回教人大敗。死屍橫野。流血成川。法軍乘勢追擊。盡復其所失之地。回教人兵鋒頓挫。不

敢復萌窺伺。沙爾自是聲名益重。諸國稱之爲馬的爾。馬的爾者。法語譯言鐵鎚也。又擊薩索尼人。破之。約每歲貢獸畜以和。七百四十一年。沙爾馬的爾卒。二子北賓甲羅曼嗣執國政。

英教長薄尼哈斯傳

薄尼哈斯者。英吉利人。自効游學到非理斯。從維不老如薩索尼。建精舍。以化誘異教之徒。又營學校。教育生徒。野蠻之民。嚮禮義者甚衆。遂爲日耳曼教長。既而赴墨西。益講究天道。教皇聞而大賞之。命爲綿斯大教長。薄尼哈斯苦學。至老不衰。年七十。入非里斯異教之地。爲匪徒所殺。自是爲教師者。常會少年子弟。授以書法算術諸學。圖畫雕像等技。林莽闢爲田畝。荒土變爲沃壤。艸木果實藥材等物。移植遍於國中。蠻悍之民。皆革面目。其裨益政化之功甚大。皆薄尼哈斯啓之也。

法王北賓傳

法蘭西王北賓。身長不滿四尺有半。膽氣豪壯。膂力過人。本希爾斯達產。曾祖加魯令北賓。爲法王達額伯爾攝政。因得大擅威權。至父沙爾馬的爾。遂統轄全國。政由已出。法王僅擁虛位。又以兵征巴威畧非里斯。盡郡縣其地。大敗西班牙回教徒之兵。斬獲三十餘萬人。擊破薩索尼。徵其歲貢。由是聲威益重。沙爾馬的爾敗卒。北賓與其弟甲羅曼。同執國政。既而與甲羅曼有隙。甲羅曼遂委政而去。遁居道院。政權盡歸北賓。國人推戴之。不復知有王家。嘗有一貴紳嗤北賓短小。北賓乃引之抵鬥獸場。觀獅子捫水牛背。牛戰慄大吼。北賓立危榻上大聲曰。誰能排獅子北。座中皆莫敢應。北賓遽自榻上躍下。揮劍直向獅子。獅子啟吻以迎。北賓立斫其首。劍鋒且深入牛頭。觀在罔不愕眙。北賓見衆心歸附。權勢日隆。因欲廢王自立。遣使謂教皇撒加利曰。不能負荷政務之王。與掌握國權之宰。孰宜稱位號。唯教皇裁之。教皇喻其意。使北賓卽位爲法蘭西王。西歷七百五十二年。北賓大會國人於賽孫。行卽位禮。綿斯文大教長薄尼哈斯。奉法蘭西王冕。以授北賓。乃遷法王施爾得力於曼爾諾的。錮諸寺院。墨羅彬氏遂亡。（墨羅彬乃法之王族）北賓既登王位。因出兵攻伐四鄰。威震遐邇。會倫巴多王亞斯多佛攻羅馬都邑。教皇士提反懼。親詣法都求救。北賓乃率兵入

意大利與倫巴多人戰。破之。進圍其都城倫巴多王不能支。願反侵地於北賓以和。北賓以還之。教皇自是教皇始克保其土宇。至七百六十八年。北賓薨。凡享國十六年。有二子曰沙爾。曰甲羅曼。遂中分法國以治之云。

日本光仁天皇傳

當西歷七百六十年之後。日本孝謙天皇好佛無度。讓位於天武皇孫大炊王。而已仍專政。寵藤原仲麻呂。以爲紫微內相。賜姓名惠美押勝。又寵僧人道鏡。以爲大臣禪師。尋廢淳仁天皇。（卽大炊王）而再臨朝。號高野天皇。押勝前以謀逆已伏誅。至是乃以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百官拜賀。旋援法王位在正一位上。將讓以天位。大臣和氣清麻呂受神語以責道鏡。謂何敢覬覦神器。道鏡怒。更其姓名爲別部稚麻呂。流之藤原百川。天皇政刑峻急。又屢興力役。除幸太學釋奠尊孔子。曰文宣王。及令天下藏孝經一本外。毫無善政。以是紀綱廢弛。國勢寢衰。時天智天皇孫白壁皇子者。歷官納言。懼禍及身。縱酒自晦。高野天皇以西歷七百七十年晏駕。尙未有儲貳。乃由大臣迎立之。是爲光仁天皇。卽位之始。首貶僧道。

鏡。召還和氣清麻呂。又定常平倉。賜位賤賣私稻者。先是京官俱患祿薄多望外任。至是乃割諸公廩四分之一以益其俸。以生日爲天長節。賜百官醮宴。命藤原繼繩討蝦夷。給復其民歸順者。三年。免從役軍士全年租。置渤海鐵利三百五十九人於田羽。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仕唐。更姓名朝衡。屬遷秘書監北海郡開國公而卒。遣唐使以有聲譽者粟田真人。唐廷推爲君子。其一切政績。皆有可稱。以是能恢復舊物。光於前古。爲日本之賢主云。

法王兼羅馬王沙立曼傳

法蘭西王沙立曼。亦名甲羅曼。乃法王北賓之子。身長七尺。智勇絕倫。有大志。生於西歷七百四十二年。至七百七十一年。嗣其父北賓卽位。卽位之初。卽令日耳曼人民盡歸基督教。以爲吞并諸國之策。莫若推尊基督。日耳曼諸族。唯薩索尼人最強。墨守舊俗。崇拜偶像。屢出兵抄掠法蘭西諸邑。七百二年。沙立曼乃出兵擊薩索尼。入淮西發里。拔耶勒堡山砦。先是薩索尼人。以巨木製神像爲軍將。置大理石上。曳以出戰。終則獻俘。殺懷懼者祭之。至是沙立曼毀伊爾綿廟。植碎其神像。埋其大理石於地下。薩索尼人見之大懼。遂納幣質子。

以行成。會倫巴多王特西忒留侵羅馬。教皇哈的練來乞援。沙立曼乃率大軍踰聖伯爾拿峻嶺。入意大利。與倫巴多人戰。屢勝。進圍其都城巴菲亞。七百七十四年。巴菲亞人開門降。沙立曼械送特西忒留於巴黎斯。盡取其地。冠其傳世之鐵冠。自稱倫巴多王。倫巴多遂亡。沙立曼詣羅馬。教皇大悅。饗諸聖彼得廟。羅馬人環視。以爲希世偉觀。沙立曼復謁耶穌使徒之墓。申固其父北賓所獻之地。無有變更。沙立曼在意大利未歸。薩索尼人叛。侵墨西。七百七十五年。沙立曼自將擊之。薩索尼人大敗。渡易北河而遁。倫巴多舊將有洛多敖者。亦據布里滙以叛。沙立曼返兵擊之。洛多敖戰死。餘衆悉潰。薩索尼人復起。搶掠郡邑。殘毀神廟。其大將威爾斥。驍勇絕倫。號第二赫爾曼。沙立曼與戰。大敗之。盡降其衆。威爾斥奔丁抹。沙立曼令其民受洗禮。設精舍。置所質子弟於其中。以就學。薩索尼人慄慄之氣頓挫。七百七十七年。沙立曼開大公會於巴德奔。使薩索尼人誓約聽命。薩索尼人遂戴沙立曼爲王。盡歸基督教。會西班牙回教使至法都。請逐其族。亞伯耶拉曼。沙立曼卽自將兵入西班牙。連戰皆捷。畧地至厄波羅河之西。改其地名曰西班牙郡。隸諸法。還軍至倫塞谷。後隊爲加斯昆人所掩擊。大敗。沙立曼從子魯蘭的戰歿。威爾斥聞之。煽國人再舉兵叛。壞城堡。肆焚

掠。七百七十九年。沙立曼擊破之於洛畿河都。威爾斥走免。衆盡降。沙立曼乃設禮拜堂。教院於諸邑。以教化其民。擇其材者。編入法兵隊中。遂伐斯拉窩尼。至威塞爾河。兵卒作亂。屠殺將校。威爾斥又起。沙立曼大怒。長驅入薩索尼。務欲得而甘心。威爾斥又遁。不知所之。乃窮治亂兵。斬四千五百人。薩索尼人憤怒。復叛。沙立曼欲盡殲之。劇戰三年。薩索尼人死者八萬人。七百八十六年。威爾斥力屈。遂率諸將降。歸附基督教。沙立曼爲撰其名。於是薩索尼人相率來降。至八百四年。乃全國盡降。棄舊教。奉基督教。沙立曼遷其民之半於法境。以防後患。巴威畧侯陶西魯者。倫巴多王特西忒留女婿也。倔彊不肯附法。七百八十八年。沙立曼發大軍擊之。擒陶西魯還。幽諸寺院。明年。又擊微爾斯。破之。微爾斯者。斯拉窩尼人種。在波羅的海畔。旣破。乃獻全幣於法。以乞和。沙立曼遂移兵入亞挖爾。討其助陶西魯之罪。連破之。取兗斯河至腦伯河。以爲法屬東部。沙立曼旣攻伐四方。大宏基督教。教皇嘉其功。尊寵優渥。七百九十九年。教皇阿勒第二。以祭事至勞稜索教院。途遇匪徒羣起。襲其鹵簿。因訴之沙立曼。沙立曼至羅馬。捕得匪徒。從教皇請。盡處寬典。教皇益稱其功德。明年。沙立曼詣聖彼得廟。服紫袍跪拜壇上。名臣猛將。濟濟扈從。歐羅巴諸國民。麀集環視。不知其幾。

千萬。沙立曼下壇。教士引教皇徐進。手金冠加其首。更塗以神膏。尊沙立曼爲羅馬皇帝。衆呼皇帝萬歲者三。樂奏間作。自是羅馬及日耳曼民皆稱沙立曼爲皇帝。沙立曼晚年。猶屢與諾爾曼人威爾作人戰。大拓疆宇。北至岸得爾河。南至低伯河。地中海。東至易北河。臘伯河。西至厄波羅河。歷瀾的洋。盡歸統治。沙立曼既長於用兵。又善爲政。其夙志在大宏基督教。每關封疆。必置教門屬地。又多設學校於國中。教育人材。選德行才學之士。置諸左右。建招賢館於宮中。以羅致四方英俊。如亞快那安日爾耶。尋法諸人。最著於世。嘗尊安日爾曰和墨爾。亞快那曰和拉周。自稱曰大關。賞國人通達學術者。授之爵位。視貴族。屢幸學校。察生徒勤惰。賞至一校。考試生徒。有貴族子。肄業不若庶人。乃命分座席。置庶人於首座。貴族於末座。國中子弟聞之。莫不競於學。先是法國初建國時。有民會。王駕牛車臨之。歲一舉以爲恆例。至是乃選議員一千一百五十一人。春秋徵集。與之議定國政。沙立曼宅心仁厚。憫鰥寡。賑貧窮。尤留心於獄訟。凡審官。必選高年人。知識踰衆。練達時務者爲之。猶恐或枉。特遣使者視察吏治得失。歲四次。民有不服理者。使者與守長共聽之。僧徒邑入。以什一自給。三分其餘。一供寺塔營繕。一賑恤貧民及行旅窮乏。立盜律三章。一曰抉眼。二曰劓。三曰死。

大修兵政。自非疲癯篤疾者。皆入軍籍。輶啞瞽跛不能爲兵者。縫戎衣繕器械。不得以廢人免役。更興建築耕種諸術。著之於書。親耕禁園以勸農桑。作倉庫於督會之區。以便商販。沙立曼甚好學。長於書法。窮理諸學。臘丁語。日耳曼語。皆熟習。嘗以日耳曼語譯講師說話。藁古名將勇士之風。編爲一書。遐邇以賢聖稱之。東羅馬女主伊連。遣使求和帕古達大教師哈倫亞爾拉什。贈聖墓鎗時辰儀（卽對時表）象棋等。以表欽仰之意。歐洲人始見時辰儀。莫不嘆美。沙立曼又多能鄙事。雖細事皆留意。小而一家費用。必躬自檢點之。嘗定飲食法。授之膳夫。牛乳蜂蜜若何使用。麥酒葡萄酒若何製造。皆詔之。雞鶩微物皆有常品。躬節儉以率下。與臣下會食。好食獸肉炙。他味不過四簋。年二十九時。娶南半意大利倫巴多王之女爲后。明年廢之。復娶日耳曼王之女爲后。其衣服皆后親爲縫製。常用麻布裹足襯衣亦用麻布。外套用羊皮。平日好帶大劍。其柄以黃金飾之。接見他國使臣。乃特更美服。公會及大祀日。戴金冠以鑽石嵌之。每見朝臣美服者。必命與出獵。自入荆棘中先導。俾裂其衣。一日與侍臣出獵。陰雲四合。驟雨如注。侍臣狼狽不知所出。沙立曼見而笑之。歸宮不許罷去。移時。明日命仍服昨日之服。以朝侍臣。始知意在戒已。深悔之。沙立曼身軀偉岸。筋骨強壯。

額闕而禿。眸子爛爛射人。人望而畏之。獨其接親故温平和易。能得其心。幼時好角力。角觚游泐。皆無與比。擒帶甲兵士如舉小兒。揮大劍斫敵。有若削瓜。金石之類。常人不能撼者。舉之如片羽。游獵林莽。數擊熊羆犀兕。或自投寒流。以堅筋骨。居恒少眠。一夜數起書文字。觀星辰。八百十四日正月。病熱薨於普魯士之亞金。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二歲。初沙立曼常奔走行陳間。未嘗定都一所。唯愛亞金及尹厄爾。久駐其地。亞金有溫泉。羅馬人費巨萬金經營之。沙立曼復加以修飾。規模宏敞。屢行浴焉。及薨。遂葬其地。其生平所行俱異常奇特。歐洲後此之開化皆其所自始。人稱其功德。至今不衰。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有欲驗其遺骸者。會各國使臣學士發其陵觀之。狀貌依然。無少損毀。亦一奇也。

亞刺伯大教師哈倫亞拉伯 哈倫亞拉什合傳

亞刺伯回教大教師哈倫亞拉伯。有雄畧。在位數年。其國政治統歸大教師專制不更立王。國勢漸強大。其疆宇西至大西洋。東迄印度江。南暨地中海。北抵阿爾海。始建伊魯神廟。安輯國人。息戰爭。整法度。通貿易。興測量醫學星象諸藝術。分設工作詩歌諸學科。文明

日啟。亞拉伯既沒。其孫哈倫亞拉什繼大教師位。以文武才幹著名。令國中講習希臘羅馬文學。文物之盛。冠絕東方。其學術大行於歐洲云。

英王以格柏傳

英國始名比利敦。西歷四百五十年以來。爲薩索尼人所據。分爲七國。自是爭鬥不已。至八百二十七年。七國中有味塞王以格柏者。有智畧。合七國爲一。號詭厄爾蘭。音與英吉利相近。英吉利之稱。蓋始於此。以格柏時。大尼人屢以戰艦來侵擾瀕海各地。以格柏邀擊克之。未幾。又來侵。又擊走之。而大尼人猶來侵不已。王子以惕無。見大尼將拉那老德之舟膠海濱。擒而殺之。大尼人怒。大舉來伐。虜人民略地據之。以格柏建國於諾東白蘭之西。及薨。子以惕無踐位。是爲英吉利建國之始。

日本嵯峨天皇 淳和天皇合傳

日本嵯峨天皇。名神野。平城天皇之皇太弟也。日本自應神天皇太子讓位於皇長子大鯤。

鷄尊。其後安閑宣化。欽明天皇。皆兄弟相及。敏達用明崇神。推古天皇。亦兄弟相及。至平城天皇。以天性好學。乃勅諸王五位以上。子弟十歲以上者。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尋見皇太弟神野。文才煥發。下筆成章。遂禪位焉。是爲嵯峨天皇。無何藤原仲成奉天皇走東國。欲圖構衅。天皇乃誅仲成不問。勅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賀茂齋主。以祈與上皇輯睦。奉養上皇。溫清不懈。每訓勅諸皇子。令勉學勿怠。絕僧尼之無行者。頒宏仁格。遺詔薄葬。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朕之薄德。何煩公費。諸司不得哀臨。史稱其明燭死生。心切愛民。非虛語也。是時僧空海倡真言宗。創道場於高野山。曰金剛峯寺。佛法逾盛。天皇欲致位皇太弟。曰。朕視太弟猶子也。太弟固辭再三。不聽。遂卽位。是爲淳和天皇。淳和天皇名大判。旣嗣統。立上皇第二子正良爲皇太子。會太學諸生於紫宸殿。討論經史。著爲恒例。遺詔茶毗。散灰太原野。與嵯峨天皇同爲日本之英主。且皆孝友可風云。

英王亞祿腓傳

英王亞祿腓生於西歷八百四十九年。其在位時。以體天愛民爲心。口不言人過。並不喜聞

他人言人之過。性敏而甚謙。退然若無所長。然博學泛愛。人無不景仰其德。英史多載其佚事焉。當西歷八百七十一年。始卽位。時丹國人侵奪其西南各部。進據倫敦。兵革不休者九年。勢且不支。其後卒轉敗爲功。漸致強盛。當兵燹之餘。田野荒蕪。主教神甫輩皆遠避。留者悉貧民。從他國敵人改教奉神。不克自主。亞祿腓曉以順天安命。自能護福之理。民大覺悟。其爲人勤學好問。又長於用兵。每戰必親冒矢石。故士卒樂爲用。生平嘉言懿行。可垂爲英國模範者甚多。曩時國制。有事則由富家世族招募民爲兵。事後輒遣散。國無常備。亞祿腓更其制。令城守之兵。皆有常額。且歸國家調遣。又練游兵爲預備兵。撤克森人素習風濤。善駕駛。及移居內地。習於農事。舟楫轉非所長。迨丹人以舟師入境。禦以陸軍不能勝。亞祿腓乃選材命匠大造兵艦。英之有水軍於是始。倫敦不濱海。通商甚艱。既爲丹人所據。城廬燹壞。商旅絕迹。其居者皆淪爲僕隸。亞祿腓力戰奪還。重爲興築。治河道以招商賈。設兵衛之。未幾。商舶雲集。倫敦復盛。其後遂爲歐西一大都會。又聽民選官。分理庶政。推之所屬城邑。悉仿此法行之。後凡習用英文。如美國等處治城章程。猶有師其意者。初國中學校教堂爲丹軍焚毀畧盡。教士亦星散。所遺民皆粗鄙不文。至是乃卑禮厚幣以招名士。勸民興學。於

已毀之學堂教堂等悉爲營造。使復舊觀。又慮無知之民。陷於邪僻。知徧國中惟教會中人讀書明理。乃聘爲學校主講。民智由是漸開。時前代所遺法律。多與時不合。亞祿腓命律師準情酌理。去其繁蕪。訂爲新律。更聽民公舉議員。參論可否。每頒一政。必期有利無弊。然後施行。自是民得享平權之福。當立法時。申誠再三。一體天心。一體民心。一體君心。故後此凡國有內亂。講和時必許民遵行舊律。亂乃可平。亞祿腓於學問雖未深造。然頗尊禮積學之士。暇則披覽古籍。考鑒得失。或彈琴詠詩。藉資陶淑。變臘丁文之舊。令朝野上下。悉用英文。爲歐洲北方語言文字之祖。其於審判刑獄。凡有重罪。必以平等官十二員陪訊。定罪必按律平情。不以貧富貴賤爲差等。商民有與巧藝能益於國者。必獎勵之。於是仁慈之譽。遍播歐西。至西歷九百一年而薨。年五十二。其薨也。國人若喪考妣。鄰國聞之。亦太息泣下。當時論者謂亞祿腓在位三十年中。若荆造水軍。脩改律例。興立學校。聽舉議員。通商惠工諸大政。在在足爲萬世法。然又恭寬慈惠。豈以道德爲歸。歐西古賢王若此者。蓋不數數觀。考其卽位之初。雖兵疲國蹙。井邑流亡。乃不旋踵間。而已完定安集。恢復舊物。親致太平。其所治雖僅西半撒克森。蕞爾一隅。卒至聲名洋溢。傾動全球。非千古仁德之君。而能若是也乎。

英王亞弗勒傳

英王亞弗勒。乃王以格柏之孫。王以惕無之子。母曰入軾。爲法蘭西王女。亞弗勒幼時。嘗從父適羅馬。還過法京巴黎。觀其文物。大有所感。至年二十。猶未讀書。一日謁其母入軾。入軾手執書謂之曰。此我所珍重也。若能讀此。則當授若。亞弗勒欣然受而讀之。自是遂志學不懈。年二十二。嗣其兄以惕勒爲王。大尼人來侵。日益甚。亞弗勒親將討之。八戰八勝。而敵軍亦勇銳不少挫。大軍雲集海濱。英人見而駭散。亞弗勒乃脫其服。爲農人裝。遁至索美塞之畢林斯島。爲牧人牧牛。以伺敵釁。牧人妻不知其爲王。困辱之。大尼人攻的分之亞爾阿爾城。有人斫敵營。奪其旗。豪族擁大眾於來亞的內。據守其地。亞弗勒見之。告以實。乃僞爲樂工。抱琴獨步。造敵營奏伎侑酒。因盡得敵中虛實。時英軍士皆以王爲既死。及亞弗勒還。衆見之。皆踴躍狂喜。歡聲雷動。八百七十八年。亞弗勒擊大尼人於以坦敦。大破之。大尼人引兵歸國。亞弗勒赦大尼降兵之居諾東北蘭與東英吉利者。約守英國法。歸基督教。意蓋謂大尼人猶強。不如赦爲英民。以備其侵寇。於是大尼人多棄其教。受洗禮。亞弗勒盡心軍國。

事未嘗廢學問。嘗惜光陰。三分一日爲二十四時。初八時聽政。次八時講學。後八時休息。時未有辰儀。用燭三條逐次燃之。以定時刻。年三十八。學臘丁語。著書數部。又厭教中多用羅馬方言。自著書用本國言語。頒諸國中。漸除羅馬教士之習。英蘭教典至今皆用其語。又招致諸國學士。建大學院於諸處。刊成律書。頒行議會。新置海軍。英國之有海軍蓋始此。又使人至印度探偵風土。大開英國法律之源。始以五等爵封勳戚。世襲罔替。九百年。亞弗勒薨。年五十九。亞弗勒性聰慧。長身玉立。儀觀甚偉。身經五十六戰。皆爲保護本國。未嘗佳績。自克大尼後。立法度。振風俗。民守其法。無敢犯者。又欲興農工之業。凡人民執有用之業者。助之。創制利器者賞之。勵航海術。遠極東北海。人文蒸蒸日上。號爲賢明之主。國人稱道。至今弗衰。

日本醍醐天皇傳

日本醍醐天皇。名敦仁。日本之賢主也。勵精圖治。哀矜百姓。每值羣臣奏對殿上。輒溫顏接之。命書中國漢唐以來君臣言行於殿壁。用以自鑒。其年號曰延喜。嘗頒治法於郡國。謂之

延喜格式。又勅諸國有司進風土記。契丹主阿保機遣使來通好。天皇怒其滅渤海也。却之。新羅酋甄萱歸化。詔許其效順。于是國家無事。民庶樂業。史稱延喜之治。可比仁德天皇。惟聽藤原時平譖。貶菅原道真。及見三善清行上意見十二條不用。二事爲治行之玷。世論惜之。

西班牙王阿德拉門第三傳

西班牙王阿德拉門第三。以西歷九百十二年。繼前王阿拉門卽位。素好文學。旣卽位。乃大興學校。四方人來就學者甚衆。稱爲回教第一賢主。嘗征亞非利加克之。討離安王（亞維德王加昔阿遷都於離安。遂名亞維德曰離安）亞德奴之罪。立其兄贊崗爲王。與基督敎人立約。令相助。及阿德拉門卒後。子孫常爭宗教不已。國勢由是大衰。

日耳曼帝顯理第一傳

日耳曼古爲聯邦之國。有五國分治。當西歷九百十二年時。匈牙利人侵之。國人會議立佛

耶哥尼侯剛拉德爲皇帝。時剛拉德威令不能行於薩索尼（五國之一）薩王顯理欲得帝位。（國中定例臨國大棘則由五國中舉出一人爲帝）抵抗剛拉德。剛拉德亦倦政。九百十八年以病薨。臨歿。召其弟耶弗爾花。以位讓顯理。弗與爭。顯理遂卽位爲日耳曼皇帝。是爲薩索尼朝。時日耳曼承前代衰亡之餘。屢爲匈牙利人所侵。匈人兇暴異常。炙人肉啖之。見敵屍卽吮其血。奪人嬰孩。卽寸磔使其母見之。國人怖甚。每戰輒敗。顯理以爲國人之所以屢敗者。由於防禦之術有未盡。非關力之不足。欲圖講和紓禍。以謀從緩報復。九百二十四年。遂與匈人約停戰九年。還其所俘一將。歲納幣於匈人。許之。乃命築城治渾環其都邑。並築連珠砦以便防守。又遷城外居民九分之一於內。合力守禦。定爲城外八分之民。見敵至則收賞財入城。輸其所儲穀食於內。藏三分之一於倉廩。以備危急。使城中民平時各治其業。有事則出從軍。是謂城兵。增騎兵。厚其俸。使常操練進退擊刺之法。久之。欲驗其力。發兵擊斯拉窩尼。破之。又擊波希米及火尼。取其地。置買先及北薩索尼二國。九百三十三年。匈人責歲幣。不供。匈人怒。大舉入寇。顯理親將禦之。九百三十四年。與匈人大戰於墨色堡。日耳曼軍營於沙列河畔山上。出兵下薄匈陣卽引還。如是者三日。使習練膽氣。至四日。乃

以國旗繪天使米加勒像於其上。親率諸軍下突匈陣。匈人大敗。死傷無算。俘獲甚多。其曾犯強盜姦殺放火等諸惡者。皆命數其罪。縊殺之。自是匈人始懼日耳曼兵威。不敢牧馬於境上。至九百三十六年。顯理第一薨。國中諸大族。以其在位時武功赫煊。足以保衛其國。垂諸久遠。因議立其次子阿多爲帝。

日耳曼帝阿多第一傳

日耳曼帝阿多。帝顯理第一之子。以西歷九百三十六年卽位。時值日耳曼全盛之際。境內諸侯王咸奔走率職。卽位時。魯達林莽侯修宮殿。佛耶哥尼侯辦食膳。刷比侯具酒漿。巴威畧侯指揮侍衛。其禮儀之盛。爲古所未聞。是謂選侯特權。阿多夙慕法王沙立曼之風。欲使國中侯伯畏威聽命。侯伯多懷異志者。阿多異母兄丹克馬。乘釁起兵。佛耶哥尼侯耶弗爾。任應之。九百三十八年。丹克馬死。耶弗爾任佯降。與阿多弟顯理。及魯達林莽侯斐塞爾伯通謀。復叛。九百三十九年。戰於安得拿。叛黨大敗。耶弗爾任斐塞爾伯並戰歿。顯理逃不知所往。後禮拜日夜。阿多過奎林堡市。顯理負懺罪。囊跪道左乞赦。阿多惻然。急起抱持之。

盡赦其罪。阿多見叛者數起。患之。奪五侯土地。以巴威畧與顯理。以蘇亞維亞與子羅德福。以魯達林莽及佛郎哥尼與女婿剛拉德。以羅拉與親臣。九百五十年。意大利宿將魯達留寡婦亞的來來乞救。初。意大利自加魯令氏統絕。羣雄割據。戰爭不息。弗理滙侯別連伽第二兵最強。攻畧四鄰。九百四十六年。布告全國。自稱意大利王。獨故王宿將魯達留不從。至是魯達留卒。別連伽盡取其地。欲國人服已。謀爲其子娶魯達留寡婦亞的來。亞的來不肯脫身遁。騎追獲之。別連伽妻兇惡。梓亞的來抵地。蹴之者再。別連伽復命幽之於塔中。欲奪其志。有脩行士乘夜穴壁載亞的來於漁舟。逃依瑪古伽拉。使乞救於阿多。阿多乃自將大軍入意大利。抵巴非亞。納亞的來立爲后。攻別連伽。降之。平意大利全土。別連伽誓竭忠誠服事。因赦其罪。舉意大利封之。當阿多納亞的來時。阿多子羅德福婿剛拉德。並持不可弗聽。二人遂相謀起兵。阿多覺之。奪其國。逐之。九百五十年。二人陰招匈加利人令大舉來寇。阿多親將。與匈軍戰於奧斯堡列幾之野。其地峯巒回互。而原野曠遠。極目不見一樹。匈人列陣原上以待。阿多分兵爲八隊。突出其後。縱橫盪擊。匈人大敗。死者十餘萬。自是不復侵日耳曼。是役名將剛拉德戰歿。阿多旣以挫匈人。又擊斯拉窩尼於波希米。破之。波希米侯

薄列士牟田降。大將熱魯又取東薩索尼。置墨色堡。買先等數地。宏耶穌教。以振國威。阿多自誇其功。欲得羅馬帝冕。使人諷教皇約翰第七。而意大利人亦多請阿多往臨其國者。先是別連伽復叛。起兵逼羅馬。教皇與諸侯伯議。使來乞援。阿多乃命子羅德福征之。羅德福以兵入意大利。獲別連伽。赦之。別連伽進毒殺羅德福。恃勢拔扈如故。阿多聞之怒。親將踰阿勒伯山。入意大利。擒之。送盤山。繫獄瘦死。九百六十一年。阿多詣米蘭戴巴倫多鐵冠。明年。得羅馬帝冕於教皇。自是日耳曼帝定例冠日耳曼意大利羅馬三國之冕。必使教皇加之。阿多既得羅馬帝冕。欲與教皇絕。以擅意大利國政。陰誘羅馬人入己黨。教皇覺之大怒。九百六十三年。阿多會衆於羅馬。議廢教皇。立阿勒第八爲教皇。仍居意大利。屢討判亂。阿多膽畧過人。量寬厚。有屈服乞降者。雖仇人皆宥之。或反蒙恩遇。以是能靖禍亂。卒奏成功。然意大利人不欲戴異邦人爲君。屢起兵抗拒。每新帝卽位。輒發兵致討。紛擾不已。加以教皇與所立帝屢生隙。二國仇怨益深。後遂爲大患。阿多以九百七十三年薨。年六十一。子阿多第二踐祚。卽亞的來后所出者也。

日耳曼帝阿多第三傳

日耳曼帝阿多第三。乃阿多第二之子。以西歷九百八十九年卽位。時尙在沖齡。由母東羅馬帝第二女帖荷法尼祖母亞的來及大教長維里並攝政。三人同心輔導。選耆德。舉名儒。熟爾別爲師傅。九百九十六年。阿多年十六。親至意大利戴羅馬冕。時意大利有格列仙脩欲復共和政。自稱公修爾。不肯奉命。阿多乃自將兵擊而虜之。斬其首。懸屍於樹以警衆。後遂殺教皇約翰第十六。立其師熟爾別爲教皇。號西威士的第二。時大尼王耶力克據丁抹瑞典那威三國。威勢強盛。阿多率兵與戰。破之。尋講和立約。使耶穌教徒得入其國傳教。阿多深愛意大利風土。欲定都羅馬。以爲日耳曼首都。班告兩國。民皆不懌。羅馬人結柵塞道路。圍阿多宮。阿多挺身免。於是深憤羅馬人舉動。大會諸侯伯。擬大舉擊羅馬。會罹疾而薨。時一千二年也。無子。國人立阿多第二之孫巴畧侯顯理爲帝。

日耳曼帝顯理第二傳

日耳曼帝顯理第二。乃阿多第二之孫。舊爲巴威畧侯。阿多第三既薨。無子。廷臣迎立之。卽

位之初。國中覬覦者甚衆。諸豪族多懷異志。阿多屢出兵伐之。始得固位。荷蘭侯直爾克第三。據其地不服。阿多命令魯達林。蔡侯若額。弗力黎。第往伐之。意大利弗黎侯亞克伊。前聞帝卒。自立稱王。阿多自將伐之。亞克伊兵敗遁入道院謝罪。乃赦之。遂詣羅馬戴皇帝冕。阿多卽位於西歷九百八十九年。薨於一千二十四年。平日性慈祥。深信神道。修禮拜堂及道院。不惜費用。後人尊爲神聖焉。

波斯伽寺尼王馬毛多傳

伽寺尼王馬毛多。興於波斯。父曰阿伯特真。本土耳其族。爲摩哈默教人（卽回教）。英勇有將畧。據有波斯伽寺尼之地。又從阿富汗進侵印度之藥若普。大掠珍寶。建回教堂多所於其處。後又敗藥若普王之兵。責其每歲納賦。及馬毛多既嗣位。以兵蠶食四鄰。日以強大。波斯王馬大道拉不能敵。至西歷一千年。馬大道拉遂降於馬毛多。馬毛多勇敢雄武。欲繼父志。復舉兵入印度之藥若普。擒拉保爾王塞巴爾。尋與立約。令歲納貢賦。釋之歸。而還其侵地。後因羅侍布土王背約。復取羅侍布土及牟爾丹之地。又伐塞巴爾。塞巴爾求援於印度。

諸國。諸國王合從以禦馬毛多。復大敗。馬毛多遂連歲用兵於印度。征服各部。毀其偶像。掠其貨財。自是版圖益大。而回教遂大行於印度諸國。至一千二十八年。馬毛多卒。印度始稍獲蘇息焉。

丁抹兼英吉利王加紐的傳

丁抹王加紐的。智勇絕倫。王瑞尼子也。初大尼人之來往英北地者。生齒日滋。英王以德華第二患之。下令無男女少長。限一月內殺盡。中有瑞尼之妹。亦罹於難。瑞尼聞之大怒。率大軍入英境。長驅而入。所過焚掠。英人逃竄殆盡。自是與英爲仇敵。此西歷一千十三年事也。及加紐的嗣位。遂誓欲滅英。一千十六年。發兵艦擊英。英王以德華迎戰。而人心不和。因大敗之。奪其地大半。以德華僅保有南部一隅。明年。英臣某弑以德華。叛應加紐的。加紐的遂盡併英地。自立爲王。以英前王以惕勒妃以瑪爲妃。君臨英之全土。是稱大尼朝。分四境爲四部。置方面大臣治之。有高的溫者出身寒微。力戰有功。加紐的寵任之。驟升部長。尋被文武軍民推舉。遂列大臣。遣其兵之半於丁抹。半戍英。以鎮厭之。使英民從其舊俗。無所更變。

無何。加紐的還丁抹。與瑞典那威兩國戰。破之。後復來英。加紐的爲政。以得民心爲務。視大尼人一如薩索尼。人不爲區別。與議會商政教。教中賦稅。皆歸教會。戒教士毋得姦淫。安息日。毋許田獵及貿易往來。國中不得用異邦風俗。異邦人居英。不循國法者。逐之。其器械貨財。皆許携去。加紐的服御。悉取諸宮中。令所司毋得侵漁百姓。禁民間強娶孤女寡婦。以謀資產者。凡男子死未逾年。其婦不許他適。於是國人悅服。有侍臣某。每稱加紐的爲具大威德。加紐的厭其諛。一日從之至海濱。設坐。良久潮至。加紐的大聲叱之使退。潮更漲。加紐的起避之。笑謂侍臣曰。余不能退潮。何威德之有。汝何譽余之過當也。一千三十五年。加紐的薨。子哈羅德。哈底加紐的相繼爲王。及哈底加紐的卒。英人乃逐大尼人。逆前王以惕勒。子義德華。第三子諾曼的爲王。薩索尼王統至是復續。

日耳曼帝剛拉德第二 顯理第三合傳

日耳曼帝剛拉德第二。始爲佛朗哥尼公。前帝顯理第二無子。既薨。薩索尼帝統絕。侯伯等會議六日。遂迎立之。於西歷一千二十四年卽位。既卽位。巡行國中。聽訟斷獄。伸冤枉。懲兇

惡。日耳曼自前此爭亂以來。法令不行。守土官隨意爲政。豪族養兵自衛。武斷從事。國中盜賊寢多。剛拉德患之。出令自水曜日夕至月曜日朝。不得拔刀。犯北絕之教門。國人大悅。謂上帝爲下民立此良法。剛拉德愛王國不爾。良土壤肥美。欲併之。先是不爾。良王路德福欲傳國與子顯理。顯理天。至是剛拉德以兵威脅路德福。德立約。後遂盡納其地。一千三十二年。路德福卒。全土歸日耳曼。剛拉德又欲靖意大利之亂。再起兵入其境。會疾疫大作。不利而還。一千三十九年。剛拉德薨。子顯理第三嗣位。顯理志氣俊邁。才略絕人。欲大革制度。易置侯伯。以張帝室之威。立太子顯理第四爲王。生凡六週日。使侯伯誓約服從。又定教地規例。強教士遵行。巡視都鄙。普施專制之政。屢用兵他國。服波希米。降匈加利。破波蘭。時羅馬有三教皇爭權。一千四十六年。顯理會議於意大利。盡廢之。立教長秋地熱爲教皇。號革理門第二。格理門勸顯理戴羅馬帝冕。顯理因強羅馬人立約。非藉日耳曼帝力。不得定教皇位。顯理性嚴毅。深信神道。事神謙抑。常從其式。自修苦行。當祭日。肉袒懺悔罪業。使教徒鞭已至流血。衆庶皆愛戴之。而豪家大族。則畏且怨者甚衆。以一千五十六年薨。子顯理第四立。

英王尉良傳 一名得勝尉良

英王尉良挪爾曼人也。生於西歷一千零二十七年。父拉貝爲法國侯爵。八歲。父歿。家衆以其孤弱。凌侮之。比長。智勇獨絕。身長八尺有奇。聲若巨霆。其所用弓弩。人莫能挽。年至二十。乃憤然振作。悉除家臣之貳於己者。並復舊封之地。卽名之曰挪爾曼。初。歐洲北半人若丹國、瑞典、挪威等國。並爲挪爾曼種族。其人性好勝。善於師人所長。不甘爲人下。又驍勇善戰。步卒習干擄。騎兵嫻矛矢。嘗掠取英法北鄙之地。隸其版圖。於是所在皆有挪爾曼人。及平西、西利後。代有賢君。平英後。遂與英之臣庶通婚姻。挪爾曼人本無學問。然能取他人之學問。輸入本國。不惜重費。延聘歐洲文學道德之士。往所轄英法意德猶太諸處。使民從學。以是教化大行。國勢強盛。挪爾曼本與日耳曼之沙克森種族。同出於丟屯。迨沙克森占領英國。乃與英同種族。後百有餘年。兩國失和。會丹人侵英。英王厄特勒奔於挪爾曼所轄法國之地。因娶挪爾曼之女爲后。生子曰厄涅德。及厄涅德嗣位。其近臣多挪爾曼人。西歷一千零五十一年。尉良襲父爵爲侯。仕於法國。其年以事赴英。謁厄涅德。因交通其左右。偵知英

國底蘊。又見厄汪德無子。遂有攘奪其位之意。時挪爾曼人有在西西利意大利等國割地自王者。尉良聞而羨甚。一千零六十三年。英國內亂。英大臣哈洛德亡。至尉良家。尉良謂之曰。能令我爲英國王者。當送公歸。富貴與共。哈洛德諾之。尉良乃以欲爲英王之意請命於羅馬教皇。教皇思攬立君大權。許出兵相助。至一千零六十六年。尉良航海抵英。至則哈洛德背前約。自爲王已久。尉良怒。攻殺之。遂於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倫敦自立爲英王。多築砲壘於各要隘。以備他國。英北半人不服。尉良壞其城郭。民居殆盡。至荒蕪五十年之久。一千零七十一年。英屬國赫立汪羣起抗尉良。尉良一舉滅之。自是遂無敢叛者。於是尉良謂英國民間土地。應據爲己有。卽盡以分封功臣子弟。英人皆敢怒而不敢言。一千零八十五年。命全國之地。按數升科。共有山林沼澤田廬草木若干。值價若干。戶口若干。均勒爲成書。復於中提取王宮之地甚夥。意猶未足。乃與法王書曰。我舊爲法國侯爵。分當有采地。意在取法國之非星地方。法王不允。遂以干戈從事。焚其廬舍。棟宇灰飛。尉良馬爲火所驚。人立而嘶。尉良墜地傷重。遂斃。年六十歲。時一千零八十七年也。

羅馬教皇格勒革理第七傳

羅馬教皇格勒革理第七。初名黑得不期。神識高邁。精通教理。當西歷九百年以來。教皇權勢傾歐西。至格勒革理益熾赫。始立教長爲神君。格勒革理嘗憂教門多弊。教士習惡。見天下擾亂不止。慨然曰。教皇爲教門宗父。不可坐視蒼生陷塗炭。宜代耶穌基督無間君民盡救之。每有爭戰。則身居其間以解紛糾。西歷一千五十九年。議廢皇帝及國人選舉教皇之例。定使教宰選立教皇。開大公會議定三憲。一曰。凡教士任教官者不得娶妻。二曰。教職不得以金買之。三曰。教爵豎指環與杖不得授之時。自是教門之勢益張。格勒革理每持論曰。教皇之權。儕於日月。當監世界。不惟有解紛糾之權。卽世界上之皇帝侯伯。不得不立教皇之下。一千七十六年。因聽日耳曼薩索尼人訴稱日耳曼帝暴虐。與教官會議。召日耳曼帝顯理。第四於審院訊鞫。遣使傳命曰。汝顯理罪惡貫盈。限期六旬。詣羅馬參會議。以受教門審判。否則絕汝於教門。顯理大怒。與諸教長親善者謀。欲黜格勒革理。會議於窩牧。使意大利祭司魯蘭多齋書抵羅馬。格勒革理法服倚榻。教長教宰以下。皆列侍左右。延使者入問其旨。魯蘭多述顯理言未畢。教士等奮起欲撲殺之。格勒革理亟出救之。曰。此處祇行教

權非行世權之地也。執顯理書讀之曰。明明日耳曼皇帝。與書於僞教士。黑得不朗。格勒革理。晒之。以日耳曼貴族。多不服顯理者。遂絕顯理於教門。廢其盟約。使全國臣民廢其君臣之約。諸教長有曾言廢教皇者。悉絕之。顯理既爲教門所絕。國中諸侯伯遂議廢之。一旦失大權。窘甚。因携其后親。至加諾撒會。見格勒革理謝罪。格勒革理卻不見。顯理遂囚服徒。跣立門外風雪中。三日不通飲食。格勒革理乃命入見。顯理匍匐自投。格勒革理蹴之以足。赦其罪。縱還國。命議會允准。然不許干預國政。顯理忿怒辭去。俄聞顯理與意大利諸侯伯謀報復。因復絕之於教門。廢其位。立蘇亞維亞侯路德福爲日耳曼皇帝。日耳曼諸教士貴族等不服。仍奉顯理以與路德福戰。三年。路德福被創死。顯理遂以大兵入意大利。圍羅馬。三年。格勒革理力竭出奔。依諾爾曼侯羅伯介斯加。羅伯承顯理意。廢而幽之於撒勒摩。格勒革理被幽成疾。而志氣不挫。深信其道。以至於死。臨終語人曰。吾愛正直。疾暴戾。所以致禍也。竟歿於撒勒摩。

法耶穌教徒彼得傳

彼得者。法國亞眠教士也。初耶穌沒後。葬於猶太國之耶路撒冷地方。後七十年。猶太始叛羅馬。羅馬帝命其子第度。率兵陷耶路撒冷。縱火焚其城。人民被屠殺者百餘萬。輸入軍中爲奴。及棄諸野外。使飢餓而死者。九萬七千人。生幸存者甚少。後猶太再叛羅馬。羅馬帝哈的練。怒擊破之。壞其城垣廬舍。撒鹽其地。於是猶太遂亡。然其時歐羅巴諸國之耶穌教徒。皆以遠赴耶路撒冷拜教祖耶穌墓。爲教門第一義。結伴行賽者日益衆。其人皆粗服不飾。赤足不履。飲食止麪包及水。以示敬信之意。及西歷六百三十四年。亞刺伯人之奉摩哈默教（卽回教）者。曰沙蘭生人。以兵入耶路撒冷。據之。於是行賽者動遭窘苦。一百三十年。回教大教師哈倫亞拉什。獨憐恤之。不加沮礙。或更恩遇之。承哈倫後者皆繼其志。不敢肆虐。及亞非利加法知米族大教師巴勒士底納。取西里亞。始大虐行賽者。至第三世大教師時。遂摧耶穌廟。毀壞其墓。暴殺教徒。迨第四世大教師立。反其道善復。遇行賽者。許其詣廟墓。如舊。及土耳其破沙蘭生。取耶路撒冷城。夷民成羣。亂入禮拜堂。大聲叫呼。毀几案。掠幣物。甚至毆擊教士。摔其髮墜。諸祭壇下。又置守兵於府門。要行賽者納多金。不與則不許入門。教民萬里冒險以至。遭茲殘虐。致窮乏飢餓而死者甚衆。至一千九十二年。彼得亦以行賽受

耶路撒冷人凌虐大憤。還謁教皇烏爾件第二。訴之。謀欲報復。教皇以爲然。命以己意遍諭諸教徒。彼得乃徒跣露頂。服短褐。手耶蘇刑死圖。乘驢馬巡行歐洲各國。激勵其人民。語以行襄艱難之狀。乞大興師旅。征異教徒。(指奉回教者)以拯同門之難。各國聞彼得言。咸感奮激昂。願效死力。其年教皇大徵會於意大利之卑先撒。來會者三萬人。東羅馬帝亞歷脩亦遣使至會。謂衆曰。土耳其方迫君士坦丁。願藉諸君之力以挫其威。遲恐君士坦丁折而入於敵也。越一月。教皇再會於法國之古勒門。以決軍議。諸國君長教士暨客民。俱相率往會。僑處城中。至無隙地。教皇向衆歷述土耳其人暴虐之狀。且曰。耶路撒冷。乃教祖垂迹之地。今委諸教敵之手而不救。猶可謂篤信上帝者乎。汝等宜鼓敵愾之氣。洩同門之忿。以剴刃於教敵之腹。以滅汝舊染罪業。宜且絕塵世之羈絆。勿爲家人婦子所累。若不從神軍。及阻礙神軍者。絕其教門毋赦。衆聽其言。或指天。或搏膺而連呼曰。上帝欲之。教皇曰。上帝欲之。斯言發於汝靈。是卽上帝之命也。乃繡十字形於軍服左肩以爲識。衆踴躍辦治軍裝。期以明年八月之望出師。於是夫訣妻。子辭父。農者忘其耕。牧者罷其畜。諸國民無老幼男女。爭從神軍。一千九十六年春。推彼得爲大將。兵凡八萬。率以東征。彼得慮兵過多。分其半於

友人瓦爾得統之。軍無紀律。并乏資糧。沿途以劫掠爲事。未至君士坦丁。先與匈牙利人布爾加利人戰。損其軍大半。希臘帝深患其暴。爲具舟令從速東渡。諸軍乃入亞細亞。進至庇地尼。糧食既匱。疾疫大行。死者相枕藉。土耳其蘇利曼乘虛襲擊。破之。瓦爾得戰歿。彼得率殘兵三千遁還君士坦丁。歐洲諸國聞敗報。毫無沮喪色。益欲大發兵以勦滅異教徒。於是法之魯達林拿侯額弗黎。其弟巴多尹。法王子弟威爾滿代侯武額。英王子諾爾曼的侯羅伯。發蘭德侯羅伯。紫羅塞侯雷門。答連的侯破希蒙。及其從子丹克勒等。皆受本國王命。將其軍來會。全歐騎士軍卒。分隸各軍麾下。水陸並進。直抵君士坦丁。是爲第一次之十字軍。武額志氣雄邁。敵人畏之。先諸將入希臘。諸軍繼至希臘境者。六十一萬人。希臘帝大驚。恐不利於己。拘繫武額。令不得道出希臘。及額弗黎至。使武額立約服從希臘。始得釋。一千九十七年。十字軍入亞細亞。圍土耳其首都尼塞亞。彼得及諾爾曼的侯羅伯皆來會。兵凡六十萬。營於山上。與蘇利曼索利曼兵相持。遂大戰。土軍敗走。閱六月。城兵開門降。諸軍復破敵於多里勞。取伊奇紐。既而糧食告乏。加之酷熱。土人出輕兵掩擊。殺數千人。諸軍氣沮。彼得亦出走。途爲丹克勒所捕。詰以胡獨退意。彼得大慙。諸軍患土人多用間諜。破希蒙

當晚食。殺間者二人炙之。揚言凡敵間皆炙食之。以懼敵人於是間諜乃絕。東方諸國聞之。皆以耶穌教徒爲能食人也。時巴多尹以別軍攻耶得撮。取之。建侯國焉。又拔濱海諸邑。一千九十八年。十字軍合力攻安提阿。安提阿爲土耳其其瀕海大郡。苦戰九閱月。城兵有叛降者。遂陷。十字軍入城。恣殘殺。死者萬餘人。老弱婦女皆不免。破希蒙以安提阿爲侯國。選騎士之勇敢者守之。會土耳其將哥勃伽以四十萬衆來圍。城中水糧盡絕。衆剝樹皮發墓取死者屍噉之。敵人攻城益急。衆或乘夜遊。或投敵軍。誓不奉耶穌教。城兵皆自分無生理。有一卒創造十字槍。持之突入敵陣。敵皆披靡。諸軍倣之。奮勇斫敵營。大破之。獲糧械無算。進取的里波利西頓推羅等地。據之。一千九十九年六月一日。諸軍達燕毛高處。翌日。遙望耶路撒冷。歡聲雷動。或有流涕者。以口吸地曰。救世主所遊之處也。或脫其屨以行。六日。始達耶路撒冷。時埃及國及蘇爾且（土耳其王號蘇爾且）皆有重兵守耶路撒冷。十字軍攻圍月餘。屢戰屢北。城兵偵知其汲山間泉水。出罃擊之。被殺者甚衆。泉水爲赤。諸軍乃作攻具。爲方形樓櫓三層。高於城壁。中藏精兵。上設飛梯。下施車輪。七月十四日。諸軍駕攻櫓齊進。薄城下。猛銳無前。沙蘭生人乃投以巨木及石。盛硫磺於壺中。燃火擲擊。或以熱油注於

十字軍頭上發火箭以燒攻具。薄暮。十字軍力盡而退。明日復鼓勇進。血戰者七次。十字軍大敗。志氣阻喪。有一騎兵。矛甲燦爛。由橄欖山上奮然趨城下。諸軍以爲天使。踴躍從其後。逼城放火箭。會北風起。烟焰障天。城兵薰咽不能戰。額弗黎由攻擄飛梯躍入城上。諸軍繼之。沙蘭生人一萬。逃入一堂中。諸軍四面環攻。盡屠殺之。血溢堂階而流。進入猶太廟。猶太人避兵者滿廟。諸軍縱火焚之。雖婦稚無免者。乃分隊掠城中。殺人如麻。衆以額弗黎勇冠諸軍。上議立爲耶路撒冷王。額弗黎辭曰。是救世主代衆生捨身之地也。吾儕豈可稱王號哉。諸軍因奉以耶路撒冷公位號。額弗黎猶謙讓不受。惟自稱神陵守護。以總管事務。是役耶蘇教民死者八十五萬。土耳其軍民死者亦以數十萬計。其事皆由彼得之被虐而起。論者謂耶蘇以普救世人爲主義。今歐洲各邦。徒以欲謁其廟墓之故。致兩軍死者百數十萬。豈非耶蘇之罪人哉。何弗思之甚也。自後十字軍繼起者六次。血戰二百餘年。殺人至二百餘萬。噫。慘已。

日耳曼帝顯理第四傳

日耳曼帝顯理第四。顯理第三之子。以西歷一千五十六年卽位。年甫六歲。母亞基尼攝政。可倫敦大長漢那見顯理冲幼。以爲可欺。一千六十二年。設筵於來茵河旁之開塞爾威爾。以饗顯理母子。酒闌。漢那誘顯理至河濱乘漁舟。舟人鼓擻。其行如飛。頃刻達數里之遙。顯理驚叫。閤極投水。舟人援出。遂館漢那家。亞基尼悲痛不勝。赴意大利。隱於道院。漢那擅權。遇顯理嚴厲。顯理畏之。不出一語。三年。不來梅教大長亞特伯。窺漢那亡。奪顯理赴薩索尼。謂顯理曰。漢那以己意爲國法。甚悖逆。顯理深信亞特伯。無言不聽。一千六十五年。顯理年十六。始親政。先是亞特伯與薩索尼人有隙。屢譖薩人於顯理。顯理親政之始。在薩流連。供億繁多。府藏匱竭。薩人厭苦之。顯理不以爲意。更設法度以勒制薩人。薩人怒。會於的利埔。推漢那爲長。迫使黜亞特伯。顯理不得已。從之。一千七十年。顯理年二十一。憤漢那專橫。斥之。使不得言事。又奪漢那之友巴威略侯阿多之地。以與意大利方伯物爾菲第四。阿多大怒。與薩侯馬古那合從以叛。顯理命將討之。擒阿多及馬古那。顯理登高望見薩地。曰。美哉。薩索尼之土。然其民抑何陋也。薩人聞之怒。羣起叛。蘇亞維亞侯路德福。加林西侯伯德爾多共助之。一千七十四年。顯理大徵勤王兵。伐薩人於何軒堡。大破之。顯理遇侯伯不以禮。

侯伯皆怒。有貳心。一千七十五年。顯理與薩人和。撒城砦。薩人乘勢發帝室諸陵。暴顯理兄弟及幼子之骸。放火焚之。顯理大怒。與諸侯伯和。復伐薩人以報。搶掠殘破甚酷。尋以溫言勸諭。與約和。未幾。又食其言。捕薩侯禁錮之。使國人爲之監守。時教皇格勒革理第七與顯理爭權。薩人赴羅馬。愬顯理者甚衆。路德福物爾弟伯爾德亦與格勒革理通。一千七十六年。格勒革理召顯理往羅馬聽訊。嚴限六旬。顯理怒。與諸教長謀。欲黜教皇。遣意大利祭司魯蘭多。賚書報格勒革理。直斥其名。格勒革理命絕顯理於教門。廢其盟約。并絕同謀諸教長。於是日耳曼臣民。忌顯理如疫鬼。無復一人用命者。侯伯遂會議。廢顯理。顯理驟失大權。迫於危亡。念非解教皇之忿。不能自全。乃携皇后皇子赴意大利。冒冰雪與從者數人。匍踰阿勒伯山。皇后則以牛皮裹體。繩繯而下。抵加諾撒會。請謁教皇。格勒革理拒之。遂改服囚衣。徒跣抵門。立風雪中。不食飲者三日。格勒革理乃命入見。許以還國。後期議會允准。然不許干預國政。顯理不勝其忿。辭歸。至奧斯堡會議。得復位。意大利侯伯。憤格勒革理驕恣。羣欲助顯理。顯理亦欲藉其力以報教皇。格勒革理聞之。再絕顯理於教門。更立蘇亞維亞侯路德福爲帝。日耳曼教士貴族等不服。歸心於顯理。顯理遂還日耳曼。與路德福戰。三

年。兩軍死傷甚衆。一千八十年。大戰於摩耳先堡。路德福被創而死。顯理乘勝以大軍入意大利。攻教皇格勒革理於羅馬。圍之三年。格勒革理力竭。走依諾爾曼侯羅伯介斯加。羅伯廢之。幽之於撒勒摩。越二年而死。顯理乃立格理門第三爲教皇而歸。未幾。羅馬人廢之。改立烏爾伴第二爲教皇。路德福既戰死。國中大族欲抗顯理。議立盧森堡侯黑耳曼爲帝。黑耳曼恥爲諸大族所侮。竟辭位。教皇烏爾伴復嗾顯理長子剛拉德。據意大利以叛。顯理將親伐之。一千一百年。剛拉德卒。其弟皇子顯理亦起兵叛。顯理親將致討。皇子顯理單騎出降。俯顯理足下。深悔前罪。涕泣求宥。顯理惻然赦之。悉遣散其衆。皇子顯理突以兵來襲。執顯理幽之。教長等迫顯理脫冕。剝紫袍。一千一百五年。皇子顯理大會議於綿郁。從其黨之議。廢父自立。稱顯理第五。一千一百六年。顯理薨於儒几。無收葬者。儒几教長獨葬之。以其爲教門所絕故。人多議之者。遂發其骸骨埋瑪斯河小島。後復以石棺藏之。置卑爾僻地。不葬五年。及教門解罪。土人始禮葬之。

法耶穌教士伯爾拿傳

耶穌教士伯爾拿。法國加萊爾皓之大教長也。節儉脩行。常食麪包胡桃及木葉等。顏色青癯。身體羸瘦。而志氣甚壯。爲衆所推服。初耶穌沒後。其墓在猶太國之耶路撒冷。諸奉耶穌教者。歲往其地行賽。及猶太爲沙蘭生（亞刺伯人之奉回教者也）所據。行賽者恒被虐待。回教大教師哈倫亞拉什憫之。稍加恩遇。後土耳其破沙蘭生。取耶路撒冷。待諸教徒益無狀。法國教士彼得。奉教皇命。合英法諸國之兵。與土人戰數歲。教徒死者八十五萬人。乃奪回耶路撒冷。立額弗黎爲耶路撒冷王。是爲西歷一千九十九年。明年額弗黎卒。其弟巴多尹讓耶得撒（巴多尹先於其地建侯國）於其從子。而嗣位。是爲巴多尹第一。再傳至巴多尹第三。以冲齡卽位。西里亞美索波太米亞兩國酋耶馬的。欺其弱。乘虛襲耶得撒。取之。歐洲諸國聞之。憤然大譟。於是伯爾拿說法人及日耳曼人。使討耶馬的。日耳曼王剛拉德第三。法蘭西王路易第七。納其說。決意興師。是爲第二次之十字軍。一千一百四十七年。日耳曼王將十字軍赴君士但丁（土耳其地）分其軍爲二。一軍由陸。一軍沿海而進。及希臘。鄉導者迷失道。入非里地荒野中。天氣熾熱如焚。水糧俱匱。兵士大窘。敵輕騎來襲。大敗。別隊亦爲敵所掩擊。死傷無算。法蘭西軍繼入亞細亞。亦敗。於是兩王議由他道入巴

勒斯坦。與巴多尹第三合兵攻太馬色革。軍中有陰通敵者。說兩王攻城東偏。兩王從之。進戰不利。乃引兵而還。後敵勢益熾。壓迫耶穌教徒益甚。迨十字軍繼起者四次。戰禍方息云。

英教徒多瑪北革傳

英國當西歷一千一百六十年。王顯理第二在位時。教徒中有多瑪北革者。生而英敏。儀狀俊偉。王甚悅之。授以官。北革窮極奢侈。出入警蹕擬王。後爲教大長。乃去華服。衣麻布。食糲飲水。露背受笞。不異修道士。一千一百六十四年。王開會議於格拉林敦。因欲抑制教士之權。定教憲十六章。凡教事皆從王與諸民之議。北革亦與衆俱署名紙尾。既而悔之。從教皇亞歷山德第二言。遂背所定教憲。會教徒有殺人者。有司索之急。北革言我教下人有罪。自有我法治之。若此罪。黜職足矣。毋待有司處分也。因與王爭論。積年不息。有四騎士嘆王威之漸衰。見北革懇諭之。不聽。一千一百七十年。衆亦北革於神廟祭壇上。國人皆咎王。勸教皇絕王於教門。王不得已。廢嚮所定教憲。徒行詣北革墓。頓首拜謝。教徒舉棍亂擊。王不敢抗。教皇始宥之。明年。教皇奉北革骸骨於會堂。衆崇拜之。自後垂四百年。祭獻不絕。

英王顯理第二傳

英王顯理第二王顯理第一之外孫。安如侯額弗黎之子。母曰貌德。曾嗣顯理第一爲王。後爲顯理妻妹子士提反所奪。及西歷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士提反死。顯理第二乃卽位。顯理第二年當志剛。臨事聰察。奄有法國。安如諾爾曼哥也納波以都諸國。居法地三分之一。較法王所治更廣。又使蘇格蘭威爾斯皆聽命。遂攻愛爾蘭。愛爾蘭望風而潰。愛爾蘭本數小國列峙。各立酋。互爭不息。嘗有一酋戰敗。乞援於英。英出兵援之。至是始歸英版圖。前王顯理欲張王威。毀壞豪族所築堡砦。顯理第二既卽位。又抑制教士之權。王室勃興。比隆前王偉良之世。後以殺教士多瑪北革事。得罪國人。聲威漸替。顯理第二有四子。曰顯理。曰理查。曰額弗黎。曰約翰。顯理晚年與后相惡。四子皆助母叛父。法王路易又助四子。爭鬥不已。天倫乖戾。骨肉相殘。顯理第二因憂憤鬱鬱成疾。每面壁長吁曰。噫。吾休矣。至一千一百八十九年。而薨。子理查嗣立。顯理第二在位日久。國中承平。典制一新。先是罪人不服罪。則考掠誣服。或與毒藥。多枉死者。至是命士師聽訟。必須令衆人證其人平素善惡。然後定讞。名曰

如力。如力者。令其人自誓不作謊語也。晚年始設買阿爾衙門於倫敦。管理民事。其官由國人公選。爲地方官之至尊貴者云。

日耳曼帝弗勒得力傳

日耳曼帝弗勒得力第一。初爲蘇亞維亞侯。前帝剛拉德第三之從子也。剛拉德薨於西歷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子亦名弗勒得力尙幼。遂立蘇亞維亞侯爲帝。弗勒得力第一鬚髮盡赤。意大利人稱之曰巴巴洛撒（方言赤鬚也）而智略絕倫。志氣剛邁。欲長帝威。比盛於加魯令氏（法王沙立曼之族也）卽位初。修法度。張紀綱。約束侯伯。使從政令。時物爾弗族與何軒士陶弗族絕交。顯理師兒與顯理約索美葶以兵相鬥（皆王族侯伯）弗勒得力憂之。一千一百六十五年。爲居間勸和。使約束美葶棄巴威略與師兒。陞約索美葶所領侯國與斯地亞爲公國。初。意大利倫巴多諸邑。推者舊共和爲政。貿易通商。以致富彊。遂相與抗日耳曼。米蘭誇其強盛。凌虐鄰境小邑。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弗勒得力自將入意大利。攻米蘭屬邑亞斯底朶多那。拔之至巴非亞。戴倫巴多王冕。又受羅馬帝冕於教皇亞的練第四。先

是羅馬人亞爾那漢不勒西欲復共和政。大聚黨與亞的練不能敵。出奔投日耳曼陣。凡教皇乘馬。日耳曼帝例爲執轡。弗勒得力不肯。亞的練怒。謂是有惡意。弗勒得力深謝之。口詆其足。亞的練傲然自高。猶斥爲不敬。弗勒得力誓改過。後遂爲執轡。未幾。引兵入羅馬。捕亞爾那焚殺之。亞的練乃爲加帝冕。弗勒得力引兵還日耳曼。尋又與亞的練生隙。逐其使。一千一百五十八年。米蘭叛。弗勒得力將步兵一萬五千。踰阿勒伯山入意大利。伐米蘭。城中食竭。開門降。拜跪求哀。因盡赦之。會於畢仙散東南倫加黎之野。議定皇帝威權。使意大利人立誓。服從約束。未幾。北意大利諸邑民爭田租復叛。會於米蘭。起兵據古勒麻。拒戰。頗強。弗勒得力大怒。曳出其老人之爲質者四十名。盡斬之。又縛其名族質子於攻櫓之上。以示城兵。城兵擲大石破櫓。併擊殺其子曰。汝弱齡爲國棄命。流芳百世。不亦幸乎。弗勒得力攻之六月。乃降。更進兵攻米蘭。數月。陷之。平壁壘。毀樓櫓。移其民於外。其他諸邑之合於米蘭者。盡屠之。意大利全土盡平。無何。亞的練卒。羅馬人選立兩教皇。一曰維克多第四。一曰亞歷山德第三。弗勒得力欲助維克多廢亞歷山德。亞歷山德藉國人力。逐維克多。與米蘭人謀。合力相抗。時日耳曼官吏貪殘虐下。諸邑皆有二心。一千一百六十七年。諸邑連合起兵。

號倫巴多連合州。議定立亞歷山德爲大首領。弗勒得力自將伐之。連合州兵威強甚。師無功。加以疾疫大行。乃引兵還。意大利人遂築城於米蘭之西南。卽以亞歷山德之名名之。以表其功德。并以兵萬五千守之。一千一百七十四年。弗勒得力復與師南征。自初征意大利至此。凡五出師。慮不勝。苦請顯理師兒以兵繼其後。師兒不可。俯伏抱其膝懇之。顯理不動。皇后見弗勒得力卑屈狀。前謂之曰。陛下宜起立。陛下不忘此卑屈。上帝必佑陛下。弗勒得力遂以兵入意大利。一千一百七十六年。戰於里納那。奮前突敵陣。以兵少大敗走。與所乘馬俱倒地而絕。四日方蘇。乃請與意大利人和。亞歷山德主持其事。會於威尼斯。亞歷山德入禮拜堂踞榻。弗勒得力脫外套踞其前。口吮其足。亞歷山德感動。急起抱持。亦吮弗勒得力足。使坐已側。明日。共臨彌撒祭。弗勒得力爲之執鐙。步在馬前。於是疑忌始釋。親如兄弟。修好和式於宮中。引兵還。尋與諾耳曼人約。休戰十五年。越六年。與倫巴多人會於瑞西之官斯丹。議定約款曰。今後倫巴多人。選舉首領。專制都邑事務。連合諸部悉仍舊。新築諸寨。均勿毀壞。云云。弗勒得力以里納那之敗。歸罪於顯理師兒。欲報之。雖屈意與意大利人和。歸國後。卽遣人召師兒至審院。將奪其國。師兒不至。一千一百八十年。定師兒罪當放竄。師

兒不去。舉兵叛。三年。知力不敵。棄國去。弗勒得力乃以巴威略與信臣阿多。以薩索尼與亞伯拿多。後又裂二國爲數小國。師兒走依英吉利。初教皇聞埃及國蘇爾日薩拉丁威力日大。逼耶路撒冷。耶蘇故里。歷說歐洲君民救教祖。諸國互相推委。無復率先興兵者。及聞耶路撒冷之敗。在一千一百四十七年。諸國益懈。至是弗勒得力乃發憤與法王腓立奧古士都英王理查獅性謀。出兵東方。以滅異教徒。謂回教。是爲第三次十字軍。弗勒得力命其子顯理監國。爲娶米蘭王維廉女。然後就道。懲第二次十字軍之役。先遣使匈牙利希臘以哥紐三國假道。三國許之。希臘王伊撒第二欲阻之。不果。因以舟載日軍。送諸小亞細亞。東入荒野。不得一勺水。乃殺馬食肉。飲血以療飢渴。土耳其輕騎來覘。不解甲者幾五旬。以哥紐蘇爾日偵諸軍疲乏。率三十萬來擊。日人奮鬥。殺敵一萬。降其城。取質子而去。一千一百九十年。軍至迦里加多河。橋隘而衆爭渡。移時。弗勒得力不堪久待。策馬亂流而渡。水勢迅疾。人馬同溺。衆大驚。拯之已不及。日軍膽落。引還者甚衆。弗勒得力次子蘇亞維亞侯弗勒得力。鼓勇率殘卒。向巴勒斯坦。凌艱險入敵地。與英法軍圍亞格列城。積勞成疾。歿於城下。國人乃立顯理第六爲帝。

英王理查傳

英王理查。王顯理第二之次子也。年少時氣銳。善用劍槊槍斧。自誇其能。時人謂之獅性。西歷一千一百八十九年。顯理薨。乃卽位。令猶太人在倫敦者。毋得入教院及宮廷。窺其威儀。猶太人有不服者。闖入王宮。理查適開宴。左右大聲叱之。其人奔出。衆追及毆之。遂焚其居。國人並起攻猶太人。理查下令止之。已無及矣。是歲。理查與日耳曼帝弗勒得力赤鬚。法蘭西王腓立奧古士都約與十字軍（征土耳其之回教徒以護耶穌廟墓者）是爲第三次十字軍。理查戒軍行。凡庫藏金錢。盡搜括靡遺。並命借富人錢。鬻賣官爵土地。蘇格蘭人本不得自主其國。至是請輸銀以去前約。許之。乃大出舟師。繞日巴拉海峽。泊於墨賽拿。明年與腓立合兵十萬同行。爭權相惡。分兵向亞細亞。法船達巴勒斯坦。英船遇風四散。居比路島人掠其貨物。因攻之。逐島人。以英兵守之。旣達巴勒斯坦。帆檣林立。萬衆踴躍。與腓立合攻亞格列。前此耶路撒冷故王額伊。被囚在獄。至是脫走。邀兩王。見兩王不和。憂之。乃爲居間講解。一千一百九十一年。亞格列人降。理查功居多。所得貨財。不以頒日耳曼人。奧斯地

亞侯里泊德揚旗於城樓。理查以爲不遜。拔其旗而破之。日耳曼人怒。引兵而還。腓立在東國。威名不及理查。嫉理查功。亦引兵還。理查以孤軍在敵地奮戰。屢挫勁敵。進圍耶路撒冷。不拔。一千一百九十二年。約休戰三年。欲速還國。微服行至維也納。爲里泊德所獲。送致日耳曼帝顯理第六。顯理繫之獄。年餘。國人哀之。出銀錢二十一萬贖之。乃得釋歸。當理查遭囚未歸時。其弟約翰陰抱篡奪之志。使人流言於國中曰。王卒矣。及理查歸。乃逐約翰。既而憤法蘭西王腓立助約翰。渡海入法國。屢與戰。一千一百九十九年。圍那爾曼城。中弩重傷。遂薨。理查嘗設一法曰。寶代烈。當出兵時。有田產者必從軍。隊長皆奈的族。自國中有喪亂。民不能訴冤於有司。則藉奈的自保。後漸成會。名曰奈的呼德云。

蒙古成吉思可汗鐵木真傳

鐵木真本內蒙古人。其先爲土伯特國支族。乃一部酋長。至其父也速該。始併吞諸部。驟以強大。鐵木真姓奇渥溫。深沈有大畧。年十三。卽嗣父爲酋長。統御全部。部下侮其幼。欲奪其位。遂煽叛。鐵木真遁依喀什噶爾酋。酋以其女妻之。且命分統所部。部下復妒其才能。謀欲

加害。鐵木眞覺。遂亡歸。舉兵伐喀什噶爾。一戰破之。諸部復合。從來攻鐵木眞。邀戰於黑龍江。大捷。四鄰震懾。咸望風納款。西歷一千二百六年。鐵木眞會諸國於斡難河。立明約。擬統一全地球。行卽位禮。各國上尊號曰成吉思可汗。乃親將兵侵金。踰長城而南。陷北京。尋聞西韃靼亂。率七十萬衆。馳驅直搗裏海。進取達爾哈斯。平波斯。克加素。遂侵入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細勒西。所向無前。又滅乃蠻。回回諸國。年六十餘。并吞宇內之志益雄。親將大兵絕沙漠。畧中國西北。罹病。殂於六盤山。年六十六。臨歿。語左右以滅金之策曰。金精兵在潼關。據險難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許我。則直攻大梁。破之必矣。後卒如其言。鐵木眞自舉兵以來。殺人不下五百萬。有妻妾五百餘人。子女甚多。三分其國。以達爾哈斯。坦之北。西自裏海。北至高海。授其長子朮赤。以達爾哈斯。坦全國。授其第二子察合台。以蒙古。全。部及黑龍江。授其第三子窩闊台。窩闊台後二世。皆在位不久而卒。及鐵木眞第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卽位。遂興師滅宋。混一華夏。立國號曰元。其疆域南至前印度。北達北冰洋。東至滿洲朝鮮。西迄小亞細亞。幅幘之廣。古今未有其比焉。

法王腓立第二與士古都傳

法蘭西王腓立第二。以西歷一千一百八十年。繼其父腓立第一爲王。卽位後十年。有第三次十字軍之役。（解見耶穌教徒彼得傳）腓立與日耳曼王弗勒得力赤鬚英吉利王理查獅性。率兵入巴勒斯坦。攻耶路撒冷。與理查爭功。不和。引還。及聞理查被囚於日耳曼。腓立乃奪英地之在法國者。以與理查弟約翰。理查既免。怒腓立背約。以兵來侵。腓立與戰。連年不休。及理查卒。約翰殺其從子亞忒爾。自立爲王。腓立召約翰。將問其狀。不至。乃奪約翰地。遣兵戍之。約翰怒。謀報復。西歷一千二百六年。腓立與約翰和。盡得其地之在法國者。惟以約翰毋遺地爲英有。其後屢和屢戰。又擊約翰黨葡萄牙王匪地難多。破之。時羅馬教皇意諾森第三務擴張其教權。聞埃及國蘇爾日薩丁卒。以爲有隙可乘。說腓立及諸侯伯擊之。於是。以奉福侯薄尼哈斯爲大帥。發蘭德侯巴多尹第九不賴侯路易及他諸侯皆從。是爲第四次十字軍。諸軍既東向航海。約會於威尼斯。威尼斯統領段栢落。以兵屬十字軍。攻達馬西。取之。會希臘王子亞歷修至威尼斯。請爲父復讐。十字軍乃轉攻希臘。取之。推巴多尹爲希臘王。至一千二百年間。伊諾森和那流兩教皇。諭歐洲諸國。益興十字軍。有法國少

年三萬人。日耳曼少年二萬人。欲協力取耶路撒冷。以法國峴道牧章士提反爲大帥。分軍爲二。前往亞細亞。皆無功而還。列國以屢起十字軍故。府庫空竭。民情騷然。腓立獨退治內政。修制度。撫百姓。國力獨見富強。日耳曼王阿多忌之。一千二百十四年。與英王約翰及法西北境諸侯。共合兵七萬以來攻。腓力起傾國兵。邀之伯卑內。自出巡軍。暑甚。憩樹下假寐。敵騎突至。腓立蹶起與鬥。敵鈎腓立鞍。墜馬。騎兵趨前亟救。俄而大軍四集。奮鬥。擒發蘭德一將。斬獲無算。奪得日軍牙纛。日王單騎遁。追兵盛之。腓立馬忽蹶。敵兵捫其頸。一將來救。以馬授腓立得脫。一千二百二十二年。腓立以戰艦千七百艘伐英。教皇勸之和。乃息。遂攻發蘭德。不克。明年。擊破日耳曼。擒發蘭德侯。是年。腓立卒。年五十八。腓立始造石路於巴黎。修巴黎斯城。城垣厚七步。架樓五百。通門十三。深溝環其四周。巍然成一大都府。法人至今稱之。

法王路易第九傳

法王路易第九。以西歷一千二百六年卽位。母曰善蘭伽。有賢行。育諸子。非已乳不敢與路。

易幼時嘗大啼。宮人憐之。飲以乳。菩蘭伽聞之。探指於喉。令吐出乃已。路易既長。持躬謹慎。知慮敏慧。稱睿聖。篤信神道。愛育民人。平明拜神畢。乃御殿。每坐楮樹陰。與法官聽民訟。屢遣使者問民間疾苦。使衆庶選舉法官。侯邦臣民有枉者。得詣法官控訴。時侯邦八十餘。各自鑄錢。貨質濫惡。民大困。路易下令。各邦錢貨不得行於境外。更鑄貨平其輕重。行之全國。民皆賴其利。又設國會。使國人選議員。以制各邦之橫暴。設貧院病院。以賑卹無告者。他種善行。莫能殫述。境內亞毗地方有耶穌教徒獨徇教派。曰亞毗然士者。獨樹一幟。以抗教皇。紫羅塞侯雷門等陰助之。教皇怒。當一千二百八年。法前王腓立第二在位時。教皇欲伐該教徒。恭福侯西門。嘗與雷門有惡。思取其地。乃自請爲將軍。腓立第二亦以兵助之。於是遂攻亞毗。屠殺數萬人。及腓立子路易第八代西門督軍。屢勝雷門。至路易卽位後三年。卽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始與雷門講和弭兵。雷門割其東部以予法魯熱爾所領亞毗架爾革孫等地。亦皆爲法有。一千二百四十一年。西班牙英吉利二國來伐。明年。路易擊破英人。時教皇格勒革理第九專以排擊異教擴張本教爲務。因又起十字軍。先是路易罹病。頗危。篤以禱耶穌得痊。欲答其恩。遂決意興師。是爲第六次之十字軍。路易以埃及國蘇爾旦薩法

丁攻取耶路撒冷。虐耶穌教徒最甚。欲先懲之。乃託國政於母普蘭伽。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路易與弟亞爾、侯羅伯及波亞多、侯亞豐、蘇安如侯沙爾三人。航海入埃及。屢破其兵。明年攻達米的。拔之。進至改羅。軍食匱乏。疾疫流行。埃及人乘勢襲擊。法軍大敗。路易與其弟二人俱被虜下獄。蘇爾且要之曰。還達米的。償兵費。則釋回國。路易曰。法蘭西王不得以金償身。請以達米的償我。以金償我軍人。蘇爾且聞言。知路易爲非常人。一千二百五十年。路易還達米的於埃及。并遺黃金七萬以和。路易既得釋。不還本國。直至巴勒斯坦。淹留三年。修築諸邑城堡。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普蘭伽卒。國人請之。乃撤兵歸國。然以前敗爲大辱。常有報復心。一千二百七十年。與其子腓立議。再起十字軍。是爲第七次之十字軍。路易弟沙爾。請攻突尼斯。從之。與沙爾將兵入亞非利加。溽暑如炙。疾疫大行。軍士死者無算。土人積沙築堤以待。會大風自南。吹沙蔽天。全軍迷眩不能前。土人乘機掩擊。法軍大潰。死傷相枕藉。路易巡視各營。拊循士衆。遂染疫。日劇。及大漸。延教士行洗禮。伸兩手爲十字狀。連呼曰。汝上帝。汝上帝而殂。諸將志氣大沮。引殘兵還國。十字軍役由是息。路易通治體。仁於惠民。果於用兵。嚴於行法。國人稱之曰。教師英雄。俾法國合爲一家。德澤四洽。鄰邦慕化。某年英

王與其貴紳爭事。久不決。來法。國請判。路易不敢斷曲直。勸君臣相讓勿爭。或非之曰。鄰國有衅。我之利也。令其相和。無乃非計。路易曰。我聞中心不好亂者。上帝必降之福。今英國請我判曲直。是知我無私也。而我反以權詐亂之。豈合天意乎。且如若所言。則英人必怨曰。法人不情。利我國亂。其勢必至移相爭之心。以仇視我。我之後患。當亦有不可測者。其人慙服。路易卒時年五十八。在位共三十四年。諸庶樂業。國力之強。雖不及沙立曼帝。政績之美。或過之云。

威尼斯奇士波羅馬哥傳

威尼士國本屬意大利小邦。西歷一千二百七十年時。其國有奇士曰波羅馬哥者。東抵中國。見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優加賞賚。馬哥乃服元人服。效元人語。循元人俗。忽必烈甚寵任之。未二年。屢擢至封疆大吏。後欲回國。忽必烈不許。乃微服潛遁。發中國。至蘇門答臘。居五月。經印度洋波斯灣及君士坦丁等處。遂回本國。往返共二十四年。後著一書。備述其所聞見。於是歐人始知亞細亞東境有數大國。學者至今稱之。

英大臣巴倫西門傳

當西歷一千二百五十年。英王顯理第三在位時。其大臣巴倫等擁兵脅王改國政。設執政二十四人。量材授任。以貴族爲之。半舉於君。半舉於民。每部置四奈的理民事。有大獄訟則獻諸執政。名曰阿斯佛制法。王不悅。屢行屢止。上下斷斷不相容。聞法王路易第九以廉明稱。因請斷其可否。路易乃諭兩黨令廢新法。兩黨不從。遂各興師。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兩軍大戰於薩塞巴倫西門。有才畧。爲大將。大破王軍。獲王顯理及王子義德華理查二人。既而仍使復位。與之約曰。尙節儉。償債負。不得厲民病商。國有大事。則由教長與教外士三人會議而行。尋頒告國中諸部。每部民公舉二人。海口則公舉四人。入巴力門與世爵議事。其後國中之有上下兩議院。蓋始於此。西門爲政平允。大得國人歡心。亞爾格羅斯德爾比二人嫉之。潛貽書義德華使圖之。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義德華起兵擊西門於窩識特東南。西門敗死。其將校之同死者一百八十人。乃支解西門屍。禁人收葬。百姓哀之。於是顯理再親政。

日耳曼兼奧斯地亞帝羅德福傳

日耳曼帝羅德福始爲奧斯地亞哈弗斯堡侯。領有瑞西蘇亞維等地。以西歷一千二百七十二年。被選爲日耳曼皇帝。羅德福剛明有智畧。及爲帝。勵精圖治。國勢再興。先是哥奴瓦侯理查自立稱帝。以奧斯地亞斯底爾馬克二土與波希米王阿多加。遂欲讓其位。未果。及羅德福卽位。阿多加不服。議會召之。欲問其得諸地之故。阿多加不至。議會論其罪。當竄逐。羅德福欲乘其得罪而滅之。結納教皇格勒革理第十。自將擊之。屢敗其軍。強迫令獻地。唯存波希米。阿多加陽奉命。擁土如故。乃再徵兵伐之。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戰於馬爾非斯之野。阿多加敗死。其從騎突田刺羅德福馬。衆亂斫之仆。未殊。衆謂羅德福必殺之。羅德福見而壯之曰。汝不死。是上帝助我也。設殺勇士如汝者。其失豈得償乎。命士卒善護之。衆服其度量。羅德福欲據所得之地。肇哈弗斯堡氏之基。以奧斯地亞斯底馬爾克加拉茵與其子亞爾伯勒羅德福二人。賞地羅利侯縣發爾。以其有大功於馬爾非斯。封以加林細。羅德福自馬爾非斯戰捷後。威震全國。欲立嚴法制馭國人。國人不服。乃仍復舊制。以安民爲務。

時國中騎士多業盜賊者。羅德福惡之。自將兵搗其巢窟。破突林克賊寨六十。捕渠魁絞殺之。又諭諸侯伯解爭隙。瓦敦堡侯耶弗爾化最倔強。嘗自稱上帝朋友。生民仇敵。亦屈膝聽命。羅德福欲通上下之情。有來謁者。其人雖至賤。必面之。嘗有一人請見。守者拒勿納。羅德福聞之。召使入。曰。我受公選爲卽帝位。豈爲獨居深宮哉。羅德福在軍中。躬親補綴。啖生蕪。菁療飢。嘗次綿斯旁邑。一日早旦。微服率衛兵徘徊市上。會天寒。入炕麪工家。就爐取煖。工人婦以爲兵卒。逐之。且詈曰。汝狀類丐兒與兵卒。爲人患。羅德福笑不答。婦益怒。持罐水擲之。羅德福身盡濡濕而返。遣侍臣賜以鐵整數枚。曰。刻承贈水。聊以是爲酬。婦問知爲皇帝。大驚。趨而至。俯伏乞罪。羅德福笑曰。汝以是普告同儕。終無所問。其寬大能容物類如此。一千二百九十三年。羅德福薨。是爲奧斯地亞帝始祖。嗣後日耳曼帝多出羅德福之系云。

蒙古王帖木兒郎傳

蒙古王帖木兒郎。起於達爾給斯國。爲元世祖忽必烈之裔。幼育於伯父之手。時國內土地分裂。四鄰並侵。帖木兒郎年二十四。卽驍勇無比。舉兵統一全國。其稍稍蠶食他邦。有欲席

捲全球之志。於是遷都於撒馬兒罕。西掠至低洛里河。悉取其地。明年戰於烏拉山。西入俄羅斯。侵羅斯科京城。兵鋒所向。焚掠一空。後四年。復舉兵入印度。屠諸邑。進圍印度首府特里。屠殺十萬餘人。明年。赴西里亞。與埃及及國王戰。破之。又與土耳其戰。土兵三十萬。帖木兒耶兵二十萬。血戰六小時。大敗土師。虜其王巴牙。屠而還。又將大舉入中國。盛修兵備。明年。率二十餘萬衆南下。中途遭疾。數月而殂。其百戰百勝。橫行無敵之概。自其祖鐵木真而外。他國酋長。鮮有可與倫比者。

法王路易第十傳

法王路易第十。以西歷一千三百十四年。嗣其父腓立第四卽位爲王。稱羅歐丹。旣卽位。卽下令國中。奴隸得贖身爲民。復其自主權。嘗諭諸貴族曰。人人自由之權。得之於天。非他人所能限定。今者畧人爲奴。害其自由。是違天之大者也。自是奴隸皆爭出就籍。一千三百十六年。路易第十卒。在位僅二載。諸得贖免爲奴隸者。莫不痛惜之。路易第十卒後。僅遺一女。曰約翰那。國中大族堅執撒利舊法。不肯立女。立路易弟腓立第五爲王。腓立亦能繼前王。

志專扶植民權。許百姓納賞爲貴族云。

法王腓立第四傳

法蘭西王腓立第四美風儀。號羅伯兒。羅伯兒者。法語美麗也。以西歷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嗣其父腓立第三爲王。先是一千二百八十二年時。亞拉岡王彼得。誘西齊里人叛法。西齊里人齊起殺法人殆盡。腓立第三未及致討而卒。及腓立第四立。乃繼父志。起兵與亞拉岡戰十年。英王羣德華第一出爲講解。始罷兵以和。一千二百九十三年。腓立第四以兵取哥也納。哥也納者。英地之在法者也。英王怒。將起兵。日耳曼帝亞德爾福。發蘭德侯額伊助英。奧斯地亞侯亞爾伯勒。蘇格蘭王巴峇助法。旣而與英講和。哥也納復歸英轄。時腓立第四與教皇薄尼哈斯爭權。國內大亂。初。教皇倨傲。常語人曰。予君中之君。王中之王也。下令諸館教徒。嚴禁獻金幣於世主。腓立第四聞之。令國中不許輸出金幣及兵器馬匹於他國。以抗教皇。且使人謂教皇曰。凡世務非教權所及。教皇大怒。論腓立第四之罪。絕之教門。腓立第四不屈。會衆議敵教皇。於是法王教皇各繕甲兵。一千三百二年。法軍襲破教皇於亞拿

尼亂兵入教皇宮。提鐵器擊教皇面。幾斃。遂擒之。載諸裸馬。使背面而行。衆從而笑之。教皇以爲大辱。被釋歸後數日。憂憤死。其子庇尼忒第一嗣立。明年病卒。腓立第四乃自選波耳多大教長白多蘭爲教皇。號格理門第五。陰與之約。令其助已。格理門遂廢薄尼哈斯令。承腓立意旨。頒新令數條。羅馬人怒。格理門遂於一千三百八年。去羅馬至法國。定居於亞威農。自是教皇服事法皇。不能復振教權。先是各國皆編騎士隸教皇。以制異教徒。號曰神殿義團。勢漸盛。遂自主。不從王命。腓立第四欲滅之。與格理門謀。誣以背教祖奉異神罪。盡捕其徒拷訊之。極殘酷。強使誣服。大師長耶哥伯以下。被焚殺者不可勝數。一千三百十二年。遂下令滅神廟義團。毀壞教館。自是國中無復義團。後日耳曼英吉利諸國亦相繼廢義團。教皇權寢微。腓立第四又嘗修民會之法。每歲徵集。二月而散。自是民會益盛。上下權利。益行不悖。後世賴之。一千三百十四年。腓立第四殂。子路易第十立。

土耳其蘇爾旦阿斯曼傳 子奧爾汗附

土耳其蘇爾旦(猶言皇帝)阿斯曼。一稱阿多曼。土耳其鞏國之始祖也。先是西歷一千三

百年間。蒙古人西畧地。至小亞細亞。土耳其族從之而西。中有畏其威而逃匿於道羅山中者。招集同族。屢攻鄰國取之。勢力漸張。於是共推阿斯曼爲酋長。阿斯曼甚豪雄。一千二百九十三年。乘色爾舒亂。自立爲國。土耳其諸族悉爲其所攻服。更欲併吞東羅馬。交兵數年不已。一千三百二十六年。阿斯曼病卒。子奧爾汗立。攻畧小亞細亞。至黑勒斯奔。定都於白魯薩。自稱蘇爾且。興學強兵。修政利民。一千三百五十七年。侵希臘。取加里布利。奪他大尼里峽。據守險要。其子曰色列門。開疆拓土。功業多出其手。其爾汗以一千三百六十年卒。時色列門已死。國人乃立其子慕拉德第一爲蘇爾且。

瑞西始創共和政者維廉惕爾傳 卽瑞士國

瑞西國在日耳曼之南。南界意大利。西界法。東界奧。地分二十二州。山谷居三之一。山水清奇。甲於歐洲。民種類不一。半以畜牧爲生。古屬羅馬。後屬法。最後屬日耳曼。瑞西本有三邑。曰烏黎。曰翁德瓦丁。曰瑞西。皆僻陋。地多高巖深谷。其民常食粗糲。筋骨勁壯。慣於冒險。日人每拔爲親軍。臨陣輒効死力戰。當羅德福爲日耳曼帝時。制法公平。民咸悅服。及亞爾伯

勒以私意行苛政。官吏恒假其威以虐瑞人。時有維廉惕爾者。瑞西之民人也。剛果有智畧。頗不欲受人約束。西歷一千三百六年。郤士勒官瑞西。承亞爾伯勒之旨。恣行威福。一日。以己冠冠廝養卒頭。命衆拜之。維廉惕爾獨不肯拜。郤士勒怒。置林禽於其子之頭上。命維廉射之。維廉射中林禽而不傷其子。郤士勒見其尙持有一矢。詰問何故。維廉曰。若射而誤。則將射汝。以報無子之仇也。却士勒大怒。縛維廉。將送克斯拿格德繫獄。泛舟湖中。會風雨暴至。舟幾覆。郤士勒懼。解維廉縛。使盪槳。維廉乘間躍登岸。隱林中。射殺郤士勒。國人快之。頓生自主之心。一千三百七年。秋。烏黎人瓦爾德。瑞西人威兒尼。翁德瓦丁人亞爾那脫。同會於普多利之深谷。三人又邀其同志之親友各十人。共計盟約。曰。凡我同盟之人。同心協力。生死不渝。以保我祖宗以來之自主。日耳曼皇帝。則當奉戴之。官吏則必驅逐之。庶幾不至流血。期以明年一月一日舉事。入其盟者八州。至期襲羅斯城取之。虜日耳曼官吏。輒釋還。自餘城邑皆以計拔之。果不流一滴血。自是瑞西人心固結。不可離間。日耳曼帝不得已。遂許瑞人自主。至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復以爭教事與日人戰於摩爾伽甸。大勝。遂保自主。得立共和政府。瑞西本名黑爾查。以瑞西人戰功尤多。故改名瑞西。其時所有內政交等立。

國規模。強半維廉爲之制定。維廉以一千三百六十四年卒。後土人相傳維廉定立共和政體後。與其友二人。俱就路塞尼爾湖旁洞突中安寢。設瑞西有他國之難。則三人卽眠。覺擐甲來戰。使國人永保其自由云。

英王義德華第三傳

英王義德華第三王義德華第二之子。西歷一千三百二十六年。王后法王女依薩伯拉。與亞爾邈的麥通。廢義德華第二下之獄。尋爲邈的麥所弑。義德華第三時年甫十五。大臣代之爲政。中外大權。悉操於太后。邈的麥侍左右。依薩伯拉恐人夜襲。自掌門鑰。一千三百三十年。義德華第三遣人由地道潛入。執邈的麥。召巴力門議其罪。以其弑君大逆。立梟斬之。不欲顯太后之惡。停其歲俸。禁錮終身。自是義德華第三威名頓顯。太子義德華亦英武。善用兵。四鄰畏之。初。蘇格蘭人與英結利而不守約。一千三百三十三年。義德華第三親將間罪。與蘇人戰於哈里敦塞。結陣高原。四面環水攻之。遂大捷。立巴略子義德華爲蘇王。蘇王大腓走法國。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大腓還蘇。蘇人奉之出兵侵英境。義德華第三率兵擊破

之。遂入法國。使王后非里巴留守。一千三百四十七年。非里巴與蘇人戰於紐加斯爾。破之。擒大腓。蘇人不屈。猶時掠英界。至一千三百五十七年。蘇人始與英和。以金贖大腓歸國。先是義德華第三好大喜功。意欲并吞法國。自以己爲法王外孫。而法王又無子。法國例不用女主。乃謂法人曰。爾國不立女主。爾王女之子寧不可爲王乎。遂於一千三百三十七年。自造法玉璽。稱法王。明年。出師侵比利時。不下。明年。兵過法境。劫掠一空。明年。法王聚舟師於海上襲之。大戰。英人死者四千。法人死三萬。英軍遂進入法內地。法王腓立懼。堅壁不出。英軍糧盡而返。一千三百四十六年。義德華第三復與太子提兵三萬。渡海進圍巴黎斯。腓立以勁兵出禦。斷英人歸路。英人回道出比利時。法兵追之。義德華第三分軍爲三。以待法兵至。是日。日食。大雷雨。及交兵。天忽開霽。遂大敗法兵。法人死者三萬七千人。法王腓立夜奔至北雷壘。英軍遂進攻加勒斯。城堅不能拔。乃築長圍困之。絕其糧道。城中糧盡。殺犬馬爲食。近一歲。守將乞降。義德華第三曰。汝欲降則降。毋多言。汝宜令親信六人縲絏徒跣。持城中管鑰。泥首軍門。則貸汝罪耳。守將從之。乃議和罷兵。時西班牙人虐英商船。將襲英國。太子擊敗之。至一千三百五十五年。英法又失和。太子將兵擊之。屢敗法人。明年。又大敗法兵。

八萬於波耳多。獲法王約翰及其公卿大臣而還。威名大震。西班牙國加斯的里王湯伯祿爲其臣所逐。來請援。太子又率兵赴西。一戰破其衆數十萬。義德華第三好武功。威名日熾。遠近頌之。當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時。全歐地震。大雨水。田廬盡沒。既而大疫。俗名黑死。歐土死者二千五百萬人。倫敦城中一日夜死二百人。物價昂貴。盜賊公行。至白晝劫人。及晚年與法人戰。又失其所得之地。太子亦卒。於是威聲稍減。義德華第三嘗設一勳格曰加爾德。其服色擬於王者。以獎賞將校。大興土木。宮殿巍峨。以故賦民甚重。然有冤輒昭理之。故人多樂輸。在位日。共開議會七十次。巴力門始有權。凡軍國大事。先商之高門士。高門士上之公卿大臣。向例高門士與勞爾德。共聚一處。東西分列。至是乃號勞爾德爲上院。號高門士爲下院。民之貢租。官之黜陟。皆決於此。始定謀叛律。法司不得妄陷人於罪。又立教律。奪教皇之權。不許其濫索金帛。奸民犯法者不許赴愬於教皇。羅馬人擾地方者。殺無赦。始不用教士爲官。巴力門議會。擇高門士一人爲斯比格爾。會中事皆白於斯比格爾。而代言於王。其典章法制。頗有可觀云。

英王子義德華傳

英王義德華第三之太子。亦名義德華。驍勇善用兵。而性溫雅。年十三。卽學兵法。十五遂從事軍旅。每臨陣。甲械衣仗皆黑。人呼之爲黑太子。西歷三百四十六年。義德華第三率兵三萬。渡海圍法京巴黎斯。與法王腓立爭位。屢與法人戰。大敗法水師於士來斯海。太子之功爲多。時西班牙人虐英商船。將以襲英。太子乃與其少弟邀之峽口。西人之舟艦甚巨。直前突太子舟。舟壞將沈。太子躍入敵船奮鬥。諸軍繼進。遂奪敵艦二十餘艘。西人溺死者甚衆。一千三百五十五年。英法又失和。太子率師六萬攻波耳多。至比利牛斯。繞行向北。抵紫羅塞。大掠子女玉帛。焚掠邑市村落五百所。明年復出師。戰於波耳多。太子之兵不及八千。而法軍八萬餘。恃衆甚驕。及戰。法之前軍稍却。陣動入後隊。後隊亂。遂奔不能止。英兵乘之。大敗法人。獲法王約翰。與其太子以下公卿大臣。奏凱而還。威名大震。將相以下皆郊迎。長驅入國。事法王極恭謙。人稱其不伐。義德華乃封太子於法國南部。太子因與其妃偕往居波耳多。會西班牙加斯的里王湯北祿。爲其臣所逐。來請援。太子哀之。一千三百七十年。提兵三萬。赴西班牙。至比利牛斯山南。有西兵十餘萬迎戰。一擊破之。湯北祿謁謝。請盡殺俘虜。

太子大驚。諭赦之。始北祿與太子約。戰勝當厚賞軍士。至是太子欲歸。諷以行賞。輒託故遷延。英軍大窘。疾疫流行。死者甚多。太子亦懼疾。病間。又責行賞。旋詗知北祿將謀不利於己。然不欲與之爲難。遂歸波耳多。病未痊。里摩日土人作亂。大怒。屠其都城。殺老穉男女三千人。城中男女提携拜跪乞哀。不省。悉殺之。太子在安軍中。聽號哭之聲。以爲快。人皆以是爲太子病。疾漸篤。還英國。閱五年卒。年四十六。國人莫不痛悼。

土耳其蘇爾且慕拉德第一傳

土耳其蘇爾且(譯言皇帝)慕拉德第一。蘇爾且奧爾汗子也。初卽位時。日耳曼法蘭西咸惡土疆。合兵來伐。慕拉德與戰。大破之。遂乘勝逾海峽。入歐羅巴洲。蠶食東羅馬諸郡邑。西歷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取亞得里亞納伯。築堅城都之。出兵侵擾四鄰。其步兵調基督教少年。使之與回教徒爲伍。以習練兵法。賜予甚厚。而不許娶妻。常居營中。猶僧道之常居寺院然。第使順從長上。不預他事。是以兵威所加。無不克捷。至一千三百八十三年。慕拉德第一被弑而卒。

土耳其蘇爾且巴牙屑第一傳

巴牙屑第一。土耳其蘇爾且慕拉德之子。慕拉德既被弑。乃即位爲蘇爾且。巴牙屑善用兵。喜遠畧。出兵畧布爾加利塞爾維鞏拉幾諸地。徵其貢稅。擊破匈加利於尼哥波里。又大破日耳曼法蘭西之兵。未幾。入希臘。攻其都。虜一萬人。盡殺之。威名震於四遠。國人呼之曰雷公。一千四百二年。與蒙古酋帖木兒耶戰於昂哥拉。大敗。死者三十萬人。巴牙屑爲所虜。帖木兒耶命囚以鐵檻。如捕得之猛獸然。送致本國。縱萬民觀之。巴牙屑不勝羞慙。頭觸檻柱而死。

丁抹女王馬加勒達傳

馬加勒達者。本丁抹國女王。適那威國王爲后。及那威王卒。乃併二國而君之。英果有機畧。會瑞典王阿爾麥暴戾虐下。馬加勒達乃乘機誘其民。取之。遂併王瑞典。振威歐北。四鄰屏息。莫敢犯。世謂之北方西迷拉美斯。馬加勒達無子。立其從子波美拉尼侯耶力克爲嗣。會

國中貴族教士於瑞典之加耳馬爾。以定約法。創聯邦政體。統於一王。西歷一千四百二十二年。馬加勒達。薨耶力克嗣。

英王顯理第五傳

英王顯理第五。王顯理第四之太子。幼粗暴無行。昵狎匪類。沈湎於酒。顯理第四常憂之。後其從者犯法。法司按罪。太子聞之。馳往叱曰。汝何人。敢辱予之從者。法司怒。命伍伯并太子下之獄。太子始懼而悔罪。顯理第四聞而大喜曰。有臣如此。忠臣也。有子如此。令子也。西歷一千四百十三年。太子卽位。號顯理第五。遂改行。勵精爲政。顯理第四臨歿遺言曰。汝無使國家無事。至是顯理第五乃揚言於國曰。法國君位。宜歸於我。當於法國亂時。乘機取之。一千四百十五年。出師伐法。戰艦一千五百。戰士三萬。進圍哈佛旅城。月餘。降之。軍中疾疫。死傷甚衆。乃繞出宋河口。時兵不盈萬。會法軍五萬陣於格里西。進與之戰。斬王族七人。勳戚等八十人。殺傷軍士無算。奏凱而還。國人咸歡聲載道。鼓樂以迎。一千四百十七年。再出師。四萬伐法。軍容甚盛。法國諸城望風來降。全國入英版圖。一千四百二十年。娶法王女加他。

鄰爲妃。與法王盟曰。法王在則英王攝法政。死則英王子孫世有法國。顯理第五年少氣盛。奄有二國。民物富庶。聲色自娛。無何。法王卒。顯理第五乃親至巴黎斯南。距城三十里。未入城。遇疾竟卒。年三十四。顯理第五多材藝。修威儀。接人甚和易。人多愛之。然好斥絕新教。以爲盛事。新教中有一貴人曰阿德加高。與顯理第五有舊。顯理親訪之。勸其歸羅馬教。弗聽。教長論其罪。當焚死。乃以鐵鍊繫其腰。懸火炭上。阿德怡然就戮。觀者淚下。又自古戰鬥皆恃胆力。至顯理第五始以巧詐取勝云。

法處女若安亞爾格傳

法處女若安亞爾格者。奇女子也。本農家產。未嘗讀書。而心思英敏。自幼崇神誦經。常加惠於乞丐貧民。初法國當沙爾第六在位時。國勢削弱。境土大半爲英王。顯理第五所併。英王竟兼王法國。及西歷四百二十二年。沙爾第六卒。子沙爾第七卽位。法所領地惟塞納河以南。餘盡爲英有。沙爾第七質性庸闇。而國用窮竭。甲兵疲敝。欲起兵恢復疆土。屢與英戰。輒敗。一千四百二十八年。沙爾第七渡羅爾河南遁。河北悉歸英轄。是時若安目擊國中危

難。不堪憤恚。默禱大神。晝夜不解。精神凝結。恍惚白晝見神。及沙爾第七南遁。英兵進圍阿連斯。勢殊岌岌。若安慨然誓以身爲國効命。解阿連斯之圍。自詣保高。留守將庖多利高陣。告以受神策能攘敵人之說。庖多利高使攜若安至西嫩謁王。若安謂沙爾第七曰。妾受命上帝。欲驅逐殿下仇敵。奉殿下於黎牧之地。捧上法國王冕。若安前此初未嘗見沙爾第七。至是忽能識沙爾第七於稠人之中。且語語能道其心曲。無一不中。國人聞之。皆謂上帝爲法國降此女。以再造國家。兵卒皆自四方奔波而至。欲一見若安。若安跨白馬出。面兵士。鐵甲燦然。右手握長劍。左手執神旗。明日遂提孤軍突圍入阿連斯城。城中人歡聲如雷。咸設盛饌饗若安。若安辭之。惟飲葡萄酒一杯。麪包少許。不異在家時。率諸軍襲英軍。屢戰屢勝。英兵每望風而遁。閏九月。圍全解。若安乃詣沙爾第七行在。拜跪白前事。沙爾第七至黎牧。恭上王冕。時英兵割據諸處。悉道梗不通。聞若安至。皆開門降。沙爾第七遂得至黎牧。行卽位禮。若安戎服佩劍執神旗。侍側儼然。法人觀者。莫不流涕相慶。已而若安欲辭歸舊里。語至泣下。沙爾第七強留之。命恢復巴黎斯。若安不得已從之。與強敵奮戰數次。屢奏膚功。一千四百三十年。欲破江巴尼之圍。以衆寡不敵。法軍潰走。若安殿而退。獨奮鬥。大挫敵勢。

將入城。城門忽闔。呼之不啟。蓋鎮帥忌若安功。欲委之敵人也。若安不得已突重圍出。遂爲不爾良人所虜。不爾良人以鬻諸英。英人歡呼。囚諸土窟。一年。以若安爲修妖術。付法教審院鞫之。若安毅然不屈。教士論其敗亂法教。繫赴盧昂市焚之。投其灰於塞納河。時一千四百三十一年也。後法王憫若安死。追念前功。爵賜其家。列入貴族。建碑於阿連斯及盧昂。勒其功以傳諸不朽云。

葡萄牙王子顯利傳

葡萄牙王子顯利。乃葡萄牙王約翰第一第三子。約翰第一在位時。葡人喜講航海術。顯利尤酷好之。厭王宮喧鬧。與同志數人。出居於三紛森海角城砦。專事講究。用儀器測量日出。及星纏度數。欲航東印度。以開貿易之便。當時歐人未有窮亞非里加南境者。或謂赤道直下。炎熱如焚。海水沸騰。陸地萬物焦枯。或曰妖怪成羣。不許旅客生還。人人危疑。不敢往探。顯利不信。決意用海船前往。西歷一千四百十年。得馬德拉島。見無居民。放火焚林木。經七年不滅。移民至其地。種葡萄及甘蔗等。莫不繁茂。一千四百三十二年。益南到嫩角。洪濤

盤渦。頗極危險。遶岬而行。到塞內加。見土番奉異教。一千四百六十二年。抵幾內亞。得黃金象牙。益進到赤道直下。無復一人。明年。顯利病歿。自是葡人冒險之氣益壯云。

土耳其蘇爾且馬何美德第二傳

土耳其蘇爾且馬何美德第二。雄武英毅。有大志。欲繼馬其頓王亞力山大之後塵。既嗣其父慕拉德卽位。遂於西歷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大舉向君士坦丁以伐希臘。陷其城。遂滅希臘。斬希臘王首。傳示國中。改君士坦丁曰伊斯坦。建以爲都城。毀希臘教之禮拜堂爲回教禮拜堂。更攻塞爾維波斯尼亞。築城於波斯弗路。以衛都城。征服波斯。建爲別部。阿刺伯聞風納款。以爲屬國。幅幘之廣。幾與古羅馬相埒。馬何美德用兵。屠殺極慘。每戰斬首以萬級計。治法尙嚴酷。重刑威。有兵艦三百。水師七萬。陸師倍之。征服二大國。十四小國。攻取二百餘城。俘馘不可勝數。平生好食咖啡。曰。可解倦也。以一千四百五十一年。卽位爲蘇爾且。至一千四百八十一年病歿。共在位三十年。當時歐人莫不畏服云。

俄王宜萬第三傳

俄羅斯王宜萬第三。王白色里第四之子。以西歷四百六十二年卽位。先是蒙古人常爲俄患。至是蒙古之勢漸衰。俄同族諸侯伯國如尼尼諾弗哥羅加森的威爾哥斯德羅皆勃然而興。而宜萬王墨斯科尤強盛。卽位之初。納東羅馬王海里祿古之女爲妃。一千四百六十四年。敗蒙古人於加森。盡復前王所失之地。征諸侯伯。令皆歸已統轄。大營都城。建殿閣甚宏壯。又留心武事。國中農牧諸業。皆極意獎勵。國人大悅。上尊號曰加撒。(猶言皇帝也。)於是行加冕禮。大赦。一千四百七十六年。始定獨立體裁。絕貢於蒙古。自是蒙古人在俄地者。日益衰歇。日耳曼荷蘭始遣使來通款。伐瑞典。取其數城。始有人至東境烏拉山墾種荒地。一千五百五年。宜萬薨。後人呼之曰大王。子白色里第五立。

法王沙爾第十一傳

法王沙爾第十一。王沙爾第七之子也。當沙爾第七之末年。欲謀毒其父以篡位。事覺。匿於不爾良侯家。一千四百六十一年。沙爾第七卒。遂卽王位。首欲抑制侯伯之權。以張王威。諸

侯伯大怒。一千四百六十四年羣起兵擊王。比利達拿侯沙羅勒侯不爾良侯爲之長。明年沙爾第十一伐之。戰於門的非理。互有勝敗。羣與侯伯和。賜之先世遺地。盟曰。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一千四百六十八年。沙爾第十一會不爾良侯沙勒於北命尼。先是沙爾第十一嘗嗾魯日人叛不爾良。至是魯日人適起兵。乃甚踟躕。不得已遂與沙勒共討魯日。然欲殺侯伯之權之志。至是益堅。屢以事奪其土地租稅。沙勒忿。欲據其境自立爲王。日耳曼帝弗祿得力以爲不可。乃止。又欲藉兵威擴張土稱王。遂發兵擊四鄰。瑞西人與魯達林拿侯連和。拒之。沙勒再戰皆敗。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復戰。又大敗。沙勒死。於是沙爾第十一大喜。欲併其地。沙勒有女曰馬利。嫁日耳曼帝弗祿得力子馬西密憐。及父卒。馬利遂自領不爾良。一千四百七十九年。馬西密憐出兵擊沙爾第十一於介因伽伯。破之。明年沙爾第十一與講和。又明年沙爾第十一殂。沙爾第十一性殘忍多詐。嘗增稅額。國人不悅。乃執抗命者悉縊殺之。盛屍布囊。睨之曰。汝等死法。能使我法大行。遂投之河中。貴族有處斬者。輒置其子於斬首架下。令父血濺其體。臨終遺言曰。無含容量。不可君人。嘗興學校。令法律醫術各異其校。以專門教習。由是鴻儒碩學。先後輩出。又招織工於他國。教民事蠶績。其治績猶足取

也。

西班牙王匪地南德傳

西班牙王匪地南德。乃前王魯得力之裔。始爲亞拉岡王。當西歷七百十二年時。沙蘭生（亞刺伯人之奉回教者）人之居於亞非利加北境號摩爾者。遣其將活立甫攻殺魯得力。於是西班牙全土。遂爲沙蘭生所有。西人立王族亞伯日疴。改國號曰亞斯都里。後復爲沙蘭生人所攻服。改國號曰亞維德。而沙蘭生人自滅魯得力後七年。乃立陀馬爲王。西班牙遂分爲二。至回教王阿德拉門卒後。基督教民乘虛蠶食其地。遂分爲數小國。曰加斯的里拿瓦勒亞拉岡等。至一千四百六十九年。加斯的里王顯理第四妹依薩伯拉與匪地南德婚。越三年。匪地南德兼王拿瓦勒。一千四百七十四年。顯理卒（顯理乃陀馬之後）依薩拉伯兼爲加斯的里王。於是合加斯的里亞拉岡爲一。抑制大族。削其威權。與回教人交兵十年。併取加拉拿太（回教王都城）是爲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事。回教人自再國於加拉拿太。至此十有八傳而亡。西班牙人自魯得力亡。至此幾八百年。始克光復舊物。一千五百年。

匪地南德與法王約分拿破里地。明年背約。與法人戰於拿破里。又明年西兵戰勝。併有拿破里地。國勢漸強。有與法爭霸之意。乃設法檢查諸教。除耶穌舊教外。悉禁絕之。崇信別教者。皆繫之獄。其檢查官皆衣長袍。蒙粗布巾。面穿二孔。不使犯人見其貌。犯人不罪。則百方窮治。或以繩縛其身。釣之高至屋脊。再垂之抵地。如是數次。肢節皆碎折。如尙不首實。則以豕膏塗其兩足。以火炙之。囚人衣服盡火。炤各懷其畫像。爲巨蟒野獸吞噬狀。既到刑場。刑官以鐵鎖縛諸柱。熾火炙之。有閱二三時始死者。殘忍刻毒。莫能言狀。其法出於教皇伊諾森第三。匪地南德確定之。後波及意大利及其他耶穌舊教諸國。三百年間。慘死者十餘萬人。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匪地南德命哥倫布乘海艦覓得亞美利加新地。一千五百三十年。教皇命分美洲新地與歐西諸國。於是匪地南德特置副王於新地以治之。命其土番奉力加特教。又爲移民營寺院學校。使其信教法。進禮義。歲得金鉅萬。國中驟致殷富。多金銀。甲於歐羅巴諸國。因之驕侈怠惰。日甚一日。人民遷居新地者。歲以數萬計。至一千五百六十年。匪地南德卒。自統一西班牙至是。共享國十四年。外甥日耳曼帝馬西密憐孫沙力嗣。

葡萄牙探險家巴多羅謬太士傳

葡萄牙國當西歷一千四百九十年時。國人競講航海之術。王約翰第一第三子顯利。曾以海船窮亞非利加洲南境。探得馬德拉島。幾內亞等處而還。及約翰第二既即位。欲繼顯利遺志。移民幾內亞等處。并築城其所。乃於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命巴多羅謬太士。重往探亞非利加南端。謬太士者。國中之素講航海術。有冒險之精神者也。既奉王命。遂率海船數艘。發自本國。凌波鼓浪而南。行十數日。第見海水茫茫。與天相接。並不見有一物。舟人力屈。豈謬太士。迫使還國。謬太士不得已。從之。會海潮向東而趨。迅疾如箭。舟即順潮而東。遂環亞非利加南端。陡遇巨浪。高若邱山。既而舟得駛過。大喜。因名其地曰大浪山。既還。具述於約翰第二。聞之喜躍。大呼曰。可以至印度也。改名其地曰好望角。蓋謂副求印度航路之望云。自謬太士得好望角後。葡人之航海以通太平洋者益多。後謬太士復偕福拉泛船再抵印度。遇颶溺死。時一千五百年也。

西班牙探險家巴爾波亞 麥折倫 合傳

西班牙國人巴爾波亞當西王腓地南德在位時。曾遣哥倫布航海往探美洲新地。紀其風土人情。勒爲成書。傳播歐西。巴爾波亞心企慕之。更欲一探南亞美利加疆內之地。以西歷五百十三年。舟至巴拿馬。備嘗艱苦。閱二十六日。登一大山。望太平洋茫無涯涘。日光返照。四射。望海濱林木葱茂。田畝縱橫。河水曲折。與從人至其地。左手執旂。右手持劍。大呼曰。西班牙王至尊至貴。萬壽無疆。予藉王之靈。得據此地。如有他人阻遏。予必擊之。及歸。以告於國人。於是西人始知有太平洋。其後麥折倫繼之。始得知東西二洋之大勢。麥折倫者。本葡萄牙國人。葡王不用。遂去之。西班牙委質爲臣。嘗以大艦五艘抵巴西。進循南亞美利加東岸而南。一艦觸礁破壞。僅免溺死。舟人怒。迫麥折倫還國。麥折倫慰諭再三。不聽。因捕首唱者數人斬之。棄其餘於荒島。進得一海峽。經二十日方過。因名之曰麥折倫峽。未幾。一艦辭歸。麥折倫出大洋。彌望浩淼無際。自東南而西北。三月餘方能通過。所過天氣清淑。風恬波靜。洋面平穩。因號之曰太平洋。會舟中乏食。飲水腐敗。舟泊非里比納島。時西武島王與馬丹人戰。請援。麥折倫乃爲出擊。馬丹不克。與數十人戰沒。時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也。同舟人遁由亞非利加海。遶道而還。是爲海客環遊地球一周之始。麥折倫啟行時。五艦共載一百

三十六人及還。唯餘一舟十八人而已。西人欲傳偉業於後。藏其艦以至腐敗。嘗從行人加那西巴斯以顯爵。世襲罔替。賜以印面。縷地球四周。鐫字曰爾始環我以寵之。

意大利探險家哥侖布傳

哥侖布。意大利國之賽那亞郭外人。生於一千四百四十六年。父曰杜美尼哥。以織機爲業。哥侖布家臨地中海岸。十歲入巴比亞學校。研究幾何天文世界創成論重學等一切學科。年十七。歸家助其父梳獸毛。爲織物業。賽那亞之少年。多喜航海。哥侖布乃請於父。往遊於西西利島亞波利島。一千四百六十七年。復航於北海至亞士蘭之地。越四年。又航於富蘭特。遇威尼斯人船來襲擊。戰於賓沁德岬之傍。船中火起。哥侖布墮水中。以善泅得抵岸。問其地。去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已近。遂假相識家居焉。逾年。娶海客伯勒斯列羅女。噶利伯爲妻。伯勒斯列羅。故葡王顯利時之大航海家。哥侖布見其家所藏之海圖日記及測量器。研究之。始悟地體渾圓。謂西航不止。當抵印度。否則西方必更有一大陸。又見亞若那爾海濱時有奇形艸木及雕刻木片異樣尸身漂至。益信其說不謬。將航海驗其術。乃謁葡王約翰。

乞助以船舶。約翰故顯利之姪。有雄畧。聞哥侖布言。大喜。集議於國中元老會。議員之老者。僉以爲不可。約翰不聽。與船三艘。遣從官隨之。出巴德峽。至大洋。從官見波濤甚惡。懼而逃歸。謂約翰曰。哥侖布妄也。西方皆大洋。安所得陸地。請逐哥侖布。於是哥侖布之說不行。哥侖布既不得志。又喪其妻喜利伯。遂於一千四百八十四年。與其子亡之西班牙。聞英王顯理第七賢。遣其友巴爾索羅摩。渡海往求見。說以航海利。索羅摩途爲盜所襲擊。盡奪其所有。且囚繫之。哥侖布居西班牙數年。不聞索羅摩反報。乃與其子乞食達都城。謁西班牙貴族西德尼亞公爵惹理公爵。西德尼亞斥其妄。惟惹理稍助之。哥侖布乃徐治船。謀航海之費。念非得王助不可。惹理爲上書於西班牙王匪地南德。王后意薩伯挪。請召見哥侖布許之。時匪地南德新與格那達講和。獲金錢巨萬。哥侖布竊喜航海費當易致。及入朝。官吏見其衣服樸野。皆姍笑。或嘲爲田舍奴。匪地南德與其后。壯哥侖布言。大集國中學者。會議於撒那門。以決可否。學者咸輕哥侖布。所議多反對。遂作罷論。哥侖布不甘中止。居八年。復謁匪地南德。更反覆申前說。匪地南德始納其言。會有讒哥侖布者。哥侖布涕泣請辭去。意薩伯挪遣騎追止之。賣所愛寶玉妝具爲航費。謂之曰。功成爲新地牧伯。一千四百九十

二年八月三日。哥侖布率百二十人駕船三艘。自巴路港發。西南進達加拿里島。復向正西行二月餘。望見水涯現雲峯疑爲陸地者數四。會羅盤針不指北斗。舟師膽落。忽見海面如鋪綠艸。蓋湖水堅凝也。舟人極口罵哥侖布。脅之反棹。哥侖布溫言撫慰之。復西進。三日。見水漸淺。葭葦樹枝縱橫浮海面。陸鳥飛翔於桅杪。及暮。命卸帆以避苗礁。至夜半。遙望火光。閃爍波際。檣上人忽大呼曰。陸地陸地。衆喜極而泣。拜哥侖布。坐以待旦。比曉。見一島嶼在前。以遠鏡窺之。見其上有隄岸。草色蒙茸。及覩人烟。舟人奏樂。一齊鼓棹傍岸。哥侖布左提劍。右執旌。躍上岸。土人骸甚。結隊夾觀者甚衆。謂是神人乘大鳥自天降。蓋以船爲鳥。以帆爲羽翼也。土人皆裸膚如銅。以金環穿耳鼻。問地名。答曰。瓜亞那哈尼。哥侖布以爲天助。卽爲更名曰三薩瓦多（猶言神聖救護）是爲十月十一日事。哥侖布以玻璃片珊瑚鐵釘諸物。與土人易黃金。更南行得古巴島。及聖多明哥島。聖多明哥本海名。其地有土人數族。各有頭目。曰加什及。從童僕乘車而至。見船內諸器具。驚訝久之。哥侖布將覆命。會一船膠淺破壞。一船漂亡不知所往。乃以破船作小寨。留三十人居之。欲示威土人。取手銃操練。忽火煙噴起。飛丸迸發。土人有絕叫而倒者。更放大炮。鐵彈轟發。摧船一面。土人益震怖。一千四

百九十三年一月四日。哥命布由新地發。東馳數日。遇颶舟殆覆。心期必死。書是行所聞見之狀於羔皮紙。藏諸木桶。以瀝青封固。投海中。冀其漂至陸地。俄風稍穩。獲免。三月十七日。船抵巴路港。西人發砲鳴鐘相祝。岸旁出觀者如堵。哥命布登陸。赴都城巴塞羅內。車載珍異物品。整列鹵簿。以謁王。王約翰特禮延見。大賞其功。明年九月。又率船十七艘。從人一千五百。再往新地。轉針路稍南。得加里比諸島。居人蠻野。殺之啖之。人骨頭顱成堆。遂復抵聖多明哥。不見小寨。亦無一人存者。蓋西人虐土夷。土夷羣起殺之也。哥命布愕然。更設一砦。名其地意薩伯那。以讚后德。土夷又起爲仇。哥命布率步騎兵二百餘。樊犬二十。與土夷萬餘戰。盡驅逐之。土夷窮蹙。願獻貨罷兵。惟所命。會同行者厭新地荒涼。心懷不平。相率歸本國。譖哥命布。哥命布不之知。匪地南德遂使人來監。使者素與哥命相惡。命之歸。曰王命也。哥命布歸見匪地南德。自辨其譖。事得解。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哥命布又以船八艘。載罪囚若干而行。將開礦山。益轉南而行。得特尼答島。遂得南大陸一角。卽今之加他日那邑也。會疾疫流行。糧食匱乏。不得已乃還三薩瓦多。西人多欲奪哥命布功。有羅爾段與其黨至亞美理加。屢譖哥命布於匪地南德。匪地南德遣其臣勃哈日拉總裁事務。勃哈日拉亦惡哥

命布納讒言。縛以鐵鎖。押送歸國。船長重哥命布爲人。欲爲脫之。哥命布不肯。曰：欲見西班牙人所以報余。既至。匪地南德諒其無他。待之如初。惟貶官位一級。哥命布毫無所屈。一千五百二年。又發脆薄船四艘。欲過巴拿馬峽。出南洋探印度洋。遂抵牙賣架。三船皆壞。有二士刳大木爲舟。乘之出大洋。十日至新地裝船。閱八月。至牙賣架迎之。哥命布憂思成病。還西班牙。會意薩伯挪卒。匪地南德不錄其功。仇人又多妒嫉之。皆曰：如哥命布之發見新地。人人所能者也。一日盛會。有一貴紳亦言之。哥命布取一卵謂衆曰：誰能置之頭上者。衆相顧默然。哥命布直壓潰之。置頭上。帖然不墜。衆曰：吾亦能之。哥命布曰：諸君惟口能之耳。余身能之矣。此余之所以異於諸君也。一千五百六年。哥命布卒於西國哈拉多里。年七十。遺言葬屍於新地。以嘗繫已之鐵練纏其墓。哥命布所得諸地。初稱新世界。未及發見大陸。至一千四百九十九年。英國船將加波的。奉王命探其地。達大陸。蓋今拉不拉多也。後有佛羅稜斯人亞美理孤。屢至其地。記錄風土甚詳。其書盛行於世。因號其地曰亞美理加。實則創始於哥命布一人云。

日耳曼兼奧斯地亞帝馬西密憐傳

日耳曼皇帝馬西密憐第一。繼亞爾伯勒第二踐祚。兼治奧斯地亞。武勇絕倫。先帝窩牧之會。西歷一千五百十一年。事法國一騎士挺進請試假戰。衆望其軀幹壯偉。莫敢應。馬西密憐披甲胄直前當之。搏騎士墮馬。法人大駭。馬西密憐脫胄示以面。衆始知爲皇子。乃同聲歡贊。又常逐山羊登斷崖。揮檢突熊羣。雖旁觀皆危懼而仍不以爲意。及一千四百九十三年。亞伯爾勒第二薨。馬西密憐遂以皇子繼大統。馬西密憐容美行正。國人愛戴。卽位之初。首欲取瑞西。與戰不克。遂許其自主。後屢與法蘭西西班牙兩國戰。參聽他國政務。不能專心內治。經用定匱。然日耳曼良法之立。多在馬西密憐之時。一千四百九十五年。開公會於窩牧。招集侯伯。廢舉法。約和平以定帝家憲法。有犯者處放逐。課罰金。其法平允。裨益國人頗大。又釐革審判法。置上審官一人。陪審官十六人。選於侯伯掌之。分兩國爲十道。道養兵。使十道侯伯當公會時。出代議者蒞之。置驛傳以便人民。先是馬西密憐與不爾良侯女婚。得荷蘭比利時二地。乃欲由婚媾以昌大其國。世子腓立第一既長。爲娶西班牙王匪地南德女約翰邦。腓立蚤卒。其孫沙力遂合哈弗斯堡奧斯地亞西班牙三族爲一家。大致榮

福。一千五百十八年。馬西密憐薨。馬西密憐時日耳曼風俗漸去粗猛而歸溫厚云。

葡萄牙王以馬努利第一傳

葡萄牙王以馬努利第一。王約翰第二之十也。以西歷一千四百九十五年卽位。先是王約翰第一約翰第二在位時。屢遣顯利巴多羅謬太士等。往探亞非利加南境。以至東印度之地。及以馬努利立。復遣海船四艘。命華斯德哥噶馬爲船長。往東印度。噶馬遠好望角而東。至羅倫的。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始達東印度。見其君長撒目倫盛服而迎。禮甚殷。旋有回教商人惡葡人擅佔貿易之利。譖其有覬覦國土之志。撒目倫惑焉。噶馬卽解維而返。謁以馬努利具陳。以馬努利大喜。賜予甚豐。自是欲探新地之志益銳。噶馬共居印度二年。其處地理風土。皆勒爲成書。一千五百年。復命加福拉巴多羅謬太士二人同往。據有印度一地。加福拉泛船抵東印度。遇颶漂蕩。抵南亞非利加之巴西。取其地爲屬土。將直至印度。復遇颶。謬太士溺死。加福拉僅免。還駕爾各達。爲土人襲擊。死者數十人。加福拉怒。火敵船十五艘。還奏貿易宜用兵力爲助。一千五百二年。以馬努利復命噶馬將大船二十艘。再航印度。噶

馬抵駕爾各達。炮殺三十人。遂得俄亞。建以爲首府。以馬努利命亞爾畢太亞伯劫基先後往其地爲總督以治之。亞伯劫基取滿刺加葛羅巴亞末諸地。遂握印度海貿易之權。自是葡人遂漸遣使於中國。征服安南。建會館於錫蘭及孫達海濱。與日本中國進邇通商。及至亞豐蘇第五取坦基爾以廣亞非利加屬地。而航海益精。以馬努利能立法制。修庶政。稱極治。疆土日闢。民生日富。以一千五百二十一年卒。稱葡國之賢主焉。

法王法蘭西斯傳

法王法蘭西斯性豪邁。喜遠畧。從父沙爾第八在位時。嘗以兵攻取拿破里米蘭。後與教皇入峇斯第二戰不克。卒失米蘭諸地。屢謀復之。齎志以卒。及西歷一千五百十五年。法蘭西斯即位。卽繼先志出兵伐意大利。取米蘭。與日耳曼帝交兵不解。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伐西班牙及荷蘭敗績。始貸國債四萬金。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再伐意大利。爲日耳曼帝沙力第五所虜。國亂。王妃攝政。明年。沙力娶法蘭西斯割不爾良以王子爲質。許之。得釋歸。國會不肯割地。曰。是國之大事。豈一人之所能擅乎。不許。以銀二萬贖王子及不爾良地。法蘭西斯

乃請援於土耳其。合兵侵日耳曼。攻呢撒。陷之。後即用兵不已。久之。始會於賽孫。東北古勒皮邑以和。法蘭西斯屢與他國戰。毫無所得志。深用心於武事。招日耳曼瑞士兩國人爲兵。優餉給之。用以自衛。號曰傭兵。分其兵爲七軍。軍六千人。嘗與英王會於甲來之旁。兩國軍裝壯麗。皆前古所無。人呼曰錦繡野。始設印書坊。國人佛尼留始測定天度洋里。先是法國文書多用古臘丁語。與平常言語不同。徒勞學者。至法蘭西斯時。學士始用國語。改定文法。使人易通曉。自是兵法律令及政治諸學術大進。法蘭西斯以一千五百四十七年殂。子顯理第二嗣。

西班牙總督各爾的斯傳

各爾的斯始爲西班牙船將。隸西國屬島古巴總督麾下。先是美洲墨西哥一國。從古無歐人蹤跡。而立國已久。城郭宮殿悉備。且甚富實。古巴總督瓦拉歐士涎之。命各爾的斯往取其國。各爾的斯鷙悍有膽畧。西歷一千五百十五年。率兵艦十艘。弓銃手六百。馬十六匹。砲十門。至墨西哥。墨人見西國船舶莫不驚怪。墨地無馬。見西國騎兵以爲半人半獸之神。見

西人發銃。以爲上帝驅雷神自天降。甚至以各爾的斯爲太陽子自東方來安輯人民者。各爾的斯見墨西哥城中有居民六萬。王宮處其中央。神閣民廬俱壯麗宏整。乃贈書其王蒙的蘇馬。請相見。蒙的蘇馬大懼。贈之以金。固辭曰。請速歸國。各爾的斯弗聽。焚所乘艦與衆誓曰。不取此都。不復生還也。自率精兵五百攻京城。陷之。擒蒙的蘇馬。瓦拉歐士聞其奏偉功。妒之。更命那爾淮士以兵船十八艘。步騎八百八十人。大砲十二門。至墨。待各爾的斯進畧墨地。那爾淮士短於將畧。其兵士均叛歸各爾的斯。會墨人倡義襲西軍。各爾的斯強蒙的蘇馬下令解諸將兵柄。已而都人大起擊西人。蒙的蘇馬尙被囚。中彈而仆。不療創而死。各爾的斯與亂兵戰。走敗。得敵旗。墨人素以旗卜吉凶。見國旗在各爾的斯手。大驚。遂奔潰。墨人立蒙的蘇馬侄瓜的摩甲爲王。王督國人奮勇拒戰。一千五百二十一年。各爾的斯又攻陷其京城。乘勢降墨國全土。入西國版圖。西人欲獲軍實。疑墨人匿金。捕其王及貴族繫以鐵索。生熾炭上。王宛轉而死。西班牙王乃命以各爾的斯爲墨西哥總督。各爾的斯於墨民皆奴隸畜之。行極暴虐。嘗殺頭目六十人。庶民四百人。使其子見之。後失王寵。志不得伸。更欲求新地以償雄志。一千五百三十六年。以兵取喜理福尼。經二三年。復還西班牙。西

人不錄其功。遂抑鬱以死。

日本大將軍足利義熙傳

日本自白河天皇以後。政權漸入強臣掌握。至士御門天皇時。朝廷僅擁虛器。政無鉅細。皆決於北條時政。自是北條氏攬大權者七世。謂之鎌倉。及後醍醐天皇在位。新田義貞攻鎌倉。滅北條氏。而足利尊氏之亂又起。凡五十餘年。後龜山天皇與足利義滿講和。內亂乃平。足利氏遂世爲大將軍。專國政。後士御門天皇時。(士御門有二。以先後別之)大將軍足利義熙者。頗好學。居軍中猶講春秋左傳。踵故事。通使於明。未幾。罷去。足利義政代其位。時蓋西歷一千五百年左右也。

日本將軍織田信長傳

日本醍醐天皇時。其大臣足利尊氏起兵犯闕。與天皇抗。轉戰數十年。至後龜山天皇。始與

足利義滿和自是足利氏世爲大將軍。執國政者十三世。首尾二百三十五年。天下皆知有大將軍而不知有王室。西歷一千五百年以後。日本諸藩割據州郡。迭相雄長者。不可勝計。不惟天皇擁虛位。卽大將軍亦徒有其名。及正親町天皇踐祚。其臣織田信長者。興於美農。奉密勅令討大將軍。信長乃上書曰。天子天下之居。當謹共職。王室衰微。誰不嗟悼。冀藉天威。夷凶逆。以安宸襟。遂執大將軍足利義政而幽之。足利氏亡。又以兵平定京畿。聞叡山僧徒庇賊黨。與王師爲敵。慨然曰。吾欲定四海。興王道。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而僧徒乃右逆賊。以梗王師。亦非賊乎。因往討之。殲其衆。於是遂代爲大將軍。出令京師。蠲地子錢。弛徭役。置所司代。徙治於安土山。納呂宋貢黑奴。定關東法制十五條。規模頗爲宏遠。後以寵明智光秀。爲光秀所殺。未克竟其所施。論者惜之。

土耳其蘇爾且索理曼第二傳

索理曼第二。以西歷一千五百二十年。立爲土耳其蘇爾且。果毅明決。勇於有爲。改鑄錢幣。更定律令條教。國內井然。出兵取羅底島。逐聖約翰義團。親將三十萬衆。以侵匈牙利。越四

年。大破之。遂進攻維也納。奧人拒戰不屈。乃引兵還。會法蘭西王佛蘭西斯。厄於日耳曼。遣使來請援。乃共伐日耳曼。攻呢撒陷之。又征服南亞刺伯波斯。攻克亞非利加諸地。大興海軍。威名播四方。國力強盛。稱天下第一。其疆域西至奧斯地亞。東枕幼發拉的河。南據有埃及全土。驕傲。睥睨天下。耶穌教諸國皆畏憚之。屏息不敢動。以一千五百六十六年薨。薨後三十四年。土軍所向。猶莫之能敵云。

法國教長約翰甲爾文傳

當西歷一千五百年以後。歐洲耶穌教宗旨漸紊亂。教徒行誼。往與聖經相背。及法王佛蘭西斯在位時。有教徒曰約翰甲爾文者。倡改正教法之說。久之。而信奉其教者甚多。其說大行於國中。甲爾文以一千五百九年。生於賽孫。少爲祭司。兼治法律。自一千五百三十年以後。遂深用心於教法。欲正舊說之謬。因去巴黎斯。寓居瑞士之巴悉。著書述意。後轉居日內瓦及士多拉堡。一年五百四十一年。爲教學長。自是遂終於日內瓦。甲爾文平居恪守禮法。持身嚴正。遂憑其所行。定爲教門儀則。時法國教徒分爲二派。一曰加特力教。卽舊教。一波

羅特士坦教。卽新教。入主出奴。互相排擠。後卽大興戰禍。至西歷一千六百年之後。始稍稍休息云。

全球進化史列傳 第一卷 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年

二百十八 教長

全球進化史列傳第一卷終

全球進化史列傳第二卷

日耳曼耶穌教徒路得傳

耶穌新教徒路得者。日耳曼撒遜貧民子也。父亦奉耶穌教。以西歷一千四百八十三年。生於愛斯勒卜。比長。欲從父遺訓。精通教法。入耶爾佛大學院。見書庫有臘丁語教書。遂潛心討講。深得其要。一千五百八年。爲威典堡大教師。時羅馬教法窳敝。教皇掌各國政教二權。犯罪惡。耽淫樂。猶自稱純潔無過。教長及教士等。並皆無行。養兵卒畧新地。與耶穌本旨不合。良家父母能納女於高爵教士者。甚有德色。教士私子多列高爵。動輒掌握國權。於是各國之創異說者。接踵而起。遠溯古昔。主張持論。自稱得宗傳。欲以改正教法。播其說於天下。如物塞爾、亞克利、哥拉、拉耳德、西得、留諸人。皆堅執其說。抵抗教皇。不遺餘力。教皇及教士以峻法懲之。其說始不得行。然歐洲人心目俱爲之一變。至一千五百十七年。教皇阿勒第十欲營彼得禮拜堂。鬻赦罪書以集金幣。古時耶穌教長。免除其徒負債。迨後愚民皆謂自己所犯罪過。可以出金自贖。於是執迷者莫不以金贖罪。甚至欲逞惡行。先買教書。教皇恬不之矯。貪婪日甚。多米尼、千教士的涉爾承其旨。至撒遜大販赦書。取其所得金額百之

一以自給。撒遜學士多議其污邪者。惟時路得以叙位事在羅馬爲博士。得專力於教書。頗謂教官識淺。不足與語。及的涉爾來鬻赦罪票書。乃以己意駁斥赦書。爲說九十五條。揭諸威典堡教院。見者駭異。尋又刷印之以問世。教皇大怒。將捕路得訊之。撒遜侯弗勒得力救護。不能捕。乃遣諸教士詰路得。路得依據聖經確守己見。力辯不少屈。反曉諭諸教士。解其迷惑。一千五百二十年。從騎士請著一書。曰改正羅馬教法。後又著一書曰巴比倫（卽騎士）囚繫教皇。其書皆極論羅馬教。謂大乖耶穌本意。教皇益怒。遂斥絕之。是歲十二月路得會諸學士於威典堡門前。取教皇赦書及教律。斥其謬妄。對衆火之。一時天主教人指爲叛逆。羣欲得而甘心。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日耳曼帝開國會於窩牧。大議教事。與護照於路得。令來會。既至。勅絕之教門。下諸獄。且諭焚其書。路得不肯。曰。非據聖經立明論。決不能忤我良心。變我信心。吾信上帝之佑。我不容疑耳。遂爲日耳曼帝所逐。未幾。復由撒遜侯救護。得還廬的堡。專力翻譯教書。明年。被赦歸威典堡。其友有非立麥蘭敦者。學問宏博。志氣英邁。亦助之排舊教。而麥蘭敦溫厚。不若路得之剛毅。然二人名譽俱甚著。初。二人唱新教。自日耳曼北部始。路得自放逐禁解後。止修行誠。娶尼堡拉加他鄰爲妻。自餘教徒做之。多娶

妻者。路得翻臘丁語爲日耳曼語。始講新約書。時又有挑馬閔塞爾烏爾利東盈黎者。亦講新約及原本聖經。以改正教法爲言。於是并路得遂成爲三派。自路得力唱新教後。歐洲諸國王侯士庶之信從其說者日衆。而教皇及素奉舊教之侯伯。皆目爲邪說。欲殄滅之。自一千五百二十五年。諸國君長發兵與閔塞爾戰於佛蘭建等地。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瑞典王及諸部兵。與閔塞爾戰於蓋百爾後。新舊二教。有如水火。而日耳曼帝沙力又力助教皇。培擊新教徒。屢開會於斯卑爾澳古斯堡等處。嚴禁人奉新教。然奉新教者日益多。所在叛亂。蠱起以抗教皇。至一千五百五十五年。日耳曼帝沙力知新教不能遽滅。乃會新教諸侯伯於澳古斯堡。下令聽人自由各奉各教。教徒（事見日耳曼帝沙力傳）自是新教之基礎以立。然其時距路得之死。已十年矣。路得死後百數十年中。新舊兩教。每以干戈從事。殺人蓋不可勝計焉。

日耳曼兼西班牙荷蘭帝沙力傳 或譯作甲列

日耳曼帝沙力。帝馬西密憐之孫。世子腓立第一之子。西歷一千五百六年。腓立卒。沙力遂

爲尼特蘭南土暨荷蘭西蘭二國王。一千五百十六年。外祖父西班牙王匪地南德卒。復兼王西班牙。未赴西國。使宰臣石麥涅裁決西國事務。及石麥涅卒。加斯的里諸部起兵叛。乃遣兵擊滅之。尋以所領奧斯地亞。讓其弟匪地南德。兄弟輯睦謀事。各國王侯皆仰望風采。以爲有并吞宇內之概。壞疑懼者亦多。一千五百十一年。沙力始赴西班牙。居二年。會祖父馬西密憐卒。乃歸日耳曼。尋卽皇帝位。先是法蘭西王佛朗西斯欲爲日爾曼帝。選侯等不聽。（日耳曼帝例由諸侯選立謂之選侯）立薩索尼侯佛勒得力爲帝。佛勒得力辭不受。遂歸沙力。佛朗西斯大失望。且以拿破里事深怨沙力。知沙力有取米蘭暨不爾良之謀。大怒。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佛朗西斯起兵來伐。時歐洲各國日益交通。有護小國抑大國之說。名曰均勢法。每有征戰。多連合抵禦。於是英王顯理第八。教皇勒阿第十及威尼斯人並助沙力。初英王顯理威權最盛。沙力與法朗西斯各欲其助已。厚賂其寵臣。佛朗西斯會顯理於甲來求親。沙力則親抵英國懇請。顯理遂決意助沙力。明年。沙力軍進取米蘭。佛朗西斯以弗爾撒爲米蘭公。法軍糧食不繼。大將牢多烈引兵還。佛朗西斯欲復米蘭。再出軍意大利。其族不爾奔沙爾叛。降於沙力。一千五百二十四年。不爾奔將日兵一隊。擊破法之後軍。

於塞西亞。法勇將巴約爾戰死。佛朗西斯不屈。以精兵援米蘭。進圍巴非亞。明年沙力將北加辣不爾奔救巴非亞。大破法軍。佛朗西斯馬傷而斃。遂爲沙力所擒。法人殲焉。置佛朗西斯於馬德里獄。一年。爲熱毒所侵。殆死。沙力恐法人立新君。則失所爭之地。乃於一千五百二十六年。釋佛朗西斯與講和。佛朗西斯棄不爾良拿破里米蘭法蘭德諸地。還不爾奔舊土。遣其子於西班牙爲質。以贖己身。由是兩國暫息兵爭。然佛朗西斯雖定和約。殊無遵守意。既達國境。渡一小河。鞭馬疾馳。舉手加額。大呼曰。余猶不失爲法蘭西王也。時英王義德華第八。教皇格理門第七。威尼斯統領等。嫉沙力威權太盛。與佛朗西斯連和。欲挫其威。是爲沙連德同盟。意大利國爲日西兩軍所迫。日望法人往救。一千五百二十七年。同盟軍入意大利。攻取米蘭。沙力將不爾奔擊走之。復米蘭。縱兵剽劫。率日耳曼所募賊徒一萬四千。進攻羅馬。戰死城下。不爾奔兵不少沮。遂屠羅馬。闖入貴族第邸。及諸寺院。焚掠殘破。甚於俄特入寇時。教皇遁匿不敢出。羅馬人遭殺者七八千人。法將牟多烈攻拿破里不拔。熱那亞人叛法。自立民主政。一千五百二十九年。沙力叔母馬加勒達與佛朗西斯母路易西會於加麥力講和。由是沙力得法人巨萬金。還法質子三人。仍不失爲意大利王。佛朗西斯屢

有不爾良。明年。教皇與沙力和。使沙力冠意大利冕。尋加皇帝冕。時土耳其蘇爾旦（即皇帝）索利曼第二在位。一千五百二十二年。發兵取羅底島。逐聖約翰義團。（時各國皆選騎士以護耶穌教名爲義團）沙力救之不克。索利曼軍三十萬。連侵匈牙利。攻陷城砦。一千五百二十六年。與匈牙利路易戰於沐哈克。大破之。殺路易。匈人爭所立。分爲兩黨。一欲立奧斯地亞上公匪地南德。（即沙力弟）一欲立七山總督約翰。互相仇。屢發兵相戰。約翰結索利曼自援。一千五百二十九年。索利曼以約翰爲鄉導。將兵圍維也訥城二十日。勢甚盛。城兵屢戰不屈。屢破土耳其。索利曼還軍掠旁州郡。將再入維也訥。沙力下令國中。不論何教徒。用心力防外寇。使新教徒自由奉教。凡事依舊無變。索利曼乃撤軍還。初。亞非利加洲突尼斯人奚拉似。逐其王模黎篡立。畧亞非利加西境及疴蘭諸地。服事索利曼。以奮威權。模黎出奔。乞援於沙力。沙力謂徒尼司亦基督教國。宜發兵往救。又聞回教大盜巴巴路沙侵非洲北岸。將地中海一帶基督教人。擄奪一空。乃決意往援。大敗奚拉似軍。復模黎位。釋放耶穌教徒之在徒尼斯者二萬二千人。模黎尋背恩屬西班牙。沙力以是未能收其功。是歲米蘭侯佛朗西斯（與法王同名）卒。法王佛朗西斯又欲得米蘭地以封諸子。沙力

爭之。於是日法第三次之役起。土耳其蘇爾日索利曼。援佛朗西斯。佛朗西斯族拉歪。侯沙爾第三叛應沙力。沙力欲救拉歪。自將兵入不羅溫薩。法人堅壁清野以待。沙力軍乏糧。加以疫疾。教皇保羅第三居間勸和。沙力從之。一千五百三十八年。遂會佛朗西斯於尼撒。約休戰十年。是時海盜巴巴路沙勢甚猖獗。沙力欲征之。熱那亞統領安得烈諫之不聽。一千五百四十一年。與安得烈征亞爾及。不利而還。初沙力以米蘭與其子腓立。佛朗西斯憤之。聞沙力軍敗。欲乘勢取米蘭。於是日法第四次之役起。佛朗西斯乞援於索利曼。一千五百四十三年。法土軍艦砲合擊尼撒。不能拔。新月旂與十字旂翻城下。耶穌教民莫不稱快。（以法土俱嫉耶穌新教之故）英王顯理第八。至是棄法。與沙力合。一千五百四十四年。沙力與英王合兵入法。距巴黎二十里而陳。佛朗西斯大懼。欲盡棄舊怨以修和好。與沙力英王會於賽孫。東北之古勒比。於是沙力棄不爾良。佛朗西斯棄拿破里。而撤歪遂爲法屬地。其米蘭地方則歸沙力。沙力因以封其子腓立。日法之戰。至是始息。先是撤歪人路得以教法失眞。特原本聖經更翔新教。於是新舊兩教相攻擊。至屢動干戈。（事見路得本傳）沙力不以新教爲是。且恐教法分崩。失國人之和。帝威未免減削。第諸侯大族嘗助已。擊法土。

者。大抵皆奉新教。其勢頗爲難禁。欲開公會討論辯說。俾教法歸一。至一千五百二十九年。會於斯卑爾。自是會議決。一例禁行新教。除嘗歸新教外。不許人棄舊教從新教。詎候伯大族等皆主張已說。抵抗此禁。不少屈。因名新教曰波羅特士坦。（抵抗之義）至一千五百三十年六月。沙力復開公會於澳古斯堡。教皇欲以嚴法禁新教。沙力從而和之。新教徒固執麥蘭敦所作認罪文說。以加特力教（即舊教）爲非。棄而不顧。謂宜別立一教門。加特力教徒亦辯駁甚力。謂爾後決不得立新教。由是和議不行。明年二月。新教侯伯會於斯馬加甸。立盟約保護新教。如遇舊教人襲擊。合力救之。沙力不能決兩教是非。蓋前此羅馬之役。教皇格理門第七。被沙力將不爾奔擄歸日耳曼時。格理門見沙力本舊教中人。不悅路得之書。欲盡滅耶穌教徒。因乘間進曰。汝苟能如是。我當立汝爲蘭巴地王。於是沙力遂與教皇訂和約。釋前嫌。自是誓竭力培擊耶穌新教。故不能違背前約而庇新教也。一千五百三十二年七月。沙力又開公會於紐連堡。制曰。教法宜從人所欲。莫不自由。但不能再增同盟人。云云。前此更有一派異教起作亂。來丁人約翰爲之渠魁。一將歸之者甚衆。一千五百三十三年。攻閔士得。陷之。約翰自稱王。宣言熱心固結成是教。宜致死勿渝。一千五百三十

五年。新舊兩教侯伯。援閔士得。捕約翰誅之。由兩教徒主張其教。變故愈百出。威爾敦堡侯烏爾利。嘗以奉路得教說被逐。黑西侯腓立招還之。其餘之入馬加斯甸之盟者。日多一日。加特力教徒患之。欲廣爲裁抑。訴諸沙力。一千五百三十八年。沙力命大臣赫爾多。會加特力教侯伯於紐連堡。欲禁新教。新教侯伯等會於帝寶審院。極力辯折。一千五百四十三年。沙力奮不倫瑞克侯窩斬不得爾侯顯理國。以其爲斯馬加甸黨魁也。新教徒不服。一千五百四十五年。會於多連的以拒命。明年。又會於紐連堡。大議教事。沙力初欲和兩教徒歸一。後知其勢不可。乃決意培擊新教徒。一千五百四十六年。路得死。新教徒皆恐沙力乘此復行厲禁。其年。斯馬加甸同盟徒起兵抗沙力。英法及丁抹三國王咸黨之。沙力論撒遜選侯約翰弗勒得力及黑西侯腓立罪。當放逐。同盟侯伯等心志不和。有雪爾的林者。初爲市兵將。後爲同盟侯伯將。精通兵事。屢說侯伯。謂當乘虛掩擊。不可坐失事機。又有毛里都者。實約翰弗勒得力之從子。素奉新教。至是助沙力攻侯伯。屢捷。殆舉全地。約翰弗勒得力大怒。自將與毛里都戰。大勝之。沙力聞。親率大軍救毛里都。一千五百四十七年四月。大戰於謬爾山。擒約翰弗勒得力及腓立。新教徒爲奪氣。是謂斯馬加甸之役。沙力賞毛里都功。與之撒

遜大半。以爲選侯。毛里都固志欲興新教。見沙力立澳古斯堡法憲。大沮。又見囚擊約翰弗勒得力及腓立二人久不釋。遂由是怨沙力。叛與法國合。一千五百五十二年。率兵入地羅利。法王顯理第二出兵取都爾斐都威爾敦三地。沙力料其難敵。乃約會於八掃講和。許新教徒自由奉教。毋失故業。先後赦約翰弗勒得力及腓立出獄。一千五百五十五年。再會於澳古斯堡。革法憲。利教徒。大旨謂凡侯伯大族奉教。惟從心所欲。毋論新舊兩教。俱不得禁止。亦不得強他教人改宗。君長所奉教法。并有與已所奉或異則去其國等事。由是新教之基礎始立。雖內有一條曰改羅馬教奉路易教者。奪其官職。歲入。明年。沙力與法王顯理會於好塞勒以和。蓋沙力自卽位以來。至法國搆兵者凡四次。至是始言歸於好云。沙力晚年每慨歐洲全土不如己意。又謂人世無常。富貴無足繫戀。因於一千五百五十六年。讓位於其弟匪地南德第一。自航海至西班牙。棲於俞斯的精舍。服惡衣。倡神詩。勞作花園中。實則陰耽酒色以取逸樂。居久之。忽欲見已之葬服喪具。臥棺內使衆送至墓所。以示欲速死之意。觀者無不發哀。未幾。病熱薨。年五十八。彌留之際。猶囑其子西班牙王腓立以務耶穌新教。時一千五百五十八年也。

法王顯理第四傳

那瓦勒王顯理以支族嗣顯理第三爲法蘭西王。實不爾奔族。爲加比珍氏第二朝支派。前王爲多米尼干教師格力門所弑。乃卽位爲王。號顯理第四。時國中有兩政黨相掎擊。殺人無算。一曰波羅特士坦教。亦曰呼格腦的。一曰加特力教。加特力教徒嫉呼格腦的威權漸盛。遂合力立一教會。謂之利克。顯理第四素奉波羅坦士特教。既卽位。遂與利克戰。一千五百九十年。擊利克兵於伊弗黎。破之。而國人信加特力教者益多。巴爾馬侯率西班牙兵入法國境。以助加特力黨。顯理第四察知其將不利於已。遂歸加特力教。與西班牙人會於勿爾茵以和。一千五百九十八年。榜諭抑呼格腦的教徒權。限其說教之地。加特力徒大悅。顯理第四乃令其執政蘇爾利施新政於全國。除民疾苦。弛不服國教之禁。准其官服。蘇爾利殫心力。瞻國用。又勸民用力於農工。一千六百十一年四月。與朝臣數人乘車過巴黎斯市。有數車遮道。御者止車。顯理第四下車。加特力教徒拉威刺抽劍迫顯理第四。一擊殺之。蓋拉威刺欲殺異教人。顯理第四不聽。遂及於難。顯理性慈仁寬厚。能副國人望。嘗有大志。欲逐土耳其。俄羅斯於亞細亞。驅英吉利於海島。滅日耳曼及西班牙帝家。分全歐爲同等列

國。各齊其國力。莫能相過。開一大議會。令各國選代議士。與之議定大政。平定全歐。開四海一家之國體。有爭訟起。則已裁決之。與億兆休復於無事。蒐軍實。儲武備。國運日興。及其卒也。國人哀悼。如喪考妣。至今稱道不衰。

俄王宜萬第四傳

俄王宜萬第四。宜萬第三之子。以西歷一千五百三十三年踐祚。時年甫三齡。政歸權臣。國內大亂。始置額兵。號曰射手。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宜萬始親政。遣使至日耳曼。求名儒良工。以爲國民教習。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加森蒙古人復謀亂。宜萬自率師平之。命毀其城。越三年。底定裏海諸鄰部。蒙古之患始除。一千五百五十四年。有英人航海至。宜萬召見之。嘉其材藝。因與英通商。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始以邑戶封大臣。匈牙利與波蘭合從來爭波羅的海濱之地。爭戰不已。一千五百七十年。始與土耳其戰。互有勝敗。奴維格奴人謀叛。附波蘭。遣使討平之。明年。韃靼來侵。宜萬攻瑞典不克。明年。取西伯利亞部。又明年。瑞典與波蘭運兵犯境。一千五百七十九年。波蘭大舉來侵。尋因與瑞典失和引去。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宜

萬與波瑞二國和。割來服尼與波蘭。割加尼里及英里阿與瑞典。蒙古復犯東境。大將希白力奴擊却之。越二年。宜萬薨。宜萬性嚴厲。以峻法治下。戮臣民數萬。羣下莫不震懼。雖時爲波瑞等鄰邦所屈。然西伯利亞全土爲所兼并。地盡東亞。後世天下莫強之基。蓋基於此矣。

荷蘭王尉良傳 尉良一譯維廉

尉良生於西歷一千五百三十三年。荷蘭國王阿蘭基之子。幼從其父奉耶穌教。年十五時。與王沙力奪據荷蘭國。奇尉良之才。使相助爲理。尉良聞他人譽天主教。遂改奉焉。於是沙力益重尉良。凡軍國機密大事。皆與商確。及沙力禪位於其子腓立。命尉良將兵討法國。法人力屈請和。腓立即假尉良以全權大臣。命總理和約事。時一千五百五十九年也。法王顯理第二知尉良爲腓立腹心。信任無比。乃以前與沙力密約同滅耶穌教之事語之。尉良惡其殘忍。以爲有傷上天好生之德。頗不謂然。然不以宣諸口。因是遂有佯言尉良之名。尉良不欲助法與兩國爲虐。每欲救耶穌教人。因以密約事洩於教徒。俾陰功之備。荷蘭大臣干肥力輔天主教。尉良懼其不利於荷蘭。乃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請於腓立俾移官他處。然

腓立遵其父沙力遺訓。第知以滅耶穌教與天主教爲事。詔臣民有敢違者罪。不赦。尉良貌示從順。腓立信之。遂命坐鎮荷蘭國。尉良至是乃大展其志。不肯奉詔。無何。天主教徒潛譖於腓立。謂其違旨。腓立大怒。一千五百六十七年。遣侯爵阿法往代尉良。并命窮治教案。逮尉良歸國。尉良遂挂冠遁。腓立屢召不至。乃籍其家產而下其子於西班牙獄中。於是尉良遂背天主而歸耶穌。荷蘭人欲資爲保護。爲築城於海論婁電等處。以抗腓立。時法王顯理第二已薨。有子三人。相繼嗣統。國事悉聽裁決於太后美地西喀特林。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喀特林乃脅其子沙力第九誅殺耶穌教徒三萬人。一時官民男女傑士勳臣。無論有罪與否俱被害。全歐爲之震動。不謂西班牙天主教人聞之。咸拊掌稱快。思欲效尤。腓立遂以西班牙師攻荷蘭。荷蘭人兇懼。尉良曰。誠若是之殘民以逞。上天弗順。敢可立而待也。腓立圍荷蘭日久。城堅不能拔。然城中已食竭力盡。尉良見城外地形窪下。恃有堤以捍海潮。不得衝激。因使敢死士夜縋而出。決堤以灌西師。溺斃不可勝計。於是腓立棄圍走。荷蘭人德尉良羣呼以父。腓立不得已。遣使行成。尉良恐腓立再舉復仇。乃約南非洲亞印度蘇門答臘等國。與荷蘭合力以備之。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列國共推戴尉良爲主。尉

良復宣明教旨。謂當一切聽人自由。腓立怒七國共黨尉良。以爲罪大惡極。謂吾寧舍王位而弗與尉良共戴天。乃令有能刺殺尉良者。銀二萬五千兩。爵萬戶侯。於是欲害尉良者甚衆。然皆不果。至一千五百八十四年。刺客該拉穴尉良居。槍斃之。年五十一。尉良凡三續娶。其最後者爲耶穌會長科力泥之女。有子三人。其孫某後爲英國王。尉良既歿。荷蘭乃日益強。而西班牙遂從此削弱。論者謂與王沙力父子。屢世與新教爲仇。而法王顯理復爲同惡之相濟。一日而慘遭夷滅者數萬人。嚮微尉良。新教之殄滅久矣。時謂天生尉良。所以立新教之基礎也。其然教歟。

西班牙王腓立第二傳

西班牙王腓立第二。日耳曼帝（卽奧王）馬西密憐元孫。西班牙兼荷蘭王沙力之子也。先是匪地南德（西班牙王名）有一女曰約安那。適日耳曼帝馬西密憐第一子腓立爲妃。生沙力。腓立卒。沙力爲荷蘭王。西歷一千五百六年。匪地南德卒。沙力兼王西班牙。一千五百十七年。始入西國。拿瓦勒人爭位。擊退之。居二年。會祖父馬西密憐卒。還爲日耳曼帝。

兼西班牙王。一千五百四十二年。沙力有病。腓立第二攝位。一千五百五十五年。沙力命以荷蘭予腓立。明年。又以西班牙予之。而自居於西班牙。僉斯約精舍。至一千五百五十八年而薨。於是腓立第二遂兼王。兩班牙荷蘭二國。腓立第二卽位之初。怒法王顯理第二背好塞勒約。與之交兵。腓立第二母曰依薩伯拉。乃葡國王以馬努利第一女。一千五百五十七年。以馬努利將西荷兵與法軍戰於桑斥珍。破之。明年。以克門侯擊法軍於格勒希林。又破之。法人力屈。請會於沙兆干。不勒西以講和。互返侵地。自是威聲遠播。意大利米蘭拿破里西齊里撒丁諸部。皆歸統轄。唯麥都爾威爾敦屬法。一千五百六十三年。腓立第二建大寺院於都下。長三百六十丈。工費一千二百萬金。三年方落成。初。國中有民族曰摩里斯哥者。初奉回教。匪地南德等一強令從基督教。至腓立第二意欲滅之。教士謂彼已爲基督教民。設令非出本心。亦不可擊。執政皆曰。彼陰通亞非利加回教人。及土耳其人。今不伐。必爲後患。下令摩里斯哥人改其衣服言語風俗。摩里斯哥人不肯。舉兵叛。與戰二年。勝負不決。一千五百七十年。奧斯地亞侯湯約翰。破摩里斯哥人滅之。徙餘衆於他國。是年。國人始得秘魯金礦。又以兵併取呂宋地。腓立第二既兼有三國之版圖。益思拓其疆土。屢與土耳其人

及亞非利加海賊戰。一千五百七十一年。以湯約翰爲海軍總帥。兼將威尼斯及教皇水軍。大破土軍於勒頒多。旋以諸將不利罷兵。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土軍取威尼斯之居怕羅島。尼達蘭舉兵叛。不奉命。英人助之。一千五百八十年。葡王顯理卒。腓立第二以母故。取葡國兼王之。教皇錫克德斯第五之兵力既強。且能深信其教。因以英吉利全土賞腓立第二。腓立第二大喜。欲取英。發兵船百三十五艘。載大炮二千四百四十一門。兵士一萬八千五百人。水夫七千四百四十九人。舵手二千八百八人。教士審官等六十九人。號曰無敵船隊。一千五百八十八年。麥侍那悉德尼將船隊。與巴爾馬侯水軍合擊英。英人以厚亞忒爲海軍大將。西軍與戰數次。大敗。會颶風起。西船沈沒破壞。無一完者。一千五百九十八年。腓立第二量定地面經緯度。懸十二萬銀錢賞之。是年腓立第二薨於位。

日本將軍豐臣秀吉傳

豐臣秀吉少時嘗爲人奴。明習兵法。用兵如神。當正親町天皇之季年。明知光秀殺大臣織田信長。恣行專恣。秀吉起兵誅之。而亡於柴田勝家。築大阪城。奏請爲關白。置五奉行。與德

川家康聯和。遂爲大將軍。威振天下。迨後陽成天皇（陽城天皇有二）卽位。秀吉征島津

義久降之。列藩震讐。於是秀吉威權益大。召列侯會於聚樂第。命之翌戴王室。戮力王事。其

滅北條氏。未嘗濫殺一人。取陸奥五十四郡。不煩一兵。其後遂欲經畧中國。冀隸入版圖。以

高麗道元入寇爲名。發五十萬衆。直壓朝鮮境。走其王。禽二王子。入道高麗國中向望風奔

潰。高麗請和。許之。和議旣成。賞花於醍醐。遊觀之盛。爲前古所未有。時日本仍稱臣於明。秀

吉嘗冕服讀明冊書。忿然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青虜之封哉。吾而受封於人。辱國

甚矣。裂冊書碎之。抵其冕服於地。因再起征韓之師。偉畧卓絕前古。置五大老。三中老。定七

隊而卒。自是天下皆知勤王之義。王室漸尊。國內漸以治平。皆秀吉之功也。史稱秀吉少時

卽有撥亂反正之志。嘗語人曰。日本神國也。國俗自古崇奉王法。而近代風頹俗易。輕朝命。

爭國土。他日吾壯。必復聖明於神代。遺威名乎萬世。吾蓋夙夜念之不置云云。然則其後之

武功彪炳爲一代名臣也。非偶然矣。

法哲學家笛卡兒傳

法哲學家笛卡兒。生於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卽中國明萬曆二十四年。幼受學於教會所立之學校。久之。不滿志於其功課。慨然曰。吾與其埋頭於此迂腐陳編。不如自探造化之典籍。乃辭爨舍。爲義勇兵。復棄去。遊歷歐洲諸國。由是力學有得。爲近世文明初祖之一大家。與英儒倍根先後齊名。倍根之學爲實驗派。笛氏則爲懷疑派。亦號窮理派。當是時。宗教之微極張。凡宗教皆以起信爲基。自路得創新教。大破舊教積功德之說。以爲惟以護信教。於是斯義益深入人心。古學復興以來。學者視希臘前賢言論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範圍。笛卡兒起。謂凡學當以懷疑爲首。以一掃前者之舊論。然後別出其所見。謂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眞。學者苟能於智識所到之界。不敢輕於自信。而一一疑之。則於此疑團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種子。蓋人第能知吾智慧之易生迷妄。則此自治之功。正爲對治迷想之第一良藥。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則凡遇事物。自不敢輒下判斷。而大謬可以不生。然惟能自知。能自疑。則當吾智識接於外物之時。吾精神中別有自由者存。判斷之事。又吾所得而肆。亦吾所得而制。夫此自審自疑不遽下斷者。非智識之事。而意識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於外物感觸絡繹之中。隨其來而順應之。此則吾儕人類之精神。雖云微弱。然其中有盛強

之力存焉。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而能窮天下之理者恃此耳。然所恃以破疑之術何在。曰。我能思故。我以我之思爲一切真理之基礎。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思想。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懷疑爲故意之懷疑。亦名有方法之懷疑。其第一要義。在有自由之性。無自欺之心。謂凡遇事物非見之極明者。慎勿輕下斷語。此卽其一生學說之大綱。此外所言尙有良智之說。靈魂之說。造化之說。世界庶物之說。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其學派實一掃中世拘攣之風。開近世光明之幕。後儒若斯拚挪莎若黎善尼士若倭兒弗皆宗之。迨遊歷歐洲諸國歸。自言天下事一劇臺耳。吾自登場爲傀儡。何如置身場外靜觀自得哉。乃屏居荷蘭二十餘年。以爲宗教政治之自由。維此國爲最也。以一千六百五十年卒。卽中國順治七年云。

英哲學家倍根傳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其時正承十五世紀古學復興及新教確立之後。學界風潮漸變。然學者猶泥於希臘大儒阿里士多德及柏拉圖二人之科臼。未能自立塗徑。

往往涉於詭辯。陷於空想。及倍根興。乃先實驗而後理論。學問始歸於實際。嘗謂凡事物必經實驗而後真理乃出。其窮理方法。大畧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爲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畧。一曰心觀。富有自主之精神。不可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爲主。以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其學說之大概。後人謂其學派爲實驗派。亦曰格物派。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說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萍實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數。後儒若霍布士。若陸克。若謙謨等。皆宗其說。用是靜觀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輝爛文明之世界。其生平最不善推測之學。其言曰。吾所謂格物學者。在求得衆現象之定理而已。若夫其現象之大本。則屬於庶物原理之學。非吾之所知也。庶物原理之學。所以講求造化主及靈魂之有無。與夫造化主與人類靈魂與軀殼之關係。此其事太高妙。不可盡信。於人事之實際。無裨益焉。置之可也。倍根卒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爲英國實學界諸儒之鼻祖云。

日本大將軍德川家康傳

當西歷一千六百年之交。日本大將軍豐臣秀吉卒。德川家康代之爲大將軍。家康智勇仁慈。能任國事。關原一戰。誅石田三成。據關八州。遂爲大將軍。大封諸侯。行賞立制。令諸侯妻孥盡住江口。隔年始得交代。禁西諸侯造兵艦。定諸國道程。置斥堠。又定法律。置五十三譯。鑄大小判。與朝鮮和。遣島澤家久率師伐琉球。降之。以皇居狹隘。益經營以崇國制。募民大修江戶城。及後水尾天皇立。好插花。信佛法。朝政一切。皆決於家康。家康乃定文臣法五章。始置中老。大修朝廷舊章。定江戶及列國郡縣制度。亡豐臣氏。（卽豐臣秀吉家時爲藩國）停豐國廟號。嗣又定廷式十七章。武員式十三章。規模深遠。國賴以寧。家康卒。家繼代爲大將軍。自是德川氏世執國柄。與前代北條足利氏次比。而後之爲天皇者。皆垂拱仰成。自是以迄後桃園天皇。一百六七十一年中。皇威寢衰。天下皆知有幕府。（卽大將軍）不復知有王室。史稱家康愛人善容。嘗訓子孫曰。侯伯將士。皆與我同勞苦者。慎毋妄滅絕之。以酬其先祖之忠。忠者豈獨忠於吾家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我以大柄。若弄其柄。驕奮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其柄矣。其宅心之忠厚有如此。

荷蘭王繆利都傳

荷蘭王繆利都。父曰尉良第一。當西歷一千五百五十年之後。西班牙王腓立。欲殲除耶穌教徒。國人不堪其虐。乃羣奉阿蘭基（前王名）幼子尉良爲王。以抗腓立。後於一千五百八十四年爲腓立遣人鎗斃。時繆利都尙幼弱。而腓立所置之荷蘭總督巴爾馬適以大兵攻陷安都厄比城。荷人憂軍務無人勝任。乃議請法王顯理爲君。顯理不肯。又請英女王依利薩伯。亦不肯。惟許出援兵。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英雷讖特侯將兵來援。居北部二年。以與國人不協。引兵歸國。然繆利都雄武過其父。通精兵畧。稱良將。一千五百九十年。率師擊千破西班牙兵。取北部諸邑。斬巴爾馬。西人每戰不利。甚失勢。於是國人乃奉之爲荷蘭王。一千五百九十八年。腓立以其長女依薩伯拉嫁亞斯地亞上公亞爾伯。卽以荷蘭國爲嫁資。於是亞爾伯夫婦遂欲經畧荷蘭。一千六百年。繆利都與亞爾伯戰於發蘭德地。大破之。擒西將門都撒。時西荷兩國人皆厭兵。欲講和。一千六百六年。亞爾伯與兩國人會於安都厄比。以和。許荷蘭自立。和議既成。法王顯理第四出兵費助荷人。於是繆利都乃大擴張海軍。開屬地於東方。先是一千五百九十四年。荷蘭船主航大洋。竟印度。不得而返。後二年。船主好

多曼亦乘舟覓印度。始抵瓜哇島板談諸地。遂與通貿易。國人之遷往其地者甚衆。一千六百二年。商人相議結新會社名東印度公班衛尼特蘭（即荷蘭）國會。授之貿易全權。期二十年。公班衛船主築商館及堡壘於東印度諸島。以固貿易之基。一千六百十年繆利都始命彼得保多爲東印度總督。開府於德拿的。未幾。復命彼得古溫代彼得保多。一千六百十九年。與瓜哇土人戰。取巴達維亞。築城壘爲屬地。自是更三四年。東北諸國板淡臺灣諸島。皆爲荷蘭所有。國內晏然康阜。鴻儒輩出。一千六百二十一年。再與西國戰大捷。始與西印度公班衛。漸擴屬地。取古拉加疴島及巴西。一千六百二十五年。繆利都卒。繆利都共在位三十餘年。民富國強稱上理焉。

法宰相利希路傳

法宰相利希路。伯利京城人。生於一千五百八十五年。少學於武備學堂。學爲將帥之事。時其兄爲天主教主教。忽辭職退隱於脩士院。族人以主教事重要。咸謂吾族不可無繼起者。利希路亦心慕主教名。乃潛心學道。年二十。試於官。授道學進士。然主教非齒德並尊。例不

能舉以任職。利希路自知齒穉。不壓人望。於是詣羅馬謁天主教皇。以臘丁文字語言宣講教旨。聞者驚歎。明年。教皇卽授利希路爲紅衣主教。既歸國。諄諄勸國人。凡事循理。毋悖教條。無何。遂聲名藉甚。初。法國僅有國會議院。後分而爲三。一世家大臣議院。二天主教議院。三百姓議院。設三院之中所議皆同。法王莫敢不從。第百姓恒苦爲世家大臣及教士等所壓制。或數年未嘗開議一次。利弊壅於上聞。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教會中人以利希路才學冠儔類。遂舉爲教士議院代表。院中無貴賤。咸敬服。時法公主馬利亞當權。公主爲法王顯理第二之太后美地西喀特林女。聞利希路才。詔入朝襄理國政。利希路見國中世家強族。每與王爭權。法紀敗壞。又歐洲各國以爭新舊兩教。互相攻殺無寧歲。又西班牙與國每陵侮諸國。謂此三者不得理。國恐無以立。方欲次第方畧。適法王以受制於太后。謀去太后權。兩宮有隙。利希路懼罹於禍。辭不就職。既而兩宮復和。乃趣利希路入政府。議西班牙與國與歐洲北方各國滅耶穌教事。利希路懼西奧平後。北歐洲將加兵於法國。思暗助耶穌教人。然耶穌教人以其曾爲紅衣主教。故疑其必右天主教。未敢從利希路反。立黨自保。利希路知其謀。乃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以兵臨法國耶穌教之羅切地方。迫使從令。然不言於

天主耶穌兩教。當以何教爲歸。旣而羅切以欠困不支。懼如法王沙爾第九遵太后命。誅殺三萬人。故事。詣軍門乞和。利希路實不重在爭教。當戮其首難數人。餘置不問。時法西奧三國天主教人。猶謂利希路必助己。意得甚。一千六百三十年。荷蘭瑞典日耳曼三國耶穌教人。推瑞典王革司亞弗爲首領。發兵禦西奧。利希路以西奧強卽於法不利之說。謀諸法王及太后。遣兵助瑞典王。大敗奧大將法連司太尼之師。又南擊西班牙。敗之。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復與日耳曼人同破奧師。於是國中有兵十三萬二千人。國勢盛張。疆土日闢。富強甲於歐西。利希路欲法前荷蘭王尉良之意。使民各奉其教。勿啟兵端。人不能盡聽。猶互相爭競者十年。然至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兩教人卒從其言。各奉各教。且國家與教會。凡事皆不相干。預教禍以息。當是時。利希路已累官至宰相。並封侯爵。旣握政權。復兼主教。西奧兩國皆爲所平定。威震列邦。咸唯命是聽。法國世家大臣教士。亦莫敢抗顏。利希路乃削奪國會議院之權。改爲君主政體。至百數十年之久。法由是遂爲歐洲名國。其生平建樹。有巴禮司花園。冠葉書局。所本大書院。至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乃卒。年五十七。利希路在相位年久。厚外交。勳文化。立功於法國。自古相臣行志。未有如利希路者。俄皇彼得嘗游觀法國。謁其墓。

追慕英風。太息泣下曰。使是人與孤同世而生。則雖割俄國之半以與之。所弗吝也。其相業之卓有可傳如此。

瑞典王額斯達亞爾多布傳

瑞典王額斯達亞爾多布。王甲列第九子也。以西歷一千六百十年卽位。年始十八。勇武善用兵。前此瑞典諸王皆有恢宏疆土之志。額斯達銳意以承先志。擊俄羅斯。取加勒里等地。又擊波蘭。取黎弗蘭。方是時。日耳曼帝匪地南德。以欲盡滅新教徒。國內大亂。法王路易第十三惡匪地南德所爲。謂如是不止。恐失各國之平。欲繼先王顯理第二第四之緒。助日耳曼新教徒。以挫匪地南德。乃使其教宰塞黎留至瑞典。勸額斯達助新教徒。額斯達從之。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決意與波蘭和。率精兵一萬六千。以討日耳曼。抵烏斯敦。進入波美拉尼。擊退日軍。攻梅格稜堡。盡逐日軍之屯於其地者。瑞典各隊有教師。行軍一本仁義。秋毫無犯。軍士從教士每日拜上帝二次。心志一利。所向莫不克捷。明年。巴耶丁堡民與瑞典軍合。日耳曼大將智爾利發兵討巴耶丁堡。縱火焚全邑。屠三萬人。額斯達以倉猝不能救。乃

駐其兵三萬於日耳曼。法王約每年出銀錢四十萬以充兵餉。來比錫同盟之衆。撤遜選侯約翰若耳治巴耶丁堡。選侯若耳治維廉與日耳曼侯伯之奉新教者。見勢漸危逼。始欲與額斯達合。智爾利將兵攻撤遜。約翰若耳治大懼。飛使乞援於瑞軍。額斯達親將救之。擊智爾利軍於不雷典墅。大破之。因欲助南部新教徒。攻舊教諸邑。帥兵赴來茵河。佛朗賀綿都兩邑開門迎降。乃攻其旁諸邑。陷之。移軍向巴威畧。智爾利以兵禦之於斯連堡。負傷而死。一千六百三十二年。額斯達兵入慕尼黑。取巴威畧一部。日爾曼帝匪地南德見其軍屢挫。乃詔起其已廢之大將瓦連士典以統軍。瓦連士典進向巴威畧。見額斯達兵據紐連堡。遂築塞於其外。以絕餉運往來。兩軍相持數月。餓死及戰死者數萬人。額斯達大怒。自引兵攻塞。瓦連士典退軍至撒遜。額斯達乘勢踵擊。十一月。至麥前。兩軍復列陣大戰。額斯達勇氣百倍。大呼突敵陣。忽有砲彈飛至。洞胸死。時瑞典兵士仍銳厲無前。日軍大敗。驍將發邊海以下死者無算。國人聞報。乃命大將屋銑士智拿代統其軍。而立其女基利斯底安爲瑞典王。

日耳曼大將瓦連士典傳

當西歷六百年之間。日耳曼帝匪地南德第二。自奉加特力教。（即天主教）欲滅新教。（即耶穌教）各部侯王歸心於巴爾都選侯弗勒得力。奉爲皇帝。匪地南德遣將擊走之。新教徒被逐者數萬家。而素奉新教之諸侯伯曼斯希爾侯等。猶接踵起兵相抗。尋即撓敗。至西歷六百二十五年。丁英蘇三國。並起助新教徒。推丁王基利斯底安第四爲盟主。合兵二十五萬七千入日耳曼。匪地南德乃命瓦連士典爲大將以邀之。瓦連士典者。素稱日耳曼名將。與智爾利齊名。嚴毅深沈。智謀如神。國人莫不敬戴。至是募戰士得四萬。以波希米歲入供軍需。散私財以補不足。命能掠得敵人財貨者。卽以賞之。於是士爭爲用。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曼斯希爾侯復聚敗兵。勢頗張。瓦連士典擊破之於德騷。未幾。曼斯希爾侯耶命斯多病歿。八月。智爾利又擊基利斯底安於律的爾。破之。敵兵死傷四千。爲虜者甚多。瓦連士典率兵十萬繼至。逐北入丁抹。梅格稜堡及北日耳曼波美拉尼。俱全土聽命。獨斯多拉異一城不下。瓦連士典以兵進攻之。城堅不可拔。死一萬二千人。乃解圍退。匪地南德恐瑞丁一國合兵敵已。明年五月。與基利斯底安會於律比克以利。是歲。論諸將士功。命瓦連士典

爲弗黎蘭公。既而其地歸丁抹。乃更封梅格稜堡公。未幾。又命兼波羅利海水師提督。同朝多嫉忌者。且以其士卒貪殘不法。都邑之民皆苦之。一千六百三十年。巴威畧侯馬西密憐及各部君長等。會於勒金堡。羣議迫匪地南德令黜瓦連士典。滅其養兵。擢智爾利爲將軍以代之。瓦連士典既解職。遁於波希米別墅。與意大利人塞倪遊。以星占爲樂。越二年。日耳曼兵屢挫於瑞典王額斯達。智爾利敗死。匪地南德以國事日蹙。欲復起用瓦連士典。數遣使招之。瓦連士典乃與匪地南德約云。帝威有所限制。不時干預兵權。所有兵權當歸一人掌握。匪地南德諾之。乃率其所養兵臨陣。國中材勇聞之。多願隸麾下立功名者。遂進攻波希米。逐撤遜人。進向巴威畧。時額斯達據紐連堡。瓦連士典築塞壁。下立功名者。遂進數月。兩軍餓死及戰沒者三萬人。額斯達進攻塞。瓦連士典引兵退次撒遜。額斯達尾追之。十一月至蓼前。兩軍排陣大戰。額斯達親突日陣。中彈而死。所部瑞典兵勇氣不屈。殊死鬥。日軍敗績。驍將發邊海死之。額斯達既死。瓦連士典遂引軍還波希米。自是無復進攻之意。與法蘭西瑞典撒遜等國講和。意欲自立爲波希米王。媿嫉者羣起譖之。謂其懷二心。匪地南德大怒。奪其兵柄。一千六百三十年。匪地南德遣人刺殺瓦連士典於耶禍爾地方。而以

太子匪地南德代領其衆。

荷蘭王弗勒得力傳

荷蘭王弗勒得力者。前王繆利都之弟。以一千六百二十一年卽位。長於攻戰。有父風。(父曰尉良)一千六百二十九年。以兵陷希多吠朴。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拔買斯的里克。先是八年。西印度公班衛得巴西於西班牙尋失之。後六年。復命水師提督龍克攻取巴西。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命將軍約翰繆利都領其地。又關屬地於亞非利加西岸。約翰繆利都罷黜。民心動搖。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巴西復爲葡人所取。民心不服。葡人遂與荷蘭和。荷人以巴西全土予葡。得金四百萬古爾撒。一千六百三十五年。荷法同盟以敵西班牙。荷人戰不利。西人所失亦甚多。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弗勒得力命水軍提督德朗擊西國海軍於兌茵斯。大破之。是時國中貿易益盛。而國勢亦逐日富強。至一千六百四十七年。弗勒得力卒。子尉良第二嗣。

英護國將軍克林威爾傳

克林威爾。名阿利華。英北境之恆歿頓市人。生於西歷一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先世爲英之名門。效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們。皆爲王黨。英王占士第一嘗行幸其家。時當額里查白女王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極腐敗。人心厭倦。國內騷然。克林威爾既生之明年。英王查理士第一亦生。說者謂克林威爾少年時。嘗與查理士共游戲云。羅巴爲國內議員。又嘗爲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亦名額里查白。與英女皇同名。富家女。年十八歸羅巴。舉子女十人。阿利華其季也。父早沒。賴其母教之成立。故史家謂其性行受諸母者爲多。年十七。始入中學。其年英國文豪索士比亞沒。史家謂索氏結額里查白朝文學之終。克氏開十七世紀政治之始。一偉人去。一偉人來。實爲代表兩極端者云。年十八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學名。時政府力行專制之政。而國中。新舊兩教之互相攻擊。又日甚一日。所在清教徒。挾民權自由之說者。寔多。名爲非政府黨。占士第一復恃其積威。以君權神聖不可侵犯之議論。宣諸議院。謂國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卽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洵洵相告。謂是王謀叛。大逆不道。國會從而右之。占士第一

大怒。事事與國會反抗。并捕清教徒數人下獄。瘦死。一千六百六年。因英蘇聯合一事。開國會者六月。國會中人復極論王之專制。提出議案。直揭王壓抑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占士第一以民間橫議之故。乃於一千六百十一年解散國會。捕議員四名下獄。自是國會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一千六百二十年。以財政困乏之故。始復召集國會。有過活曲者。於會中獨狃議謂宜舉委員以調查弊政。衆從之。衆委員查得王占士第一罪惡多端。下議院乃明目張膽。用彈劾舊例以糾摘占士第一之失政。全國人民。戰慄危懼。知政府與國會必有構成大禍之一日。克林威爾時方在恒歿頓以牧羊爲業。見國事日非。時切慨歎。有普理坦教會（卽耶穌教）者最著名。格林威爾慕其教旨。遂策名焉。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占士第一病薨。子查理士第一卽位。明年。查理士與法人構釁。令下議院籌餉。議院共會議二次。一不聽。一散會。又明年。查理士恐政令不行。乃聽議院議定一法。曰畢的森阿非來的。其中有言曰。非經議院定議。不得恣徵稅。餉非議院所許。不得妄捕人。然此法雖定。查理士殊無遵行意。克林威爾時已娶巨商某女額理查白爲妻。甚和睦。每值禮拜日。輒會市民於教會堂。語以時局之腐敗危險。謂當爲國民盡力。聽其言者。每感憤泣下。一千六百二十八年。復開議

院。查理士嚴旨宣言。令毋得干預國政。及妄攻國相。議院中人皆起而大譁。未幾。普理坦教徒法登刺殺宰相伯金恒。多馬溫幹代爲相。溫幹初爲民黨務從民欲。及爲相。迎合查理士意。大作威福。是歲克林威爾被舉爲議員。明年。查理士與法蘭西西班牙二國講和。徵稅餉益急。增罰金。權商販。國人有不用命者。輒處以重刑。查理士后乃法王顯理第四之女。素奉天主教。而性極陰狠。查理士阿后意。亦棄所奉耶穌教而從天主教。大教長勞德與溫幹皆極力迎合。助查理士深惡普理坦教。令凡奉教者皆須習天主教規矩。有不從者重懲之。一時普理坦教中人俱不奉詔。相率航海遁於美洲。查理士嚴禁民毋許往。克林威爾舟已將發。不得已而還。查理士於是迫令人悉從天主教。又以賦稅厚薄。舊制必由議院議爲不便。自是乃徑取於民。令議院不得干預。克林威爾有妻族曰罕吞者。抗不奉命。謂王所爲背國法。不能從。查理士大怒。時蘇格蘭人之奉耶穌新教者。不欲奉天主教。決意仇新法。立約拒之。以保自主。名曰格維維德士。一千六百三十八年。遂舉兵叛。傳檄英人。陳其背王之故。查理士欲討之。開議會議集軍儲。衆無應者。怒而解散議會。一千六百四十年。蘇人進侵英蘭。查理士不得已。復召集國會再議。并以國王可擅取於民。無須議院干預一節。交大衆論其

是非。議者半阿查理士。謂法定自主。卽爲國法。克林威爾時已爲居高位。與其同志四大臣獨否之。謂王擅取於民爲犯國法。罕吞不奉命。則是能守國法者。其曲在王。持此議甚力。查理士怒其悖。命解散國會。將以兵捕克林威爾等。國會廉知其事。亦令克林威爾以兵自衛。普理坦教中人怨查理士。羣起助克林威爾。有衆驟至三四千人。名爲國會軍。克林威爾乃率之以逼查理士。令盡廢新法。每三歲一開公會。並殺溫幹及勞德。查理士自度其力不能制。一千六百四十一年。遂去之。蘇格蘭委身於格維難德士。從其所爲。無何。愛爾蘭舊教徒羣起。稱王命虐待耶穌教徒。劫掠焚溺極慘酷。教長宣言不殺耶穌新教徒者。不得入教院。前後死者四萬人。既而英蘭北西部貴族及少年無賴之奉天主教者。齊起從查理士。明年查理士在約克起軍以討國會中人。其軍士皆蓄髮長垂。衣服鮮麗。終日歌呼飲樂。志氣甚驕。國會中人亦羣起相抗。推肥爾法斯爲將。而以克林威爾爲之主謀。所部皆倫敦工商及南部細民。短髮黑衣。無盛飾。而勇氣百倍。既與王師交戰。殊奮鬪。自晡至晚。兩軍死傷者共千五百人。查理士軍頗得利。克林威爾乃日夜拊循士卒。籌備餉械。誓以必死。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克林威爾偕肥爾法斯率兵二萬五千。與王師再戰於馬斯敦。慕爾自旦至暮。大破

之。明年。又敗王師於那西比。殺五百人。擒五千人。查理士倉皇遁之。蘇格蘭。蘇人有與國會軍私通者。受國會軍重賂。捕查理士送致國會軍。太子查理斯戰敗而遁。是時國會軍中多因的本教教徒。而其權則皆操於克林威爾之手。獨斷獨行。務以掃除專制政體爲事。英蘭及蘇格蘭兩地聞查理士兵敗。遂起兵勤王。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克林威爾肥爾法斯率國會軍往敵英蘇勤王之旅。連戰破之。拔本不羅克城。及克伯勒斯敦。蘇軍皆潰散。查理士既被虜。欲請和。會有獲得查理士與其世家密札者。內有他日必盡誅普理坦教人之語。克林威爾見世家等皆左袒查理士。惡其君臣同惡相濟。是年十二月。遂以兵攻世家之衆。大敗之。議院中人見克林威爾威權日盛。羣仗其能。謀將解其兵權。謀洩。克林威爾遂勒兵圍議院。捕其黨查理士者。悉囚之。於是大會上下議院之議員五十九人。於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正月。召查理士於味斯因斯德會堂會訊。一時觀者如堵。軍士列戟於門。堂中設一位布絨衣以備王坐。查理士入。見之愕然。既就座。上議員不勒燥厲聲曰。英吉利王斯去亞的查理士國會中人所以戰亂流血暴屍原野者。職汝之由。汝有罪。宜就訊。言畢。法司歷訴罪狀。查理士揮捧止之。捧首忽墮地。爽然自失。不勒燥又曰。王乎。吾待汝言。查理士曰。爾有何權訊

余將何言。不勒燥與查理士辯良久。克林威爾乃命移查理士繫他處。國人有憐之者曰。上帝救王。國會軍士齊聲大譟曰。是宜殺者。後數日。復訊查理士。仍不許克林威爾等有權利。衆議員公判查理士罪。皆曰。王擅壞國法。罪與謀叛等。當論死以爲後王戒。因令左右書判牘。國會中人羣起而應曰。甚善。查理士始懼。呼曰。請公等聽余一言。則皆若弗聞也者。翌日。午刻。有司擁查理士至刑場。克林威爾親引兵夾道以行。至斬首架前。命武士如法斬之。乃下令曰。王子及他人有欲得王位者。皆以謀反論。尋廢上議院。定爲共和政體。衆奉克林威爾等四人同秉國政。以克林威爾爲護國大將軍。查理士之子爲蘇爾蘭愛格蘭兩地人所擁立。號查爾祺第二。克林威爾復發兵擊愛爾蘭。連陷諸城。歷八月。王黨悉平。又伐蘇格蘭。大敗蘇人於敦巴。死者四千。明年。查爾祺巡視南方。至英之西境窩塞得。克林威爾適提精兵自蘇格蘭返國。邀與鏖戰。半日。查爾祺軍大敗。死者三千。退入城中。克林威爾急奪路從入城。查爾祺遂從東北門出。易服以遁。奔法國。由法國奔荷蘭。克林威爾乃修明國法。聽民擇教而從。不予苛禁。克林威爾既威震國中。遂頒海上條例於諸國。畧言凡亞非美各土之貨。必由英船載至。不得用本土船隻。惟歐洲各邦貨物。准用本土船隻。其意在窘荷蘭。

荷蘭爭之。起兵擊英。戰於海上者三年。英軍大勝。得其商船三十。兵船十一。擒斬三千餘人。荷蘭請和。盟曰。荷蘭船舶入英界者。必奉英約章。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克林威爾與法國講和。擊西班牙。又遣兵船往西印度海。取其屬地牙買架島。獲改的斯海口商船。取其貨二百萬。時國中諸議員自知弗如克林威爾才。漸且嫉。遇事輒掣其肘。克林威爾憤甚。一六百五十二年。復勒兵圍議院。將駢誅焉。或呼曰。公專恣若是。公理何在耶。吾倫卽死亦不服。克林威爾曰。吾豈樂爲此。實公等自取之耳。遂悉縱之。更選上下議員若干人。謂之新議院。又檢訟牘之久不裁決者。二萬餘事。命律師釐判之。律師以不悅新議院。佯諾之弗爲理。克林威爾謂各議員材具不勝任。復令公舉國人以克林威爾宅心公溥。事事胥從民欲。遂同心推戴之。其年十二月。將軍藍伯議奉尊號爲護國將軍。總理共和政治。權侔王者。克林威爾固辭不獲。乃踐尊位。自是號令出於一人。遂頒條例於國曰。維謀反殺人者。不得私赦。三年一會議。有出祿者。得選上議員。有故勒令散會者。出五月外方許復會。立法過二十日者。毋阻。後議院中有抗克林威爾者。克林威爾輒散其會。有謀叛者輒擊滅之。於是威權益盛。時英國分爲數部。部各有將鎮撫。不勒格提水師往地中海誅捕海盜。約束嚴明。士卒用命。國人

往往不悅。克林威爾獨厚遇之。克林威爾知威德震下。欲登王位。傳子孫。以將校及教徒等不肯。人情洶洶。議遂寢。常恐人行刺。裹甲不離體。廁中牀下皆有警備。未嘗安寢。一千六百五十八年九月三日。克林威爾病熱死。年五十九。先死一日。大風壞屋拔木。海舶漂沒。人皆以其生死爲非偶然也。尋葬於味斯閔斯德。喪儀甚盛。擬於王者。克林威爾智畧過人。其治國無一定之法。正眞仁慈。能御諸黨。嘗言君權雖尊。然不可恃勢以虐下。當始攬大政時。以爲宜使國中無一夫不得其所。其後竟不負所言。國人皆敬愛之。維生平措置不無專恣之誚。然能內順人心。外張國勢。足稱人傑。後世文人作詩頌之。以爲古來王者。未有若克林威爾之盛者也。自拿破侖以前。起匹夫而擅王權者。獨推克林威爾。及一千六百六十年。查爾祺自法入卽位。乃仍反君主專制政體。發克林威爾之墓。懸其屍於絞架。以棄於野。逮其黨二十九人。置之極刑。以正其弑前王查理士之罪云。

荷蘭哲學家斯賓挪莎傳

斯賓挪莎。荷蘭人。生於西歷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初就猶太教。教士學經典。後見笛卡兒之

哲學篤好之。漸疑教理不足信。昌言排斥。教會中人屢欲殺之。後卒逃於他里。以磨眼鏡爲業。終窶且貧。泊如也。多著書闡明哲理。其最著名者。爲政教論一書。其窮理之方法。率依幾何公例。尋出種種原則。以下論斷。而大旨歸本於三界唯心。以一千六百七十年卒。近世日耳曼學者多祖之云。

普魯士公弗勒得力維廉傳

普魯士國舊屬日耳曼。當西歷一千六百三十年時。弗勒得力維廉以巴耶丁堡選侯。嗣其父若耳治維廉爲普魯士公。時尙未晉王爵也。弗勒得力豪邁有大志。長於韜畧。承前世大亂之後。人民困頓。國力彫敝。乃節衣齋食。力崇儉約。不數年帑藏豐盈。又欲乘日國勢衰。脫其羈軌。親將兵屢交戰。至一千四百四十八年。日耳曼帝匪地南德。與法瑞諸國會於惟西發里之閔士得行成。諸國皆得有日地。弗勒得力亦乘勢恢拓疆宇。得地甚多。及瑞典丁扶之戰。弗勒得力以兵助瑞典王甲列第十。既而與瑞典失和。復與爲敵。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始與波蘭王甲列會於勿勞。以行成。波蘭人遂認普魯士爲獨立。後與諸國爭戰不已。民困

國窮。然威名震於遠邇。弗勒得力常著青色外套。長及膝。已舊敝。飾以銅鈕扣。手攜大杖。散步街衢。見怠惰者。卽加鞭撻。鞭撻其世子爲尤甚。雖公主亦然。其親兵皆擇身材長大者。入編制。約須七尺以上。悉募自歐洲諸國。其不應者。遣力士強之。軍律極嚴整。遇兵卒猶器械。不以人類視。其無勳勞者。待之不異木偶。至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而卒。其後世出英主。至一千八百七十年。遂合二十五邦爲一大帝國。改號曰德意志。稱爲天下莫強云。

波蘭王約翰第三傳

波蘭王約翰第三。乃王約翰第二之子。名索丕斯基。以西歷一千六百七十四年卽位。性明決勇毅。好武功。當未卽位之初。國內有貴族之爭。外與瑞典土耳其構兵。國人浸淫惡習。淪胥爲奴。一千六百七十三年。土耳其人率兵八萬衆。據尼蘇德耳河堡。約翰以兵數千禦之。殲敵兵四萬。說者謂歐人屢擊異教徒。皆互有勝敗。三百年以來。未有如此之大捷者也。諸國聞之。莫不感奮興起。明年。約翰受選爲王。時匈牙利人叛奧。與土國合從。以三十萬人入寇。與人合其都人與兵。共一萬一千餘人。守之。受圍二閱月。窘甚。奧帝見土軍至。去其都邑。

乞援於約翰。約翰乃率精兵一萬。疾趨赴奧軍。合兵凡七萬。九月十二日。大戰於維也納城外。日既申。約翰督其軍出陣於土軍前。傳令諸軍效死力。拜天大呼曰。今日之事。吾不求榮名在我。唯汝上帝。土軍素畏約翰威名。傳聞波蘭王至。全軍動搖。會月蝕。土人信妖祥。以其旗章象新月。見之以爲凶兆。大懼。波蘭軍乘勢奮擊。走之。遂奪土人所據高阜。俯瞰土國總帥摩斯達哈營。出其不意。摩斯達哈大驚。狼狽不知所爲。波軍疾擊。土軍大敗而奔。摩斯達哈欲收餘兵。不能。見一侯遁。呼曰。公其助我強一戰。答曰。某素知波蘭王。今遇勁敵。不如姑避其鋒。以爲後圖。仰天曰。吾知上帝不我與也。疾馳而去。及昏。約翰已進入土軍營。露幕十二萬。委棄地上。不見一人。馬匹橐駝。及所掠財寶。纍纍充斥。盡爲波人所有。自是回教徒威力頓屈。此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事也。波人自有此捷。聲望益隆。而約翰生平之戰功。亦以此爲最。然奧帝忌之。所酬甚薄。後人憾焉。至一千六百九十六年。約翰乃薨。自是國勢寢衰。越六十餘年。遂爲普俄奧三國所滅。

日本儒學家藤原肅 中江原 山崎嘉 合傳

日本古無儒學。自西歷三百年間王仁傳論語而後。國中興於儒學。代有賢君。文武天皇始釋奠於先聖先師。高野天皇始尊孔子。追諡爲文宣王。至西歷一千六百年後。水尾天皇在位時。有藤原肅者。號惺齋。始倡中國宋儒程朱之學。其門人甚多。林信勝仕於幕府。爲大學頭。且世襲焉。儒學由是大盛。迨後光明天皇時。近江人中江原。號藤樹。篤信明儒王守仁之學。以之訓導鄉人。人稱之曰近江聖人。其門人熊澤伯繼。號蕃山。聰明過儕輩。仕岡山藩。大著聲績。後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又有山崎嘉者。生於靈元天皇之時。亦好修程朱學。晚極神學。其門人稱之爲垂加先生。同時有處士山鹿義矩。著聖教要錄。以駁宋儒。輿論非之。後被執政者錮之播磨。山崎嘉沒後。民間學術益興云。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一傳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一。普魯士公弗勒得力維廉第一之子也。以西歷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卽位爲普魯士公。有才幹。極儉齋。少時卽累致巨萬金。卽位之初。有兵二萬二千。發奮爲雄。夫人索希亞有賢行。勸弗勒得力設學塾於國中。又立大學於哈爾勒。一千七百年。日耳

曼帝里泊德立弗勒得力爲普魯士王。又十三年而薨。至其孫弗勒得力第二時。國勢乃淳興焉。

法王路易第十四傳

法王路易第十四。以西歷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嗣其父路易第十三爲王。年甫五齡。由太后西班牙王腓立女安受遺命輔政。以意大利人馬撒倫爲教宰。以輔之。先是國中稅法不公。民人怨憤。大將都連屢爲國勇戰。公得倭又破西班牙兵。成惟西發里和議。而民皆弗悅。至是政府更欲課金幣。巴力門議員論其違法。太后怒。捕巴力門議員下獄。志在必行。國人益憤。抗太后及馬撒倫。巴黎斯副教大長坤提及貴族數人爲之領袖。是謂弗命德（猶言投石軍以其人皆無鬪志如兒戲然）之亂。是歲大水饑。餓孳相望。哥斯古尼教長萬聖法羅創賑荒社。傾產賑恤。又勑棄兒院。募婦女收育棄兒。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弗命德之亂作。公得助太后戰有功。是時亦叛爲弗命德黨。一千六百五十一年。路易第十四親政。發兵擊公。得公得兵勢甚熾。王師屢敗。馬撒倫出奔。太后招還之。明年。命都連將兵與公得大戰於巴

黎斯前街。都連敗退。公得進逼巴黎斯。市人開門納之。馬撒倫復出奔。既而公得爲王師所逐。出走西班牙。西人以爲瓜也。那太守。法軍攻瓜也。那陷之。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巴力門論公得降敵之罪。擬以死刑。奪其官職田產。是歲。都連又與公得戰於騰格。破之。明年。路易第十四始分國爲十二道。仍任馬撒倫。馬撒倫藉王命以抑制貴族。及巴力門。稱匡時之相。一千六百五十六年。路易第十四與西班牙和。兩國會於比利牛斯。娶西班牙王腓立第四女馬利別理薩爲后。腓立約稱王子孫毋得求西王位。以防兩國合併。由是路易第十四得羅支倫塞達尼等地。復公得之官職田產。俾歸法國。明年。馬撒倫卒。比爾代執政。初。路易第十四智勇過人。親政之初。猶耽淫佚。旋見馬撒倫繼黎塞留當國。收大權。盡歸諸政府。又以自惟西發里行成後。法蘭西霸於南。瑞典雄於北。有不容並立之勢。於是遂幡然改圖。好大喜功。網羅天下人材。置之左右。所有文武奇材異能之士。盡萃都城。人物之多。學術之盛。稱歐洲第一。國勢勃興。而路易第十四以爲未足。欲使法國威權。駕諸強國。且恢拓疆土。使以萊茵河爲東界。遂復用兵於西班牙。先是西班牙王甲列第二之后。爲路易第十四女弟。未幾病卒。路易第十四執論西班牙一地。爲后遺產。告甲列欲得之。甲列未答。路易第十四遽命

都連公得二將攻西班牙。奪其地大半。築壁壘。置戍兵。英與荷蘭瑞典。俱惡法兇暴。合力助西以拒法。路易第十四不得已撤兵。旋與西班牙盟於亞金。得雷泄爾以下七邑。然以此次講和。係三國要約。由荷蘭威的二國爲首倡。因深恨荷蘭。謀所以泄忿者。營五處海軍武庫。造軍艦百艘。增陸軍兵額爲十萬。擬製銃鎗。使兵卒執之。諸國莫不畏懼。又厚賂英瑞兩國。以求連和。二國從之。獨巴耶丁堡侯顯理維廉助荷蘭。一千六百七十年。路易第十四發兵入荷蘭之屬地羅來內。羅來內侯沙爾棄城走。越二年。復自將兵擊荷蘭。荷蘭推維廉第一爲軍務總督。禦諸境。法軍連破諸城砦。據給德蘭以下四州。荷人決河堤固守。力盡計窮。將棄城遁。東印度馳使各國以援荷。再戰皆捷。明年。復會英海軍攻荷蘭。荷蘭海軍將雷的爾邀擊英法軍。大敗。恐失士發里。遂棄尼特蘭以與法和。會日耳曼西班牙兩國出援。一千六百七十四年。維廉攻來茵河旁之益城。拔之。十月。公得引兵去荷蘭。英王爲巴力門會議所迫。與荷蘭和以罷兵。時瑞典助路易第十四攻陷巴耶丁堡之馬爾建。荷蘭統領弗勒得力維廉。在亞撒西聞警。引兵急還。擊瑞軍於溪爾白林。破之。一千六百七十四年八月。荷蘭將維廉第三。合荷日瑞三國兵來伐。大將公得邀之。大戰於海腦得之東北。互有勝敗。大將都

連以兵出來茵河。連陷日耳曼諸邑。明年與日耳曼大將蒙的古古利戰於巴丁。都連敗歿。法軍潰。是歲西齊里米西那邑民叛。西班牙王出兵助之。明年法水師堤督圭斯尼與荷蘭海軍將雷的爾大戰於地中海。大破之。斬雷的爾。一千六百七十七年四月。王弟腓立與大將羅森堡擊荷蘭。又破之。別將拔西國諸城。荷蘭懼。明年與法人會於尼麥拿以行成。尋西國亦講和。以下土十二邑割歸法。明年日耳曼帝亦與法講和。荷蘭統領弗勒得力維廉雖不欲和。以諸國既俱解兵。不得已乃與法瑞二國和。還所侵地。自是法國威勢益熾。路易第十四自稱大王。常使侯伯一人執燭侍立。有如天神。然路易第十四雖已與諸國和。猶未戢蠶貪之志。乃起議事院於比三孫。置官署於麥都及不里撒。監視閔士德尼麥拿講和時所得諸邑。使之聽命。又以亞撒西爲法屬地。強之從己。未幾又脅奪斯多拉堡盧森堡。於是荷日西瑞四國復合從以禦法。四國國中多事。加以土耳其之難。兵力俱不振。一千六百八十四年。遂與路易第十四會於兩堡講和。議息兵二十年。路易第十四盡得其所侵地。無何利破時巴爾都選侯甲列卒。甲列爲法王姻婭。路易第十四以計取其地。又奪維廉第二邑阿蘭治。親將兵攻熱那亞。降之。一千六百八十六年。日英西荷諸國盟於奧斯堡。聲罪致討。時下

令廢難得榜諭。新教徒憤怨。愆愆同盟諸國。其志益固。無如路易第十四兵威強盛。一千六百八十八年。伐日耳曼。奪巴爾都及阿牧斯卑爾諸邑。盡火之。又欲從大將櫻倍謀。變來因河壩盡爲荒野。以便守禦。先是荷蘭總督維廉第三爲英王。諸國推之爲統帥。以敵法。英故王惹迷斯第二爭王位。維廉不能出兵。遣其將若耳治於西班牙以督同盟軍。路易第十四愈無所畏。是歲。又出一軍於發蘭德。一軍於意大利。一軍於加大羅尼亞。更遣海陸二軍於愛爾蘭。援惹迷斯。謀復其位。一千六百九十年。流國會於維也納。尋盟。撤歪侯維多爾亞馬丟士。亦入其盟。法將盧森堡與若耳治戰於弗流路。敗績。維廉擊惹迷斯於薄隱。破之。惹迷斯因走投法。維廉親率兵抵西國督戰。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與盧森堡戰於丁斯基建。不利。明年。大戰於蘭田。亦敗。蒙斯那慕等諸邑。盡屬法國。是時法國有海軍兵艦二百三十艘。所向無敵。兵數亦漸增至四十五萬人。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五月。英荷兩國遣亞蒙得路塞二將將海軍來伐。海軍將都爾非邀之。戰於拉合及海角。法軍大敗。國中以兵結屢年不解。府庫罄竭。新附諸邑。皆勸弭兵。一千六百九十六年。路易第十四與撒歪侯會於部林講和。盡返侵地。同盟諸國。亦知法人掘疆。不可壓服。明年。會於立斯維。立約弭兵。路易第十四許維

廉爲英王。還其阿蘭治及所嘗侵畧日西兩國之地。自和破後。搆兵九年。至是始平。先是王后卒。路易第十四更納優人土甲倫孀婦馬達迷爲妃。大寵之。以其棄新教從羅馬教。特舉殊典。賜之美號。以風新教徒。至晚年由馬達迷慫恿。虐待新教徒。禁新教徒禮拜。不從者盡放逐之。國人出奔他國者甚衆。命閉海口捕之。送諸軍艦。屠房爲奴。藉沒其家產。失良民八十萬人。一千七百年。西班牙王甲列第二卒。無嗣。路易第十四太子之第二子安知侯腓立第五。以姻戚入卽位。與人爭之。兵結不解者十餘年。腓立遂立爲西班牙王（事見腓立本傳）。路易第十四自五歲卽位。統御七十二年。爭戰不絕。誅求苛急。民皆厭之。晚年爲英人所破。國力少挫。然亦汲汲於興文化。教國人圖畫音律百學科術。又設一校。不問內外國人。皆許入學。宰相馬撒倫嘗藏書數萬卷。開館供士民縱觀。文學日開。名賢輩出。國人始能作大玻璃鏡。高盈丈者。始作馬車。巴黎斯達路間。入夜皆燃燈如晝。奸盜屏迹。以一千七百十五年卒。初路易第十四在位時。窮極奢靡。常著縮髮大髻入寢。非至閉帳後不敢脫。以表威嚴。自比德於天日。曰。照臨地上萬物。制我權者。獨有天帝耳。及卒。臣下相議厚葬。曰。是王之意也。葬時。倍極隆盛。惟國人以其晚節之虐。俱痛詈之。

法宰相比爾傳

法國相臣比爾。好實學。善於理財。嘗謂富國在力農桑。開物產。使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他邦。當法王路易第十四在位時。任馬撒倫爲相。號稱匡時之宰。迨西歷一千六百五十七年。馬撒倫卒。比爾遂代其任。於是出生平所學。下令國中。決陂澤。修道路。減地租。賤鹽價。禁穀種外出。廢水陸關稅。改商賈律。審法典。招致四方工匠技術。以教國人。設巨業製造。貿易之盛。冠於一時。嘗製簿冊。登記每歲國中奇贏。俾一覽可了。後各國皆仿其法。謂之概算法云。

英哲學家陸克傳

英人陸克。生於西歷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其講性理。以見諸實驗爲極則。論政尤精。於十八世紀政治之運。大有裨益。近時歐洲各國。自由之說者。雖不一其人。而惟以陸克爲最著。陸克之學說。以爲人之所以自立於斯世者。平等而已。然苟無自由。則不能平等。自由者。平等之所由出也。故權理之最要者。莫如自由。蓋人世之真狀態。在人人各率其性之自然。以

與人交接。而吾人本性之自然。決非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爲尙。而以自由爲尙。人人以自由爲尙。此平等所由出也。故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以前。人世自然之交際。則固有之。人世自然之法律。則固有之。所謂邦國之制度。正由此自然之法律自然之制度而出。其時人人第知擴張其自由權。所謂自然權也。非制度法律所得而造也。而人之私有所蓄之權。亦由此自由權而出焉者也。至其論私有權。尤爲奇確。其言曰。邦國未立制度未設以前。凡土地財產人人得而有之。固也。雖然。吾有吾身。舉吾身而惟吾之所欲爲者。權也。吾身既惟吾所欲爲。則吾身之勞作。爲吾自然權。吾取吾勞作所得之物。亦吾自然權。故不論何人。凡由其人之勞作。或由其人之智巧而得者。他人不得而侵之。何也。勞作者。我之勞作。非他人之勞作也。智巧者。我之智巧。非他人之智巧也。夫我既施其勞作運其智巧。而我即得而獨享之。此亦自然之理。况我欲私有所蓄。未嘗以我之故。而使衆人乏絕。而衆人亦可施其勞作運其智巧而爲其所欲爲。則我之私有權。初不少害於衆人之權。而何不可私蓄之有。此外又有所謂先得之權。蓋當他人未下手之時。而我獨得之者也。此亦所謂勞作也。如哥倫布先他人至美洲而占其地。其勞苦爲何如。故凡勞其力者。即其勞至微。而苟有所謂勞。即有所謂權。

如折一枝。取一果。亦未嘗不勞。故其果未歸他人而我先取之。我卽得而有之。是卽所謂自然權。推之施勞作於土地而得其地之所生。皆折枝取果之類。且不第土地所生之物如是。卽舉土地而有之。其理亦如是。故凡土地所以有若干之價值者。皆勞作使然。是以土地之未墾者。一無可貴。而所以可貴者。在人力既施之後。故若有無主之土地。而我開墾之。播種之。耕耨之。則此地卽爲我所有。若夫占人土地。絕不耕耨。聽其荒蕪。或有所收穫而聽其紅腐。亦與奪他人之所有無異。故土地之荒蕪。雖在人籬籬之中。苟不施其耕耨。則我亦得而取之。又陸氏學說有極合於理者。則謂一人殉無厭之欲。積而不能散者。其罪與掠奪同科。何則。勞作之自由。正所以限制私有權。蓋我有勞作之自由。人亦有勞作之自由。苟我以勞作而有所蓄。而欲絕他人勞作之道。是義之所不許也。陸克既辨明私有權。又以爲此權之本。在人人自用其身而惟所欲爲。故其攻擊奴隸之法。不遺餘力。以爲人世自然之狀態。皆由自由平等。故不論何人。萬無以一人而壓制他人之理。無論其爲王侯之權。嚴父之權。苟欲壓制其臣子而使之爲奴。則無是理。至於父之於子。則又非奴之於主所可同日語。蓋所謂父權者。本爲養子成人而設。則父之制御其子者。正欲其子長成之日。能復其自由權耳。

故父權者可暫而不可久。要之父權者。非真權也。義也。故既盡爲父之義。而至此義不必盡之時。則所謂權者。亦歸於無用而已。陸克又謂自由權及私有權而外。更有所謂自然權者。苟無此自然權。則自由權及私有權。亦均歸於無用而已。自然權者何。蓋卽防護其自由權及私有權之權也。此外更有所謂報復權。蓋人有逞其強彈力以加害於我者。我亦得加害於彼以報之。然此報復權實屬於防護權。何則。人當蒙害之際。不得不自行防備以抗其敵。於是乎有報復。以因欲防護而始用其報復也。故當以報復權屬於防護權。又陸克論邦國之所由成立。曰。今夫一切黨與之類。苟非經衆人許諾。則其黨不能召集。所謂邦國者。卽一大黨與也。故其成立。亦必經衆人許諾。何則。人人皆有自由權。故欲施行威權使人人服從。若非人人自行許諾。不得而強之也。又謂若不得人人許諾而欲施行威權以統攝公衆。是政府與衆民之間。不啻互相敵視。亦復成何邦國。卽一時成爲邦國。而所謂政府者。特以強力維持之。不得謂之真邦國。所謂人人許諾以施行其威權者。非棄其固有之權。正所以保護其固有之權也。但權之不便於邦國者。則棄之耳。所謂權之不便於邦國者何在。則以制度未立之際。人人皆有刑罰權。苟有受害者。則自行報復。若邦國既經設立。人人仍有此權。

則爭奪相殺之患。無時或已。是終不可以爲國也。故不得不棄此權而歸之邦國。至政府之權所由立者。惟裁斷一事而已。而裁斷之權。分爲數種。蓋欲裁斷。則宜量其罪惡之大小。而定其刑罰之重輕。於是乎有法律之設。而立法之權以出。既出有法律。不得不施行。於是乎行政之權以出。國內既有行政權。始有事於外國。或戰或和。不可無任此事者。於是乎交涉之權以出。然此權實在行政權之中。而不必別立名目也。是故政府者。乃公權聚合之處。然政府不能用專制權。蓋所謂專制政體。不得謂之真政體。政府與民間。實舍爭鬥之機。不過勉強支持而已。君主視民如寇讐。則民之視君主亦如寇讐。舉國上下。隱然在戰鬥之中。及民氣一強。必羣起以顛覆政府。其勢然也。故曰。君主專制之政體。非政體也。然則衆人所以相約而建立政府者。無他。舉性命財產自由權。凡爲人人所極可貴尙者。使保之無或喪而已。此人人所以棄其所自有之刑罰權。而立政府以代之也。蓋欲保其自由權與私有權者。設立政府之宗旨也。又陸克嘗觀於英國革命之亂。而本其平日所倡之說。發爲一論。謂民之起而爲亂。亦自然之權理。蓋此外無法可施。不得已而出此者也。彼政府不盡其職分。而凌虐百姓。則百姓之起而爲亂。亦勢所必然。而其爲亂之宗旨。非有他也。不過欲廢不盡其

職之政府。而更立一新政府耳。是故民之爲亂者。非以亂爲宗旨也。正以求和平爲宗旨也。人皆以此等民爲逆謀。吾則謂斯時之所謂逆謀者。在官吏而不在爲亂之民。何也。官吏背棄國民所託之事。以挑民而求其戰。非逆謀而何。夫官吏憑其暴力以侵犯國民之權利。則邦國之契約。由此破滅。將一變而復其未立邦國之境界。而未立邦國時人人所有之刑罰權。遂復歸於百姓之手。而百姓乃用其刑罰權以罰官吏之破壞契約者。此所謂革命也。何得遽咎民以叛逆哉。若使政府能令舉國之人。皆得投票選舉以行其立法權。則國人常得表白其意向之所在。而逐次以釐革其法律。若是者。斷不至有革命之亂。苟政府不盡此道。而立法官或逆其民之意。則其禍不能免。蓋當此之時。其民之起而相抗者。亦自然之權理。何則。彼先破壞其契約。不啻宣戰於民故也。要之百姓之起而抗政府。由於制度之不得其宜。不得歸咎於百姓也。陸克又著有宗教論。論政府與教門之權。二者不相干涉。皆獨立而不倚。蓋政府所注意者在今世。而教門所注意者在來世。故二者絕不相干。有如吾人生於本國。則奉本國政府之令。亦固其宜。宗教則不然。或奉甲之宗旨。或奉乙之宗旨。在吾人自擇。他人不得而相強。是故政府之權。本非爲教門之利益而設。凡政府之制度法律。不能

雖以宗教旨趣。政府之爲政府。在使衆人各保其權理以自利而已。故各人擇其所好之宗旨而奉之。政府亦不得而妨害之也。又曰。信教者。凡一切關於宗教之事。亦得自主。而不賴政府之干涉。陸克生平著述甚富。於庶務原理之學。則著有人間智識論一書。於宗教則著有基督教論及宗教自由論。後之倡宗教自由者皆祖之。於教育則著有童孺教育論。後盧梭之教育論祖之。於政治則著有政治論。後孟德斯鳩盧梭等。皆取其說而發明之。以成一家言。最著者爲一千六百九十年出板之人心論。以西歷一千七百四年卒。年七十二。論者謂歐洲各國學士。有功於十九世紀學術之理者。莫踰陸氏云。

俄皇彼得傳

俄皇彼得。生於西歷一千六百七十三年。阿利西烏皇後妃那答利之子。阿利西烏既薨。他妃子非阿多嗣位。六年。殂。其弟哀凡無慧。長公主所非亞才而貪。思攬政權。利在立幼。時彼得方十齡。遂以彼得嗣大統。比長。甚英明。所非亞憚之。嗾臣下叛彼得。更立哀凡。於是國內大亂。相殘殺。旋有大臣出爲調停。令兩君並立。而所非亞攝國政。時謂一國三君。彼得少時。

所非亞不使就學。然聰明天資。好問周諮。必窮其究竟。後遇德算學家。師之。又學格致及各國政治於瑞士勒弗。又見俄國之政教學術。舉弗如列國。頗以爲病。欲取列國善法輸入俄國。乃選王侯子弟五十人。從勒弗學武備以充宿衛。而已亦紆尊就其列。盡得勒弗傳。然諸王侯子弟。陰受所非亞教。學俱無所成。彼得知其無用。更選他人從學。必學成乃許卒業。年十七。諷所非亞歸政。所非亞遂謀廢彼得。彼得偕其母出亡匿寺中。所非亞兵追及之。迫令退位。彼得之臣戈登。率衛士與力戰。於是國人多叛所非亞。欲共戴彼得。所非亞見羣情洶洶。不得已遂出居於廟而歸政焉。哀凡率臣庶躬迎彼得入莫斯科京城。固請禪位。彼得受之。於是幽所非亞於他室。政無鉅細悉歸裁判。國俗爲之大變。彼得性燥急。初見各國善用兵。欲以兵強俄國。遂改軍制。練陸兵二萬。未幾更增至十萬。復聘荷意兩國人。治兵艦二十艘。又命雷卜德戈登諸大臣。分任大政。而躬詣英國德福海口及荷蘭國安思丹海口。師事其造兵艦之匠人。躬執斧斤。學成。卽攜各匠歸國。以教其民。自是俄之海軍。遂雄視北方。一千六百九十六年。與土耳其戰。奪其阿搜弗海口。至一千六百九十八年。仍復赴奧國學彩繪法。旋聞所非亞陰結舊時禁兵謀爲變。馳歸國。至則戈登等已削平大亂。乃釘其黨惡者

三人於所非亞所處之壁以示傲。是年遂下令改服制。薙鬚髮。一切從西俗。時瑞典王沙力第十二國勢盛強。一千七百年以兵萬人伐俄。彼得率師八萬人禦諸境。爲所敗。慚甚。益加訓練。一千七百三年以西北岸卜洛梯海口形勢利便。足資控衛。徙都之。名彼得京城。其年遂稱皇帝。一千七百九年大舉兵征瑞典。沙力第十二戰敗而遁。遂取其利分牙芬蘭達加賴力三省。一千七百十二年沙力第二復會土耳其伐俄。師分南北兩路並進。圍彼得於布魯特。幾擒之。彼得大困。其後立之皇后加他鄰。謀於諸將。重賂土耳其宰相。得退師講和。後數年彼得偕加他鄰遊歷歐洲各國。招前在荷蘭與英兩國同時工作之匠人。置酒高會。談往事爲樂。及遊法。法王禮待甚厚。會聞國中飛章告變。乃馳歸。初彼得后幽德加。生一子曰阿洛希。後廢幽德加而娶加他鄰爲后。生子亦曰彼得。寵愛殊甚。河洛希怏怏多怨望。願爲教士。彼得屢誡弗聽。至是乃出奔日耳曼。於是彼得請於日耳曼王遣阿洛西歸。廢爲庶人。瘦斃囹圄。一千七百十八年立加他鄰子彼得爲太子。自是四垂無事。治國之法。一以歐洲各國爲標準。而疆土亦日拓。彼得有大志。欲并吞中國。嘗曰。亞洲之全境。當爲俄有。後此子孫其勿忘此志哉。一千七百二十二年薨於位。年五十三。遺命造西伯利亞鐵路。爲漸圖中

國計。

俄女皇加他鄰傳

俄女皇加他鄰。乃俄帝彼得皇后。本貧家女。父母早歿。爲僧所養。美而多機智。彼得拔馬林堡時。俘之。送致墨斯科。後立爲后。常參機務。當西歷一千七百十一年。彼得爲土耳其圍於布魯特時。彼得危在旦夕。不知計之所出。坐臥露幕。禁人出入。令曰。有入陳者死。蓋不欲示憂懼之色於人也。加他鄰乃與諸將謀贈書土耳其。賂以重寶乞和。既作書。破令入幕中。說彼得。彼得從之。乃使其臣西賀非路抵土軍行成。彼得遂得免。由是推重加他鄰。一千七百十六年。彼得偕加他鄰遍遊歐西荷法普諸國。恩寵益渥。彼得嘗立法曰。俄國帝位不必論血統。宜選才德踰衆者授之。及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彼得薨後。加他鄰遂嗣位爲皇帝。加他鄰識量明敏。其在軍中。能以一言矯彼得苛性。救人虎口者數。及卽位。蠲逋欠。赦有罪。多行寬大之政。第國人以其非正統。頗多不服。內寇間作。先是亞細亞東北與亞美利加土壤相接與否。人莫知者。彼得遣疾之初。嘗欲使人往探。不果。加他鄰遣羣舟交船主白令。往遍覓

西伯利大河。後至大拉該海。舟人竟得一海峽。因名白令海峽。一千七百四十一年。白令再行至堪察加。則其地已爲美洲境。又至以來斯山。則爲北亞美利加極高之嶺。於是亞美二洲乃有路可通。加他鄰好酒。縱飲無度。在位二年薨。由宰相綿西果夫攝政。其年。彼得孫彼得第二卽位。

法國法理學家孟德斯鳩傳

孟事斯鳩。法國人。生於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自幼天才明敏。讀史有識。及長。乃探考各國制度法典。及法理學。年五十一。舉爲本省議會議員。其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治各學。頗有著述。年五十七。辭議員職。遊歷歐洲諸國。歸後更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旋又成萬法精理一書。是書爲孟德斯鳩二十年精力之所萃。以一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自是全國之思想言論。因之一變。蓋僅閱十八月而重印至二十一次。其聲價之隆可知。初法國當路易第十四在位時。君主專制政體。正值全盛。及路易歿而弊害百出。宮廷教會。尤爲蠹政之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國民習聞英國文明之化。思想漸異。

其欲起而排政治之專制。抑教會之橫恣者。日見其衆。而當時隱然爲全國之主動者。厥有三人。曰盧梭。曰福祿特爾。其一卽孟德斯鳩也。孟德斯鳩之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天下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吾人所以能講求此理而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是以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卽可以自定法律。惟當未定法律之前。卽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是卽所謂事物自然之理。法律者。卽循此理而設者也。又曰。法理者。以適合於其國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國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肥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與其性質。且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及創製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國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講求。未可執一而論。其政體種類之區別有三。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其中惟專制政體。絕無法律行於其間。君主專尙武力以懾其民。此種政體。以使民畏懾爲宗。

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斷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而民之受治於其下者。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年。吾輩且假日娛樂。及吾死後。則大亂雖作。復何恤焉。然則專制國民。固姑息媮靡不恤其後者也。又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以彼奪民自由之權。使民以畏懼爲本旨故也。夫民孰不有其求自保之性。第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常若不相容。然則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牴牾者存也。故祇可謂之苟安。不可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一時無戰亂而已。故專制國所謂太平。其中常隱含擾亂之種子。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使國民隳然不動。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主義。有倡爲他義者。則斥爲叛道。爲逆謀。何也。彼固以一時偷安爲極則也。以故務馴擾其民若禽獸。然時時鞭撻之。使習一二技藝以效己用。民旣冥頑如禽獸。則其中有一極獯惡而善威嚇者。卽足以統御之矣。其言立君政體。則曰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祇可謂之例案。未可稱爲眞法律。此例案者何物。蓋舊制相沿。王國之下。有若干之世臣巨室。皆有其先世所傳之規例。恐其

君主之自恣過甚。藉以限制君權者是也。至其所以運轉自爲不至破壞者。則有一術。蓋以一種矯僞之氣習。銘刻其臣僚之腦髓。使皆以人爵爲莫大之榮故也。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苟不速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視同一體。如是則將希合民心。勉強行道。而其民亦得以小康。其言共和民主之政。則謂凡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種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間。謂之貴族政治。蓋以國中若干人獨掌政柄。實君主之餘習也。若夫共和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於人者。人蓋各以己意投票選舉。以行一國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選定之司法官。則謹遵其令而莫或違。故曰人人皆治於人。而其本旨之最要者。則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選官吏。無論立法行法。其主權皆國民自握之。而不容旁落也。又曰。專制國尙力。立君國尙名。共和國尙德。所謂德者。非如道學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勸化。亦曰愛國家尙平等之公德而已。又嘗著波斯寓言一書。以諷當時專制政治。蓋其時維荷蘭瑞士行民主政。頗爲各國所重。而各國莫不畏之。故託諸波斯人語。謂荷瑞不置君主。爲歐洲最劣之國。然戶口殷息。莫踰二邦。篇末乃仲己意。謂有真光榮真名譽真道義者。惟民主國爲然。一國之人可稱爲國民者。亦惟民主國爲然。其

推崇民主之制如是。又論各政體所由立之本原。於是舉英國政體。謂此所謂立憲政體。最適於用而施行亦易。堪爲各國模範。然苟欲創設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一部亦不越其職而後可。然居其識者。往往越職。此古今之通弊。故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必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故法律之權。當分爲三。曰立法權。曰司法權。曰行法權。至其論法律制度。則攻擊奴隸惡習。尤爲不遺餘力。當時薄休惠及其他教徒等。均以奴隸爲不當廢。又哥魯智斯以戰爭爲奴隸所由出。謂戰勝國得殺獲其敵人。今僅宥之爲奴。初無不可。其他學者又以主人與奴隸互相契約。此奴隸所自由出云云。孟德斯鳩於此等邪說。一一辨正之。自是不及百年。而奴隸之制遂絕迹於天壤。後百有餘年。美國南北戰亂平。頒禁奴隸律於國中。著爲憲法。論者皆歸其功於孟德斯鳩。又其倡議改革刑法。實爲近世文明各國之所宗。先是蒙吞士當十六世紀。嘗論刑罰過嚴。謂爲悖理。然聞者習焉不察。若李翕留所定刑典。則慘酷殘忍。殆無人理。又路易第十四之勅令。更增益死刑無算。視拷訊之具爲戲樂。犯者一罪而受者兩刑。一時恬然不以爲怪。孟德斯鳩乃首唱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諸大義。後白加掠著刑法論。復發揮而光大之。自是澤流生民。而刑罰之制日進於善。又孟德斯鳩於富國之

學亦別創意見。謂自由之權與平等之義相應。設財產之厚薄。相去過遠。則平等之義。終不可保。蓋貧者與富者相並。其勢不能無所屈故也。故嘗欲特制法律。務使一國之貨財。散佈於衆人而不使聚於一人。又欲禁造無益之貨物。使不害有益。又欲舉古昔民主國租賦之法數條。使復行於今日。其論賦民之道。謂民之所以出租賦者無他。蓋分其財產之一分。而使其餘之財產得藉此以安固而已。又定租稅之基本。須通國人之財產分之爲三。一曰國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二曰國人有之得藉此以圖利者。三曰即國人有之亦不必有益於人者。故第一分則爲政府者決不得而稅之。第二分則不妨稅之。第三分則稅之不妨稍重。蓋特輕重其租稅之額。以求合於平等也。又論政府闢濟貧人之法。及撫恤鰥寡孤獨廢疾之法。其語皆有獨到者。以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卒。年六十六歲。自卒後而法理學大家如奧斯陳伯倫知理之徒。乃陸續輩出焉。

普王大腓德力傳

普魯士王大腓德力。腓德力第一之孫。腓德力維廉之子。一千七百十二年。生於柏靈京城。

普國在歐洲最後出。一千七百年始立國。奉腓德力第一爲王。腓德力第一豪邁有大志。嫺武畧。其妃尤好學。嘗師事歐西名士。取其教術。勸腓德力第一施於其國。迨其子腓德力維廉嗣位。亦有父風。嘗選軀幹雄偉之士備宿衛。不足則募諸鄰國。練兵八萬。軍律嚴整。列國皆畏憚。大腓德力未卽位時。法王方嚴禁耶穌教人。不許隨意講道。有道之士皆亡入他國。大腓德力學於法國。專攻文史。不喜兵事。父維廉惡其不肖。已將廢之。大腓德力以其叔父卓支方爲英王。謀奔英以求庇。維廉覺而幽之。大臣乘間進諫。得赦免。自是遂改習武備。殫精竭慮。夜以繼日。父維廉見而大喜。時意大利人馬腓亞著一書言治國之要。自國君以至百官有司。皆宜以要結百姓爲事。其書爲列國所傳誦。大腓德力見之。以爲治百姓當言輔翼。不當言要結。亦著書一一駁之。會父維廉薨逝。乃於一千七百四十年卽位爲普魯士王。遂出其所學施諸政事。重農勸學。通商惠工。專以富強爲務。是時法奧兩國權力傾歐洲。大腓德力慮其爲後患。欲挫其威。會奧王瑪理亞特力撒新立。乃遣人索西來下之地於奧。謂其地乃普舊壤。宜歸普。奧王甚蔑視普。辭不遜。大腓德力遂發兵奪取西來下地。歸而脩政教。改律法。不侮矜寡。不畏強禦。興利除弊。令順民心。行之十年。國以大治。一千七百五十六

年。法國俄國奧國日耳曼撒克森人惡大腓德力強。約同攻普。英王卓支以兵援普。國人見兵少。恐不敵。大腓德力無懼色。以偏師陷撒克森之軍。破德停圍畢爾拿。奧援兵復至。擊走之。羅石足諸邑。悉望風降。軍聲大振。既而各國復興師伐普。相持者七年。互有勝負。將戰於落斯巴。大腓德力勇氣彌厲。諭諸將曰。連歲轉戰不休。使三軍暴骨。吾甚憫之。吾以欲與百姓同享太平之故。致開罪鄰國。行將赴敵以死。公等天良具在。當從我於槍林彈雨中。期於翦此朝食也。乃下令自今以始。糧餉倍他日。時法奧兩國軍五萬。普兵僅萬數千人。及戰。士氣百倍。咸鼓勇爭先。法人大敗。遂取其細勒西之地。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新君彼得第三卽位。度不能敵普。遂與約和。罷兵歸國。法奧撒三國見普俄已和。亦與普盟於武伯爾加堡。誓永無相侵。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大腓德力復修國政。大開工廠以造船製械。由是遂崛起爲歐洲強國。羣推大腓德力爲歐洲第一。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奧欲併其鄰國巴非力。大腓德力以爲背公法。會列國阻之。巴非力乃無事。一千七百八十六年薨。年七十三。

德大儒康德傳

德國大儒康德名哈馬努兒。生於西歷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家世寒微。父爲馬鞍匠。母某氏。素性正直嚴謹。故康德幼時卽愛真理。意志常確然不可動。蓋受母之感化爲多。初受高等教育。至十五歲。乃入奇尼福士布大學。治神學。然其所好在哲學數學物理學等。頗研究焉。年二十三。漸以文學名。次年著一論文。論生力者。後以家計艱窘。設帳授徒。僅以糊口。年三十二。始爲大學之下等講師。初爲論理學哲學物理學數學之教授。後更兼授倫理學人理學物理學。居此席者十五年。至四十六歲。被舉爲論理哲學之高等教授。直至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以年老辭職。凡在講座者二十餘年。其少時卽從事著作。所著數學博物學之書甚多。嘗以理例測天文。謂五星之外。必當更有天王星。後此黑爾哲因其說推測。果得之。至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其畢生之大著作所謂純理性批判者。始出世。全歐洲學界思想爲之一新。然其前此各著述之發明此書之主義者。亦已不少。若一千七百七十年。所出之知覺界形式及原理二書。其尤著也。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又續著出實理性批判。判定批判。純理範圍之宗教等書。自此益翕然羣推爲一世大儒。維也納埃耶京哈爾黎諸大學爭聘之。皆不就。終其身。在奇尼福士布大學。故全歐英俊之士。欲聞其緒論者。皆走集此學。至一千八

百四年。年已八十。乃無病而逝。康德美姿容。碧眼疎髯。接人藹然。若時雨之化。體質素弱。常注意於衛生。每日起居食息。講演著述。散步應客。皆有一定之時刻。數十年不爽杪黍。故終身無大病。亦終身未嘗聚妻。蓋其自律最嚴。實最富於自治力之人也。故能以身爲德育之標準。取當時腐敗之社會而一新之。所著書數十種。各國咸有譯本。重版皆至數十次云。康德少時最得力於尼布黎士倭兒弗之學。後讀謙謨所著書。深有所感。以爲前學者之言哲學。或偏主論定派。或偏主懷疑派。要之皆非其至者也。主論定派者。每談及高遠幽邃之理。輒如影與形鬥。引刀欲試。而彼影之刀。旋立於我前。懷疑派攻難之。謂其武斷過信。誠信然也。然彼懷疑派。每遇難決之問題。則以爲此殆不可得決。則亦非也。苟不能指其所以不可得決之證據。則終當求所以決之。此正學者之責。故主論定派者。妄擴張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大之域。其失也夸而自欺。主懷疑派者。妄縮減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小之域。其失也暴而自棄。欲調和兩派之爭。必當先審智慧之爲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然後得因以定其所能及之界。於是有所謂檢點派之哲學。蓋彼二派皆就吾人智慧所觸受者言之。第知從事於外。康氏則直搜討夫智慧之本原而窮其性質。及其作用。進而從事於內者也。康德以爲智

慧之作用有二。一爲推理究義。用之以立言者。一爲實際動作。用之以制行者。此二者能力各殊。其在議論時。則就身外事物下考察之功者。此智慧也。其在實行時。則自動自作而能造出一切業者。亦此智慧也。於是分其檢點哲學爲二大部。著二書以發明之。其一曰純性理批判。（東人譯名）所謂純性智慧之檢點。卽世俗所謂哲學也。其二曰實理批判。（亦東人譯名）所謂實行智慧之檢點。卽世俗所謂道學也。康德以爲欲明智慧之諸作用。宜先將外物之相。區爲二種。其一曰現象。其二曰本相。現象者。卽與吾六根相接以呈現於吾前者。凡吾所觸所受之色聲香味皆是也。本相者。吾所觸所受之外。在彼物尙有其固有之性質是也。故吾所知者。僅在現象。若夫本相。則吾雖具知之。然無有是處。試以色之一端而論。吾人所見之色。特就其呈於吾目者自我名之而已。浸假吾有目疾。覆視此物。則不能如平時。譬如病黃疸者。觸目所見。皆成黃色。又如戴著色眼鏡。則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爲轉移。自餘聲香味等。其理亦復如是。是故當知我之接物。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也。苟已明乎此義。則治哲學者。當一變前此之舊法。而別采一新法。當思我之智慧。何由而能使物各呈現象。蓋我與物接時。諸種感覺。紛然淆亂。零碎散

列而不聯續。何謂諸種感覺。若色香味以及輕重大小堅脆皆是。是皆能雜沓紛投於吾六根之中。而可爲學問資料者。雖然。假令諸感長此擾雜。吾之智慧不能整理之。則一生茫茫如夢。所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吾之智慧。有能整理此等紛雜感覺。令各就緒之能力。夫而後思想乃起。有思想故。斯有議論。有議論故。斯有學問。然則此等衆多感覺。以何因緣能令就緒耶。曰。彼諸感者。常有幾分聯續之性。譬如紅色之與熱氣。此二感者。一由眼受。一由身受。其實不過一點之火爲二現象。而吾智慧能聯結之成一思想。二象合并。名之曰火。然後彼復雜者始得單一。彼零破者始有聯續之一時。智慧之力。如是如是。至於吾人智慧。所以能總彼衆感覺而使就秩序者。則有視聽之作用焉。有考察之作用焉。視聽之作用者何。蓋視聽者。主總合宇宙間各事物者也。譬如仰空見日。我何以知其爲日。實由日體所發諸現象。感覺於吾眼簾。而吾之智慧能綜合之。乃向空中畫一圓綫曰。此日體也。苟不然者。則諸種感覺。飛揚流散。不可捉搦。而所謂日之一觀念。不可得起。由此言之。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空間。（上下四旁之謂）空間者。如畫工之有縑紙。諸種之感覺。則畫工之材料也。視聽之力。則畫工之意匠也。然此專就感覺之屬於外物者言也。此外復有所謂內心之感。

覺者。如苦也。樂也。思索也。決斷也。當以何因緣聯續此等感覺。使有先後而不相離。於是乎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時間。(往古來今之謂)時間者。實使我智慧能把持諸感覺而入於永劫之中者也。然則空間時間二者實吾感覺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賴以綜合一切序次一切者。皆此具也。苟其無之。則吾終無術以整理諸感覺而使之就緒。亦如畫工之舍繚紙而不能爲繪事也。雖然。繚紙者。畫工之所必需。然其所畫之物。未嘗待繚紙以爲用。彼一切物象與空間時間之關繫。其理亦如是。蓋在各物固無待於此二者。惟我之智慧。借此以爲感覺之範圍而已。至言乎空間時間二者。則又非自外來以呈現於我智慧之前者也。實我之智慧能自發此兩種形式。以被諸外物云爾。質而言之。則此二者。非真有。而實由我之所假定者也。是故當知前此學者。以五官之力爲窮理之本原。以時間空間二者爲可由實驗以知其情狀。是大誤也。蓋以吾人性中已具此定理。始得從事於諸種實驗。如謂此物自可實驗。則謬甚矣。考察之作用者何。曰。視聽之作用。雖能整列一切事物。使爲學術之材料。然未可謂之真學術也。真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考察作用者。觀察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是也。如火之爲物也。遇物則必焚燬。故知火之現象。與焚燬之現

象常相隨而不離。而其間則有一定之公例存焉。考察作用者。卽所以求得此種公例者也。雖然。欲求此等公例。當憑所謂三大原理者以考之。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於乙現象之中。此因彼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凡百現象恆相諧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此三大原理。百物所共循。萬古所不易。學者苟由是以觀察一切。卽見夫蕃然淆亂之庶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一大網罟。其孔雖千萬。實皆相屬。無一或離也。惟其如是。故知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之謂庶物一定不可避之理。有此一定不可避之理。以旁羅庶物。然後有形之學術乃得立。苟不然者。庶物而各自肆焉。則欲求衆現象相因之理而未由。更恃何道以構成此學術耶。然而此三大原理者。雖爲庶物現象之原因。至於本相之循此與否。則未可知。何則。由於物之本相。既有不可得知之故。使吾人若能有確見本相之時。則此三定理者不爲真理。亦未可知。且此三理者。謂凡舉吾人考察所能及之物莫不循之云爾。雖然。我之所實驗者。或未足以盡物之全數。或其所未及者。猶居多數焉。亦未可知也。然則所謂不可避之三大理者。果何物耶。曰是亦不過

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云爾。視聽作用。必賴空間時間二者。與考察作用。必賴此三大理。其事正同。舍吾人心靈以外。則此三大原理者。亦無所附麗。蓋視聽作用。必恃彼二者。然後見其遠近先後之別。否則庶物游離紛雜。而非吾之所得受。考察作用。必恃此三者。然後相引而有條理。否則庶物突兀散列。而非吾之所得想。此皆吾人智慧作用之自然構造者也。若夫事物之本相。其實如是與不如是。是終不可得知。云云。康德之學說甚夥。其論政治及生計者。皆不具述。茲特其大畧云。

法生計學家奎士尼傳

奎士尼者。法國律師之子。生於鄙野。長習醫學。聲望日高。爲法王路易第十五之侍醫。大見寵貴。然秉性剛直。不爲習俗所移。以生於鄙野故。習知農事利弊。故其學常趨重農務。所著有生計論、國計格言、生計學質疑、工商業論等書。最後乃著一性法論。取當時政治法律哲學之新思想。以調合於生計學理。於西歷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出書。於是成一完全之新學。其書有性法論、重農論、貨幣論、租稅論四大要。又區一國人民爲生利者、監督者、分利者三

種。當時稱其學說爲重農派。又曰性法學派。其後法國之米拉般哥爾尼渣爾囑夏列得文及英國大哲學家謙謨等。皆宗其說。而意大利人尤不少云。

英大歷史家謙謨傳

英國大哲學家兼大歷史家謙謨。生於西歷一千七百十一年。所著書最著者。爲道德及政治論五大卷。又有人類悟性論。及政辨等書。晚年著英國史。閱五年始成。至今推爲英國史中之最良者云。生計學家鼻祖斯密雅丹嘗師事之。謂所見人物智德兼備者。未有若謙氏者云。以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

法政學家盧梭傳

法國大政治學家盧梭者。以西歷一千七百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父某。爲匠人。家貧甚。幼喪母。然天姿明敏。不屑事家人生產。嗜讀裨官野史。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募及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復受業於學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福祿特爾之書。因慨然自力。

於學。刻苦砥礪。惟日孜孜。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概。父於其成童時。以事去。日內瓦府屬之於。備書某。盧梭意不自適。因從彫刻師某業焉。無何。又舍之。遨遊四方。至年十六。入法國安西府。寄食於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志銳。而爲飢所驅。善視之。恩遇若母子。且勸使奉耶穌舊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而復出教育院。爲意律師。糊口於富貴者之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爲人執僕隸之役。不得已。乃復投瓦列寡婦。婦遇之如初。迨寡婦沒。赴里昂府。爲大判事某教授子弟。年三十。著音律書於巴黎。其書爲伶人所阻。不得行。後七八年。窮困益甚。恒終日不得一飽。乃矯正其所著書。務合求俗。出而售之。僅給旦夕。年四十一。復著一書。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法人羣起攻擊。幾無容身之地。自是益肆力於政治之學。然其所著述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愈衆。且將媒孽之以起大獄。乃懼而避歸瑞士之日內瓦府。又奉耶穌新教。欲爲瑞士共和國之人民。瑞人不許。不得已。再還巴黎。更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諸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駁斥耶穌教之預言奇蹟者。衆謗毀愈甚。議院命燬其書。并將捕而置諸法。遂又奔瑞士。未幾。緣與國人爭論不合。潛還巴黎。時法政府命吏所在搜捕甚急。乃杜門不敢出。時或微服而行。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

氏之聘赴英倫。旋與僚友議不合。仍歸巴黎。自以所如不遇。謂世人舉仇視已。齷齪不樂。因以發狂。有仁刺達伯者。惜其志。且哀其遇。與以田宅數畝。俾可自給。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年已六十。始著波蘭政體考一書。凡八閱寒暑。始成。是書鴻富博奧。其中民約論一篇。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初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之征討暴君論。以爲邦國者。本天與民與君主相與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爲民災患。此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爲奇創。其後霍布士及陸克皆祖述此旨。至盧梭而其說益精密。其言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婦之相配。實由契於情好之互相承認而成。是卽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是不獨夫婦有然也。父母於其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爲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所有不得已者在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爲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尙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且也衆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浸假而衆家族。約爲一團體。而部落生焉。浸假而衆部落。又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必顯言以著之竹帛也。

過彼此心中默計不識不知以行之而已。今設有兩國之民於此。欲其永遠輯睦。則必不可無約。否則雖已相合。而實陰相仇視。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又凡人生長於一國政府之下。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今設有衆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聚。以衆力而擁護各人之性命財產。勿使蒙他族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衆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且與未相聚之前無以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是即所謂民約。至於此民約之目的。則決非使各人盡入於奴隸之境。倘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者。敢統御衆人而役使之。則謂之獨夫之行。而不可謂之眞民約。即使彼衆人者。甘心崇奉一人。而供其役使。則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爲訓矣。要之民約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皆爲悖於事理。又云。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若脫此自由權而棄之。則謂之以我棄我。何則。自由者。凡百權理之本。亦即凡百責任之原。責任固不可棄。權理亦不可捐。而況其本原之自由權耶。故民約者。斷不能捐棄其自由之權。以奉於一人若數人。縱令人或捐棄其自由之權。斷不能爲其子孫代捐其自由之權。蓋子孫亦生而有自由權者。此

其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爲之父者所能強奪。若夫代子孫立約。舉其身命以與諸人。使不得復有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爲人父之權限。文明之世之所不容者也。故各人宜盡舉其所有之權而納諸邦國。所謂納於邦國者。亦有度量分界。蓋不過爲維持邦國所必要之事件。而以己所有之能力財產與自由權。割愛其中之幾分。以供衆用云爾。又曰。凡邦國皆藉自由權以建設者也。故其權實當屬諸衆人。而不當屬之一人。若數人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衆人之所有。此主權之形之發於外者。則衆人所共制定之法律是也。雖然。主權合於一而不可分離。一國之制度。雖有立法行法之別。各司其職。然主權常常在於國民中而無分離。雖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皆不過受國民之付託。就職於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更法律。而不得有所制限。然則立法行法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而不許雜厠者。正所以保護三權所從出之主權。使常在全國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權之用可分。而主權之體不可分。至於所謂法律者。則以廣博之意。欲與廣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無論其人屬於何等人。而決不足以成法律。故法律者。國民相聚而成國之規條也。國譬如衆民之聚會場。法律則如會場之規約。凡定會所之規

約。爲凡與於此聚會之人所公有之責任。是以法律爲全國民所必當遵守。蓋法律卽公意。公意無形。而法律有形。公意不可見。而國人公認以爲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謂法律。然則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何以謂之府政。卽居於掌握主權者與服從主權者之中間。而贊助其交際。施行其法律。以防衛公衆之自由權者也。更質言之。則國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備之工人而執其役者也。是論甚繁。不能悉載。後德儒康德釋民約二字之意。謂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最爲明晰。政體考一書既成。其年三月。盧梭暴卒。或云病斃。或云爲仇人所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時年六十七。盧梭少有大志。性銳達。好爲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爲世人所挫折。而所志益堅。卒以世無知者。至發狂自戕以死。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其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於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於武良街。至今人稱爲盧梭街。搢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英議員我可納勒傳

英議員我可納勒。愛爾蘭島得卜令城人也。生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以前。英廷待愛爾蘭人甚虐。我可納勒有辯才。百姓保之。得入英議院。時英仍禁天主教人入議院。教士憤極。我可納勒因上宰相書抗辯不屈。當道感其言。遂許入院。天主教人得入英議院。自我可納勒始。入院後。附之者六十餘人。復環告各黨曰。有事望相助。以本島捐稅繁重。極論其非。多有助之者。遂得請。至今賴之。晚年閒散。猶以本島未能別建議院爲憾。我可納勒既歿。人咸歌詠其功德。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八月某日。爲其百年生日之期。愛爾蘭人時有別建議院之請。益欲竟其志而成其謀。於是島中遠近紳民咸往會於得卜令城。以不忘我可納勒之功。展拜其墓者殆四萬人。

英儒士傅蘭克令妻葛履芬傳

英儒士傅蘭克令妻葛履芬氏。幼隨其父遊歷各國。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適傅蘭克令。浮家於海者十有七年。後乃居於倫敦。未幾。傅蘭克令往測冰洋。越二年不返。葛履芬意其已歿。親詣部院號泣自陳。謂國家不爲踪跡。卽蹈海死。魂如有知。當往尋之。英廷感其義。遣船求

之不得。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葛履芬破家遺船再三尋索。始得之於冰洋間。所乘船已朽腐。觸樓數堆。支撐灘際。檢出日記一冊。內載傳蘭克令暨從人死期。蓋後死者所記也。歸以語葛履芬。兼以日記示之。葛履芬見日記所載用物內有銀勺數柄。與携去之數相符。始確知夫死凶耗。於是奠酒招魂。爲衣冠之葬。至一千八百六十年。遂爲汗漫遊。繞地球一周而還。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卒。西國婦女行路之多。事夫之義。罕有其匹者。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二傳

普魯士王弗勒得力第二幼時不好兵學。惟耽文史詩歌。父維廉惡之。欲廢之不以爲太子。別立嗣。弗勒得力亡命之英。依其叔父英王若耳治以居。維廉覺之怒。捕知其事者殺之。將處弗勒得力以死刑。有故減一等。謫戍軍壘。大臣乘間諫。勸赦其罪。維廉怒漸解。自是弗勒得力勵節躬行。專講兵事。功名之心甚銳。以豪傑聞。維廉大喜。賞以萊茵伯爾尼之地。弗勒得力博聘四方學者。問難切磋不息。及西歷一千七百十三年。卽位爲普王。嚴毅方正。躬行節儉。專以富國強兵爲主。務通商。勸耕種。振興諸學術技藝。一千七百十四年。日耳曼帝甲

列第六卒。弗勒得力欲取細勒西。明年率兵入其地。與奧軍戰。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始定軍政。凡五人中以一人從軍。弗勒得力恃其國之強盛。時時翦食四鄰。於是與相芬高尼都及俄羅斯撒遜法蘭西三國人同盟。約攻普。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弗勒得力將兵入撒遜。陷德停。圍撒軍於畢爾拿。與人來援。擊破之於羅石足。撒遜諸邑望風降。既而日耳曼聯邦暨法俄瑞撤諸君長。合謀乘冬令整旅來伐。是時助普者惟英王若耳治第二。黑西侯加塞不倫瑞克侯額達三人。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弗勒得力親將大軍入波希米。五月。與奧將甲列伯魯溫戰於巴拉克。大破之。勇將西物林戰死。進圍巴拉克。六月。與將達雲破普軍於哥爾林。弗勒得力乃去波希米。時法將德士多勒與英將剛比蘭戰於哈斯丁陌。破之。法別將騷皮斯。合日耳曼列國軍壓撒遜境。弗勒得力提精兵邀之。十一月。兩軍遇於洛斯巴德。法軍多普軍三倍。普將舍託力多驍勇善戰。大破兩國軍。進入細勒西。忽敗績。驍將股的希爾死之。遂棄伯洛勞。十二月。弗勒得力親將兵十三萬。敗甲列達雲於虜典。細勒西大半歸普。時瑞典人雖欲與他國并力敵普。然專事搶掠。不敢出大軍。惟俄羅斯以一千七百五十八年。命其將黑爾摩。以十萬衆渡阿特爾河。略巴耶丁堡。進至波美拉尼界。弗勒得力以兵邀之。

八月。戰於索命杜弗。大捷。又戰於舍託力都。亦破之。弗勒得力弟顯理將孤軍與達雲相持。弗勒得力欲援之。軍將赴細勒西。中途爲達雲所敗。然達雲終不能支。弗勒得力遂入細勒西。留顯理當達雲。親擊俄軍。俄將索知浩與奧將半敦合兵以禦。弗勒得力擊俄左軍於古業爾鐸。破之。驟憊兵而進。俄人拒戰甚力。普軍遂敗。是時法兵亦入境。不倫瑞克侯與戰。亦互有勝敗。一千七百六十年。弗勒得力欲復德停。率兵圍之。未舉。聞與人攻細勒西。馳往救之。達雲半敦二人以其軍迫普軍。索知浩忌達雲功。不肯出援。八月。半敦乘夜以奧兵來襲。弗勒得力預爲之備。邀諸里克尼足。擊破之。遂取細勒西。奧俄軍合攻撒遜。拔之。遂乘虛進圍柏靈。弗勒得力聞柏靈被困。大驚。引軍還救。與俄兩軍乃解圍去。弗勒得力引兵向撒遜。達雲追躡。襲破之於多爾嵩。達雲據守高阜。普將侍典以一隊攻之。達雲軍被傷。全軍潰散。退保德亭。弗勒得力次撒遜。張營不進。明年。奧人取格拉拉足。進軍至撒遜。與俄人合衆十三萬。迫細勒西。當是時。普國府庫窮竭。加以新募兵未諳操練。且數不過五萬。弗勒得力弟顯理亦在撒遜。達雲進兵向之。弗勒得力料勢不能敵。乃結砦於泄維足。固守不出。以老奧俄之師。與俄兩軍亦互相猜忌。不敢進攻。未幾。俄人遂以糧盡班師。十一月。半敦進兵攻蘇外。

多尼足拔之。軍細勒西。谷爾山降於俄。於是顯理僅以孤軍抗達雲。保守其地。一千七百六十二年。俄帝依利薩伯卒。從子彼得第三嗣。深服弗勒得力智勇。五月與勒弗得力會於彼得堡。京城以和。盡返侵地。旋又合兵以抗奧。瑞典亦背奧與弗勒得力相。既而彼得后加他鄰弑彼得。篡其位。號加他鄰第二。與普尋盟。於是弗勒得力欲果宿志。發兵擊達雲。走之。進取蘇外多尼足。十月。顯理又破奧軍於弗來伯厄。時諸國援兩國者皆厭兵。弗勒得力亦欲息民。與人欲弗聽他國講解。然自度力薄勢孤。不得達其志。遂會於武伯爾加堡講和。普奧撤遜。各復其疆界。兵爭始息。弗勒得力威名既顯於各國。一千七百六十五年。重修國政。大開工廠。益造船械。漸以恢復國家之元氣。弗勒得力常著青色外套。衣服垢污。志氣如神。晚年乃改服寬闊外套。兀然倚榻。如有所憂。常獨語曰。已矣。日月逝矣。一千七百八十一年薨。年七十五。弗勒得力時普國疆域有一千四百七十四萬方里。人口六百萬。後普國之雄長歐西。蓋肇基於此云。

日耳曼帝約瑟福第二傳

日耳曼帝約瑟福。以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卽位。時日耳曼各部皆自主。不受朝廷約束。而約瑟福尙幼。由其母馬利別理薩掌握政權。馬利當國家多難之際。久治大國。不墮其威。時稱爲女中之雄。至一千七百八十年。馬利薨。約瑟福始親大政。初。約瑟福以巴威畧選侯馬西密憐第三卒後。其地爲巴爾都選侯甲列帖阿多爾所領。因引舊例管巴之事。謂甲列無子。割其地二百三十萬里。至是遂欲併巴威畧廊其疆宇。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改與下國稱王國不爾良。欲以易巴威畧。以告甲列。甲列及普魯士王弗勒特力皆不聽。七月。普撒遜諾威三國人相與訂盟。稱爲獨逸連合。以折約瑟福謀。諸國君長多入盟者。約瑟福志不得逞。因欲改革內政。志在使國人脫羅馬教羈縻。且欲使全國制度風俗盡歸畫一。然約瑟福雖勤於政。而動多顧慮。又行事太迫。頗欲抑遏民權。嘗慕普王弗勒特力第二爲人。銳意倣之。故其成就甚小。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初諭諸宗教徒隨意奉教。又均都人權利。多廢寺院。以營學校及病院等。免奴隸。許猶太人有自由權利。罷用兵訊囚之律。重定審斷章程。使案無留牘。嘗以通商爲大益。欲開士加爾達港。以謀奧斯地亞之便。荷蘭人阻其事。約瑟福怒。出兵伐荷蘭。旣而見法人援荷蘭。乃與荷蘭講和。徵償兵費三百餘萬。遂寢其事。又下令南

部下國。意廢舊法。行新政。奪路易軒大學校特權。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南部民分爲兩黨。代言官那多提督黑爾斯爲兩黨魁。後合爲一謀自立。終約瑟福之世不能平。一千七百九十年。約瑟福薨。自約瑟福後再傳至佛朗士斯第二爲帝。爲法皇拿破侖所迫。失帝位。日耳曼帝統遂亡。分爲普奧等數國。

英生計學家斯密雅丹傳

英國斯密雅丹。蘇格蘭省之卡可底人。生於西歷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六月五日。初受教育於鄉學。學業大進。記性絕倫。年十五。入本國克拉士哥大學。越三年。轉英國惡斯佛大學。其所最嗜者爲數學。物理學。歷史哲學。常慨然有改良羣治增進民業之心。年二十六。再歸蘇格蘭。居愛丁巴拉府。始與碩學謙謨交。年二十九。爲克拉士哥大學教授。講倫理學及道德哲學。有名於時。其講倫理學分爲四科。一曰自然理學。二曰道德學。三曰國法學。四曰生計學。凡在講席者十一年。時謙謨所著生計學書初出。斯密讀之。大有所感動。遂研心以究生計學。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年三十七。著一書名曰感情論。大旨與蘇格蘭學派首領赫欽遜

李特等之學說相合。蓋以倫理學上同情主義爲基礎。論者或疑此書與其後所言生計學理多相反。不知其哲學本由自然說之感化。及步武謙謨赫欽遜之後塵。故其後此主張生計自由之說。仍與所著感情論精神一貫。年四十二。去大學。游於歐洲各國。僑居巴黎者一歲。與奎士尼渣爾噶及其他哲學家公法學家生計學家相友善。於法國生計學說。大有所得。年四十四。歸國。隱於故鄉卡可底者十年。至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忽著成原富一書。以問世。又二年。被舉爲蘇格蘭稅務長。年六十二。喪母。哀瘡過度。至一千七百九十年七月而卒。病革語其友曰。吾一生事業無所表見。今遂不得不死耶。卒時。年六十七。德國生計學家羅士哲曰。斯密雅丹者。生於生計學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準備者耳。斯密以後諸家。皆爲斯密之修補者耳。美國皮爾利亦言原富一書之出世。正與美國宣告獨立同年。是書亦一種獨立之宣告也。彼摧破重商主義之邪說。而使生計學爲一獨立之學科。其聳動一世之耳目。而別開一新時代。殆與哲華遜之檄文（哲華遜乃美國獨立文之主稿者）同一功用。哲華遜之文。震撼政治界。雅丹之著述。震撼生計界。故論者或謂生計學之鼻祖。非亞里士多德。而斯密雅丹也。非偶然矣。現原富一書。中國嚴氏已有

譯本行於世。

美總統華盛頓傳

美國華盛頓。其先英之北省人。後遷美州。以務農致富。一千七百三十二年。生於美洲非金伊亞。年十一。父沒。母鍾愛之。時美洲地廣人稀。歐人居其地者尙少。其戚非法士侯爵。與居比鄰。勸使赴兵船習水軍。而母不許。乃命其充度地官。司測量事。任職三年。頗著勞績。時才十六齡也。無何。法之移人侵掠英所轄美洲地。土人多乘機竊發者。英人徵兵守禦。華盛頓被舉爲隊長。所向有功。年二十三。以功擢非金伊亞提督。及法與土人以次平定。乃辭職歸耕。華盛頓身長六尺三寸。才兼文武。明敏強毅。有大志。每戰必爲士卒先。往往身入險地。人或傷亡相繼。已無毫髮損。年二十七。娶一嫠婦爲室。婦家故巨富。華盛頓以其資墾荒闢地。安享田園之樂者十餘年。先是北美洲多英法屬地。英以美地膏腴宜殖民。徙居者三百餘萬口。而法爭之。搆兵數年。英國債累至一億八千四百萬鎊。英政府謂自有此戰事後。在美之殖民地益廣。宜重征其稅以償所失。由是釁行印花稅。凡貨物之不貼印花者罪之。又於

海口嚴禁私販偷漏。頗煩苛。美人狙於前此之寬政。多不服。謂稅則當從英國舊制。由民間公舉議員定其輕重。國家不得擅行壓制。今政府必欲取諸美人以償所失。則請立議院於美。俾如英制。英政府不許。美人益忿。既而閭巷婦儒亦皆主自由之說。倔強不奉命。一千七百七十四年。美洲十三省紳商遂公立議院。以與英抗。華盛頓亦與其選。明年。衆乃特推華盛頓提督美洲軍務。誓以美洲自立。與英爲敵。華盛頓謂兵衅一啟。所亡必多。當以和爲上策。遂屢奏英王請罷兵。皆弗許。於是十三省之衆。公舉華盛頓爲美洲總統。月俸五百金。華盛頓見餉源竭蹶。軍械無出。却不受。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春。英兵圍瑪費出色森之坡司。吞海口。華盛頓進擊之。敗走。時美人受困已十餘日。幾於易子折骸。聞華盛頓至。大悅。歡呼以迎。華盛頓與英人血戰三年。運籌決策。艱苦備嘗。所賴萬衆一心。富者出貲。貧者戮力。雖勢值萬難。而衆志彌奮。卒以是屢挫英軍。救民於水火之中。其年七月四日。美洲十三省紳商。會議於費拉特爾非阿。決計自立。建國號曰美。華盛頓乃使告於各國曰。美人苦英荼毒久矣。慘慘黔首。無所控告。而呼籲於天。天牖其衷。獲建社稷。非敢云叛英也。冀免於陷溺而已。敢告。是日鳴鉦列炬。萬口稱慶。歡聲動天地。美遂於是乎建國。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英接

軍雨集。美人與戰不利。華盛頓求援於法。躬發憤治軍。目不交睫者數晝夜。遂蹶英兵。復奪取紐約海口。軍威大震。一千七百八十三年。英政府以其師久暴露於外。終不能勝美。乃與法人會。美人盟於法。京巴黎許其自立。爲十三省自主之國。定國徽爲十三綫以象省數。華盛頓見國基已固。遂遣散軍士。退歸田里。國人攀轅臥轍。羣起要遮。請卽王位。華盛頓輒然曰。吾以一布衣起吠畝中。爲救吾國之父老子弟耳。曩月俸五百。且一介弗受。豈貪此萬乘之尊乎。今若此。非知我者也。衆度其不可留。涕泣送之。時美國新造。國用不足。議院欲增稅。衆不可。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各省議員中之代表人。乃會於安拿波里。以所議憲法呈華盛頓核定施行。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衆復推華盛頓爲民主。定以四歲一任。全國當兵燹之餘。戶口僅三百萬。而財殫力瘠。不易措手。國人又分爲兩黨。一欲各省自主。一欲十三省統以一民主。或謂各省自主。則勢分力弱。易爲大國所兼併。必用聯邦之制。合而爲一。始足以自保。於是議始決。又定通商條約。凡聯邦人民往來貿易。不征其貨。獨立者倍征之。華盛頓嘗肝勤勞。經營學畫。興學校。鑄貨幣。辦銀行。行之四年。富庶儕於列國。及任滿將歸。適英法搆兵法。乞師於美。美人憾英之意。至是猶未釋。將藉法以洩前忿。華盛頓執不可。議院懼其一

且解任。衆仍將助法以仇英。因相與堅留華盛頓。華盛頓終持前議。遂弭衅端。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華盛頓再任滿。乃退位。隱於望德洼嫩之別業。野服逍遙。嘯歌自得。忘其昔日之尊貴。至一千七百九十九年而薨。年六十七。無子。百姓如喪考妣。曰使我出水火而登衽席者。吾主華盛頓之賜也。因名其都城曰華盛頓。以誌思慕。華盛頓嘗謂帝王世及。不問賢否。是私天下者之所爲。甚爲民害。吾當革除此制。俾後世長享太平也。當時論者謂華盛頓大度恢宏。功成身退。可謂有天下而不與者矣。

俄女皇加他鄰第二傳

俄女皇加他鄰。俄皇彼得第三之后。與前女皇同名。號加他鄰第二。生於西歷一千七百二十九年。性狡猾暴戾。與姦夫通。與彼得第三不協。彼得第三嘗改紀國政。與普人利。仿普國練兵之法。軍民教徒等悉怨之。加他鄰乘民不服。欲奪其位。密與侯伯將官等謀。遂起兵。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二年七月。加他鄰自爲立帝。遷彼得第三於彼得大帝之宮。大將閔尼克謀奉彼得第三復帝位。彼得第三不用其言。遂被擒。尋加他鄰聞百姓多憫彼得第三者。遂

弑之。加他鄰行極兇悍。且非正統。然長於治國。能使人人爭爲之用。國威日盛。歐洲列邦咸畏之。加他鄰嘗取摩達維、拉幾等地歸俄國版圖。與普二國不服。欲以力折之。全國幾生禍亂。普王弗勒得力弟顯理立策。謂不如三分波蘭。各有其一。三國從之。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波蘭大亂。擁兵相戰。加他鄰遂遣兵會普與大軍入波蘭。迫議會分其地。於是俄人取丟那河東邊及摩皮里、明斯克等地。是歲。土耳其來侵。戰敗之。明年。遣兵圍土軍於蘇莫刺。土人請和。俄國兵船欲往來黑海。令土人割黑海附近諸城與俄。然後罷兵。時有波牙、冑者。以容貌肖彼得第三。遂自稱彼得第三。誘哥薩克族及農民作亂。加他鄰嘗下令。國人悉變服飾。農民不悅。往往歸心波牙、冑。波牙、冑與衆約曰。必滅國中貴族。使汝等免奴隸。加他鄰遣大將米塞爾、德擊之。波牙、冑戰勝。乘勢進軍墨斯科。官軍圍之。殺傷甚多。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其黨捕波牙、冑獻於官軍。斬之。亂乃平。國人有格勒、革理、波黍均者。嘗爲騎兵。有戰功。得加他鄰寵。遂登相位。專國政。尋兼波里米及擣里大都督。會土人憤失地於俄。再宣戰。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波黍均與土軍戰。大捷。取和克、撒科。別將蘇瓦、樓與將約西亞合亦擊土人。連戰破之。加他鄰遂欲乘勝併土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土耳其蘇爾且慕斯達哈第三

卒其子塞黎慕第三嗣。尋與王約瑟福亦卒。子里泊德第二嗣。奧兵乃還國。普人英人以師援土。加他鄰度力不敵。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乃許土和。會於摩達維若西。令土人割和克撒科至地尼清和之地界俄。加他鄰既耀兵威於境外。復加意釐革內政。先是會全國代議士。議凡立法權。當操諸皇后一人之手。尋以議不協。乃廢議會。獨擅立法權。又縮諸州疆域。每州以四十萬人爲限。分一州爲十縣。增都府之數。許其自主。又設學校。興諸學術。設教育官。種牛痘。纂新律以勵國人。修道路。置銀行。令民之奉教者。無論新舊各教。皆不加禁。廢豪民獨占商權之法。大開通商航海之業。濟一大河自北海至波羅的海。設官銀行以貸民。百度更新。幾致刑措。立石柱銘功。鑄銅範彼得大帝像。偉績豐功。震於當世。加他鄰欲聯絡瑞典以爲與國。擬以孫女嫁之。瑞典不聽。加他鄰怒。因欲畧南方以擴版圖。出兵入波斯。不克而歸。由是怏怏不樂。未幾。罹風疾。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七。子波羅嗣立。

土耳其蘇爾且馬毛度第二傳

土耳其蘇爾且馬毛度。英明剛果。素有大志。當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年時。前蘇爾且子塞黎

慕第三嗣立。與俄人構兵。無何。國中兵叛。廢塞慕黎而立慕斯達哈第四。慕斯達哈第四聞征俄師將還。因弑塞黎慕。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征俄師還。討慕斯達哈第四罪。遂立馬毛度爲蘇爾日。馬毛度以土耳其屢與諸國戰敗。國內多故。民力困敝。常慕英法各國文化。欲恢復國威。首廢古來兵制。延致法普將校。訓練士卒。先是國中自古有親衛兵。常逞威力。聞令下。蟻集者二萬人。放火城下。馬毛度乃奉教祖旌大以討之。連發擲撒彈殲之。無一人能免者。海色爲之赤。遂廢親衛。民大悅。又欲倣各國風。改制衣服。一洗舊習。先設學校。制法律。聘日耳曼醫士以教國人。破回教命運之說。刊行法語新報。聚各國圖書於都中。使國人講習之。埃及國牧伯墨非麥德阿釐不服。與西尼里合起兵來爭。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阿釐之義子以伯拉罕將兵入西里亞。攻降之。引兵迫都城。馬毛度料不能敵。乃與約和。許其自立。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興師討阿釐。大敗。乞援於俄英奧普四國。復擊阿釐。大破之。死者二千餘人。兵棄其城潰走。阿釐大懼。還西里亞。再屬土國。仍世襲牧伯。先是塞爾維叛。俄人援之。自一千八百四年始交兵。兵結不解。至一千八百三十年。馬毛度乃認塞人自主。使受俄人保護。納貢於已。屬地名義。則仍其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馬毛度薨。其長子亞伯達墨日德嗣。

位。

法內務大臣羅蘭夫人瑪利儂傳

法國內務大臣羅蘭之夫人瑪利儂。以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生於法京巴黎之般奴佛街。父曰非立般。爲金銀雕工。母精明有丈夫氣。家本中人產。稍長。學於尋常小學堂。年十歲。卽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尤嗜讀布爾特奇之英雄傳。常以傳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詣教堂祈禱。亦攜以自隨。往往自恨不生於二千年前斯巴達雅典等國。則掩卷飲泣。父母雖怪之。弗能禁也。瑪利儂有兄弟姊妹六人。俱幼歿。十一歲。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學教理。明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年十三。始歸。嘗疑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爲誕妄不經之說。恒致詰難。教會神甫勸讀耶穌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之。瑪利儂仍狐疑未信。年十六。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然不欲傷母意。仍往來教堂中。未幾。與里昂市人福拉底姓羅蘭名結婚。羅蘭宅心誠實。操行端方。自幼心醉共和

政治。與瑪利儂夙相契。年十九時。卽子身遊於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嘗爲亞棉士之工業監督官。著書論工商問題。有名於國中。一千七百八十年。瑪利儂年二十五。羅蘭年四十五。乃舉行結婚之禮。越二年。舉一女。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遂移家於里昂。里昂人見羅蘭之學識人物。俱適衆。甚敬禮之。時里昂工商業衰頹甚。羅蘭汲汲講求整頓恢復之策。每著論發表已意。由是輿望益高。然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瑪利儂討論筆削者。瑪利儂於紀理家政撫育幼女之外。以其餘力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頗有心得。時法王路易第十六。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全國人民。久憔悴於虐政。路易第十六又優柔庸懦。政權皆操諸貴族教士之手。民間賦斂煩重。生計窘迫。政府雖每言改革。然日復一日。遙遙無期。殊有不能一朝居之勢。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路易十六與舉國議員會於非塞野地方。議均賦事。國會中人與貴族教士爭權。大振革命之說。貴族教士見羣情洶洶。乃徵兵三萬屯巴黎。藉爲彈壓。於是舉國盡叛。劫武庫。取軍械。破巴士的之獄。盡縱罪囚。所在不逞之徒。多乘勢揭竿起。瑪利儂亦以爲欲法國再造。舍革命末由。然頗以尼卡亞之舉動與國會之舉動爲未得當。乃與其夫羅蘭專以宏布革命之說。以啟發國人之思想爲事。羅蘭首

創里昂俱樂部。瑪利儂則以自著革命論說。及盧梭人權論。美國布告之獨立文等。晝夜抄撮刷印。以之散布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一時遍巴黎里昂間。瑪利儂之友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又有古巴尼者。創一自由報於里昂。皆以瑪利儂爲主筆。一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與瑪利儂俱赴巴黎。革命黨志士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率引同志以相紹介。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不啻以旅館爲公會場。如是者七閱月。瑪利儂於諸志士舉動言論。雖皆諦聽牢記。一無遺漏。然並未嘗妄參一議。雖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則甚憤激。謂革命進行之遲緩。乃致書於布列梭曰。今日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今日之內亂。固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可得而蘇。使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由是怒國會之因循。不復入旁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復被捕。再歸巴黎。瑪利儂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甚爲惋惜。於是偕羅蘭歸里昂。於途分贈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眾。其時國會已解散。而別開所謂立法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而工業製造官。亦同時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以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復徙居巴黎。當是

時。法國大權。俱在於立法議會。而議會中人則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的得名。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得名。三曰狄耶的士派。以其議員多選自狄耶的士之地得名。狄耶的士派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其中。瑪利儂實爲之領袖。蓋名則羅蘭而實則瑪利儂也。路易第十六見國勢危殆。禍懸眉睫。不得已乃罷斥談國諸臣。代以民黨。於是羅蘭以物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羅蘭偕瑪利儂移居官邸。羅蘭每入謁內廷。服常服。戴圓冠。履舊靴。如訪問親故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其家常爲狄耶的士黨之集會所。瑪利儂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羅蘭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瑪利儂同列其席。所有重要文牘。必一一經瑪利儂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瑪利儂屬草。凡政府刊出之官報。皆由瑪利儂爲之監督討論。使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瑪利儂又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以建設。嘗言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初羅蘭初爲大臣。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瑪利儂。瑪利儂曰。君爲所愚矣。彼政府不過一酒肆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蓋瑪利儂不特不信路易。凡與貴

族黨有關係者。皆不信之。時有一老練外交家焦摩力者。介其友以見瑪利儂。既退。瑪利儂語人曰。彼輩雖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然以吾觀之。則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彼輩也。是年四月。法人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中教士多不肯守新憲法。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請法王路易決議。一由巴黎各屬募兵二萬。以防內訌外侮。保衛都城。一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路易不許。瑪利儂以爲狄耶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向背。當以是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略言若欲安國家。定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當乞骸骨。不能復爲王馳驅矣。是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蓋由瑪利儂屬稿也。無何。路易第十六竟不許。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諸員。乃總辭職。八月十六日。路易第十六爲國民所廢。幽之別殿。又廢其所置政府。改爲民選議院。置行政會議。羅蘭復任內務行政官。廢王之舉。倡之者蓋山嶽黨。而成之者實狄耶的士黨。然山嶽黨甚盛。暴民多附和之。漸且與狄耶的士黨爲敵。山嶽黨首領曰丹頓者。亦行政會議員。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初與羅蘭爲同僚。頗欲聯絡羅蘭。每日必詣羅蘭之應接室。凡值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瑪利儂以爲丹頓太急激。不適於

目前之用。必拒絕之。然後狄耶的士黨之勢乃能安全。故雅不喜之。至八月之抄。丹頓察知羅蘭無意與之聯絡。因絕不復至。於是山嶽黨遂與狄耶的士黨相水火。未幾。山嶽黨人盡殺巴黎獄囚之爲王黨者。至是瑪利儂始悟爲山嶽黨所賣。九月五日。遣書於其友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至九月復致一書曰。吾有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綫。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公所知也。然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堅子所污玷。使我國今日至此地位。妾實恥之。既而見時勢日非。益鼓舞其麾下之豪傑。謂吾儕雖不能自救。然一息尙存。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布列梭在議院中。尙與羅蘭同以確立共和制止暴亂爲主義。然瑪利儂之名。已爲議院所唾罵。又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搆誣辭以圖陷害。且常以刺客入其室。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山嶽黨人遂弑路易。狄耶的士黨弗能救。明日。羅蘭乃辭職。山嶽黨既弑路易。復欲釋憾於狄耶的士黨。以五月晦之夜。遣吏捕羅蘭。羅蘭覺而遁。遂逮瑪利儂下於遏比獄中。瑪利儂以溫辭慰其愛女及奴僕。坦然入獄。取德謨遜之詠史詩。謙謨之英國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每讀新聞紙。

見國事日非。狄耶的士黨之命懸於旦夕。則歎歔慷慨。淚泫泫下。所有金錢。盡散諸獄中諸貧囚。雖花與書籍。爲生平所愛。未能遽捨。在獄二十四日。突遇放免之令。瑪利儂乃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僅食頃。忽有兩警吏躡跡而至。復逮之入桑比拉志獄中。瑪利儂居是獄者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及是而墮其素志。妾所不取也。在獄中學英語。學繪事。又時從獄吏妻假琴鼓之。聽者皆爲之泣下。是年秋。國中之亂愈劇。瑪利儂時已久置身世安危於度外。以獄中晝長無事。乃次第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詣獄中訪之。見其神志如恆。方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且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維廉。維廉詢其所愛幼女消息。乃哽咽不能語。至十月二十三日。狄耶的士黨中名士二十二二人。悉爲山嶽黨所害。瑪利儂亦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鞫者數次。及最後公判之前一日。有某律師欲爲之辯護。親訪之獄中。瑪利儂謂命運已定。辯護無益。徒危其身耳。因脫指環謝之。及受鞫。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之。瑪利儂答辯之語。極其悲壯。大旨謂狄耶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其私情私慾。以身殉其同胞。而其報

酬。則俟諸千載以後。蓋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卽正人君子置身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遍地流血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而已。蒼天蒼天。其救此一方民哉。法官見瑪利儂言詞殊悲壯切摯。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定擬死刑。瑪利儂歸至獄中。作書數通以遺其親友。及所愛女。并以訣別。翌日。爲十一月九日。乃乘囚車詣斷頭臺。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一與瑪利儂同車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瑪利儂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遂乞劍手更其次第。及男子斬訖。瑪利儂次第登臺。突見臺上有一神像甚巨。題爲自由之神。因進前一揖而言曰。嗚呼自由自由。今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言畢。乃就戮。時年四十一。瑪利儂殉國後。狄耶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知人事者經旬。有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後數日。有人見羅蘭以劍貫其胸。死於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

法皇拿破崙傳

法皇拿破崙。法南部叩喀海島人。生於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父查爾司爲律師。拿破崙少有大志。年十歲。入巴黎武備學堂。未幾。遂精通兵法。同學咸自愧弗及。比長。姿容俊美。而軀幹則短小精悍。與衆異。時法王路易第十六在位。國俗奢靡。財匱民窮。路易素闇弱不克振作。王后奧公主瑪利安達業勸路易改命嘉龍掌度支。嘉龍奏請革前此世家教士輕賦免稅之弊。俾與齊民等。世家教士因是怨嘉龍。迫路易罷斥之初。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自立爲民主國。法人以兵往援。見美人立共和政。殊艷羨。咸以君主政體爲不便。銳意欲改革。爰公立一國會議其事。會者數萬人。至數十萬人。拿破崙年甫十六。遂投入國會黨。任千總。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二日。路易與舉國議員會於非塞野地方。議均賦事。國會中人遂與世家教士爭權。大掀革命之說。謂自今伊始。不得以貴賤異國律。不許以閱閱專政權。衆口囂然。咸執是說。世家教士不知衆情已變。猶疑主謀者僅所舉之國會議員數人。乃徵兵三萬屯巴黎。將逮治之。國人聞之盡叛。劫武庫。取軍械。破監獄。放罪囚。萬衆洶洶。迫路易令撤兵。于是羣不逞之徒。將乘勢囂聚。欲圖非分之富貴。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歐州與俄英普西葡那撒諸國。以法民亂不已。慮其波及。連兵討之。法人以爲皆王黨所召致。遂弑路易。

及其后。搜捕諸世家教士。悉殺之。舉國大亂。豪暴日相劫。殺陵墓教堂等被毀殆盡。時拿破崙已爲巴黎守備。統兵平內亂。所至衆皆懾服。明年復往平南省海口瑪色勒之亂。西班牙英吉利皆軍於徒蘭以援瑪色勒。拿破崙逐而去之。因擢授總兵。一千七百九十四年。爲大將。意大利之兵。歸其節制。羣以被譖去職。時國會黨雖競言欲更立民主。然因循不果。而大政皆有國會處分。於是國人弗順。更相與立一新國會。舊會中人公舉巴拉士爲領袖。發兵拒之。巴拉士習知拿破崙多勇略。用以自副。新國會衆逾四萬。既與拿破崙遇。輒潰散。自是一切兵柄皆歸拿破崙。威名大振。明年娶妻曰約瑟芬。未旬日。以舊部皆在意大利。躬往招集。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奧將率五大將軍以伐法。拿破崙軍少不及其半。與相持者數閱月。大小數十戰皆捷。獲餉械無算。奧人既敗而懼。乃約教皇及各國納款請和。拿破崙遂盡夷意大利北半部諸小國爲屬地。一切擅自處置。不以聞於國會。國會中人嚴憚之。不敢言。又懼政柄爲所奪。不願其久居巴黎。遣人以取埃及以窺卽度之策。說之。謂得印度則英難久存。英破則全歐皆在掌握中矣。拿破崙大喜。一千七百九十八年。遂發兵親征埃及。水陸並進。直抵地中海。取瑪踏島。進攻亞力山大京城克之。乘勝薄推羅。與埃及兵苦戰於炎歛沙漠。

之中。久之。埃兵潰。遂滅埃及。先是英人知拿破崙謀。遣其將乃陞率師出地中海。見法戰艦已駛赴埃及阿勃其海灣。乃陞於後追擊盡燬之。拿破崙聞告敗。亟趨叙利亞。奪據扎發海口。欲取亞克爾城以窺印度。諜知英將斯美已在城中嚴備以待。度不能前進。乃遽乘小舟脫歸。既歸聞前此所克之意大利已爲人所奪。國會遣出諸將。亦皆無尺寸功。而俄英普又將聯兵來討。國會中意見紛歧。莫適任患。憤甚。國人見拿破崙平埃及取叙利亞於期歲之間。威震全歐。咸思擁戴。而他黨之不喜國會中人者。皆陰結拿破崙恃爲援。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月。衆以健卒衛拿破崙詣國會。盡逐執政者。更仿羅馬舊法。擬立新政體。立總統三人。一人爲主。二人者副之。以總理萬幾。命下其議於國人。詢取可否。時法人苦兵革已久。有亂極思治之思。且以拿破崙必能再造法國也。遂皆曰可。卽擁拿破崙爲第一總統。拿破崙既攬大政。見奧人猶駐兵於意大利北境以備法。明年。遂潛師踰最高之阿勒伯山。擊破奧兵。奧人悉喪膽。於是意大利全境復爲法有。是役也。往還不及三旬。自來大功告成。未有速於此者云。拿破崙歸國後。次第與奧葡俄西諸國及意大利之那破利羅馬教皇等通好。復講和於英。俾四境無事。民獲蘇息。復鑒於前此政體之敗壞。一切皆予改革。陵墓教堂之已

毀者。修復之。教士田產之人官者。撥還之。又建大學堂博物院藏書庫於巴黎城中。人民有精於各科專門之學及能發明藝術製造新理者。悉予褒獎。命律師定律法。辦銀行於國中。以興商務。發國幣二百萬磅。賑民之窮困者。復廢去貴族世祿之制。有功者差爲五等。務在有裨於國。有利於民。自一等以至五等。咸有一定之俸。多至五千佛郎克。少至二百佛郎克。法人見其治國遠勝於國會中人。大悅。一千八百四年。遂請其卽皇帝於巴黎。夔用古禮。由教皇加冕。拿破崙意輕教皇。手冕自戴之。册約瑟芬爲皇后。自是共和之政復變爲君主之政。明年復卽位爲意大利國王。於是拿破崙侈志頓萌。思欲大展其才。爲五洲各國之君長。謂能滅西班牙荷蘭英三國。卽可盡取其南北美洲及澳洲南非洲之屬地。遂背前盟。仍以干戈從事。一千八百五年。英惡拿破崙背約。會奧俄普三國之師以禦之。戰於西班牙喀第司海口。大將乃陞歿於陣。法兵遂攻破奧京維也納。盡擄其子女玉帛。與人割地請和。普王不能抗。棄都走。願納土乞盟。拿破崙制其兵額。毋得過四萬二千。法兵所至。勢如破竹。日耳曼舉國聽命。俄則毋許其出黑海。復平瑞典荷蘭西班牙。分封其兄弟親戚以王諸國。西班牙人自謂前從拿破崙伐英。頗盡力。及爲所滅。皆憤怒。潛與英約。令進兵。英乃遣大將危來

希助葡西二國以逐法人。俄亦與英合謀盡逐法兵之駐於普者。以殺其勢。拿破崙謂英俄皆歐洲大國。既不能逞志於英。卽當逞志於俄。乃徵兵六十萬伐俄。普奧以下之君長。咸奔走承命。一千八百十二年。大兵直走俄京莫斯科。俄人詐爲不勝。棄城走。在在爲清野之計。民間蓋藏皆徙去。拿破崙初欲因糧於敵。既見野無所掠。窘甚。俄地本苦寒。又時值隆冬。士卒之凍餒而死者。不可勝計。拿破崙自用兵以來。未嘗遭此大困。然雄心不少挫。勒兵入據俄宮闕居之。逮夜。火光四起。俄兵鼓譟而至。法軍大亂。拿破崙遽命退師。俄兵追擊之。死者相枕藉。拿破崙既歸。慚恨交集。復下令徵兵伐俄。於是西葡普奧瑞諸國。聞法軍撓敗。度不能復振。翼乘勢恢復舊業。羣起與英俄合從。連兵百餘萬以伐法。一千八百十四年。攻克巴黎。拿破崙被執。流諸地中海小島中。各國乃會於維也納。議定疆界。英法奧三國見大權俱屬俄普。不服私相盟。相持八月。議未決。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三日。拿破崙以計賺島人。夜獨亡至巴黎。旬月。軍威復大振。各國聞之皆膽落。亟檄兵前往。英大將危來希奧大將西華。潛山普大將普魯輯。分道直指法都。與戰。初不利。既而各國軍雲集。圍之數匝。久之。拿破崙力竭。詣英兵艦降。英人乃遷之大西洋赫連海島。以兵之。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薨於島。年五

十二其所遺善政。至今法國猶遵而不廢云。

美總統遮飛森傳

美總統遮飛森。美洲非金伊亞人。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三年。繼華盛頓而爲第三民主。初英人以非金伊亞爲美洲沃壤。徙往者日衆。遮飛森之父亦與焉。時美洲風氣未開。遮飛森幼聰慧。父令學希臘臘丁法文。及算學格致等。年十九卒業。復入律師館從華德卓爾基授律法。故文事甚優。身長六尺二寸。好馳馬奏樂。父沒被舉爲律師。八年。裁判明敏。嘗一歲中判決四百三十餘起大獄。人服其能。性節儉。歲所蓄餘貲以購田畝。父沒時遺產可歲入四百鎊。至是遂逾六百鎊。一千七百六十八年。非金伊亞英新巡撫蒞任。英制凡巡撫易人。舊議員亦必更換。會英定新例。加出入口貨物稅。瑪撒出色森人俱不願。擬章程四條。上之新巡撫。請奏知英王核准。一當許美人入英議院。同議稅則輕重。二美洲十三省人抗論新例。不得比於叛逆。三美人訟事。當准其在美洲審判。免其渡海跋涉之苦。四須將以上所議。由議院送呈英王察核。請收回新例。新巡撫見而大怒。謂諸議員把持。概行斥退。令更舉他人。美

人見其不允代爲奏請。遂羣議抗英之策。一自今遇事撙節以裕經費。二凡有稅各貨除紙筆等日用必需之物外。悉停止交易。三由英船舶運入口之貨。一律不許購。四不得屠宰羊羔。俾長成取其絨毛製衣。示不復仰給於英國。俟英王收回新例。然後納稅。既定議。乃布告各省。俾人知英王不順民情。專以權勢相迫。美民宜力抗拒。必須與民協議。然後聽命之意。時既奉新巡撫命。更舉議員。凡以上四條爲是者。皆得舉。否則不舉。新巡撫無如之何。具白於英政府。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遮飛森娶得某孀婦爲妻。婦家鉅富。奴婢數百人。惡以從嫁。由是遮飛森遂爲美洲巨室。明年。非金伊亞議院遣遮飛森使於各省。籌所以抵禦英王權勢之策。英王聞之怒。命封瑪撒出色森之波斯海口。禁商船出入。美人乃著書論英王橫暴。奪其民權。英廷臣亦以爲然。謂及是弗圖變計。恐美洲後非英有。英王弗聽。屢發兵致討。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美人遂自立爲合衆國。遮飛森叙建國始末書於國旗。以示大衆。且令每歲至是日。必出旗讀之。曰。開國艱難。不可忘也。時華盛頓方統兵禦敵於外。美人恐不能勝。使凡克林爲駐法公使。并乞師於法。以遮飛森副之。遮飛森謂新造之國。不可無人以治內政。遂畱於議院。擬定國律。壹以利民爲主。民間有先人遺產者。不許如英律概歸

嫡子。必衆子均分。教派聽人擇善而從。不許恃勢相逼。致肇衅端。各處創設學校。均由國家出貲。惟各教之禮拜堂。不許動支國帑。美人見遮飛森擘畫盡善。大悅之。一千七百七十九年。舉爲非金伊亞巡撫。遮飛森乃竭力籌備餉械。以濟華盛頓軍。俾免缺乏。一千七十八三年。與英平。以遮飛森爲全權大臣。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凡克林駐法八年任滿。遮飛森代之。值法國大亂。改爲民主。盡削教會之權。遮飛森每謂美人本以不堪英王沙力第一禁奉普理坦教之虐政。奔於美洲。又因苦英王君權之壓制。乃自立爲民主之國。今見法人與有同志。益以擴充民權爲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歸國。時華盛頓已推爲民主。遮飛森亦入政府。相助爲理。乃令事無鉅細。皆許議院與聞。又增各省巡撫之權。俾不至偏重。迨華盛頓解任。阿但師代爲總統。至一千八百一年任滿。遮飛森代之。畱任八年。美國大治。時腹地有數省大方里。係法人奪自西班牙者。遮飛森恐爲他國煽動生亂。遂以一千五百萬金鎊乞購於法。法亦恐其地爲英所奪。許之。於是版圖益廣。地中海時有北非洲海賊劫掠商船。遮飛森以爲大碍商務。遣兵艦平之。各國稱便。一千八百九年。遮飛森再任復滿。美人固請再畱。力拒不許。自後十餘年。任總統者數人。皆當與遮飛森同時共事。能恪守其法者。史稱遮飛

森性儉約。不喜華侈。當推爲總統時。猶衣布衣。前兩總統出入均備輿衛。遮飛森獨屏去侍從。常乘馬以出。下馬自繫之。人不和其爲總統也。英制凡開議院。議員得與王相問答。遮飛森獨手製勅問送議院。令駁辨。以杜面諛之漸。前總統許百姓每禮拜得上殿瞻拜一次。遮飛森以爲無謂。禁之。自餘一切繁文縟節。悉刪除淨盡。稱人必以名。五等爵號亦置不用。總統體制畧與各省巡撫等。無甚差別。其所定錢法。至今猶恪遵其制。嘗謂國中掠買黑奴之風甚熾。恐壓逼已甚。必蹈美人抗英之覆轍。日後生變。美人不從。後竟肇亞美利加合洲黑奴盡叛之禍。人皆服其先見。薨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年八十三歲。

英水師提督乃陞傳

英水師提督乃陞。英之京東人。生於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八年。父爲教士。幼督課甚嚴。年十二。從其叔父在兵艦中學習水師。諳風濤沙綫之理。嘗涉重洋。歷中美州北極海印度洋等處。後以在印度不服水土。病濕歸國。臥舟中。自顧肢體痿痺。謂不能復爲國效力。擬自盡。船主曲意慰藉之。於是幡然轉念。謂吾當以救國民報上帝爲心。一官無足爲輕重也。因是胸

襟頓暢。病亦少瘥。能起坐。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年十九。授都司。又二年。轉千總。時英、美失和。命以所部兵艦一千五百人赴中美洲。戰皆有功。以勇聞。未幾。又緣不服水土。病歸國。及愈。命往歐北波羅海口。禁制丹國。旋命往守北美洲坎拿大。以備美。一千七百八十三年。英與美和。乃陞年二十五。乃回中美洲娶妻。無何。法國民變。拿破崙崛起。欲以兵力服全歐。屢興師伐英。時英侯爵水師提督狐得方扼守地中海。乃檄乃陞往。屬其麾下。數與敵戰。皆有功。傷其一目。狐得攘其功。匿不報。乃陞寓書以慰其妻曰。上帝必我佑也。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擢水師分隊提督。大破西班牙艦隊。又戰於法之天內力海島。傷其臂。因敗北。既而法以兵艦之最巨者泊地中海之徒蘭海口。英人偵知之。命往襲擊。時屢日大霧。洋面瀾漫。無所見。乃陞疑法艦已他往。遂揚帆直抵阿勃其海灣。驟遇法艦十三艘。乃與其下約曰。我英非貴族世家。不得入上議院。今與公等約。詰朝當決命爭首。勝則策勳論賞。爵比上議院。死則與尸歸葬禮拜堂側。亦不失爲奇男子。於是士氣倍奮。明日。合戰燬法艦大半。餘敗走。事聞。封乃陞泥羅江伯爵。時拿破崙已據有埃及。謂英必不能越埃及。以保印度。將乘勢進兵。各國水師聞法艦敗績。咸大懼。不敢與乃陞戰。拿破崙無所爲計。乃遁歸。又會各國之師以與英。

爭。乃陸復於北海擊沈丹國兵艦若干艘。以功晉封侯爵。時法兵鑑之在徒蘭者甚衆。皆扼於乃陸。不得駛出口。拿破崙憤甚。檄陸師援之。始得脫。一千八百五年。法與西班牙兩軍會於中美洲。將直搗英國。僞言西去以誘乃陸。欲乘英不備。還師擊之。乃陸知其謀。密以快艦駛告英。令設備。約敵至前後夾擊。法艦將見計不行。大懼。匿於西班牙之喀第司海口。時法有戰艦十三艘。數與英等。乃陸知其畏葸。遂陽令所部八艦他往。俟與敵交兵。乃折回協擊。法將察英船漸滅。果出戰。兵刃既接。八艦忽至。勇銳無前。乃陸誓於衆曰。今日當人人自厲。盡乃本分。言已。揮衆突進。已居中督隊。當者辟易。法人有識其狀貌者。以槍擬之。中胸。乃陸知英艦已戰勝。乃曰。謝上帝呵護。使我成此大功。我死爲得所。復何憾哉。言訖而絕。年四十七。自是英水師遂稱雅海上。蓋乃陸之餘威也。

普魯士皇后路易塞傳

普魯士皇后路易塞。普皇弗勒得力威廉第三之皇后也。當西歷一千八百零一年之際。法皇拿破崙破命兵威震全歐。威廉第三自謂力足以抗。旋以屢受其欺。憤甚。下令募兵馬。路易塞助之。

戎服騎馬往來柏靈街衢。以犒兵士。西歷一千八百六年十月。與法軍戰於伊耶拿。與耶蘇達二地。大敗。死傷二萬。爲擒者幾四萬人。威廉第三東走。拿破侖兵入柏靈。初路易塞聞敗。手撫其幼子（德皇威廉第一）而泣曰。普魯士亞乃汝祖國。汝長毋忘仇拿破侖也。繼而忿然曰。國可滅。不可辱。與其屈節於仇人。何各誓死決戰。遂躍入戰場中。自率三軍爲背城借一之計。因演說於軍中曰。普魯士亞者。乃同胞之國。非一人之國也。公等如願以如荼如錦之江山拱手獻虎狼則已。否則務食拿破侖之肉而飲其血也。願與公等誓死圖之。於是軍士感泣。咸願決一死戰。無何。與法軍抗戰數十次。輒敗。拿破侖長驅入柏靈。路易塞見勢窮力盡。乃於敗軍隊中大呼曰。吾何面目以見國民。因以所佩劍自刺其腹。爲裨將救免。與俱逸。拿破侖既入宮。見路易塞書翰。及小影曰。異哉。何其貌之妍而志之毅也。吾愛之。吾尤畏之。雖然。必令其爲吾屈也。時路易塞奔於威廉第三所避之叩山斯敦。謂威廉曰。國事糜爛若此而不能救。汝安用此尊位爲哉。一千八百七年六月。俄皇亞歷山德與拿破侖會於其西得。威廉第三乃介俄皇以行成於拿破侖。割全國之半以畀法。其瑪賀倍兒希（其地爲普國咽喉）要塞。歸法兵守護。償兵費一億四千萬福蘭格。獻人民五百萬。減兵數以

四萬五千爲定額。全國之行政權。胥歸法人掌握。講和之條約既訂定。拿破侖謂必路易塞親畫諾。語甚侮慢。威廉第三不獲已。以書召路易塞。路易塞嘆曰。吾苟早自屈伏。何至有今日。雖然。此仇必有待而後可報也。今日誠得繫千鈞於一髮。卽犧牲吾身。亦復何惜。遂驅車詣會所。怒目視拿破侖曰。以大王蓋世之雄。而謀及婦人耶。然吾頗不懼摧折。今既至此。烹之醢之。悉惟命。拿破侖晒曰。無他。旣覲卿容。藉圖把晤耳。卽移座近路易塞。且執其手。路易塞正容却退。叱之曰。今日此會爲國事耶。爲凌辱微弱耶。勿謂亡虜無血氣也。拿破侖氣沮。徐問曰。卿曩者何不自量。而驅牛羊以鬥餓虎耶。路易塞曰。不敢辱先人揆逗利希之先榮。不敢辱國民錦繡之山川。是以悉率敵賦以當孤注。翌日。張宴。拿破侖手折瓶花綴路易塞襟曰。爲卿和議將成之預賀。路易塞曰。敬謝深情。願是花與瑪賀倍兒希同歸故主也。拿破侖竦然敬之。明年。和議成。路易塞與威廉第三歸柏靈。日圖所以報復拿破侖。尋聞法國民黨以顛覆拿破侖專制政體之秘密社起。因竭力贊成。且使威廉第三捐金助之。德意國民與之聯合。自著國仇之詩歌。散布民間以作其敵愾之氣。一千八百十年。路易塞以憂國之故。罹心臟疾。病中大呼以冰雪飲我。羣以苦寒告。路易塞曰。吾肢體雖寒。心中正苦熱也。及

將易箠。復大呼國仇者再而逝。路易塞薨後四年。俄普聯盟軍敗拿破崙流諸地中海小島。至一千八百七十年。路易塞子德皇威廉第一奮以兵攻破法國巴黎。斯以法國受降書歸。陳於路易塞之墓。告雪恥焉。

英哲學家邊沁傳

邊沁英京倫敦人。生於西歷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幼穎悟。喜談玄理。嗜典籍。五歲時。家人戲呼爲哲學兒。年十四。入里斯佛大學。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入林克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遊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歸國後。潛心著述。遂爲近世道德學法理學開一新境界。其最初所著書。卽駁擊英國法律之謬誤。當時英民久受治於專制政體之下。驟聞邊沁之論。咸目爲狂。或且讐視之。將構陷以興文字獄。邊沁不爲所屈。始終主張已說。久之。一世輿論遂爲所動。卒能用其學說。以廓清數百年來之弊法。使循次改良。演成今日之治。及晚年。名滿天下。列國之宰相。及政黨首領。咸尊信其說。施之於政策。述之於演壇。每有所改革。輒踵門叩其意見。而邊沁於當代大人先生。無所交接。惟喜與有道之士遊。其學分

爲兩大端。一曰關於倫理之學。一曰關於政治之學。其倫理學說。以爲人生一切行誼善惡之標準。以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滅障其幸福者謂之惡。此主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無論其爲專屬於各人之行誼。與關係於政府之行誼。皆當以此鑑定之。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爲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其所稱樂利主義。原本於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帖菩及伊壁鳩魯諸賢。近世則英國之霍布士、陸克、謙謨復大倡之。遂確然成一完全之學理。而說理之最爲完善者。則惟邊沁及約翰彌勒兩人。其政治學說。則以爲主權所以代表一國。而國中一切官職。皆其所左右者也。此主權不可不歸諸人民。何則。政法之目的。在爲國人謀最大幸福而已。他人代爲謀。不如國民之自爲謀。昭昭然也。但如前此盧梭等所謂國民全體最大幸福者。其範圍太廣漠。能言而不能行。故不如從多數焉。故定主權所屬。當在一國中有權選舉之人民。又以各國所奉爲憲法。卽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之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說。爲有所未備。謂所闕漏者尙有二大政。一曰選舉議員之政。一曰解散議會之政。其說甚繁。不能備載。其所著書甚富。最有名於世者。曰道德及立法之原理。曰立法論。曰政

體論雜記。曰裁判制度之方案。餘如利學正宗。理學沿革史。倫理學說批判等書。後人譯述者亦甚夥。而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一語。其影響於近百年來一切學理。尤爲有力。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年八十五。

英格致家密楷法來臺傳

英人密楷法來臺。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一年。父爲鐵工。家貧不能讀書。嘗遣其子至倫敦爲人家小使。以充奔走之勞。法來臺爲人薦往書肆學習摺疊之法。畱心觀看書中所言。由是獲益不少。最喜讀電學諸書。有錢卽購致案頭。朝夕揣摩。聞人講格致之學。雖囊無一錢。亦必向其兄借貸而往聽之。有不能記憶者。卽筆之於書。曲意講求。務得其精微而後已。時有兌徵者爲格致師。法來臺乃師事之。於是銳志向學。暇則仍習摺書。後因書肆生業甚佳。乃壹意習格致。無何。卽兌徵所不解者。亦能解之。以此聲名大噪。然爲格致而幾致傷生者。計有四次。兩次俱有傷痕。後出遊歷一年。始返倫敦。經人聘爲教習。時有僮父自謂得一新法。誇耀於人。法來臺曰。此已見於某書某節。已爲陳迹矣。其人赧然去。又有老人自謂得新法。

之理。法來臺曰。翁得此理幾年。曰。近時。曰。然則吾所著之書。述之已數年矣。老人愧服。其博識類如此。各國格致會。咸欲其入會以爲榮。卒時年七十六。卽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也。

法宰相甘卜大傳

法國宰相甘卜大。法南境考斯城人。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幼習律學。年二十一。爲法京律師。有口辯。能動人。性尤肫摯。究心國事。重在民瘼。是以人咸重之。年三十一。舉議員。推爲民主黨魁。名噪一時。明年。力陳執政之非。謂人民離貳。恐不久將改爲民主之國。後果應其言。是年。普法構兵。普軍銳不可當。一戰而虜法王。再戰而圍法都。法將軍伯沁復以麥刺數十萬衆降敵。精銳殆盡。守陣者皆哭。廷臣皆欲議和。不敢言戰。甘卜大時爲內部大臣。力持不可。曰。普法敵也。以大國當大國。六旬而國覆。國可謂無人矣。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誓衆嬰城爲死守計。時普軍日集。圍之數重。甘卜大慨然曰。無外援而有勁敵。能持久耶。於是乘輕氣球御風而行。得出圍城中。徧告各郡縣。令勒兵赴國難。情詞激越。聞者咸動容感泣。未匝月。諸道援軍雲集於巴黎城下者十八萬人。甘卜大猶以爲未足。復往邊郡號召諸

軍。或止之曰。勢不可爲矣。師潰。王擒。國無元首。不若議和以紓外侮也。甘卜大曰。普法之不敵。吾亦深知。第吾力未盡。吾心未安。誠以大局言之。則普貧而法富。法主而普客。客軍入敵境。利在速戰。以餉運維艱。勢不能持久也。故普軍五千人之餉。吾可以飽萬五千人。是法一而普三也。吾能固守以老其師。普必重困矣。與普軍相持者五閱月。後以恐諸將退敵。功名不歸己。每事皆須預授方畧。遙執事權。卒爲普軍所敗。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各大臣咸主和議。甘卜大遂乞休去。未幾。回法。仍爲議員。屢發議論。及總統錫矮士殂。國人互推甘卜大爲總統。甘卜大自以齒幼位卑。讓於哥勒未。曰。吾何敢爲錫公替人。將來替哥君者。安知非我耶。衆皆忻然許之。時法國財政困難。欲仿英制。於常稅外。核商歲之所獲。官俸之所餘。乃使甘卜大出使於英。畱意取法以贍國用。甘卜大在議院中。力主民政之議。每防前王波旁阿瓦之族。謀覆王政。力遏亂萌。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遂入贊綸扉。位居宰相。在任四閱月。以建議不行。乞罷。人咸謂物望所歸。將來必舉總統。明年。忽患腸癰而卒。舉國惜之。

英大文家擺倫傳

擺倫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八年。爲英國近世第一詩家。其所長專在寫情。所作曲本極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猶爲擺倫派。每讀其著作。如親接其熱情。感化之力最大。英國社會之風俗。最重謹嚴。而擺倫抗髒不羈。醉心福祿特爾盧梭之學說。喜謳歌。拿破崙娶妻未幾。卽離異。其所以離異之故。則因擺倫常於其妻之室中燃放手槍。其妻驚懼。勸之不聽也。因與妻離異一事。而攻擊擺倫之蜚言。四面蠶起。擺倫又迫於家計貧困。遂飄然去英。倫。擺倫常曰。大丈夫當立赫赫之功名於世間。故居常宜練習兵器。操揉筋骨。使吾身能當風塵波濤之各種險惡。而不爲所困。後居意大利。聞希臘獨立軍起。慨然仗劍從之。謀所以助希臘者。無所不至。竭力爲之募巨債以充軍實。大功未就。遽罹病死。死時年僅三十七。卽西歷之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也。希臘人一旦失此良友。通國之人。莫不震悼。爲服喪二十五日。下旗。鳴炮三十七響。以誌哀。擺倫病危時。與人書曰。人之行事。固不必計夫功效之多少。落落然行其心之所安。少有所作爲者。較之絕無所作爲者。終稍快人意也。一時以爲名論。

美女士批茶傳

美國批茶女士。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十二年。父爲博士。姊氏某。曾設學校一所。批茶年十五。卽肄業其中。至年二十一。復入美國之有名某學校。喜研仁慈學。設耶穌救世經。益有感觸。慨然有普渡衆生之志。時美洲人遇黑奴甚虐。幾不得儕於人類。然並無人語及此問題者。批茶以爲人間之至苦者。莫若黑奴。每思所以拯救之。繼念已不過一弱女子。烏能以百餘年來大政治家大哲學家所未經齒及之事。儼然以一身獨任。乃所在物色同志。有校中教習嘉魯伊恩者。批茶所從受耶穌救世之學者也。度嘉魯伊恩必能爲之將伯。遂以身許之。旣成婚。乃以已意告嘉魯伊恩。乞相助。嘉魯伊恩許之。批茶因變售家產。別其夫攜貲。入深山中。著一書。畧言世界公理。無富貴貧賤皆平等。斷無以人類儕於牛馬之理。是書出而後美人始恍然於役使黑奴爲不合人理之事。其書名五月花。以明幼時在校中得聞此事於某年之五月。而心花卽由此怒放之意。先是美京亦有某雜誌。論及黑奴事。然詞旨未盡透闢。不足以發人深省。迨是書出。乃羣焉稱述。謂是千古不刊之作。一時譯成九國文字。遍布各處。不一年已行銷至百餘萬部。歐美大劇場。莫不奉是書爲粉本。而演以爲戲。黑奴遂由是禁絕。後遊於英倫。英人歡迎備至。復蒐集諸報之論黑奴者。編爲續集。行於世。及晚年又

著有漫遊記。家庭教育學。女子社會學。家政學等書。歐人咸稱之爲女聖云。

俄皇亞歷山德傳

俄皇亞歷山德乃皇波羅之子。以西歷一千八百一年嗣位。時年二十四。寬宏有大度。留心政事。下令除宿弊。復議院之權。赦坐犯國事繫獄者。凡百施設。皆得其宜。唯其初政殺先帝之兇徒。置之不問。實爲大累。先皇波羅爲兇徒所弑嘗修好鄰國。以便貿易。商業殷實。倍於前朝。一千八百一年九月。併若耳治於俄國。明年。置鎮臺。下令懲惰民行乞。惠貧民。罹久疴者。新興農政。造作奇器。設製造所。大開通商。賞力田精藝。及興公益者。散私費。造大船。使人一周地球。大興學堂。務愛撫其民。許猶太教徒保其權利。時法皇拿破侖威震全歐。亞歷山德乃以兵援普與二國。屢與之戰。一千八百七年。與法軍又戰於弗黎蘭。喪精兵三萬人。一千八百十三年。拿破侖率精兵五十餘萬來寇。全國震動。亞歷山德乃傳檄四方。令竭死力以報國家。會將士議守戰。一將進曰。徵舉國進戰。尙恐不能抗。不如出羸兵小戰數合。以誘敵入內地。我則毀人家。撤城堡。輸糧食於僻土。以待其勞。彼進無糧可掠。退無城可據。我乃乘之。必

制勝矣。亞歷山德從之。乃令將士斂鋒匿銳。以待法人。及拿破侖長驅入墨斯科。則城內炊烟斷絕。四顧寂然。俄軍乘其不備。乘夜縱火。合城化爲焦土。拿破侖無所得食。窘甚請和。亞歷山德在彼得堡。不聽其請。令國人力戰勿怠。拿破侖大敗。引軍西走。於路死於冰雪中者以數十萬計。亞歷山德引兵追擊。復大破之。自是拿破侖不能復振。亞歷山德率師會各國之師入巴黎斯。放拿破侖於海島。與各國君主結神聖會盟於維也納。威權益熾。於是略波斯。伐土耳其。征高加索。取瑞典之芬蘭州。奪波蘭之哇消。自前女皇加他鄰至是。拓疆土數千方里。增人口一千五百萬。立制設屯田。養兵至百餘萬。號稱極盛。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亞歷山德薨。年四十八。弟尼古勞第一立。

希臘總統加甫侍斯多利傳

希臘於西歷紀元以前。爲歐洲最文明之國。至西歷百四十六年。爲羅馬所併。至一千四百五十年間。土耳其人侵東羅馬。取希臘。奴使其人者殆四百年。希臘人苦土耳其之殘虐。屢謀脫其束縛。事終不成。及法國攻土耳其。國人大喜。以爲時至。結社盟。興學校。自本國及土

耳其全國俱以希臘語教子弟。至西歷一千八百十四年。志士相議。決計抗土耳其。又七年。遂舉兵。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正月。會於伊卑道路。露布各邦。宣告獨立。用共和政體。驍將阿底修米奧利等。率兵與土耳其戰。屢破之。土軍棄希臘而去。蘇爾旦（土耳其謂王曰蘇爾旦）大怒。再發大軍攻斯西疇島。大肆殺掠。希臘兵擊退之。蘇爾旦命埃及副王墨非默德阿厘出援。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阿厘子愛伯拉欣以埃及軍一萬六千。與土將辣西合兵攻密索朗。希臘人防守一年。糧盡。遂陷。老幼男女皆死。無一人降敵者。英相加甯哀希臘久受屈辱。及俄法二國公使會於倫敦以援之。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水師提督哥德林率三國水軍。擊土耳其埃及兩國軍於那瓦利納港。破之。土兵死者六千餘人。船艦喪失殆盡。明年。法將瑄孫逐埃及國人之在希臘者。希臘始得脫土人壓制。國人相與議立總統。以加甫待斯多利功最多。諸將無出其右者。於是乃立以爲希臘國總統。

日耳曼哲學家黑智兒傳

日耳曼哲學家黑智兒者。以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年。生於日耳曼之司土特加特地方。名維

廉弗勒得力。年十八。卽入士賓根大學。講神學。性頗鈍。初無以異衆。時與瑞林格同學。瑞雖後進。然奇慧。諸同學者莫能及。而與黑智兒甚親暱。訂莫逆交焉。未幾黑智兒爲貧所迫。至瑞士爲私家教師。至一千八百一年。父歿。尙薄有遺產。乃棄教師之任。移居於約拿地方。博考深思。因早年深得瑞林格之學。至是乃著費息特及瑞林格之哲學異同論一篇。以脫去瑞氏哲學之範圍。一千八百二三年之際。偕瑞氏共著哲學批評雜誌一書。其中所著錄者頗多要義。一千八百五年。遂爲約拿大學總教師。著心意觀象論。是書爲黑智兒直抒已見之大著作。其在約拿所著諸書中。此獨推爲冠冕。時約拿有戰事。法軍日夕在城外。炮聲隆隆。而黑智兒若無所聞。著述不輟。黑智兒在約拿。與日耳曼大文家荷特許累兒等納交。故於荷特之文學。一生稱道弗衰。越二年。至邦卑爾。發行政學雜誌一書。又二年。去之魯音堡。爲高等學校校長。又竭四年之力。著倫理學一書。是時娶妻士瑞兒。速好甚敦。一生無間。後生二子。一千百十六年。愛海達爾堡之聘。爲哲學講師。明年。利行哲學百科全書。是書匯集全學。成一鉅觀。於是黑智兒之名始大噪。又明年。受聘赴德京柏靈。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著權利哲學一書。以爲人民代表。出版自由。裁判公。開陪審。地方自治。五者爲政治上必不

可缺之要質。處柏靈者十三年。於一切哲學。無所不講。指陳得失。自標新義。及歿後。其友人子弟乃錄其平日講義刊板傳世。黑智兒疎於禮法。不事修飾。外觀不揚。而精神內含。其於哲學皆極深研幾。獨抒卓識。不受前賢範圍。其接納後進。恒循循善誘。不自炫傲。一千八百二十九年。爲柏靈大學校校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日耳曼各部霍亂症盛行。黑智兒亦罹病而歿。年六十一。生平著作及講義共訂爲十八巨冊。曰各種小文。曰現象論。曰名學。曰百科全書。曰權利哲學。曰歷史哲學。曰審美學。曰宗教哲學。曰哲學史。曰雜錄。

美總統惹迷斯門羅傳

美國大總統惹迷斯門羅。於西歷一千八百十七年。繼惹迷斯馬底遜被舉爲總統。門羅常謂美國當自爲一世界。不得干預歐人之紛爭。諸議者多是其說。決爲治國定法。一千八百十八年。門羅定革命之役有軍功者。給歲俸於老兵。與英國立約。使美國漁夫得捕魚於比利敦沿海。又穿溝渠。夷險隘。以便道路往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開屬地於亞非理加西渚。名之曰理卑利亞。門羅在位八年。國內安寧。歐人之移居亞美利加者甚衆。國中人口頓增。

惟南部與北部爭論買奴是非。致釀後日南北大戰之禍。迨門羅解職。國人乃以金思阿丹士繼其任。因號其謹守局外之主義。爲門羅主義云。

德大臣斯邵某傳

斯邵某當西歷一千八百四年。爲德國大臣。司通商織造部務。越二年。德爲法皇拿破崙第一所攻。割他請和。勢甚窮蹙。斯邵某目擊時艱。諫王修省。酌變新章爲補救之計。王不悟。罷斥之。越數月。思其言。復起用。畀以重權。斯邵某竭忠盡誠。委曲周旋。以期漸臻強盛。其後德國之興。實基於此。當是時。拿破崙威勢方張。制德國兵額。毋得輒增。意在削其兵力。使國勢孱弱。莫之與抗。斯邵某乃設爲班替之法。值班者訓練。得替者歸農。兵額雖未增。而每歲輪替。無民非兵矣。又以殘破之餘。民財凋耗。國用艱難。餉源告竭。凡輪替之軍。悉籍民丁年二十以上者。令拈鬮應募。衣食仰給於官。較募兵以賞。發錢充餉者。撙節良多。恨滿卽歸。民不甚苦。兵不見多。國人不病更張。法人不責爽約。由是國賴以存。嗣以謀伐拿破崙事洩。拿破崙時爲德意志列邦盟主。聞而震怒。乃籍其家產之在來因河上者。德王懼法人之來討。乃

逐斯部某以謝斯部某因亡入奧。一千八百十二年俄法用兵相持不決。俄皇奇斯部某之才。召用之。因其謀敗拿破崙。復德國地。經略來因河界。開德國合併之基。杜法人窺伺之漸。厥功甚偉。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後四十餘年。德皇維廉以斯部某大有造於德國。而風微人往。報功之典。闕焉未舉。甚非篤念前勳之意。乃詔立銅像於國以祀焉。

英海軍士官陸治斯傳

英國海軍士官陸治斯。豁達勇敢。有大志。善航海術。常喜爲大言。一日木立海濱。見南風撲而至。因欲一探南極。得其要領。爲後日英國之殖民地。自是遂日夕計畫。選良材。造堅艇二艘。一名愛來培。一名泰陸爾。以防觸洋面冰塊。選水兵若干人。齎二年糧。親友家人等涕泣止其行。不可。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起程。由紐齊蘭特南端之克培兒島進發。二十七日。達南緯六十三度。始見無數冰塊。越日測量海底。知其處深千五百六十尋。遙望南方冰塊突兀如怪峯。逾數日。冰塊愈多。北風怒號。長空如墨。舟人皆失色。陸治斯慰藉數四。謂海面廣闊。必無慮。乃復前進。風稍止。惟天氣益寒冽。間或遇雪。未幾。見西南隅似有

陸地發見舟人狂喜。咸脫帽相慶。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午。前抵其地。細視非大陸。乃一雪島高聳雲際。其地當南緯七十一度十五分。卽曩年著名船長柯果所至最南點處岸也。次晨欲上岸。小艇爲冰塊所撞。不得上。乃以國旗植其旁小島。以爲紀念。周視島上並無草木。惟配助絲（鳥名）海鳥千百成羣而已。是鳥性兇猛。見人輒追噬。十四日見大鯨無數掠舟過。逾二日。向南一帶。又隱然見陸地。始知所謂柯羅瑪島卽此。十九日。又有山突起海面。高至一萬五千尺。是爲有名之美爾薄命山。二十三日。過南緯七十四度十五分。其地爲向來探險家蹤跡所未到。二十五日。颶風大作。舟幾覆。視寒暑表已將低至極度。知離南方磁極。（磁極者卽南極最冷地名。須用磁以驗寒暑者）不過二百里內外矣。再南進。見有一大火山。其東更有約一百五十尺至三百尺高之冰山數座。是處冰塊縱橫。碍舟行。乃取道東方。二十九日。寒暑表益搖動。午後。已達南緯七十七度。地中海中冰塊愈聚愈多。陸治斯見前途渺茫。吉凶叵測。遂作一書。將此次經歷情狀詳細備載。納箱中。投之海。二月二日。抵南緯七十八度四分地。此處冰塊愈大。寒氣愈重。料不能前進。乃取道北返。二十一日。抵一地名安達海灣。又數日。舟至谷斯脫了阿州之達斯阿尼島。舟人始相慶生還。然

陸治斯志終未衰。先是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間。一船名尼摩洛脫者。曾發見一島。即以船名名之。後卒無至者。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二月。陸治斯復乘所造船往是島。以窮究竟。明年一月十四日。因遇颶。下錨二大冰塊間。鐵繩爲浪擊斷。舟壞。幾不免。修葺月餘始行。至三月初旬。寒暑表已低至冰點以下十三度。向南進未幾。仍達前次航海極點地。陸治斯念兩度南遊無所獲。頗怏怏。沿海岸見海豹成羣。乃銃殺之。携歸以當紀念物云。

英侯爵危來希傳 一名危令坦 一名惠靈吞

英侯爵危來希。英愛爾蘭省人。生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始學於英學堂。繼學於法國武備學堂。年十九。選充武弁任隊長。二十二。遷都司。二十四。授參將。一千七百九十四年。荷蘭亂。率師往平定之。後二年。詣印度。隸其兄印度總督麾下。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印度屬國梅沙叛。危來希征之。夷其國爲英屬地。即授爲梅沙巡撫。與利除弊。多善政。一千八百三年。印屬瑪拉塔謀亂。聚衆至五萬。危來希以兵七千五百往平之。在梅沙巡撫九年。土人皆愛戴。婦孺亦耳其名。嘗言非有學問人不能爲國家任事。然人之學問。惟在上者有以獎勵而培植

之。庶克底於有用。乃於其處興建學堂。以講求各國學問。士人由是進化。一千八百七年。歸爲愛爾蘭第二大臣。時法皇拿破崙已次第征滅普奧西葡諸國。與俄聯約。豈意圖英西葡二國。以屢爲拿破崙盡力。卒見欺奪。不服。乞英爲援。英廷命厄來希督兵萬人赴葡。與其帥籌禦拿破崙之策。其帥不能用。厄來希知其必敗。辭歸國。及敗。乃命厄來希復赴葡。令諸將悉聽指揮。於是逐法兵之在葡者。盡復法之侵地。時一千八百九年也。拿破崙聞之。怒。發兵二十八萬來爭。厄來希所部僅葡兵三萬。英兵三萬五千人。恐野戰不利。乃築礮臺於山谷要隘。伏兵待之。法兵不敢近。久之引去。厄來希於後追擊。斬獲甚衆。乘勢奪取葡國亞美大之最要礮臺而還。一千八百十三年。復往援西班牙。與法大將瑪耳孟遇。戰良久。覆其軍幾盡。還入西班牙京城。西人空國出迎。歡聲聞數里。時法兵占守普爾角城。厄來希往攻之。城堅不能拔。乃益募西兵圍之。數月城陷。法兵遁於北山。遂乘勝躡擊。斬首萬三千級。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各國圍攻巴黎。拿破崙被執。於是論功行賞。以厄來希功最多。封厄令炭侯爵。列入上議院世家。與議國事。復賜銀四十萬鎊。（每鎊合華銀四元）各國亦感其力助。封爲本國第一大臣。禮之與英等。一千八百十五年。各國大臣大會於奧京維也納。議各國

界務。危來希以俄普專擅，思侵奪他國地，殊不平。乃助奧法二國，力持各復舊界之議。久之，拿破崙忽由海島起兵入巴黎，逐法王路易第十八而自立。各國聞而震駭，約協力復攻之。危來希即赴荷蘭，以英荷二國之兵來會。至則拿破崙已大敗俄師，乃無力戰於哇魯特。互有殺傷，良久，法軍力不支，拿破崙乞降。復流之於赫連海島。事平，危來希歸國，遂總理全國軍務。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爲英相。列國有大事，皆與商榷。危來希乃頻往來於日耳曼意大利俄羅斯諸邦，榮寵無匹。初，英國天主教人於一千五百年前在國中把持教務，干預國政。駸駸乎有謀叛之勢。政府乃嚴禁天主教人入仕籍。迨寬威勒誅討沙力王後，天主教人多守分循理，明白政體。一千八百二十九年，羣請危來希弛前禁。危來希以爲教民能守國律，即與平民等，遂弛其禁。人皆服其持平。一千八百三十年，法人以其王沙力第十每禁報館，議論國家弊政，不服。羣起相抗。沙力恐禪位於其幼孫，冀以掩飾。法人不許。又恐蹈前此覆轍，不敢立民主。乃奉路易腓力爲王。英人聞之心動，亦嫌民權太輕。羣思變法。危來希謂法國因變法生亂，波及全歐，英不宜步其後塵。力持不可。然當時朝野上下，意在變法者十有八九。危來希見意見不協，力求解職。未幾，英變法，幸始終和平，無內亂。一千八百三十四年。

英人思危來希之功。復用爲外部大臣。明年又因教務持異議。再乞退。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英皇維多利亞新踐祚。以其元勳宿將。命再總理全國軍務。危來希以年老。固辭不獲。乃就職。每進見皇。多所啓沃。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日本維新志士吉田松陰傳

吉田松陰。日本長州人。生平力主維新。爲愛國大俠。初日本各藩並立。不許交通。松陰獨亡命。遍歷全國。交結志士。又嘗欲赴歐美。探其情實。時日本海禁嚴甚。不得行。事洩。下獄。既而圈禁於家。開松下村塾。專從事精神教育。明治維新人物多出其門。若前宰相伊藤博文。現宰相桂太郎。皆其弟子。其平日專主破壞主義。所事未嘗一成。然其精神遂動全國。年三十二。爲幕府所逮。捕斬於市。

日本維新志士福澤諭吉傳

日本明治天皇未登極以前。舉國無治西學者。福澤諭吉獨有見天下大勢。治之以爲國民倡。少貧甚。欲求一華英字典。無力。乃手抄之。當慶歷間。乃自立一學校。專務教育。所謂慶歷

義塾是也。後遂爲日本私立學校之冠。其規模幾與帝國大學埒。嘗兩次奉命遊歷歐美。政
府屢欲官之。皆不受。於是凡百莫不諮詢之。維新制度。采其意見者十居八九。自設一大報
館。曰時事新報。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文明思想爲己任。日本言國民教育之大業者。必曰
福澤先生。以明治三十三年卒。

俄皇尼哥拉第一傳

俄皇尼哥拉第一。爲俄皇亞歷山德之次子。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卽位。明年與波斯王亞
波士美爾薩以爭疆場事。構兵。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俄將巴基徵隻與波王會。行成。先是希
臘叛土耳其起兵。尼哥拉以希臘爲同教之國。助之。與土耳其戰。是年四月。巴基徵隻率兵
入亞細亞。連破土軍。別將地比都逾巴幹山。襲亞得里亞諾伯取之。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土
王請成。乃與土人會於亞得里亞諾伯。尼哥拉得大腦河諸島。又使摩達維襪拉幾歸俄管
轄。一千八百三十年。尼哥拉陰喉波斯與英戰於印度。欲乘其弊。四十五年。波蘭叛。討平之。
立爲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建東白克爾省。以基塔地爲省城。恰克圖爲互市場。時尼哥拉

之聲威。及於印度之北中國之西。自西伯利逾太平洋至北美洲。莫不懾服。一千八百五十三年。遣使謂土耳其蘇爾且亞伯達墨日德曰。凡希臘教民在貴國者。請併歸俄轄。土人謂失獨立權。不允。於是尼哥拉發兵據摩達維轆拉幾。英法二國欲居間調停。率兵船入黑海以諷之。尼哥拉大怒。遂與英法絕。明年。法皇拿破侖致手書議和。尼哥拉答書極驕。二國大怒。決意合從。與俄宣戰。土人以阿馬巴沙爲大將。與巴基微隻戰。破之。尼哥拉乃命高茶阜代爲將。發兵船進攻土國西諾比之水寨。英水師提督拿比爾與法海軍共入波羅的海。英艦四十二隻。載大炮二千二百門。水夫海兵共二萬二千。法艦二十三隻。載大炮一千二百五十門。兵士稱之。四月。攻俄之海口阿得基。壞其壘。并焚其武庫。是時英艦巡各處捕俄商船四十一隻。獲瀝青松脂諸物數萬櫃。俄兵攻土之西里斯的壘。久之不拔。疾疫大行。英法海軍同救西里斯的。俄兵不得已乃解圍。八月。英法兩軍攻俄之保馬孫城。劇戰四日。俄將力屈。以兵士二千餘大砲一百八十門出降。是日。土人與俄人戰於亞細地方。土兵不利。爲俄所殺傷及被俘者三千餘人。九月。法將亞爾諾英將拉格蘭各率兵攻黑海之哥里米。進抵亞爾馬。俄兵據險拒之。兩國軍奮戰。奪其地。死傷數千。英法兩軍死者亦不少。是月亞爾

諾羅痧病死。干羅伯爾代將其軍。十月。英法軍攻西巴士多卜城。尼哥拉命沈大艦七隻以阻敵艦出入。堅如鐵城。英兵攻之。全軍殆沒。會法軍來援。餘衆僅免。十月。戰於拉加辣平。未幾。又戰於應格拉曼。英法兩軍共有衆一萬四千。而俄軍數逾五萬。竟被擊敗死者萬五千人。適英法軍中痧病大行。拉格蘭亦病歿。十一月十三日。黑海颶風大起。拔樹倒屋。英法兵艦覆沒者十餘艘。死者一千有奇。失貨物值數百萬鎊。加以大雪寒甚。英軍輜重醫藥不給。兵士露臥罹病。無術可治。英政府聞之。募金幣百餘萬鎊以供拯恤之用。遣教士及婦女各數十人。至軍前調護。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二月。各國公使與俄使會於維也納。議罷兵。因意見不協。不果。先是尼哥拉染時疾。力疾簡閱親軍。病漸劇。及聞敗報。復憤懣。至是年三月遂薨。說者謂尼哥拉於英法土三國之役。亡失軍士數萬人。至其子亞力山德第二之世。猶兵連禍結。迨後巴黎斯議和。俄於歐東之權利。損失甚多。蓋皆由一時志氣驕盈之所致云。

日本維新志士藤田東湖傳

日本水戶人藤田東湖。維新志士中之魁傑也。先是水戶儒教最甚。而尊攘愛國之精神。即

於是起。是號稱水戶爲尊攘派薈萃之所。而東湖實爲之首。西鄉隆盛嘗師事焉。時志士奔走國中。惟東湖爲京師之東道主。導衆人以先路。而政府嫉之甚。或幽或刺。瀕於危者蓋二十一次。後卒被逮。瘦死囹圄中。時距明治維新前十八年也。

日本維新志士西鄉隆盛傳

西鄉隆盛者。日本薩摩藩士也。明治天皇未卽位之前數載。大將軍德川氏柄政。全國爲封建制。隆盛與同時諸豪傑。倡尊王討幕之論。爲當局所忌。捕之急。嘗投海自漉。得救免。其後卒連合諸藩。興師討德川。奉天子奠都東京。卽今明治天皇也。遂廢藩置縣。國統於一。隆盛功最高。後因欲伐高麗。與文吏齟齬。長嘯棄官歸故山。明治十年。復舉兵清君側。死於難。越十年。朝論爲昭雪。復其官位。鑄銅像於東京上野以紀其功云。

英哲學家達爾文傳

達爾文名查理士羅拔。英國人也。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年。與美國前大總統林肯英國前大宰相格蘭斯頓同歲生。祖父曰埃拉士瑪士。以醫學及博物學名於時。於植物變遷之迹。

頗有所考究。父曰羅拔。亦通醫學。九歲喪母。與其妹同在小學校。才智無以逾人。功課恒出其妹下。惟好搜集昆蟲艸木金石魚介等以爲樂。十六歲入蘇格蘭之埃旣保羅大學。旋更入琴布列大學。爲教師亨士羅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奮起於學界之志。年二十二卒業。時英政府獎勵學術。將特派一探險船周航於海外。以賞實驗。達爾文得亨士羅之保薦。因得附所派之壁克兒船以行。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船發濟物浦。徧歷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洲等處。環繞地球。五年而還。此五年中實爲其一生學問之基礎。一切實驗智識。皆得於是。歸國後。首著壁克兒航海一書以問世。一時聲價藉甚。不數月而諸國翻譯殆編。復續著壁克兒航海之地質學。珊瑚島之構造及分布等書。於是博物之名大噪。被舉爲國學會院名譽會員。年三十三。乃去倫敦卜居於京特省附近某村中。屏絕塵囂。精心結撰。將航海五十年所蒐之材料。所悟之新說。整齊而鍛鍊之。殆欲積二三十年之力成一大著述。以垂諸不朽。詎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其知友和理士。忽自南美洲郵至一稿。屬使商諸前輩。碩學黎埃兒而刊佈之。讀其文。則與已十年來所苦思力索蓄而未發之新說。如出一轍。乃携其稿以示黎埃兒。富伽兩前輩。二人皆其親交。見其於和理士著作。並無爭名譽生嫉嫉之意。知

其度量卓越。遂共勸急叙次其所新著。一並布行。達爾文乃自撮其新論之大畧。與和理士之書。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一日。同宣布於倫敦林娜學士會。此兩書一出。全國學人耳目。皆爲聳動。或嘆爲精新。或斥爲妄誕。衆喙嗷然。靡所底止。達爾文乃益蒐其心得。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復成種源論一書。當此書未出以前。世人皆以爲萬物皆由上帝特別創造。自受造以來。迄於今日。一成不變。譬如今日之犬。卽太古之犬。今日之猿。卽太古之猿。推之動植諸物。莫不皆然。若夫下等動植物之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之高等人類。此等怪誕之說。則從未有入敢著想者。雖前此亦有人著書立說。畧知其變遷進化之迹。而皆不知其所以然。及種源論出。然後人物生生之理。乃顯於世。其論之大要。以爲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此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者。有由於人爲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爲者。謂之人事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焉。何謂人事淘汰。凡動物之豢飼者。植物之樹藝者。因其豢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無量數之變種以起。譬之家兔常飼以某物。而其毛可以變色。常豢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長。如是者使之變。百數十種不難。其實則皆自同種之一野兔而來。卽是以例其他。至於養鳩養魚栽菊栽蘭。莫不皆

然。此等變種之生。並非突如其來。乃由極微極小之點。漸漸而遷。其始甚細。其末甚鉅。試思同一犬也。而有臘犬。門犬。守羊羣之牧犬。衛宅門之家犬。牽挽車之御犬之異。而皆各具其特別之知能性質。以適於人之嗜好。而供其指揮。非其祖種之生而即異也。人類積多年之訓練。專溶發其機能之一部分而然也。是不特物類有之。即人類亦有之。古之斯巴達人。常因此法以淘汰其民。凡子女之初生也。若有羸弱殘廢者。輒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之人。以強武名於時。此可見人事淘汰之爲功大也。何謂天然淘汰。譬如此物與彼物。同在一地。而苑枯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別之點。與天然界之境遇相值。則能自存。能傳種。如沙漠間各種色之蟲。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但青紅紫黑等色。易於辨識。故飛禽蜥蜴諸物。輒搏而啄之。日以減少。其種遂歸滅亡。其存者。皆與沙漠同色而不能辨認者也。其不爲所啄者。則一見飛禽蜥蜴諸物。知其爲敵。所在避之。故常不得食以死。日漸減少。其種亦歸滅亡。其存者。皆與沙漠同色而不能辨認者也。以此之故。沙漠中惟有黃色白色之蟲。黃色灰色之鳥。無他。彼惟適於其所之境遇而已。至於物競之起原。則緣地上所出產之物數。比諸其所以營養之物質。常不能相稱。其超過之速率。殆不可思議。若使

有生而無滅。則一雌一雄所產之子孫。轉瞬間可占盡全球之面積而有餘。卽各人類之生殖。最遲者也。然每二十五年。卽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則一夫一婦之子孫。至千年之後。在地球上已無容足之地。況動植物之滋生速率。遠非人類所能及者乎。卽以生產最遲之象論之。自三十歲至九十歲。可以產子。最少一牝牡產六子。然經七百五十年。則當得象一千九百萬頭。自餘百物。皆可類推。以此之故。於有限之面積中而容無限之品類。其勢固不可以不競爭。競爭之結果如何。卽適於生存之公例是已。又曰。萬物同此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同類之競爭之尤烈。蓋物類莫不各自求食。而異類者各有所適之食。彼此不甚相妨故也。譬如虎之與牛。狼之與羊。鳥之與蛇。其競爭不如虎與狼。狼與蛇。蛇之烈也。大抵愈相近則其爭愈劇。人之與魚鳥爭。不如其與獸爭之甚也。歐洲人之與他洲之土蠻爭。不如歐洲各國自爭之甚也。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出焉。夫所謂適者生存。非徒其本體之好生而已。必以己之所以能優能勝之智力。傳之其子若孫。如是遞相傳。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爲他物之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所偶然得之之智力。遂變而爲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爲一種族而後已焉。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苟明此理。則知現今庶物之紛然肴列。

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若究其本質。則其最初彼此必同出於一元。而現今之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即吾人類。亦屬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之外也。又據地質學家所考究地下層石內之古生物。察其變遷進化之順序。著人祖論一書。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出版。其後仍日日研究。至老不衰。所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卒。年七十有四。其訃音登於報紙。知與不知。咸爲嗟悼。旋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蛻。葬於名儒奈端墓側。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以千計云。

日本文學博士加籐弘之傳

日本文學博士加籐弘之。德國學派之泰斗也。專主進化論。以愛己心爲道德法律之標準。其言曰。人類之用心有三種。然無非利己心。第一種爲無限純全之利己心。卽下等動物之利己心。維盡己力所及。以謀自利。毫不顧其他者也。第二種爲有限純全之利己心。卽稍帶羣性之高等動物。雖謀自利而稍有限制。不妄害其他者也。第三種爲變形之利己心。卽尋

常人所稱爲利他心者也。此種利己心。高等動物雖稍有之。然至人類界而始進步。蓋其目的本非爲他人計。但欲自謀真實之利。則非先謀他人之利不可。其利他也。不遇其利己之一手段也。故謂之變形之利己心。而第三種之利己心。又有唯物唯心之殊。謀他人之利。而我因得物質上實益之報償。所謂唯物的。謀他人之利。而我之本心乃因而愉快順適。所謂唯心的。此二者其利害竟歸於我。故名爲利他心。而實無非利己心。又曰。世人每謂直接有效用於實業之學。如機器製造礦電工程等。謂之實學。其他哲學心理學羣學等。專主理論不依物質者。則指爲空理空論。此實謬見也。學科之虛實真僞。不在其所研究之客體。而在其能研究之主體。此等無形之學科。其所持論雖等於空漠無朕。然其中必含有真理。況際此思想勃興之時代。治此等學科。必非以空構揣測而自滿足。往往依嚴格的科學法式以求其是。彼淺見者爲之妄生分別。其陋實甚。蓋羣治之開化。決非徒恃有形之物質。而更賴無形之精神。無形有形。相需爲用。而始得爲完全圓滿之眞文明。徵諸今日之歐洲。卽可想見。又曰。一切事物。皆緣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作用逐漸進化。學問宗教。皆宜一聽研究者之自由。毫無他界以爲之束縛。然後乃能發達。唯其如是。故能排其舊者以興其新者。否則

學問宗教皆不得進步云云。生平著有則天百話。雖其言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影響及於日本學界者甚大。卓然成一家之言焉。

意大利總統瑪志尼

宰相加富爾

將軍加里波的合傳

意大利國即古之羅馬。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洲亞洲非洲諸小邦。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最文明之地。當此之時。天下莫強。其後爲北狄所軛。疆宇日蹙。再軛於回族。三軛於西班牙。四軛於法蘭西。五軛於日耳曼。至西歷一千八百年。以後全國封建尙存十五小國。法皇拿破崙起。遂蹂躪意大利而自王之。分其國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由是意大利遂滅。迨拿破崙既敗。普俄奧諸國君相。會於奧都維也納。以清各國疆界。與相梅特涅。謂今日之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一名詞。因區畫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然其間大半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家所分領。其尙爲意大利之血族者。惟撒的尼亞國王一脈而已。自是意大利爲列強所壓制。其國不絕如綫。瑪志尼者。意大利之治那阿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即拿破崙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亞之歲也。本土人子。年十

三。入市立大學。時意國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瑪志尼見國勢日以陵夷。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遂常服深墨喪制之服。至終其身。或叩其故。則曰。吾亦不知其所以然。第在羣兒歡笑雜沓之中。輒覺悲從中來。自傷其爲無國之民。吾故服國喪以終吾年耳。初國中哲理家文學家但丁荷士哥等。痛意大利之顛覆。往往微言永嘆。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設一秘密革命之盟社。謂之加波拿里黨。加波拿里者。燒炭之意。至一千八百二十年。國事益危。乃倡義於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或囚。其餘以嫌疑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本地中海濱一絕港。在意大利西南。瑪志尼年十七。已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迴絕流俗。一日。侍其母散步於治那阿海岸。忽有一面目黧黑鬚髯如戟風采稜稜之偉丈夫。倏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其母泣然。探懷中出金錢若干。納諸偉丈夫。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皆加波拿里黨。緣欲救國而事不成。流竄於此耳。瑪志尼聞之。心大感動。自是遂有犧牲其一身以酬國民之志。乃投入波加拿里黨。既而察其黨中之人。皆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一遇挫折。壯懷卽餒。瑪志尼以爲欲成大

事者。必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一時不成。則期諸畢世。俟諸子孫。獨力不成。則望諸友朋。求諸他黨。惟期吾志之必行。而其他弗計。苟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卽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任天下事。於是舍去加波拿黑黨。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專以破壞爲建設之根基。爲主義。又以爲欲成此大業。當先教育國民。而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爲敵。其言曰。今之持唯物論者。輒謂設費如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爲此論者實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是故欲獲勝者。祇有一途。曰。舍身而已。舍目前之樂利及物質上之樂利而已。其定少年意大利會之綱領曰。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其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蓋瑪志尼組織是會。在救濟意大利收回其自主之權。統一於共和政府之下。而不屑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故並關聯絡主義。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一革命起。意人受其影響。加波拿黑黨復煽其餘燼。所在蠶起。奧政府移兵勦之。旋即勘定。瑪志尼爲值吏所賺。逮繫獄中六閱月。

僅減死一等。放諸境外。明年撒的尼亞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嗣立。阿爾拔號稱英仁。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中人。有恢復意大利之志。時瑪志尼亡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其畧曰。逖聞我王繼體主社稷。某誠歡誠忭。雖然。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於數百年來求而弗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躋地。無所控告。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外人之遊其國。接其人者。目之曰奴隸之國。名之曰已死之人。彼等皆血氣鬚眉之國民。習聞是言。甯非木石。彼等已吞聲飲恨。飲奴隸之卮者數十世。自茲而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今新承大統。國中之民。無不延頸企踵。額手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之旗。冀殿下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某等卽奉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王其有意乎。阿爾拔雖雅敬瑪志尼之爲人。然自顧國基淺薄。慮其輕率以害大局。又不欲自居於嫌疑之地。得是書。置不答。反下令曰。瑪志尼敢復歸意大利者。當捕以獻。於是舉國失望。相率

而入於少年意大利黨者。以數千百計。加里波的者。意大利之尼士府人也。生於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本舟人子。惟慨慷任俠。喜鳴不平。爲人急難。視性命如鴻毛。嘗遊於羅馬都城之廢墟。觀其頽垣敗址。輒低回感慨。不勝其亡國之悲。年未十五。卽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當瑪志尼之被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獨創一報。亦名曰少年意大利。以激發意大利人舉國志士皆應之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舟將往土耳其京城君士但丁奴不。同舟有仙士門（法國哲學家）派之法國人某。與言及瑪志尼之爲人。尋得瑪志尼之檄文報紙讀之。因大感動。遂棄去船長業。往訪瑪志尼。與語。大悅之。旣別。語人曰。吾得見瑪志尼。快於哥倫布新覓得亞美利加時也。瑪志尼亦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減其半矣。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以阿爾拔不足與謀。乃與加里波的及同志者定策。欲乘大祭夜起事。入撒的尼亞府。逐阿爾拔。以絕與國羈絆。無何。謀洩。同黨或被逮。或亡去。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餅師家。求暫匿。餅師之女憐之。衣以襪褲。俾宵遁。夜行晝伏者數日。待達其鄉。與母訣別。欲再適他國。猝爲法之緹騎所獲。乃於中夜自高樓躍下。走匿山林中。絕食者二日。始得達麻士天。偶讀新報紙。見己名

已受死刑宣告矣。明年。法國以迫於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遂瑪志尼。瑪志尼潛竄瑞士。屏居斗室中。著書以達其志。如是者數歲。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復見逐於瑞士政府。因復轉徙流離以至英國。時迫於飢寒。勢甚窘。久之。始丐得一報館。以賣文自給。然仍披心瀝血以從事著述。又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居英國者數年。得交於英宰相格蘭斯頓。甚相契。每以意大利人民爲政府壓制之苦及己之抱負語之。又藉報章以發明意大利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讀之。大有所感動。當瑪志尼見逐於法政府時。加里波的亦爲法人所不容。乃偕其亡命志士十餘輩。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是不履歐洲之境者十四年。會美洲之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西國開戰。加里波的自以長於舟楫。率其同志十二人。駕輕舟助獨立軍。擊獲巴西一軍艦。屢戰皆捷。一日澹泊於某河口。有敵艦二。乘大霧突至。聲稱速降。因以巨砲轟擊。十二人中。有名菲阿命者。燃砲應敵。無不命中。敵兵紛紛墮海死。俄爲飛彈中額。遽殞。加里波的往救之。亦中彈而仆。艦中士官急展輪遁。然地理不明。莫知所適。一士官展海圖乞示。加里波的創甚不能言。卽圖注視。淚滴於圖中。桑得非之點。衆悟其意。乃向桑得非駛行。漂泊十九日。始達嘉爾伽港。留港中療治者半歲。傷漸平。

復。然是港爲巴西屬地。所乘艦既沒入官。同人亦皆就縛。加里波的念此身已爲囚虜。且夕慮有不測。一日乘悍馬急遁入一森林。憊而少憩。爲追者所獲。以土囊盛之縛馬上。昇歸嚴鞠。備受撈掠。復繫兩手懸梁間。一時許。氣垂絕。終不屈。因被繫獄中。踰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命。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未幾。復有烏加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戰於桑安尼阿。大捷。奏凱於門德維拉府。民歡近之。舉國若狂。加里波的不伐其功。屏居如故。先是二年前。加里波的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迷失道。遇某姓女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古詩人荷馬所作歌。感之未嘗去懷。至是乃與女爲婚焉。法國水師提督某慕其高義。造門請謁。則敗屋數椽。日夕尙不能舉燭。提督異而問故。加里波的答以日用所需。悉由共和政府供億。忘未索燭費耳。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贈以百金。加里波的則盡以分給死事者之家。僅留足以市燭之費。語其妻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加里波的客南美前後十四年。得子女三人。從門德維拉政府乞田數畝。躬耕之。暇則糾集故國志士。相與操練。時部下已有軍隊二百人。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新卽位。欲乘歐洲多事之秋。以恢復其前百餘年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

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通國之人咸奔走相慶。謂可脫與人壓制。教皇萬歲之聲。忽遍全國。瑪志尼雖不喜教皇。然心不能忘祖國。遺書勗之。告以責任重大。不可有初。鮮終。加里波的亦遣教皇書曰。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效犬馬。書既發。遂與同志束裝待命。皮阿士竟置不覆。國中有名尼阿奇布黨者。欲戴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至是皆大喜過望。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如達士卡尼王。撒的尼亞王。皆大改革其前日暴君之政。然所謂改革者。實則徒有其名。於是撒的尼亞之王族加富爾聞之。乃與其同志設一大報館。其報之綱領厥有四端。曰立憲。曰進步。曰意大利之獨立。曰列邦之連合。以喚起國民之精神。期於撒的尼亞之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一體改革。然後連合諸邦以圖獨立。瑪志尼則欲統一大利置一大統領。以成共和政體。其主義與加富爾連合列邦之主義迥異。自是遂與加富爾不協。初加富爾於一千八百十年。生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雖貴爲王族。然自十歲卒業於小學校後。卽日與羣兒惡戲。而不悅學。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靈兵學校。自是始嚮學。妍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比長。誦古今歷史。思爲國家有所盡力。因時往來於治那阿

諸地與諸亡命爲伍。及法國第二革命起。加富爾疾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恒於廣座中痛罵政府。撒政府乃命陸軍省禁使不許居治那阿焦靈兩地。謫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竟挂冠去。躬耕於黎里十餘年。及是乃蹶起。創是報館。撒王阿爾拔心傾其說。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被選爲議員。維時撒的尼亞貴族中有曰達志格里阿者。亦與加富爾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遊歷全意各地。以糾集同志。聞教皇皮阿士之頒憲法。乃歸說撒王阿爾拔曰。語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我王其無意乎。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領而不答。達志格里阿厲聲曰。王無言耶。何以謝天下。阿爾拔乃環顧左右。戰慄而答曰。時乎若來。則雖犧牲吾身。以及吾子孫。所不辭也。自是遂與達志格里阿潛謀。所以恢復之策。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法國二次革命起。阿良朝王統爲民黨轟斃。公舉路易拿破侖爲大總統。奧匈各國民黨聞之。所在譁起。焚奧相梅特涅之居。梅特涅亡走英國。意大利屬之倫巴的及昔昔里人。至是亦騷然響應。圍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宮。弗得南不獲已。乃頒憲法以從民望。而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皆相率逐奧政府所置官吏。勦建共和國。於

是阿爾拔乃自起爲國民軍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出而助之。北方諸州同時應援。咸推阿爾拔爲盟主。阿爾拔乃改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率練軍五萬。北抵倫巴的以禦奧軍。會加里波的率衆由南美歸。爲教皇皮阿士後援。遇意國商船於支布拉達海峽。見所懸三色旗。詢知撒王起義事。大喜。直馳至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備驅策。阿爾拔憚之。拒不納。曰。是乃南美洲一海賊耳。烏足以共事。加里波的憤甚。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爭歡迎之。四方義勇之士。並走集麾下。旬日間。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時瑪志尼聞法國有革命事。遂由英馳赴巴黎。熟察形勢。然後歸至意大利。先至撒的尼亞。見阿爾拔達志格里阿等。皆非可與已共事者。乃改道以入羅馬。初羅馬教皇皮阿士驟聞所在。民變。旁皇莫知所措。卒乃宣言不隨國民意指。以媚奧政府。又舉自由派首領培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培志伯遇刺卒。皮阿士大恐。不知所爲。子身潛遁至尼布士。於是羅馬大亂。加里波的在米亞藍。聞撒王阿爾拔屢爲奧將拉狄奇所敗。亦率所屬以入羅馬。與瑪志尼結集國民。不一月。遂立羅馬爲共和國。一千八百九年二月九日。大開國會。宣告新羅馬獨立。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總統。加里波的發境內壯丁。得常備軍萬五千人。日夜訓練。

以爲國防。五月二十三日夜半。撒王阿爾拔以巴挪倫一役。爲奧軍所敗。不能復振之故。遂禪位於其子英瑪努埃。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親與軍士訣別。自遜絕域以謝與人。閏四月而殂。瑪志尼聞阿爾拔已爲奧軍所屈。謂法國既新改共和政體。聞我獨立。必喜而相助。詎教皇皮阿士以失地慚憤。思藉外邦之力以復其位。乃求援於法國。法總統拿破侖第三。方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遂發兵三萬五千以臨羅馬。問逐教皇奪聖地之罪。加里波設伏待之。意國大學學生咸來助戰。法軍大敗。至五月杪。法人復以雄兵四萬。大砲三十六門。至羅馬。加里波的率所部與奮戰十餘日。驍勇將弁大半沒於陣。六月二十九日。法軍大至。以襲擊羅馬。加里波的奮身入敵營。揮刀叱咤。斃敵無算。瑪志尼慮其有失。乃亟使以國會之命召還之。令議大事。加里波入議場。猶血殷甲冑。遂厲聲謂衆議員曰。今日舍遷都。以圖恢復。無他策也。衆咸默然。其間贊成之者。僅瑪志尼一人。時城中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妻孥遁於城外。爲乞降免死計。加里波的憤懣不能自制。復以孤軍襲敵。却法軍於數里之外。方轉戰間。見桑安啓羅城上已遍樹降旛。軍士無不奪氣。瑪志尼度事不可爲。倉猝出奔英國。七月二日。加里波的於夜間召集部下軍校。諭以士可殺不可辱之義。謂與其屈於腐

敗教會所諂之敵軍。毋寧遁於山野。以圖再舉。又演說於軍前曰。某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然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焚如沸如愛國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廉俸。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攘斥法軍。使不留匹馬隻輪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演說既畢。軍士咸悲憤勃怒。噉然而哭。旬日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誓願從加將軍以終始。加里波的將去羅馬。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謂之曰。事已至此。誠簞舟以向敵國。當效保護之勞。加里波的謝之曰。吾不能舍吾同生死共患難之部下。而謀獨免。遂携其妻及所部以行。其妻固女豪傑也。當加里波的在南美洲時。軍事多所贊畫。及羅馬難起。孕已八月。猶汲汲焉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加里波的憐其病也。止之。則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改男子裝。雜軍隊中行。途中迭被法軍與軍追襲。及越亞片尼山而西。部下存者僅千五百人。又不數日。僅存二百人。及渡維尼士河。其二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截留。八月三日。得達佐哥耶海岸。加里波的顧左右。惟其妻及親友數人相隨。件會追兵又至。妻困頓不能步。扶加里波的之肩。走林莽中。忽產一子。墮地死。妻亦絕而復

蘇。既而執加里波的之手曰。爲國珍重。遂瞑目而逝。加里波的爲灑涕葬諸叢林中。葬已而去。自是飄泊無依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燭店傭保。僅免凍餒。久之。乃變姓名潛歸意國。隱於卡善列拉島。爲農以自給。又蓄納豪士以圖再舉。初撒的尼亞敗於奧軍後。意大利之諸侯王。皆次第復位。仍仿奧國政策。壓制愈烈。撒新王英瑪努埃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禪位命。痛哭失聲。既乃拔劍北睨奧國而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然年少不悅學。日惟馳馬試劍。以勇畧聞國中。時國新挫敗。衆論紛紜。尙欲收合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英瑪努埃知力有不逮。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乃排羣議與奧講和。奧將狄拉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其餘。英瑪努埃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余雖擲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余父既以是誓於國中。父言卽余言。將軍如欲復戰。則撒國雖小。悉索老弱。猶足爲困獸之鬥。撒國有死王。無降王也。將軍其圖之。狄拉奇不能屈。乃引軍去。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聞英瑪努埃已與奧和。謂其不堪嗣位。因再起兵。奪據志挪亞。布共和政。尋復爲奧軍所撲滅。英瑪努埃既定位。乃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格里阿以從前王阿爾拔臨敵。負傷猶未痊。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

言者。英瑪努埃以奧難未平。懼用之則更益與怒。乃曰。今猶非其時也。達志格里阿遂舉加富爾。同創報館之友曰。桑德羅梭者。爲農商務大臣。明年。桑德羅梭卒。達志格里阿乃舉加富爾繼其任。加富爾始由英倫歸國。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達志格里阿稱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於是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加富爾以爲強國必先富民。乃以六事次第敷施。一獎厲興殖產業。免出入口稅。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諸國立通商條約。三擴張軍備。四增稅以給餉需。五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六教民治外法權案。先是歐洲之有羅馬教皇。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及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外力乃日削。然意大利固教皇所宅都。其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且須臣隸教皇。故所謂教士教民者。尙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其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例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加富爾以爲一國中而有二主。則國民不一。致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因毅然提出改革案。盡奪教會之特權。令與齊民等。惟是國民之迷信舊教者甚多。一時異論蠶起。大不謂然。英瑪努埃之王太后王后。迷信尤深。咸聒於瑪英努埃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謂加富爾若不悛。當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魘賊。加富爾

乃爲英瑪努埃警陳百端。英瑪努埃遂決意不退加富爾。是案卒獲厲行。於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直上。普與諸邦咸猜忌之。欲藉端以圖壓制。因謂英瑪努埃曰。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以防其民。英瑪努埃不爲所惑。加富爾恐終爲諸國所陵。念英國爲已舊遊地。最愛自由。且瑪志尼曾以意大利國情。著之各報論說。英人深爲所感。至於法國。則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雄心勃勃。隱然有欲步武拿破侖之志。後必將與奧有隙。於是遂聯英國以爲外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格里米亞戰事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總統。未幾。卽蹂躪國會。驅逐異己者。篡位稱帝。號拿破侖第三。而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畧。思繼大彼得之志。日夜瞰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第三亦欲樹威域外。而挑釁於俄。以期得志。乃潛結英國。以保護耶穌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令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驟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使相從事。英亦疾俄南下。且國中久無戰事。人心思動。於是英法土三國聯軍抗俄。大戰於格里米亞。加富爾聞之。以爲撒的尼亞可以報百年之夙仇於強奧者。將在今日。遂提出加盟於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宣

諸國會。曰。使俄人一戰而捷。則不待土京之陷。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爲俄有矣。諸君甯能作旁觀人耶。今我撒的尼亞海陸軍制。既已大備。亦何可妄自非薄。宜與各國合縱。以挫虎狼。一雪千年污辱之恥。國會聞是言。躊躇莫敢決。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乃請於英瑪努埃。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而發兵二萬五千。出黑海。又偕前宰相達格格里阿。共侍英瑪努埃遊歷英法二國。英皇維多利亞。歡迎厚待之。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英瑪努埃。及至法國。法皇拿破侖第三。與其皇后。待之皆情極懇摯。到處皆交叉國旗。以表同情。時有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甯。亦在法京。綿甯素輕加富爾。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謂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國。乃謁撒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意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請致書瑪志尼。令勿復與公等爲敵矣。格里米亞一役。俄軍敗北。英法之功最高。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名。亦由是而著。俄皇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法皇拿破侖第三爲盟主。英俄奧普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亦身膺全權之任。參列於會。將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拿破侖以新

與英瑪志埃交厚。乃以議長之力。排奧使之議。令加富爾得占一席。及會議將終。加富爾乃請於議長曰。願爲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許之。加富爾乃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情形。畧謂我國民自比年屢經革命暴動已來。生靈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然進而觀其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折之狀。民生亦甚可憫。彼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而惡危。顧乃甘爲肝腦塗地而不悔者。此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備述奧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皆爲流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復瞋目向奧使厲聲曰。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實自由之敵。獨立之讐。爲我意大利全國之盜賊。奧使聞之。怒甚。謂是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然舉座諸使。已悉爲加富爾熱誠所感動。皆錯愕嗟嘆。以爲不圖阿布山下一叢爾國。乃有此人才。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者。自是加富爾之名。轟動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合贈大砲百門。以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自知卒不免與奧宣戰。乃私於英使格靈黎敦侯。懇爲已助。格侯領之而歸。

會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一事。英法有隙。英人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遂一意聯法。無何。瑪志尼黨人之事變起。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亞藍一役。有戰功。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襲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時。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同存座。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士隊八十人。謀狙擊奧國將校。阿西尼以爲無益。不願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與其後赴劇場。忽有大炮彈轟裂於車旁。震死侍從十人。而負傷者百數十人。拿皇與其後幸無恙。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耳。既而復於獄中。上拿皇書曰。皇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加波拿里黨。何變節之速也。今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之欲爲吾之所爲者。不知幾許。皇此後無安枕之日矣。拿皇得書大驚。親微服訪阿西尼於獄中。慰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刑。猶莞然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竭力交懽法國。聞其事。殊志志不自安。因致一書於拿皇。爲國民謝無狀。且慰唁之。書中語極誠懇。拿皇鑒於阿西尼之禍。思乘此厚結意人。以求自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

里殿與訂意法密約。是約以攻守同盟爲主義。一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一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及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爲報酬。一以達士卡尼爲中心點。而建設意大利。一合羅馬及尼布士爲一國。使教皇主之一以撒王之女某。嫁於法皇拿破命之從弟某。是約舍拿破命加富爾英瑪勞埃三人外。兩國臣民無知者。英瑪勞埃嘗語人曰。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意大利全國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耳。聽者猶弗之覺。未幾。又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前王阿爾拔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其顛。作揮劍睨奧國狀。而拿破命亦汲汲修戰備不怠。加富爾懼國中革命黨。或懷離貳。因竭力與爲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母躁。又欲借英國爲聲援。求助於英相巴彌斯頓侯。巴侯雖表同情。然不能以兵力相助。又念欲與奧人爲敵。非加里波的不能勝任。乃以書禮聘加里波的於卡菩列拉之山澤。加里波的欣然諾之。既至。衣廣袖塵漬之外套。戴綠縷下垂之敝冠。直抵焦靈王宮。求謁加富爾。左右問其名。岸然不告。異而入白加富爾。加富爾曰。是或吾鄉之貧兒。以事干我耳。其命之入。既見甚相契。加富爾卽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俾訓練之。

然加里波的實拿破侖之仇。而又產於尼士者。故加富爾不敢以任用加里波波之事聞於拿破侖。亦不敢以割讓尼士之事。聞於加里波波的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於賀歲時接見奧公使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余所期。然余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大異之。知拿破侖必與奧有事。同時英瑪努埃亦臨國會演說曰。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也。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嗚呼。我惟協我力。正我權。慎重剛強。以俟皇天上帝之休命。英瑪努埃每發一語。國會中上下院議員。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歡呼萬歲。拍手讚嘆之聲。不絕於耳。法普俄奧之公使。目擊此狀。心胆爲奪。奧人聞之。知意大利人有心挑釁。乃命公使質撒廷。促使答覆。英人見事機已迫。出爲調停。一使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在教皇屬地內。二使奧人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三使奧人許意大利諸州改革。奧人不能許。曰。先使撤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時拿破侖第三調知加里波波在撤軍。頗悔前約。欲圖翻覆。加富爾覺之。急如巴黎謁拿皇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則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幻泡矣。臣無已。請以布耶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皇之意乃決。奧人

聞拿皇尚在猶豫。遂於其年四月二十三日。乘勢致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限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聽。二十六日。拿皇謂其駐奧公使曰。若奧渡軍志西諾河。卽以法蘭西之敵國論。徑宣戰可也。二十九日。奧軍見撒人力抗不屈。果渡河。英瑪志埃誓於前王阿爾拔墓。詔布告戰事於國中。親率五軍赴前敵。以篋封遺詔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於是拿皇亦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五月九日。加里波的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非里那。同盟軍共十五萬。皆銳屬不可當。奧軍雖衆弗能敵。相持久之。竟大敗而退。死傷萬五千餘人。當戰事方殷之會。拿皇忽微行入奧軍。與奧皇法蘭西士會。不謀於英瑪努埃及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卽所謂肥拉甫耶卡條約也。其約大畧有三款。一由奧人割倫巴的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二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三令意國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約成。携歸以示英瑪努埃。促令畫諾。加富爾聞報。以是約果行。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全國人民仍不能脫壓制之苦。於是震怒欲裂。直馳入軍中。見拿皇與英瑪努埃亦不復顧君臣之禮。奮迅吼辯。繼以嫚罵。聲色俱厲。厥後乃謂英瑪努埃曰。必勿許此約。

必勿受巴倫的荷爾者。臣將披髮入山。復不爲我王效馳驅矣。英瑪努埃見拿皇已背前約。獨力難抗奧法兩國軍。因不納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憤甚。遂掛冠去。仍隱於黎里爲老農。英瑪努埃多方慰留加富爾不可。乃以達拉志代爲宰相。達拉志命加里波的撒其所統之義勇兵。加里波的不可。號於軍中曰。今日豈吾人可偃兵甲。妄宿志之秋哉。吾他無所知。維知奉我英明神武之撒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人決非一蹶卽挫者可比而已。未幾。英瑪努埃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既視事。各屬地仰其威靈。望風歸附者。若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所屬之一部。後先景附。絡繹不絕。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嫉其能。陰阻之。加里波的嘆曰。吾其復爲卡普列拉島之老農乎。英瑪努埃溫諭挽留之。不可。乃贈以常佩之御用獵槍。以志愛慕。加里波的遂去。既去。其部下亦紛紛乞骸骨。加里波的乃自卡普列拉島寓書以慰撫之。畧謂吾他日必復與諸君握手。以復我祖宗我兄弟之土地。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望諸君萬勿冷其熱心云云。於是衆心稍定。一千八百六十年。英瑪努埃復有志統一之業。再召加富爾入朝。使爲宰相。加富爾恐奧法一經合縱。則不能不踐前言。割沙披尼士兩地於法。以博其歡。由是專

以防法與合從爲政策。時撒的尼亞志士達志格里阿菲里尼之徒。皆游說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衆。使圖自立。所在靈集響應。莫不逐其君主。以求合并於撒的尼亞。加富爾恐納該國後。拿皇將詰責。蔑棄肥拉甫耶卡條約之故。因說拿破命第三曰。今事已至此。且爲奈何。我今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否。拿破命猶豫未有所決。加富爾復曰。諸地憎奧已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之首領雖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蓋徵諸各地輿論。使其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惟其所擇。以三占從二之法決之可乎。拿破命曰。諾。於是令舉國盡投票。卒以撒國占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并於撒的尼亞。拿破命愕然而罷。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并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猶未實行。而瑪志尼自其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其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加里波的以尼士之割。至爲痛心。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詈加富爾之無狀。至詈之爲犬爲狐。爲意大利之公敵。言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賣國於外。以啟我同胞相殘殺之禍。欲使我與彼共事。有死不能。瑪志尼等亦同聲應和。

之。加富爾見其嗾咻無禮。怒甚。既而復強制其怒而答曰。余知余所最敬愛之加將軍。深不嫌於此事。然余亦不得已而爲之。而引爲生平之憾事也久矣。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亦不減於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將軍卽不我恕。然余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加里波的聞是語。怒猶未霽。議長見議場紛擾甚。乃命停議。英瑪努埃憂之。特召加里波的與加富爾赴焦靈城外之離宮密談。爲加里波的詳述國內外之實情。及政府不得已而割讓尼士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以自解於加里波的。請其解怒以顧大局。加里波的始就職。是時南意大利昔昔里及尼布士兩地之民。以尼布士王本波旁王統。常倚奧法爲外援。以用其壓制之虐政之故。聞意奧方爭於北。欲謀起義。有瑪志尼同黨之豪傑曰格里士比者。恐北方和議遽定後。將無隙可乘。乃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春。首先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蔑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使人亟告於瑪志尼及加里波的。乞爲外援。加里波的大喜。上書於英瑪努埃。謂臣今所計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故鄉一片土。勿使臣長爲他族之奴隸。臣不勝幸甚。書既上。不俟報可。遂率其麾下千人。以五月五日。發志那亞海岸而南。加富爾不欲阻其大業。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自稱

以嚴守中立彈壓暴民爲宗旨。旋派海軍提督比爾薩那。率海軍艦隊。躡加里波之後以行。名爲追止加里波的。實則爲其後援。加里波的既入昔昔里境。所在皆懾其先聲。望風崩潰。其地有尼布士政府之練兵二萬。數日間。盡爲加里波的所敗。昔昔里全部遂定。追逐尼布士王法蘭西士第二於斯巴狄賓。遂入尼布士。尼布士兵民抵抗甚力。部將比奇志那。言於加里波的。蓋少郤。蓋以避其鋒。加里波遽掩其口曰。噫。勿言。吾儕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力戰挫之。不數日。加里波的與其同志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歐洲各國聞報。咸驚詫以爲天人。時瑪志尼亦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庶事。見大功已就。而加里波的僅自稱爲攝政官。並無獨立之意。因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里波的以爲既行共和政。則不能統一意大利。謂撒的尼亞既具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苟遂布共和政。是欲判意大利而二之也。必不可。又恐英瑪努埃荷安。無復有志於羅馬。因上書以要之曰。臣今權爲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加富爾聞加里波的既定南意大利。而瑪志尼亦在其軍中。雖喜其功之成。然懼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致意大利分裂。且慮其乘一勝之威。進擊羅馬。致招法

國之干涉。自取滅亡。因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厄。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蓋指瑪志尼之徒而言。加富爾防加里波的輕舉妄動以圖羅馬。乃亟派重兵向羅馬以占先著。又以加里波的之據尼布士以來。各國責言。是舉益不可不善用外交之政策。乃告於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未到德克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意大利必沈於苦海矣。法皇拿破侖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曾知加里波的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拚爲孤注之一擲。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矣。加富爾見拿皇已爲是言。因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以前九月上旬。率撒的尼亞兵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菲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時瑪志尼果如加富爾所料。勸加里波的乘勝進擊羅馬。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矣。加里波的領之。亟厲兵秣馬以行。會尼布士收合餘燼。拒加里波的兵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加里波的與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是時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英瑪努埃方懼加里波的或不肯相下。乃加里波的聞撒王已至。卽宣言謂其下曰。我

主英瑪努埃將挾破數百年來離間我民之障。而臨幸於斯土。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上帝所畀之主。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更無黨派。更無競爭。我意大利從此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遂於翌日出城。以迓英瑪努埃。且盡獻其所得之土地曰。臣待王久矣。英瑪努埃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十一月。英瑪努埃與加里波的並轡以入尼布士。以加里波的勞苦功高。將重賚之。詎加里波的於勳爵賞賜。一無所受。竟辭英瑪努埃。子身以去。仍歸隱於卡普列拉島。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之地。尼王法蘭西士乃訴撒的尼亞君臣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以經梅特涅專制之後。國中反側大起。恐大軍一動。遂不免革命之慘。因不敢救尼布士。拿破崙第三雖派出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虛聲恫喝。無必救之心。如富爾乃向英瑪努埃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令全國投票。以規民人之傾向何如。英瑪努埃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又敗。遂乞降。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英瑪努埃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但尼士兩地之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逾四月。加富爾寢疾。時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不知法律。動輒

以反對政府爲事。廷議有欲以嚴峻治之者。加富爾深憂之。語人曰。若果妄用嚴峻。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及疾革昏督。猶喃喃曰。勿下嚴峻令。英努瑪埃親詣加富爾家視疾。跬步不離側者旬餘。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之五月。加富爾病歿。年五十一。彌留之際。尙大聲言勿下嚴峻令於尼布士。又顧謂其弟曰。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言未終而逝。國中聞加富爾之亡。自王英瑪努埃。以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爲之輟朝罷市者數日。於是英瑪努埃遂以男爵利卡梭里繼加富爾爲相。拿破崙第三見尼布士王已降。亦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之法案。囑法國轉改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貲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皮阿士固執不聽。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蠶起。所在出沒。加里波的聞之。復崛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河。進至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致列國起而干涉。危及社稷。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普羅門。互衝突。加里波的被傷遂爲撤軍所禽。維時英瑪努埃及舉國臣民。雖莫不崇拜加里波。

的。然以欲免於列國之嫌疑。不得不行加罪。遂幽加里波的於巴力拿羅。至是歐洲列國之輿論。無不傾倒於加里波的者。加里波的在巴力拿羅。嘗偶語其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傳播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顏色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爲功者。咸奔走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爲滿。有一嫗攜其所愛之幼女。亦自英數千里航海抵巴力拿羅。乞爲加將軍之看護婦。使加里波的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加里波的固遜謝不肯納。而嫗與女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資既盡。熒熒無歸。意政府救助之。使返故土。然嫗與女必欲一面加將軍而後已。此意達於加里波的。乃許以入囚室片時。乞得手書之字一枚。班白之髮一莖。狂喜而歸。其爲英人所敬禮如此。未幾加里波的出獄。遂遊於英國。舟抵梭倫。甫登陸。英人雨集於江干以迎之者。殆以萬數。握手接吻。皆不迭。法皇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里波的之爲人。及聞其受歡迎於英國。有如是之劇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乃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之返國。加里波的始歸。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撒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之事與拿破侖第三有所協議。九月。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意大利由焦靈遷都於佛羅靈。時加里波的

挾其共和主義。益不能復忍。宣言於衆曰。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旗建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英瑪努埃見共和黨又復急激運動。以與山岳黨反對。（山岳黨主張教王之政權）在外復有法皇拿破侖第三之啤呢猜忌。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逮捕加里波的安置於卡普拉列島。無何。加里波之子那美治。忽自外招義勇隊。侵畧教皇境。加里波的聞之。勃然不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普拉列。所至風從蟻附。不數日即達羅馬。與其子遇。並轡以入羅馬。與羅馬兵大戰於門的耶。大捷。意大利政府懼其啓釁債事。亟派兵至羅馬。法蘭西之軍亦至。加里波的見三面受敵。乃謂其所部將士曰。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政府以兵至。能與我合力以逐法軍於境外。我之願也。若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我倒戈脫甲。屈服於妖狐魔怪之拿破侖第三之下。則我有死而已。既而與法軍遇於綿達尼左近。加里波的所部兵皆未經訓練。且較敵軍衆寡懸絕。既交綏。遂大敗。士卒死亡過半。撤王英瑪努埃聞之。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以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赤子。吾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我肢體爲尤甚也。又使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終。今意大利全國之民中。念君舊德者已無復

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政府所能爲力。然英瑪努埃仍自徵其首事之民。復逮加里波的安置於波普列拉島。又以國民意嚮之所在。布告於列國。列國莫不憚意民之勇敢。而憫其熱誠。表同情者日以益衆。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法皇拿破命第三大敗。國幾亡。不能復出其餘力以護教皇。至是英瑪努埃乃以善言說教皇皮阿士。使讓出政權。皮阿士仍固執不聽。英瑪努埃不獲。已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二十日。躬率大軍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令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行投票。票集積起。則從撒王者四萬七百八十八人。從教皇者僅四十六人而已。明年六月二日。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於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告成。明年瑪尼志卒。年六十七。又十年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波里加的卒。年七十五云。

意皇非託以滿捏傳 或譯英瑪努埃

意大利皇非託以滿捏者。以雄武才識。著名歐洲各國。初意大利各小分國。多不相統屬。非託以滿捏特將各國聯合爲一。俾成一大國。以此雄視列邦。莫之敢侮。其爲政則盡心竭力。

拒絕天主教皇及神甫等。設爲厲禁。嚴考約束。不許其憑權怙勢。爲分所不當爲之事。民大悅服。境內肅然。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因病薨逝。國人聞此哀音。莫不悲悼。如失慈父母云。

美總統格蘭德傳

美總統格蘭德。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幼入公家武備院。年二十一。考升把總出院。初未有過人之才。越三年。美與墨西哥戰。格蘭德親歷行間。及和議成。卽隨其父經商。未幾。又棄而習農。迨聞南北花旗交戰。請於本邦總督。願入軍隊。總督以其曾入武備院。因令教習團練。由是所向無前。其戰功爲通國第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特擢兵馬大元帥。是職爲美國向所未有。蓋特爲格蘭德而設。南北花旗之戰。本由於放奴而起。爲地球古今第一義戰。其主動者林肯。其成之者格蘭德也。無何。有部臣某與總統意見參商。遂以格蘭德署兵部大臣。旣任職。所部二百萬兵。一時遣散。無譁者。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被舉爲總統。是爲美國第十八代總統。格蘭德以戰後國債纍纍。因用鈔票。古巴有亂。特派兵船前往。以伺其

隙。迨後英、美幾失和好。卒賴調停。得以無事。國中東西最長鐵路造成。國債亦減。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再舉繼任。適英國與葡萄牙。以爭阿非利加西小島。有違言。格蘭德亦爲排解。聞普法戰事起。明示國中。以守局外之例。及普王爲德共主。乃遣使往賀。有加禮。當是時。國中通行鈔票。不見現銀。格蘭德慮爲後患。命以銀元四十四兆。分存各銀行應用。以便流通。美民感頌不去口。欲舉爲三任總統。格於例不果。然任內改革官制。整頓財政。一切政績。俱卓有可稱。解任後漫遊各國。所至見尊。亦曾至中華。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得病薨逝。年六十三。薨之日。室中蕭條無異平民。語人曰。死者已矣。生者來日難爾。聞者憫之。相率醵貲五十萬金。以恤其家云。

法內部尙書累某薩傳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六月七日。法故內部尙書累某薩卒於家。當四十年前。法皇阿良在位。踢矮士秉鈞。時累某薩已參大政。與踢矮士相友善。一千八百四十年。爲內部尙書。迨拿破崙第三僭皇號。挂冠國東門。往遊各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拿破崙失國。踢矮士爲總統。召之復

國與聞大政。時國計未安。軍書旁午。民無固志。境有強兵。岌岌乎不可終日。累某薩鎮之以靜。措置裕如。和議之成。與有勞焉。

日本外部大臣薩米西馬傳

日本外部大臣薩米西馬。少遊學於英京倫敦。歸國後。卽登仕版。漸至通顯。年二十餘。奉使爲駐法公使。在巴黎九易寒暑。於歐洲時政。刻意講求。日王及左右大臣。皆稱其能。召歸授外部副大臣。越二年。又拜使法之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四日。卒於使署。薩米西馬。數歷中外。聯合邦交。十有餘年。而外人輯睦。名著歐西。亦東國之能臣也。卒時年僅三十有七。聞者惜之。

希臘宰相卡納立斯傳

希臘國相臣卡納立斯。當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時。再造希臘。躬督水師。與土耳其會兵海上。鏖戰八年。議和建國。迭著殊勳。希臘以海中叢爾國。地狹民貧。與土國屢次爭雄。卒能

以小勝大。使希臘從此休兵息民。得享太平之福者。卡相之功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國中復有拜宴王族之亂。羣叛其上。希臘幾亡。卡相乃逐俄咄王。迎立丹馬世子。大難以平。後以老病罷職家居。迨俄土構兵。希臘王謀復故疆。慨然思將帥之臣。遂起用之。舉國忻然。謂與復可期。於是再登樞府。廣集民兵。未及出師。卒於都下。聞者惜之。時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十四日也。

德副相德耳卜力克傳

德耳卜力克識學兼優。能任煩劇。德意志雖以諸小國合而爲一。然爲時未久。聯邦之憲法。尙未完善。兵刑錢穀諸大政。無部專司。兼統於兩宰相。首相俾士麥僅總其大綱。縷晰條分。皆委諸副相。德耳卜力克以一身任六科之事。夜以繼日。寢饋不遑。以操勞太過。遂成瘵疾。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三月。乞解政柄。德皇知其不可留。許之。政府於其去職。皆惜其在位不久。慮此後無可爲繼。因議將分設都曹以領其事。即輪路爲政。亦設專官。庶分任有人。百爲就理。德耳卜力克罷官之日。境內股分價銀。爲之驟減。其出處關於民間之利害者如

此按德耳卜力克之父。曾受前皇暨今皇書。爲宮傳者九年。德耳卜力克幼承家學。二十五歲時應大考。極論通商之要。取賦之經。主試者詫爲奇才。嗣官商戶兩部。所有審定商稅則例。皆出其手。當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與中國立約時。德耳卜立克建議曰。無事紛更也。仿英美之約可矣。其爲政不煩。大率類此。華相嘗詣以告人曰。此吾之右臂也。其入朝署視事。晨夕無惰容。曰。愛國者敢諫。愛身者忘勞。又曰。聰明足以料事。忠厚足以任事。斯不愧爲大臣矣。其自負又如此。當解職時。年方五十有九云。

法總統踢矮士傳

法總統踢矮士。以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被舉爲大總統。先是法皇辱於師丹時。踢矮士年已老。然志氣甚銳。欲靖國難。迨與普國和後。外兵甫去。內亂方平。而執政洵。又建復王政之議。踢矮士固阿良皇故相。又適任總統之位。然深知王政不宜復。而又恐久於其位。必遭禍變。遂決意解職。遊歷諸國。國人乃舉麥馬韓爲總統。踢公之言曰。余之遜位也。非有林泉之癖。實恐啓蠻觸之爭耳。余所以去之。維恐不速者。職是故也。西國當百餘年前。國皆世傳。有

勸民主之規者。恐相效尤。阻撓者衆。卒至君尊民卑。上下否隔。國勢愈離。人心愈散。始設議院以調劑之。利皆因民。政不已出。卽世傳之國。亦儼然民政。安有民政已成而能復爲王政耶。云云。其遊歷曾至中國。所在君民。無不欽其風采。其爲人沈勇有識。而不肯強作解事。當普法搆兵時。群以爲權操必勝。踢公力排衆議曰。時未可。戰必不利。人笑爲迂。後果如其言。始服其高識。維歷考來。因河左地。爲法故壤。載諸史冊。啟國人之貪。殊爲盛德之累。迨歸國。以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薨於家。未薨之前數日。作書數千言。將以致曩時舉己之巴黎各紳富。其書本旨。切論法國宜宗民政。以遏亂萌。而其中之大要有二。一爲論議院。謂本年五月間。議院中散去之議員。爲普法大戰以後所舉之第一次。蓋戰時所舉。歸重議和。此次所舉。歸重民政。麥馬韓身爲總統。不恤時艱。竟以一言不合之故。揮而去之。殊傷民政之體。一爲論朝權。謂麥馬韓信用貝羅利公。深惑其言。舉措之間。一若法之三王在其左右。無敢或忘者。貝公以波旁阿良拿破侖三王之族。近在國都。將以法國爲奇貨。掃善價而從之。惟以便其私圖。民之肥瘠。國之安危。皆所弗計云云。其書甫脫稿而薨。後數日。家人檢而發之。讀者咸咨嗟太息。動色相告曰。今而後尙有關心民瘼如踢公者乎。於是爭就稿本錄而刊。

之名之曰錫公遺稿。

法總統爹亞傳

法總統爹亞在位時。法新爲普所敗。國蹙民貧。上下交困。爹亞生聚教訓。力求自強。卒能措置裕如。再奠國基。不失舊物。亦法國總統中之偉人也。爹亞以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舉爲總統。退位後優游鄉里。頤養餘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遭疾歿。法人之受其惠者。聞之莫不如喪考妣云。

法大總統麥馬韓傳

法總統麥馬韓。拿破侖三世之陸軍大將也。以功封公爵。性忠直。愛國心甚摯。迨拿破侖三世與普人戰敗被禽後。國民稱其忠義。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舉爲大總統。以承爹亞之後。時法國政治家以國新敗於普。特組織一新政府。有王族蝦母波爾伯者。欲再扶王政。因與麥馬韓爭。欲仍用舊制百合花之國旂。麥馬韓則欲易以三色旂。蓋麥馬韓前戰勝遮拉時。常用此旂故也。法人素重麥馬韓。亦以用三色旂爲然。於是蝦母伯之議遂寢。因深啣之。麥馬

韓有愛花癖。在職數年。每於所居宮寢。遍置名花。以供賞玩。一日晨起。突見瓶中有百合花一束。綴束巧緻。疑必閨閣中物。然莫測其所由來。次日復然。異之。遍問左右無知者。有一小僕自陳。每日途中遇一少女。囑以此花代呈。女以紗蒙面。彷彿若甚麗也。自是每日輒見瓶中有此花。親乘車遍訪之。不獲。又一日。見花簪中有一紙。上書妾愛君故。以是花相贈。誠取而簪諸襟。上則足見君之愛妾矣。麥馬韓乃以其花簪於十字勳章側。日往遊於波羅湖畔。踰數日。覩一遊女乘車過其前。視之。其身亦插有百合花焉。翌日。於花中獲一紙曰。感謝深情。麥馬韓惑之。間日。又於花中獲一紙。則女竟與訂會於英黎惹花園。大喜。及期往。女謂之曰。妾卽名百合花。第不識是花於政治上。有關係否。麥馬韓忽悟百合花乃王族之徽章。余日簪此以往來於都市。設爲衆所見。大事去矣。女得毋有異謀耶。因大恐。旋見女涕泣相要。因與欺語。久之。愈惑焉。自是與女會於是園者再。初麥馬韓被選居議院時。與王黨交甚篤。及就任後。日從事於共和政事。交漸疏。王黨大失望。恨之愈甚。比聞百合花事。乃展轉傳說。謂麥馬韓將顛覆共和政府。業已與王族合謀。百合花卽其徵矣。麥馬韓猶未和。一日。女又邀之往台爾利士旅館樓中。是旅館爲王黨窟穴。蝦母伯亦時寓其所。麥馬韓雖怪之。然尙

不疑女有他。既至女，忽謂曰：妾今日有大事在身，君猶禁禁耶？麥馬韓於是始悟爲女所賣。乃作色曰：他事或可從命，如欲覆我共和政府，則有死而已。女自言爲阿力五世之愛姬，大聲與論辯，方擾攘間，則已有巡查數人入至其所。先是總監密受內閣命，查探大總統動靜。今見麥馬韓果在王黨旅館中，度謠傳已實，因問大統領何事與此女密會於此。此弱女子，非有治政深謀者，麥馬韓不能答。第曰：余與此女會，乃政治上關係事，勿多言也。警查官乃向之一揖曰：大總統既與王黨有隱謀，當以此意布告國民耳。麥馬韓至是始悔爲王黨所陷。次日卽具辭職表，致送元老院，解職自去。法人乃舉孤特依繼其任。時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也。

英將戈登傳

英國名將戈登，於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時，卽入英國步軍營造部內，職爲千總。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英與俄戰，戈登常在軍中，曾受傷一次。事定，至亞細亞洲，定土耳其與俄羅斯交界事，頗歷危險。後英與中國失和，亦從事於軍中。一千八百六十年，至中國

內地蒙古太原陝西等處游歷。時中國粵逆擾亂。東南各省皆淪陷。江蘇巡撫薛煥延英人華爾爲裨將。命統長勝軍。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更命戈登爲長勝軍統領。收復湖州等處。所向有功。中朝甚加寵賚。戈登既爲華官。欲久住華。因倩本國駐滬領事。奏請英廷。辭去在英官職。英廷弗許。電調戈登回國。戈登歸後。遂仕於埃及。爲阿非利加內地蘇丹部總督。印度毛里西亞地方有滋亂情事。戈登前往弭治。該地卽安謐如故。因駐於毛里西亞。未幾。英官之駐阿非利加境者。以好望角匪徒滋亂。未能綏靖。請調戈登前往防剿。英兵部乃立刻傳檄。命戈登率所部由毛里西亞再往阿非利加洲境。戈登在非洲數年。教稼明農。頗著功效。嘗著書一卷。大畧謂足食以農。富國以商。欲廣通商。先疏水道。北境之尼羅江。貫注內地數千里。爲輪船要道。第峽間多石。瀑布千丈。其平衍處。水勢散漫。荇草參差。舟行碍輪。莫如由東境之散西巴島後港。疏一河路。程捷而工較省。聞者韙之。惟時英與埃及立約。禁掠賣亞非里加內地黑人爲奴。戈登遂設邏卒。調遊兵。嚴緝之。一日。於沙漠中獲販徒三十七夥。訊知內有三人。最爲兇狠。捕黑人如鳥獸。以槍擊仆而縛之。傷重致斃者甚多。戈登怒其殘忍。斬之以徇。聞者稱快。無何。埃及亂黨蠢動。戈登所在督兵剿捕。然亂黨蔓延不已。所部人少

不能奏功。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二月。被亂黨大隊圍於卡東城。久之。糧盡援絕。城陷。爲亂黨所獲。以刀刺之而死。手下之兵均被殲。事聞。國人皆傷悼。議院議請葬其衣冠於禮拜堂。撥款鑄其像以垂不朽。又以重金恤其妻子。旅華各英商聞之。亦爲醵金立紀念碑於上海。及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中國頭等公使李傅相。奉使赴俄。道出英倫。親往觀其鑄像。以一花圈懸於像足下。行一跪三叩首禮。後至聖堡羅堡禮拜堂。謁其衣冠墓。獻花圈及桂葉圈各一。念其代中國平寇之功。徘徊而不忍去云。

英總兵春亭雷傳

英總兵春亭雷。南美利加英總領事伯留齊耳之子。少曾充阿富汗隨員。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升爲魯脫納。次年。在印度力戰著名。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升爲愛左日極你哪。提爾哈叛時。升羅得能克納哪。騎馬上敵城。周麾而呼。招兵奮前。身受重傷。兵皆殊死戰。得大勝。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命爲印度麥得賴斯統領。大小數十戰。每次得優獎。計其受傷疤痕之數。適與賞賚之數相符。時英俄兩國咸屬意於中亞細亞之阿富汗。俄人且有進窺印度之

志初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前。俄國界上砲臺距英屬印度砲臺。有二千五百英里。後百有餘年。相距祇二千英里。未幾。距一千英里。及克蘭米亞之戰後。相距僅四百英里。俄國版圖日廓。由北而南。自西而東。英界與俄接壤。迤長千餘英里間。在在有進兵之路。無險可扼。邊界之民。又強悍善鬪。若俄兵得至阿富汗之而開婆都城。則印度必危。英非得一著名之健將駐師於阿富汗。不足以保印度。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印度總督侯爵律吞。乃派員赴阿富汗。你斯坦。先行文照會而開婆都城。謂將令大將前往屯兵。英政府乃命春李雷率師萬五千人。步騎各半。駐於開婆以防俄。始阿富汗主被擒時。與春李雷蹤跡甚密。因訂爲昆弟。至是春李雷之威名。不惟著於印度。卽阿富汗人亦震懼。雖以重兵駐其內地。阿富汗主亦不得不允從云。

美總統貞士傳

美總統貞士。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係貧家子。四歲而孤。十歲學縫。人暇卽執書問字。塾師某嘉其好學。樂教之。弱冠授室。其妻性敏。多技藝。授以格致算法諸學。

每晨興。盥櫛甫竟。向妻請業。執弟子禮甚恭。妻課之亦甚嚴。壯歲遂知名。有司辟爲街道官。逾歲擢工部局長。後入得內西里議院。暨合衆議院。出爲邦牧。當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至六十年。居合衆議事上院時。南花旗倡亂。貞士固南花旗產。力排分裂之謀。屢建大議。人以其是多之。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美推總統。遂以爲副。未幾前總統林肯爲伶人擊死。貞士遂代之爲總統。而南境之亂適平。北人之貪墨者。皆欲官南境。且嗾議院進黑人預選舉。貞士難之。飭議院覆議。議臣堅執如前。不得已曲從之。又以南境尙多戍兵。兵部之權過重。欲罷部臣斯肯垣。而以腹心領之事。未舉。議院偵知之。指爲變亂國法。議公廢之。而主廢議者較少三人。貞士得仍在位。然自是權歸議院。多立新章。總統僅擁虛器而已。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期滿家居。又五年。復入合衆上院。駁詰時政。不滿於格蘭特。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薨。

奧斯馬加大臣特亞克傳

奧斯馬加國大臣特亞克。才智明敏。冠絕當時。在議院四十一年。爲議院黨魁。奧斯馬加公

共之役。一切章程。皆出其手。馬加之取稅國中也。惟責諸農。特亞克矯其弊。均其稅。取諸富民大賈。國之所入甚饒。國用賴以不匱。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卒於位。年七十三。聞者悼之。奧斯馬加皇后親臨其喪。爲手製銘旌。大書國皇后製賜者。臣特亞克。時皆以爲榮。

美機器師易滋傳

機器師易滋。自幼天姿穎異。性好機器。九歲。卽能自作小輪。至十二歲。卽機器最多之表。亦可拆卸自如。無何。其父緣貿易虧折。家業蕩然。無力讀書學藝。惟暫作小經營以糊口。後值一主人藏書甚富。得以且賈且讀。由是學業日以精進。聲名漸噪。易滋生平著名事業甚多。其最著者。若起沈船之鉛。他人苦於無所措手。易滋則匠心獨運。立刻取出。西法入海向用機器。易滋易以酒桶。下水察視海底之物。歷歷可辨。較爲省事。由是知名當世。年二十二。立一專起沈船公司。獲利頗厚。三年之間。公司票大半歸其名下。後又創一玻璃公使。稍有不慎。致虧折二萬數千金。迭年所蓄皆歸於盡。幸有友人貸以千五百金。更立起船公司。首尾八載。贏五十餘萬。時值南北花旗交戰。美國家聘之至華盛頓。命包造戰艦。計七十五日而成。

三兵輪。七鐵甲。及改造一極大之兵船。裝砲至一百零八尊之多。人無不服其神速。後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於仙得可雷地方。造一極大之橋。其中空計五百二十尺。兩旁計五百零二尺。根基重至八十一萬石。深則百三十六尺。萬國五洲中。以此橋爲第一。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落成之日。盛名洋溢泰西。罔不佩服。仙得可雷某海口。向有淺灘。久爲船患。美政府歷派匠者十七輩。疏之。皆無功而返。乃改派易滋。易滋曰。前此所以勞而無功者。以立法未善也。因毅然墊款動工。以己意將海口兩旁加築。令水道甚狹。俾湍流之力。自能將泥沙刷盡。並於兩岸雜植樹木。令能堅久。迨大功告成之日。美國家派員察驗。水深處已有三十六尺。用之不盡矣。於是舉國若狂。疑爲天授。向來由紐約至新金山汽船。須繞行二十餘日。若於潘拿馬地方二百五十里間。另開一河以通舟楫。則七日可達。無如潘拿馬之河。萬難設法開掘。易滋擬作一船塢。可將船駕起。再於其地築二百五十里鐵路。用陸地行舟之法。將船由塢駛入鐵路。以達新金山。可速於水程三分之二。其事已有成議。尙未興工。詎忽遭疾而卒。聞者惜之。

法大文家囂俄傳

法國大文家囂俄。生於一千八百二年。十九世紀最著名之小說家戲曲家也。少有神童之目。十六歲時。應法國學士會院之懸賞。學士會院者。法國文學之淵藪。囂俄投詩一首。其後著述愈富。各國無不爭繙譯之。囂俄不特工文。且又爲法國大政治家。晚年。爲國民議會議員。大有所建白。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乃卒。其卒也。法人榮以國葬之禮。年八十三。囂俄一名雨荷。幼時喜謳歌。拿破侖第一之功德。投身王黨。及入議院爲議紳。則翻然與拿破侖第三之帝政相反對。以是被放。及拿破侖第三敗。囂俄復歸。大爲國人之所崇敬。及死。舉國哀悼。又囂俄幼時。與其鄰女阿對兒相戀愛。往來之戀書。哀然成帙。卽世所傳雨荷戀書是也。後經無數之阻難。卒成婚姻。及後囂俄年老。阿對兒已死。重展曩時之戀書。則感慨流涕不止。爲賦詩以誌其哀慕之思。蓋亦深於情者云。

法部曹勒塞拍斯傳

法國人勒塞拍斯。生平最講求水陸舟車之利。曾官部曹二十年。當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九

年時簡充駐羅馬教都使臣。未幾因與議院齟齬。遂挂冠去。閉戶研究地輿之學。熟察中西捷徑。在於歐東。倘能開通蘇彝士河。使紅海地中海二水相通。則計程較近。而在途之時日亦較少。因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往謁埃及國王。備陳己意。請開蘇彝士水道。詎埃及王溺於酒色。不用其策。越二年。埃及王薨。嗣王立。勒塞拍斯乃又以水道爲請。嗣王忻然曰。萬世之利也。當籌畫經費。舉以聽子。爰立公司。次第疏濬之。勒塞拍斯往來紀理。心力俱瘁。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工始竣。自是歐西東各國咸賴其利。當叔始時。格致會中人。皆以爲未可。英員措交涉之事者。且恐河道告成。則歐東諸國將與英爭印度中國通商之利。亦阻抑之。勒塞拍斯相度再三。得其要領。即毅然開辦。法人捐資助之以底於成。後於一千八百八十年。又欲開中亞美利利巴拿馬水道。謂此道一開。則東西海程可捷二萬里。法政府聽之。遂令集股開築。估工七萬。限八年竣事。遂興千古未有之利。而勒塞拍斯之名。遂與是兩河俱不朽云。

英公使巴夏禮傳

巴夏禮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幼在英倫書院肄業。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入外部衙門學習。越二年。派爲駐中國福州領事署繙譯。旋調廈門領事署繙譯。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至臺灣。明年。至廣東。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升任廈門領事。明年。至暹羅。暹英之盟。與有力焉。明年。回中國。任廣東領事。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爲英國駐華公使隨員。會中英失和。英法聯軍由大沽口陷天津通州。直抵北京。犯宮禁。火圓明園。尋與中國恭親王立約通商。索中國償軍費。皆巴夏禮主張之力居多。英廷嘉其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擢授日本公使。前後十八載。熟於外交。經猷卓著。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調爲中國駐北京公使。越二年。以病卒於北京。使署年五十八。所有英國同盟諸國兵艦之在中國口岸者。皆下半旗誌哀。北洋大臣李傅相。亦發電致弔。英國商民之僑寓於中國各口岸者。欽其勳業。特爲鑲金范像於上海黃浦江之濱。以誌思慕之忱焉。

德礮廠主阿爾勿傳

德國富人阿爾勿者。哀星城之克虜伯大鎗礮廠主也。該廠於西歷一千八百十年。擷自阿

爾勿之父佛頭立。佛頭立設廠未久。卽與人涉訟。案懸十載。後訟雖勝而所耗已多。以故逋負山積。幾有不能挽回之勢。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佛頭立逝世。阿爾勿從其母就學於某極大書院。數年學成。卽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到廠。嗣是一切礮械等。均獨出心裁。親爲紀理。無不見稱於各國。於是各國之向是廠定購礮械者。絡繹不絕。名望著於全球。其廠基地約廣二千畝。廠中工人等。每日有六萬五千餘人。每年獲利。必有五百萬馬克有奇。合英金約二百五十萬鎊。所取之利。應納國課人丁捐。計德銀十五萬一千二百馬克。計德國共有五百四十七所鐵礦。日斯亞尼亞國亦有數鐵礦。惟皮爾罷一礦。出鐵最佳。自餘他國之礦尤不少。是廠造礮之佳。全在購鐵時認真挑選。若一舟運鐵數千噸至。內有一噸或數石雜以下品之鐵。則必全舟退還。當定購時。券上必切實書明。故售鐵者從不敢欺。阿爾勿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十四年。卒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年七十四。阿爾勿歿後。遺馬克百萬。以贈其工人。其子亦以五十萬贈其鄉人。其鄉領事官某。特捐馬克七千。爲阿爾勿立一遺像於通衢。以垂不朽。西人因其以善製礮得名。咸稱之爲礮王。其子卽并祖父兩名以爲名。稱爲佛頭立阿爾勿。以誌不忘云。

俄外部大臣加支可夫傳

俄外部大臣加支可夫。生於西歷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爲駐英參贊最久。熟於外交。明習故事。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調任奧國。繼署駐奧欽使。於奧王廢立之際。與有力焉。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俄與英法土三國構兵。各國在巴黎會議息兵四款。加支可夫力勸俄皇允從。及克力米俺之戰已畢。遂擢任外部。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失和。巴黎被圍。傳檄各國。廢黑海之約。任俄人兵船駛出黑海。各國阻勉從之。俄人額手稱慶。俄皇錫加支可夫以頭等功勳。從此威名甚著。幾與德相俾士麥相埒。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土之役。運籌決策。偉畧尤彰。迨次年在德京柏林立約。遂爲各國會議使臣之領袖。大展才能。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二月。病歿於德國薄斯敦海濱。年八十五。據當時醫士驗得。其身燐質甚多。疑有人陰醜之也。

德皇衛靈姆第一傳 一譯威廉第一

德皇衛靈姆第一。生於於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自幼穎悟獨絕。勤學好

間。智勇深沈。英毅有大志。年十七。卽統大軍。與法皇拿破崙第一爭雄。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國內亂。騷擾不甯。因避居英國。德人立其兄勿頭立第四爲王。時日耳曼與普魯士尙分兩國。勿頭立所踐之位。卽普國王位也。及亂平。乃由英歸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勿頭立不豫。不能視朝。一切軍國重事。悉由衛靈姆處決。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勿頭立薨。衛靈姆遂嗣位。其年十月十八日。行加冕禮。衛靈姆爲政明敏勇決。措置有方。國中大治。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九月。簡俾士麥爲首相。時俾公春秋雖高。然深謀遠慮。肩量恢宏。且頗得民心。實爲德國近數十年來空前絕後之良弼。又舉穆爾克爲上將。安內攘外。迭著奇勳。由是國富兵強。雄長於歐西各邦。每值會盟。必羣推衛靈姆執牛耳。德國之名譽蓋駸乎超出五洲列國之上矣。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德與奧爭丹國疆地。遂與奧戰。大敗奧師而還。一千八百七十年。又與法皇拿破崙第三戰。不及二年。竟破法京巴黎。虜拿破崙。法人力屈乞和。允償兵費銀一兆萬兩。分十年輸納。自古賠償軍費。從未有如是之鉅者。因要法人爲城下之盟而還。前此與法之深仇夙怨。至是蓋伸雪無餘焉。衛靈姆既已大挫法國。虜其君。削其地。又以日耳曼合於普魯士。用帝國主義。以定聯邦之制。政權歸於一統。國勢益覺強大。自是歐洲

各國咸稱衛靈姆爲愛姆帕樓。蓋譯言皇帝也。衛靈姆戰功治績震於五洲。以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薨逝。年九十一。論者謂衛靈姆之薨。實有關於歐洲之全局云。

秘魯總統披阿洛拉傳

秘魯總統披阿洛拉者。英才卓犖。素有大志。當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時。見國中政治日非。以爲有隙可乘。遂與同黨陰謀起兵。以圖大事。未幾事洩。乃出奔法國。其鄰有美婦人某者。與披阿洛拉時相過從。披阿洛拉欲娶之爲妻。婦辭曰。得婿如君。妾復何憾。第僚壻皆貴人。君非顯者。奈姊妹行。姍笑何。然王侯將相。寧有種哉。好自爲之。或有白首之緣耳。披阿洛拉聞之大怒。繼而忻然曰。適卿所言。是固我素志也。然苟富貴。毋相忘。遂歸秘魯。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秘魯國總統普拿度。以精兵助玻利非亞合攻智利。反爲智利所敗。國人嗟怨。披阿洛拉乃乘機召集舊部。令於衆曰。我國兵連禍結。普拿度實生厲階。今危亡已在旦夕。惟逐而去之。再立新君。修好於智。則兵可罷。國可安。家可保。不過一轉移間事耳。百姓皆曰願從。一附和如雷。大議遂定。普拿度見國人已畔。倉猝出奔於美國之紐約。披阿洛拉遂代

之爲總統。及一千八百八十年。秘兵屢敗。智軍進圍秘都。是年十二月。陷之。明年。披阿洛拉爲智人所執。囚於鐵艦。載往聖替亞高地方。秘人割拉巴加地。并償軍費銀二十兆圓。予智以和。

德相俾士麥傳

德國名相俾士麥。德之貴族也。其父威忌那德。爲近衛士官。母名威耳勃於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四月朔日生。恩篤俾士麥于西華德。未幾。遷于巴米根。俾士麥稍長。至柏林都城。受學於薄內耳。修蘭麥海等。年十七。始入吉季魏大學。爲人聰穎異人。豪放無羈。嗜飲酒。恃勇決鬥。而性極仁孝。恪守庭訓。以尊王爲畢生之志。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出吉季魏大學。既而接家書。言柏林若有疫。傳播可速歸。乃徑行盛疫之地。策馬疾歸。甫出都門。馳馬太驟。墜傷足。就醫旋愈。疫退。復赴柏林大學。既卒業。充柏林裁判所書記。旋轉愛刺夾。胚陪審官。又轉薄達摩控訴院。是歲。以一年志願兵入近衛隊中。隊長因其平素嗜吸烟。間時散步市街。每手卷烟不釋。慮其紊亂軍中之紀律。遂下令曰。此後再有方步行而吸卷烟者。當按以軍法。

俾士麥知其命之爲已而發也。遂憑路旁之公椅而吸之。以避行步吸烟之禁。既而服兵期滿。例許歸休。乃休歸巴米根。優游鄉里間。專演射擊。朝夕鎗聲隆隆。聞於四近。人見其驕縱狂放。羣呼爲暴亂公子。而俾士麥自若也。嘗以鄉里聞見不廣。無以增長閱歷。出游英法。曠覽中外形勢。歸後又爲騎兵士官。父威忌那德旋卒。復歸西華德。暫居林下。惟棄養之痛。抱恨終天。蹙蹙啜泣。不能自己。日惟登山縱獵。以遣悲懷。翌年遂決爲哈鷲支之游。與蒲凱翳氏俱。途中悅同行之少女月亨那。必欲得之。游歸後。卽寄書子女之父。乞爲婚。其父不善俾士麥之驕放。遲疑不能決。而月亨那則竊願嫁之。自言於父。始許婚。招俾士麥往。先行會見禮。俾士麥遂馳至女家。未與衆人爲禮。徑入擁月亨那而接吻焉。合坐竊議其鄙野。而月亨那自若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初夏。始行婚嫁禮。成夫婦焉。時俾士麥已爲巴米根公選之議員。列于普國議會。盛唱君權之義。憂憂然異于羣衆。其時法既革命。君權皆搖。俾士麥患之。又憤擊破崙第一之蹂躪普國。而亟欲挽王室之衰頹。刻不能去諸懷。一日在柏林市酒家沾飲。旁有圍坐而談政治者。偶侵及王室與某親王之隱。俾士麥聞之大怒。厲聲叱曰。若輩滿飲余此酒。毋更爲不敬之言。不然余將以拳擊若。市人驟聞其叱。皆噤不發語。少頃。色

定始復言。一人仍瑕疵某親王。俾士麥遽躍起。擲杯擊中座中之一人。踣於地。仍徐徐輟飲而去。衆皆愕然。其時民權之說方張。普國議會之政治家。每開議必相與舌戰不休。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柏林有亂黨起。俾士麥乃憤罵民權。而時報亦間有議民權之太猖者。然時勢所趨。一俾士麥究無如之何。其年十二月。普王頒布新憲法。次年二月。又仿英國設立議院。俾士麥身爲巴米根議員。心不善新憲法之行。謂是虧國體。侵王權。爭之不已。又屢於議院中演說。衆皆笑之。俾士麥解之曰。吾人之所惡者。在國家聯合。而吾人之所欲者。在聯合國家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普王派陸芳將軍。爲勿克突公使。俾士麥爲秘書官以副之。時勿克突實緝日耳曼聯邦政治之中心。每年有一次例會。各邦之有主權者。皆遣公使詣列斯會。凡聯邦外交軍事悉議之。後日俾士麥委身外交之中。而明達內外事故。蓋由此始也。當其駐于勿克突時。一日命旅館主人。爲備呼鈴于室內。主人不肯曰。此非旅館所應備者。客欲之。盡自出資而購設焉。言畢而去。俾士麥頗若失望。目送其出。已而聞俾士麥室中有聲。轟然若鉅霆。主人不知何故。狼狽失色。亟往覘之。則俾士麥方夷然倚案檢書。惟旁置一小槍。有殘烟出自其口。因訝而致詰曰。客何爲哉。俾士麥徐答曰。主人怪我槍響耶。以此

代呼鈴耳。主人矐目熟視而退。不得已勉爲設呼鈴焉。無何。軍將陸芳使還。即薦俾士麥代爲勿克突公使。普王猶豫。問俾公果可勝公使之任歟。陸芳對曰。俾士麥乃天下之大器。其才幹實勝臣百倍也。普王意乃決。俾士麥再駐勿克突。列邦使臣皆爲其所播弄。不能出其掌握。其外交手段。爲列邦所欽服。並窺破與大利亞之弱點。奧廷政治家墨迭魯尼氏之短。亦爲所洞悉焉。當時聯邦會議。早有南北統一之理想。欲實行之。俾士麥以其時未至。不之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改命爲駐俄公使。居俄都聖彼得堡四年。不聞有所爭論。蓋崑以敦兩國之睦誼爲政策也。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正月。普王威廉第四殂。其弟威廉第一卽位。勅召俾士麥于俄都。欲以爲相。俾士麥辭不拜。蓋俾士麥不就相位之故。緣欲於普奧未動兵以前。親至法國熟察拿破崙第三爲何人物。而預爲佈置也。以故次年二月。普王威廉第一遂簡俾士麥爲駐法公使。俾士麥至巴黎。注意觀路易拿破崙之爲人。久之。乃知其易與。閏三月。方出游西班牙。而入相之命下。遂由西班牙而返柏林。徑登相位。然普民咸忌之。以其非立憲之政治家也。俾士麥素奉尊王主義。崑普民權。以爲憲法之中。凡不以國家推廣軍備爲然者。此議會不可不散。又刊行非議政府施政之言論者。不可不箝制之。至是卽斷

行已說。舉國譁然。憤其專制。俾士麥毅然不顧也。然衆惡叢于厥身。險危之幾。間不容髮。一日自言曰。目今欲徇國人之意。則必殺余而後可。然余烏能聽之。試觀數年以後之余。必當宣揚國威。令天下殺余之心。轉而爲思余悅余矣。俾士麥時在柏林阿汗尼恩之山中。值議院議開會。乃出一橄欖之枝。以示議員曰。余在法國南境。折此橄欖之小枝。以增主于進步諸君而爲和平之表幟。雖然。余知和平之時代。猶未至也。衆議員聞言。咸以爲不然。嘲笑之。俾士麥厲聲曰。吾人目前之事。雖議院議之。雖然。經議院之決議。猶不足以解釋。唯血與鐵始足決之耳。時適波蘭又起內亂。俾士麥欲得俄國歡心。卽派軍出境助俄攻波蘭及波蘭事定。頗招歐洲列國之物議。第當時本國人民。已漸解其用意之所在。故俾士麥之政策。得以成立。而國亦無間言云。既而丁抹國之丁抹黨。因迫其女王苦利司嘉第九實施新憲法。將德意志聯邦休力司土地編入丁抹領土之中。俾士麥謂其違犯倫敦條約。責令廢去新憲法。丁抹不肯。俾士麥遂連結奧國。派兵四萬八千與丁抹宣戰。普兵屢勝。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三國停戰。會議於威挨那。未幾復會於伽斯他休力司與花斯他倫善哥。三小國皆歸普國節制。俾士麥自是遂爲普民所悅服。聽奧國與聯邦頗抱不平。俾士麥知之。遂

一面籠絡意大利。一面往謁拿破侖第三許割萊因河東岸之地與法。而自領下抹。戰勝後所得之公國。於是遂成三國同盟之舉。斯時法皇拿破侖第三既許俾士麥之約。復使人潛說奧王。謂奧軍若勝。則割西利西亞與法國。繼又徵集各國會於巴黎。名爲調停普奧兩國。使仍歸于好。實則欲兩國皆割地爲酬。而坐收漁翁之利。詎奧王自恃聯邦已與之合。不願與普和。拿破侖第三計竟不行。初奧王允俄司脫公爲休力司花斯他之公。且許其爲獨立君主。列入日耳曼聯邦之盟。俾士麥不聽。謂奧國能以此新列盟國之海陸軍權。及防下抹之各要地。俱讓歸普國。方能從奧王之議。奧王大怒。至是竟拒絕拿破侖第三之請。欲與普決戰。俾士麥亦不肯附和拿破侖和平會議。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竟向奧政府發哀的美敦書。先攻花斯他。七月與奧國大軍遇于尼哥爾之野。大破之。初普王親督軍。俾士麥以下皆從。兩軍既接。礮火噴發。勝負未定。俾士麥亦憂心不能措。竊馳馬往察毛奇將軍之狀。望見小邱山上有一將軍。立而觀戰。近之果毛奇也。俾士麥出卷烟二。聽將軍擇而吸之。以爲將軍固嗜此者。今在血戰之中。倘能從容指揮三軍。而方寸不亂。必能鑒別卷烟之美惡。而揀取其一。毛奇乃微笑舉手請受其佳者。俾士麥大喜。私忖曰。將軍能鎮定如此。吾軍

其必勝乎。既而果如俾士麥之所料。奧軍既敗。退入華爾密。普國全軍遂進據尼哥爾。拿破命第三妹普軍之大勝也。欲干涉而威嚇之。俾士麥拒之不爲懼。蓋料法國之勢。終亦未必能以兵力制普國也。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普國全權大臣。與奧國大臣。會於布臘白令。奧人出二十萬立耳之賠款。而休力司花斯他赫珊那索及弗克突皆割歸於普。由是日耳曼聯邦之霸權。自南而移於北。奧自是弱。普自是強矣。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普王被舉爲聯邦元首。開聯邦議會。以代表聯邦政府之意。別令人民普通選舉。以置國會。爲聯邦立一定之兵制。公推普王任大元帥。統一關稅。以及遞信之制度。於是北德意志聯邦之基礎始立。俾士麥遂爲聯邦首相。拿破命第三見普新締聯邦。以成堅固不拔之基業。忌之。又忿未得萊因河東岸之地。因力嚇奧王。冀其反抗普魯士。詎俾士麥已早爲之備。潛結羅馬尼亞王以抵制之。且與南德意志聯邦爲援。先是俾士麥見普法之戰機已萌。乃定改正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古里米亞戰後之巴黎條約。許俄國得伸張其利益。俄帝來幸惠摩。俾士麥卽往謁。求俄國許爲普之後援。親與俄帝結成密約。自是德俄合從。無後顧憂。八百七十年七月十有八日。普王遂與拿破命第三宣戰。法軍大敗。乃放法帝於威積士里。法人立新政府。由新外

相發苦兒與俾士麥議和於威利愛。凡三日。議不成。明年二月。法國由民會公選之行政長官綦惠耳氏。率其閣臣來尉羅塞。求見俾士麥。遂再開議。俾士麥乃宣示其所要求曰。法當割包括曼支季定之倫讀靈更州。及包括培富化兒。司脫累斯菩哥之惠耳撒施州。並出償金六萬萬法郎。克與德綦惠耳答曰。法國之富力。不足以措六萬萬法郎。若要以將來必不能償之債。是使法國以詐僞欺人也。俾士麥乃許減爲五萬萬。綦惠耳又曰。是猶當英國所有國債之三倍。敵國無此富力。俾士麥乃召赫根伯及猶太人葡來克力至前。葡來克力者。本銀行之主。與俾士麥素深契。當俾士麥在國會議決擴張軍備案時。曾傾資以助政府。得爲普奧開戰之準備。其人短而髯。眼灰色。又罩以青色之鏡。殆不能窺見其面。今亦列於尉羅塞之會議。及見俾士麥。乃實行證用。法國足以辦五萬萬之狀。綦惠耳不屈。僅許二萬萬。葡來克力爭曰。法國畢竟有越二萬萬法郎。克之實力。於是俾士麥怒。綦惠耳之執拗。起而言曰。公等之所主張。不必言。更請言其他。意蓋使之重議戰也。綦惠耳聞之不能忍。不覺歎息憤懣。操法語曰。是實不可爭之強掠也。俾士麥晒曰。余不通法語。不知所答。蓋仍操德語乎。於是二國幾幾有再動干戈之勢。幸二十有六日。普王復許減償金一萬萬法郎。克免

割培富化兒和議始成。五月十日。在萊因河畔之弗克突換約。重歸於好。是爲俾士麥於德意志統一帝國之後。第一大勳。和約成後。俾士麥遂任帝國議會議長。併敘勳封公爵。先是其母威耳勃。初生俾士麥時。夏夜居於薄達摩窗內。忽聞途中有婦人語曰。威耳勃長。子必爲稀世之人傑。皇帝終當爵之以公。時有王子母事威耳勃。屢出宮至薄達摩園訪之。王子甫六齡。同伴諸婦中。有一人見其立於威耳勃之側。因語威耳勃曰。此人行授爾長子以公爵。將來皇帝卽此幼君也。言畢。飄然而去。衆聞之。皆大笑。而威耳勃隱異之。今幼君果封以公爵。國人皆以爲上帝特降以興德也。軍事既罷。俾士麥歸柏林。全握聯邦政治之大權。歐洲各國皆懼其強盛。莫敢與較。俄帝則游幸柏林。與帝則與普王談笑於慈白哥。卽怨恨徹骨之法民。亦格於其柔懷之畧。相視弢弓而不敢發。俾士麥又謂專恃外交政策。不足以張新帝國。遂極修內政。振作貿易。獎勵殖民。并擴張其軍備。以守法之復仇。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普王威廉第一突被社會黨員名赫丁兒者。在溫台爾街中。以短槍狙擊。致創甚而殞。幼帝威廉第二卽位。俾士麥聞變隱痛之。亟欲發明國家社會之主義於天下。六月十三日。英俄法德奧意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塞爾比亞墨內哥爾。凡十一國之政府。皆

應德意志首相之牒。遣使臣來會於柏林。開俄土戰後之和平會議。俾士麥自爲議長。極力保持和平。使英俄不至於交鬪。奧俄不至於構戰。然俄使岳卻氏與英相毗閣司氏素不相能。英相怒不終席。卽與外部大臣薩利斯伯先歸。俾士麥憂之。不知所出。唯欲急止英使之歸。乃力說俄相。令稍讓之。周旋數四。柏林之會議始成。除岳卻含憤返俄都外。餘人皆頌柏林會議之功德。而歸美於俾士麥云。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俾士麥欲實行其所國家社會主義。乃設帝國保險局。又定帝國補助金。使資本家擔任其費用。由是更議勞役者保險之法。又意欲合全國之鐵路。悉歸官辦。又煙草白蘭地等亦如穀物。俱歸國家專其利。以免商人之居奇。而救貧民之疾苦。又欲改革稅法。使賦稅得其公平。屢於議會親自演說。要之俾士麥之意。不但使國家勉行人民社會之義務。卽凡資本家亦皆欲其聚合於國家而成爲一人。俾士麥嘗自言。余非敢望余之計畫。卽時成就。然余敢自信其必有成就之一日。是非余之力所能。乃伏於事業中之真理有然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普王命議院議天災保險之法。於是俾士麥夙志所欲行之國家社會主義。至是始克實行。一日俾士麥偶閒游於柏林温台爾市中。突有一凶徒出其所携之短槍。靦面迎擊。四發皆不中。俾士麥

卽挺身自捕凶徒。付諸巡察兵。徑歸威耳勃邸第。先是凡有詣邸第謁見者。值俾士麥他出。必滿堂坐埃。是日俾士麥歸。亦卽延客入室。談笑不異平時。合座之客。無一人知其於數分鐘前遇人槍擊者。俄而市中喧傳其事。遂達宮闈。普王威廉第二聞而大驚。急命駕幸其邸第。則賓朋滿坐。談笑自若。殊茫然不能解。及普王辭歸。俾士麥乃登邸之前樓。見其下觀者如堵。因對衆大言曰。諸君。爲吾國君及吾祖國。使余棄身命以馬革裹屍。與市中斃於暴人之手。余皆無所擇。蓋無地而不可瞑余之目也。聞者莫不嘆服。一千八百九十年三月九日。幼帝威廉第二忌俾士麥之獨攬政權。致已不克親政。遂迫令俾士麥解職。先是幼帝欲親萬幾。不能不疏俾士麥。有勃赫者。勸幼帝曰。陛下欲襲威廉得勒大王之偉名。不可不逐相臣俾士麥。幼帝霸志方銳。聞勃赫之譖。謂爲知言。專思削俾士麥之權。而俾士麥居相位。每見親各部大臣。輒自奏事於幼帝之前。以其藐視宰相也。心亦快之。遂據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閣令。諭後之爲大臣者。當服宰相監督之權。不得妄以政治交涉徑上皇帝。幼帝自見此諭。益惡之。竟廢去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閣令。君臣之間。益多間隙。是年三月朔日。中央黨首領威敦司訪俾士麥於官邸。謂之曰。公若不禍中央黨。則中央黨不恤助公以抗帝。俾

士麥聞之恐。拒之。然其事已稍稍聞於外。妄人遂謂宰相與中央黨領袖私訂密約。一時喧傳不已。幼帝聞之。勃然大怒。即召內務大臣安克曰。何以秘不與朕言。俾士麥之會見黨人也。俾士麥進曰。臣自願解職。以乞骸骨。十五日侵晨。帝幸宰相邸第。詰責與黨人會見之始末。且曰。公今竟欲脫朝廷之羈職。而恣與民黨言自由耶。俾士麥慨然對曰。臣雖不敏。未欲以私事煩陛下。帝勃然作色。叱曰。然則君命有所不受乎。曰然。君權固不能及吾之私室也。是時俾士麥之言。幼帝已不欲聞。既而俾士麥自言奉太祖命。老臣輔弼皇帝。於是幼帝益厭之。促其速自乞休。帝還未幾。花恩享客復至。告以帝待其辭表之至。俾士麥以其非勅命拒之。俄而安克又至。俾士麥曰。余方撰辭闕之表。因有重大關繫於日耳曼史中。不可不慎詳辭職之故。是余對國史之責也。烏能奉即日拜表之命。復謝絕焉。經數日。其表始上。文甚長。大略謂當今內治外交之務方殷。爲宰相者豈容辭其鞅掌。臣惟宜鞠躬盡瘁。黽勉職守而已。然如中旨不留臣何云云。幼帝覽表。即許其歸。併欲封之爲倫蒲科公。多賜食邑。俾士麥曰。臣得保餘命足矣。安用封土爲。且臣而欲爲倫蒲科公。亦奚必待之今日也。皆辭不受。自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柏林殆稱振古未有之盛。蓋俾士麥於此三日內。既別幼帝。

又別歷代之山陵。最後乃別柏林。衆以其爲德意志建國之奇傑。愛君心熱。今乃乘一馬車。將辭帝都而他適。是以環而觀者如堵。贈花環不知凡幾。萬歲之聲。恍若潮湧。俾士麥乃脫馬於轅。已則徒步雜於羣衆之中而行。自領亭街以至司脫臘珊。凡一英里餘。竟繞之而不能前。俾士麥情不自勝。淚潛潛似雨而下。既去柏林都城。而間居於巫令敦之林下。意在優游閑散。不問世事。無何。各國之政治家。文學家。以及報館之主筆。相率而訪巫令敦者。不絕於途。俾士麥公憂國之念。久而不忘。國人之過巫令敦者。以前宰相身負大名。必竊入林園一蹈其居地。以爲記念。至則輒折樹枝持歸。一日俾士麥問游林園。方徘徊其中。偶值婦女數人至前。各手其所折之枝。乃進而捉之。且笑謂之曰。卿貴女乎。試思凡入余之林園者。使皆爲卿等之所爲。則園中花木。不將如余頂之髮。童焉盡禿乎。婦女皆大笑而去。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俾士麥罹病。越年方愈。幼帝念之。特命勅使至巫令敦。未幾。俾士麥八十生辰。開觴介壽。幼帝亦宴於其邸。又四年。俾士麥復罹病。臨終囑其家人曰。我死宜葬我於先帝威廉陛下山陵之側。碑表當書曰。陛下之忠僕。恩薦俾士麥之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三十日。遂薨於巫令敦之故里。當俾士麥攝相時。外交政策。極其秘密。不許外人參預。所豫者

惟其家人至戚而已。長子赫培。卽其第一秘書官塔蘭查伯。次子威廉伯。俱其心腹股肱之士。而蘭查伯之妻。爲其長女。尤爲外交中之一大機關。故世人呼之爲親族政治。俾士麥既歿。國人爲之像範於克西革。過其地者。猶以得一瞻望爲榮。按俾士麥帝王師相之學。銖血政略之效。在當代固爲特立之一人。卽置之異代。亦屬空前絕後。嗚呼偉已。

匈加利大統領噶蘇士傳

噶蘇士者。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人。名路易。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卽拿破崙卽位爲法蘭西王之歲也。噶蘇士之父。素以愛國知名。母爲新教徒。少甚慧。年十六。卒業於卡文大學校。聲稱藉甚。嘗語人曰。大丈夫苟立志。何事不可成哉。聞者嘆異之。年十七。始究法律之學。受事於某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其法廷。年二十。遂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爲精布梭省名譽裁判官。匈民有所謂金牛憲章者。蓋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於凡軍役租稅。及司法裁判之制。皆一一明定。俾匈民得伸其自由之權者也。初匈加利爲亞洲黃種匈奴之遺裔。自西歷三百七十二年。

由裏海北部侵居匈加利後。因以立國。至一千五百二十六年。匈王路易第二與土耳其戰死。無子。其後馬利亞爲奧王斐狄能第一之妹。於是以匈合奧。使並王之。成爲雙立君主國。蓋以一君主而兼轄兩政府也。然當時斐狄能則先向匈民誓守其金牛憲章。乃得踐位。故歐洲諸國之民。得享其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民爲最。一千八百十五年。奧王法蘭西第一。鑒於拿破崙之禍。與俄普二國會於維也納。決議以鎮壓國民。防其叛亂爲宗旨。與相梅特涅又力主專制政策。七年不開國會。匈人之民權。被其摧陷殆盡。又放棄金牛憲章。加添軍隊。脅匈民以服兵役。增其賦數倍。由是舉國囂囂。僉謂奧政府無狀。奧王不得已。乃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復開國會。先是奧王欲壓制匈人。國會中演說。祇許用臘丁語。至是沙志埃伯爵獨毅然用匈加利語。大聲疾呼。以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並歷數奧王之失政。奧王以匈民皆墳甚。不之罪。一千八百三十年七月。法國第二革命起。匈人聞之。咸躍然欲謀獨立。越二年。奧王又開國會。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爵。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爵。乃提出數事。宣諸國會。議將大行改革。奧王恐諸案既定。匈人將不可復制。皆不許之。威哈林憤。謂奧王之反抗提議案。是欲我匈人永世爲其奴隸。王實我匈加利之公敵。匈人聞是語。遂羣

執金牛憲章所載國王若違此憲章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一條。欲與政府爲難。奧政府乃歸罪於威哈林。逮之下獄。并禁各報館毋得載議院中事。時噶蘇士以能在鄉里中鋤強扶弱。恤病憐貧。爲闔省物望所歸。已於二次國會時。被舉爲議員。親見議院中情形。恐匈民尙在未知。乃日爲點石一紙以傳布之。曰。政府所禁者。卽板耳。是非所禁也。政府見點石之紙。國中傳誦殆遍。遂謂點石亦印刷物。卽并禁焉。噶蘇士乃廣聘鈔胥。將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評論。手寫之以應求者。一身煩劇無似。每晝夜僅得寢三小時。而所寫之墨蹟報。每次發行竟至一萬分以上。政府雖切齒而無如之何。旣而又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凡省議會府議會之事。輒爲登記。政府怒其所爲。斥爲大逆不道。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逮之下於布打城獄中。噶蘇士度旣繫獄。非旦夕所能釋。乃向獄吏得英匈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等讀之。凡二年。盡悉英文學旨趣。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欲募兵一萬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反覆無常。且憤噶蘇士之無辜被逮。遂先開一大會。於衆中選員以交於政府。謂能廢虐政而釋噶蘇士威哈林。乃能聽命。時有溫和黨中人私於政府。言以國情而論。政府當俯從所請。然噶蘇士猛虎也。釋

之將爲後患。與政府躊躇未決。既而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募兵之議卒杌。梅特涅不得已。乃從匈人之請。赦二人者出獄。自是噶蘇士乃退居田野間。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女公子爲婚。其年復應某書肆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匈人聞其復爲是報主筆也。爭往購閱。不數月。銷行至數萬分。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復開國會。噶蘇士又將被舉爲彼斯得議員。政府惡之。多方排斥不得舉。明年。與政府中自由黨被黜。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待匈人尤虐。令自後匈人除奧國所製之物品外。不許輸入他國之貨。至匈所製物品。則毫不許輸入奧境。用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并以抑制匈民。噶蘇士憤與政府無狀。乃於彼斯得報中竭力指斥。於是全國之工商家。羣起與奧政府相抗。謂如不改此法律。則我匈人亦不許售與國貨物。是議既行。奧工商業反大失利。漸且國中無數製造廠。皆移入匈境內。政府不得已。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復開匈加利國會。時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有巴拉星巴士二人者。已與噶蘇士俱被選爲候補議員。以噶蘇士有益於國家前途。竟自辭候補以讓之。於是噶蘇士又被舉爲議員。且爲急進黨領袖。專以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實行爲主義。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復開國會於普黎士堡。與王親臨議院。見匈人咸懷憤怒。乃用

梅特涅之言。開會勅語加謙慎。然匈人不爲所欺。反抗之力愈劇。明年春。法國巴黎第三革命起。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維也納市民聞之。遂羣起倡義。梅特涅僅以身免。奧王狼狽不可名狀。由是匈人亦洶洶思欲革命。三月四日。有一議員向政府質問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通行之故。政府方欲辨答。噶蘇士遽起立。歷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者。實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之故。因昌言於衆曰。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急務。要知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有自治之權利。與其責任。非他人所能干預者也。遂將所草改革案三十一事。攜赴奧都維也納。奧都革命黨中人見噶蘇士至。喜得外援。羣起歡迎。三月十五日。入謁奧王。與民數萬。遮道與握手爲禮。奧王恐甚。所有噶蘇士議案。於翌日悉行報可。且從噶蘇士言。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爲匈加利國首領。巴站遂奏報新政府之職員若干人。以噶蘇士爲戶部大臣。惟奧王舊派之王族的士英伯爵。總督匈加利如故。匈人思亂之心。於是少熄。初匈加利人口共一千四百六十五萬。內三分之一爲馬哥耶種人。餘俱異種人。奧王惡馬哥耶人之獨擬新政府也。欲煽動他種人以傾覆之。有某報館主筆者。故羅格人旅居奧都。仰承奧政府之意。遂往

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曰。匈加利者。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新政府廢公用之臘丁語。而易以馬哥耶語。是非匈加利之政府。直馬哥耶之政府矣。公等忍屈伏馬哥耶人之下耶。格羅人惑之。六月。匈加利之塞爾維亞種人遂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言當與馬哥耶人爲公敵。凡馬哥耶人之居於格羅士亞及塞爾維亞兩省者。入口財產。悉遭毀害。新政府聞警。乃遣兵先征塞爾維亞。無何。匈屬各省次第悉叛。不得已。乃以聞於奧政府。奧政府陽許助勦。而遣埃拉志男爵率兵以往。實陰使之爲叛民首領。蓋埃拉志故格羅士亞產。前此伊大利一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爲格人所親信者也。格人見埃拉志至。果相率歡迎。奉爲統帥。新政府聞之。大駭。以詰奧政府。旋見奧政府僅以空言爲掩飾。乃更請奧王親臨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匈政府之實心。及當鎮壓叛黨之故。奧王不答。至七月五日。爲匈政府第一次國會開會之期。噶蘇士倡議當募兵二十萬。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其議。至期。奧王之代表人的士英總督至會演說。多模稜語。噶蘇士乃奮然登演說壇。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時壇下議員四百。皆同辭謂當贊成的。士英瞠目結舌。遁歸維也納。於是

首相巴站。副相狄渥。賣所議案赴維也納。請與王裁決。與王多方推諉。不肯畫諾。命且與埃拉志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數四。埃拉志皆堅持宜廢匈政府。仍統於奧政府之議。巴站見不能協商。又聞埃拉志將大舉兵以襲彼斯得省。乃仍謁與王。請賜勅裁。時與王以新戡定奧屬意大利黨之亂。氣驕甚。竟明謂國都所決議者。不能裁可。巴站等憤然而返。九月十一日埃拉志軍渡積黎夫河。將直搗彼斯德。工部大臣沙志埃。度新政府前途危甚。憂之至發狂。乃由溫和黨舉狄渥爲首領。先是的士英總督既歸維也納。慚甚。復出走德國。與王更命伯爵廉白代爲總督。以九月二十五日就任於彼斯得省。匈加利國會聞之。決議不納。傳檄募義勇兵。舉國皆裂背而起。廉白甫抵彼斯得附近長橋側。衆就車上撲殺之。巴站猶不欲啓釁。乃上表引咎。請總辭職。而以噶蘇士爲護國委員長。埃拉志聞巴站政府解散。乃乘機率格羅兵四萬。於九月二十九日抵布打城。噶蘇士遣將軍摩加將五千兵。逆戰於梭洛省之威耶地方。格羅兵大敗。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乘隙遁歸維也納。與王聞之震怒。遂下令日噶蘇士等爲叛黨。並命解散匈加利國會。以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所有匈國兵備。統歸節制。并許便宜行事。噶蘇士至是乃傳檄四方。廣募義勇。刻日進攻維也

納於路屢以熟誠雄辨爲軍人演說。以激厲士氣。及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五千。砲三十門。進至巴梭得。各地赴義之兵來會者。驟至三萬。二十七日。國會議決。命將軍古魯家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噶軍合以伐奧。與王聞警。命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率兵七萬迎戰。匈兵渡非西亞河。與奧兵交綏十餘度。迭有勝負。榮沼格辣善用兵。古魯加屢敗北。與兵直進至布拉彼斯得城。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正月一日。噶蘇士開議於彼斯得。僉謂事勢危迫。宜暫避敵鋒。乃命古魯加率兵二萬。出北郊誘敵追襲。噶蘇士乘間與新政府之文武百官。遷都於的布黎省。三月四日。與王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於俄羅斯。乞俄兵萬五千爲援。噶蘇士聞俄兵自利拉的亞來襲。遣將軍俾謨以兵一萬禦之。戰比有功。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匈人譁呼之聲動山岳。遂議乘勝恢復舊都。命格拉布加等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比岳河畔。與埃拉志戰。破之。六日。復與榮沼格辣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加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遁。遂獲捕虜八百。大砲七門。噶蘇士聞各地報捷。乃與古魯加於軍前洒涕相慶。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大會於的菩黎省之耶穌教堂。舉行匈加利國獨立典禮。噶蘇士乃歷叙匈加利所以獨立之原因。爲文以布告天下。當是時。國中譁呼萬歲。

之聲。洋溢盈耳。卽日由國會決議。推噶蘇士爲匈國大統領。與政府聞敗報。殊羞憤。更派大軍三十萬至。且以重賂向俄廷乞師。俄皇乃發兵十三萬。與奧軍合。期必滅匈加利。時匈軍僅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噶蘇士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五月二十日。古魯加軍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大喜。發國民公電以謝之。翌日。卽分遣諸將屯匈屬各地以防俄軍。及勦利拉志亞之叛徒。既而噶蘇士見諸將捷報迭至。乃決意還布打。以古魯加繼格拉布加陸軍大臣。兼任軍務總督。時奧俄兩軍之與匈人爲敵者。奮戰益力。古魯加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又每與噶蘇士議戰守機宜。意見輒不協。自是屢與敵戰。皆挫敗。於是噶蘇士亟命古魯加以北部軍隊。集於的士河畔。以直搗維也納。使奧軍首尾不相應。可以一擊而破。古魯加不奉命。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加所兼任之陸軍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加方在哥摩命與奧俄兵戰。負微傷。於軍中療治。其部下軍隊聞噶蘇士令咸抱不平。謂誓不肯聽他將指揮。洵洵然幾欲倒戈以與噶蘇士爲敵。適格拉布加將軍亦駐軍哥摩命。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力調停。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加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自是奧軍中遂判爲古噶兩派。有如冰炭。俄奧軍乘之。日見挫敗。

蘇士憤古魯加之不用其言。且逆料國事將不可爲。乃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爲文以布告國民。辭去大統領之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切委諸古魯加。古魯加久懷異志。未幾。卽私通款於俄奧軍。與約曰。凡前此匈軍中之爲將校士卒者。當悉貸其罪。因率所部以降。格拉布加不能支。尋亦屈節。俄奧軍旋背約。大肆屠殺。匈政府自前首相巴站以下。被害者數百人。民間以嫌疑被夷戮者十餘萬。於是匈加利遂亡。初。噶蘇士旣解職。熟察古魯加舉動。知匈加利必亡。乃避難於突厥。瀕行。計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舊戶部大臣某。謂留此徒飽與俄之虎狼。勸挾以行。噶蘇士不可。曰。此匈政府之物。余可私取之耶。因揮淚出國門。亡居突厥之維毡省。突皇命省中大吏待以上賓之禮。與俄兩國遣刺客數十輩至其所。賴突人保護甚力。莫能害。又屢次威脅突廷。及啖以重利。令交出噶蘇士。突政府乃結連英國以堅拒之。噶蘇士居於突厥者數歲。美政府欽其高風苦志。思所以慰藉之。乃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派軍艦至突厥。以迎噶蘇士。突人亦派一軍艦護送之。旣至。美人到處歡迎。爭瞻丰采。後復遊於英。英人亦到處歡迎。不異於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戰失利。盡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不能不更求助於匈人。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

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時副相狄渥尙存。被遷爲彼斯得省之代表。因爲匈人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二曰。復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故事。三曰。前此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故國。反其田里。奧王不得已。一切許之。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奧王親臨彼斯得省。誓守金牛憲章。於是匈加利再立國。古魯加恥無面目以見匈人。退匿於某村。常受村人侮蔑。齷瘵以死。噶蘇士於匈加利民權未恢復以前。仍日日著書作報。謀所以開導匈人。恢復將來之利益。及聞匈加利再立國。乃大慰藉。遂卜居於意大利某地。暇則研究格致之學。以盡其餘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始卒。享年九十有二云。

美總統林肯傳

美國第十六代大總統林肯。家世微賤。父操舟爲業。甚勞苦。然父母皆不識字。幼時幾喪殮不給。稍長。刻苦就學。學識秀卓。宅心尤仁厚。見南部諸省虐使黑奴。發宏願欲拯之。初著書作報。發揮此義。聲名漸高。其議論傾動全國。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被舉爲大總統。因黑

奴事開南北美之戰。實古今絕無僅有之義戰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再被舉復任。戰事既畢。內難亦平。無何。忽爲南省餘黨所刺而殞。舉國莫不流涕。

美總統麥堅尼傳

美總統麥堅尼。以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被舉任職。至一千九百一年。再舉復任。美國向守門羅主義。不許歐洲人干預西半球事。至麥堅尼則別解釋此主義而擴充之。西半球則不許人干預。而已則干預東半球。遂因古巴之事與西班牙構戰。又兼併夏威夷。侵略菲律賓。實美國前此所未有也。美國由是遂用帝國主義。而於生計界益昂然爲全球之冠。前此美國大總統。除華盛頓林肯外。其功業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一千九百一年。爲無政府黨所刺殞。

俄大將蘇勃洛扶傳

俄國大將蘇勃洛扶。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在俄京武備學堂肄業。年二十五。始通籍。仕於朝。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率偏師攻基法城。出奇兵以取勝。因是著名。是年在阿富汗

王宮居守。爲考有曼將軍偵探機密。得其要領。獲賞四等寶星。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率騎兵圍庫干。始挫衄。旋復繞出敵背。襲奪大礮七十五尊。遂成奇捷。又戰於安提障地方。俄軍大隊敗退。糧械俱盡。敵人乘勝追躡。蘇勃洛扶伏兵邀擊。敗其精騎七千。俘獲無算。凱旋後。那莽教民復叛。潛師襲之。一鼓而平。迨俄人二次圍庫干。遂以蘇勃洛扶爲將。鏖戰三月。殺傷相當。卒使庫干君長納款請降。俄人伐土耳其。蘇勃洛扶隸滿格勒大公麾下。率兵士泗渡土之多腦河。奮勇先登。及攻克潑勒佛那城。爲敵所圍。士卒死者山積。卒不肯退過巴勒山。俄之謀耳斯親王及臘德斯基將軍。皆爲土軍所敗。乃突圍往救。生禽佛色勒帕塞。土軍爲之奪氣。又攻愛勒里盡城。八日而下。後攻土京君士但丁。陷之。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俄土事平。授爲土耳其斯丹總督。未幾。命以兵畧回地。攻拔謀甫城。時敵兵多至十倍。卒能以少勝衆。迨回疆底定。俄皇大悅。迭頒懋賞。賜以頭等寶星。擢任步軍總統。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因在法國漏洩國內要言。幾致俄德搆毀。召還京都。明年六月。在墨斯科暴卒。或言爲人所斃。年甫三十有九歲。按蘇勃洛扶饒有胆畧。能得士心。以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鄰國皆畏憚之。卒之日。俄王公大臣以下皆親爲執紼。兵民送葬者萬人。以金飾之棺殮之。德人聞

其死也。咸酌酒相賀。既念其才不世出。又爲惜之。

日本明治天皇傳

日本明治天皇。名睦仁。國人呼爲米加多。卽位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初日本自孝明天皇以前。政權皆出於大將軍。而德川氏世執國政。謂之幕府。國俗素仇視外人。自一千六百三十二以後。嚴禁耶穌教法。閱三十年。下圈圍而死者。四十萬人。又以銅版鑲天主教置通衢。使各國人至其地者。必踐踏之而過。船中有賞西洋品物者。則一船皆誅。歐洲商民受酷虐者甚衆。荷蘭人屢勸政府。謂不宜鎖港。皆不聽。當孝明天皇之末年。外人伺邊日甚。國內囂然。唱攘夷說。有排之者。則自爲姦黨。由是內訌不已。端人正士多誅死。歐美各國聯軍攻其外。中山謙光澤宣禧等兵起。國中大亂。大將軍慶喜。無所爲計。明治天皇登極之後。首詔開兵庫港。諸藩無敢異議者。大將軍慶喜。與其黨大舉侵關。詔削其官爵。先後命嘉彰親王熾仁親王督兵討敗之。慶喜窮蹙請降。宥其死一等。水戶安置。改水戶爲東京。於是革除幕府。親裁萬幾。次第討平總野賊。及慶喜黨保科容保等分陸奧爲五國。出羽爲二國。廢三

職入局。置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次年。卽置集議院。徵諸藩士爲議員。廢磔焙二刑。許發賣新聞紙。造紙幣。罷警蹕喝道儀。設電信機。立府藩縣一致之制。以舊藩王充知藩事。廢公卿諸侯之稱。廢東京大阪以外諸府。並爲縣。改蝦夷爲北海道。分爲十一國。廢中下大夫上士等稱。悉爲士族。許齊民稱姓名。頒新律綱領。又遣外務卿甲達宗城於中國。鈐定交通條約。勅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大使。參議水戶孝九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等爲副使。聘問歐美各國。未幾。又設郵便局。定學制。創銀行。造東京至橫濱鐵路。廢太陰歷。用西國太陽歷。以神武天皇卽位之年爲紀元。自神武紀元元年。至明治六年。凡二千五百三十三年。明治六年之三月。遂下詔許與外人婚。天皇自斷髮。用西裝。爲臣民之倡。始行印花稅法。明治九年。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起兵於鹿兒島。以清君側。官軍日爲賊黨。討平之。死傷數萬。至明治十九年。始爲隆盛等昭雪焉。自是以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竭力左右新政。一切政教法制。概仿西人之長。國勢蒸蒸日上。至明治二十七年。因高麗東學黨事。與中國搆兵。敗之。中國割臺灣以和。并償軍費銀三百兆兩。由是歐洲各邦。遂以日本列入頭等以國。聲名赫赫。震於地球。皆謂爲東方之英國云。按明治天

皇甚爲好學。每晨輿誦日本書史。已刻習泰西語書文字書籍。課餘則考究各國地理及西學醫學。迨樞密院請朝始罷。於國事無分巨細。咸悉心經理。政務既畢。或乘馬及馬車。往園囿觀玩。晚則讀中國經史。嘗聚博雅之士。與之齋榷古今。且最喜與曾遊歐洲之人。談論泰西風俗制度。及一切新聞。故工部暨稅司中各官。多擢用泰西人。並令國人學習其方言。及一切新學等。日本舊制。非貴戚之鄉。不能召對。今雖水陸武弁微末下僚。亦得與天皇晉接。蓋惟重功勳學識。而勢分有弗論也。至其遠聲色。屏浮靡。修整武備。崇實黜華。誠無愧爲目下之英主云。

脫蘭斯哇總統古魯家傳

脫蘭斯哇總統古魯家。始爲英屬之好望角人。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年十一時。波亞人不堪英虐。羣去而逃於脫蘭斯哇居焉。古魯家亦隨其族以往。其後入軍隊。屢著戰功。復三度奉使至英國。與英訂約。爭回本國獨立自治之權。年五十六。被舉爲全國大總統。其後復連四任。凡居職十八年。治法明備。脫蘭斯哇遂賴其力成一完全之共和國。及與英國

開釁時。年已七十有五。雖老。壯志不衰。寧犧牲其身以當國難。以蕞爾之脫國。竟能與天下莫強之英國相持四年。爲古今以來未有之劇戰。英雖竭其傾國之力。然始終未能得志。卒與講和。古魯家兵敗後。遁迹歐洲。所至人皆仰其英傑。相率歡迎焉。

飛律賓大總統阿圭拿度傳

阿圭拿度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家本飛律賓巨富。在島中頗有勢力。比長入馬尼拉大學。既卒業。遂能通數國語言文字。慨然有自由文明之思想。飛島久困於西班牙。阿圭拿度獨具大志。思革僞命。一千八百九十年。因連結志士。奔走號召。欲謀獨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遂舉義旗。全島響應。西班牙政府知其勢未易平。乃與和。阿圭拿度亦自度力有未足。許之。旋避地居於香港。越二年。美西戰起。美人欲結飛島爲援。乃與阿圭拿度謀。並濟以軍械。阿圭拿度於是返國。不數月間。遂盡將島中之西班牙人。逐出境外。自立爲民主國。其後美人背盟。以強凌弱。復以全力與島軍血戰數年。阿圭拿度力屈被執。現居於馬尼拉。而飛事則至今未定。

德皇威廉第二傳

德國今皇威廉第二者。當代第一英明雄武之君主也。初卽位。卽黜老相卑士麥。獨攬大權。卑相每見之。輒兢之。其任事決斷勇敢。毫無顧忌。今德國所行帝國主義。率皆出自己意。雖腓力特列大王。不能及也。於德國內政。無一事不改革。而皆以實行己之理想爲主。且於政治之外。乃至教育科學音樂軍事繪畫遊戲。無一事不擅長。論者謂其兼有英德兩國人之美質。蓋其母后爲英前皇維多利亞之女。兼父母之遺傳而成一特質云。

暹羅王命古格爾德傳

命古格爾德。以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卽位。爲暹羅國王。素性英敏。勤於國事。宮室衣食。多喜摩倣歐洲各國。宮中設學校。聘美人爲教習。王族男女各事務。亦多聘歐美人任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王親御小兵船。遊歷新架坡諸處。遣貴族少年於歐洲各國。爲留學生。復遊歷東印度諸地。明年歸國。聘英人測量金礦。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遣使赴印度約互市。初。

暹羅第一朝王。立其弟爲第二王。雖不能君臨一國。而其權視王僅降一等。後遂沿爲定例。故命古格爾德亦有第二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王與第二王有隙。第二王投英國領事館。賴英人居間調停。事乃平。其後王屢出遊歷。頗有欲致富強之志云。

英殖民大臣張伯倫傳

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以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始入議院爲議員。八十年。入格蘭斯頓第二次內閣。爲商務大臣者五年。九十二年。復入格蘭斯頓第三次內閣。因愛爾蘭自治案。與格蘭斯頓意見不相容。辭職在野者十年。九百年。入涉士勃雷內閣。爲殖民大臣。主用帝國主義。南非洲脫國之戰爭。排羣議犯萬難以主張之。近年以來。內之統一輿論。外之操縱列強。心力蓋瘁焉。生平以聯絡殖民地增長其愛國心爲第一主義。當英皇加冕時。開殖民會議於倫敦。各殖民地之首相咸集。張伯倫爲之議長。講種種結合之策。而實行之。會議以後。親遊歷各殖民地。以撫慰其民云。

英哲學家頡德傳

自達爾文種源論出。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爲之一變。卽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羣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斯賓塞起。更合衆說而一貫之。取至希至賸之現象。組織爲一有統系之大學科。於是唯物主義昌。而唯心主義遂屏息於一隅。近年英儒頡德。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著一書。名曰人羣進化論。其書以爲人也者。與他種動物同。非競爭則不能進步。或個人與個人競爭。或人種與人種競爭。競爭之結果。不外乎優勝劣敗之公例。然此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個人以利社會。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故挾持現在之利己心。而謬託於進化論者。實進化論之罪人也。何以故。則以現在之利己心。與進化之大法無相關。且亦不相容。故此現在之利己心。名曰天然性。乃人人所各有之私心。無所關於人羣。不能由以進化。其於人類全體之進步。無益而有害者也。蓋人類之進步。必以節性爲第一義。節性者何。有宗教以爲天然性之制裁。是苟欲羣焉以進化。則不可不受此制裁。宗教者。天然性之反對者也。補助者也。常有宗教以與人類天然性之惡質相抗。然後能促人羣之結合。以使之進步。故宗教家言。未有不犧牲個人現在之利

益。以謀社會全體將來之利益者。宗教之進貴在是而已。又謂論人羣之進化。不可不以生物進化之公例爲基礎。因引達爾文之學說二則。以發其端。曰達氏言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無論何種生物。苟一任其生殖。而無他力以阻之。則一雄一雌所產之子孫。必至布滿地球。此繁殖力以幾何數而增進。又言一切生物。惟適於境遇者乃能生存。故常順應於境遇。而遞有所變化。其變化之結果。則遺傳於其子孫。而此之變化。非獨在外形爲然。卽內部之機關亦然。卽心理之機能亦然。有此達氏所言之二因。而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自然淘汰者。謂生物雖恃繁殖力可以生存。然以其所產太多之故。不得不競爭。競爭之結果。於是大部分歸於滅亡。而生存者不過一小部分。當其競爭之際。各生物皆有自變化之能力。其變化雖小。而一以適於境遇爲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無量劫以至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複至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以隨之。日趨於複雜。此自然淘汰之目的。則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數得最適之生存而已。惟所謂最大多數者。則不在現在而在將來。故各分體之利益。及現在全體之利益。皆不可不犧牲之。以爲達此目的之用。故其進化論中。首

明現在必滅之理。與現在既滅然後羣治乃進之義。蓋常人之識見。所最貪者。生也。壽也。所最惡者。死也。夭也。不知死之與夭。有大關係於進化功者存。何則。彼高等生物與下等生物之別。非以其住世之久暫爲差。而以其傳種之長短布種之廣狹爲差。若以住世之久暫第其高下。則動物之壽。視人類爲長者多多矣。故高等生物。其壽命不特不加長而已。往往愈進於高等而其壽愈短。種族之所以能發達。有時固賴長壽。有時亦賴短命。使當外界境遇變化甚劇之際。則惟短命者乃可與之順應。何則。惟短命則交代之事屢起。於是乎其習慣其狀態其性質等。變化甚速。得以適於時代而自存。不然者。以長壽而保持舊態。變化甚緩。不能與外界之變遷相追逐。則其競爭。必敗北而日歸漸滅。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過爲達其大目的之過渡而已。(大目的指未來之全體而言)其所以有死。亦爲達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曰死也者。進化之大原也。又曰。凡物之不進化者。則無有死。彼下等單簡之生物。以單細胞結集而成者。其一個之生物體。俄然可剖分爲二個。可剖分爲四個。分裂又分裂。繁殖以至巨萬而終不死。若是者謂之無限之生命。高等進化之生物。則不然。其種族皆有平均一定之壽限。及限則不得不死。若是者謂之有限之生命。今使既

列於高等生物。與他高等者相競爭。而生命仍復無限。則他族之屢屢交代者。其子孫皆多變化。而有順應境遇之資格。我乃持舊態以與之競爭。其種族之敗亡。可翹足而待也。故死也者。進化之母也。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爲用。不亦大乎。夫既爲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爲未來而始有生。斷斷然矣。又曰。凡物之有男性女性之別。亦非爲現在也。亦非爲生物各個之利益也。凡以爲未來計。使適應於時勢而速其變化之率而已。有兩生物於此。則必各經過於特別之境遇。各自發達。各有其過去所受之特色。因使之結合焉。調和焉。俾共傳其特色於其子。則比之僅傳單一之特色者。其必有所優矣。欲結合兩物之特色。不可不結合其含此特色之細胞。此男女之事。所以爲貴也。凡生物之由生而至死也。其間體內細胞。又屢屢變化。故當其受生也。既受祖宗傳來各種複雜之特色。及其成長。又自有受於外界薰染之特色。復加於舊特色之內。而一併貢獻於其子孫。此種族之所以日進也。然則人生數十寒暑。所以常轉旋其體內之細胞而變化之者。凡亦爲未來計而已。自然淘汰。既以未來爲目的。生物既全爲未來而存立。故凡爲未來而多所貢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故勤勞於爲未來者則爲優。爲勝。怠逸於爲未來者則爲

劣爲敗頡德有持此論以進退當世之學說。謂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今世政學家羣學家之所論。雖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視現在。而於未來少所措意。如所謂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雖立論之形式不同。然皆知有現在而不知有未來。可爲浩嘆。因羅列諸家之說。一一辨難之。其說甚繁。茲不具載。論者謂其學說將來必盛行於世界。又頡德於一千九百二年四月。撰成一書。名曰泰西文明原理。已傳播於歐洲云。

羅馬教皇里阿第十三傳

羅馬教皇名里阿第十三。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十年。原名碧斯。本意大利爵臣。八歲時。父命與其兄就傅於威打摩教會書院。年十五。母歿。遂寄養於從父某公家。復入意國某大書院肄業。皇聰明天。凡天文格致諸學。皆深造有得。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被選爲教中神甫。旋移就北路占國神甫之席。復由比國教徒推舉爲大神甫。未幾擬返意京。特取道英倫。謁維多利亞女皇。談甚洽。隨至法京巴黎。面法總統。是時已賢名藉藉。久爲衆望所歸矣。比返意。

值教皇牙里加里薨。票士卽位爲教皇。一千八百七十七年。陛皇之教權爲神甫領袖。明年二月七日。票士病歿。皇由各大神甫六十九人推戴卽位。一時教中翕然。至一千九百三年四月十八號。年九十三。乃舉行登位二十五年慶典。除本教諸國神甫教徒而外。各國皆遣使稱賀。皇年雖老而精神頗矍鑠。平日起居飲食。皆廉而有節。每日晨興。食餅乾少許。隨往花園散步。性好豸鹿及薔花。早膳亦儉約。膳後出堂理事。終日端坐無倦容。皇好談。發語多解頤。村農婦穉皆得見之。文人牧豎。一概延攬。常謙謙如不及云。

中國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傳

中國總稅務司赫德。係英國阿爾蘭北邊波耳德唐人。於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入阿京大學堂讀書。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考授秀才文憑。明年。派充駐華領事署繙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擢駐華參贊。是年中英訂和。立商約。定稅務。議延英人代辦沿海各口稅務。遂以赫德爲稅務司。兼管海濱塔燈。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赴奧國。又三年。赴美國。又二年。赴法國。均爲中朝辦理博物會事。先是赫德已補給舉人。至是法奧比利時瑞典等國均給以寶星。

中朝復賞以頭品頂戴。英人皆以爲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國舉辦郵政。命擬章程進呈。卽命兼理郵政事務。越二年。各國以中國拳匪圍攻使署。約聯兵至中國保護。攻陷大沽天津京城等處。中國朝廷特命大學士李鴻章慶親王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并議賠償兵費之數。賴赫德從中調停。得以藏事。明年。賞加宮銜。凡中國一切財政。皆與商確。任大責重。一時無與倫比。

全球近一世進化史序

地球之剝造。始於何年。人類之進化。起於何日。久爲科學家之一大問題矣。以宋儒邵子元會運世之說而論。則自渾沌至今。當爲七萬數千年。自有人物至今。當爲五萬數千年。而以春秋元命苞之說考之。則自開闢至今。當爲二十六萬九千四百零三年。若夫泰西諸儒之學說。則生物學者以爲二十七億年。地質學者以爲五億年。英國理學大家迦爾文。以爲必經二千萬年以上至四千萬年。近日西儒之輟爲進化論者。則竟謂自有人物至今。已五千萬年。而人類之進化。則卽在近一萬年之中。以前皆渾噩狂榛。與諸動類無以異。嗚呼。中西學者之於此一大問題。固言人人殊若此哉。夫中國史紀。斷自黃帝爲始。泰西史家。則斷自洪水之災爲始。然黃帝至今。不過四千一百十四年耳。洪水至今。不過四千二百五十一年耳。而所謂由草昧而文明。當以億萬年計。進化之速。卽在萬年之中者。夫孰從而信之。善乎明崑山方氏之言曰。世運升降。不過二三百。未有開闢經億萬年。而風氣尙未開。人文尙未著之理也。是故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而不可以萬計。堯舜去羲農之時。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而不可以千計。蓋人類本物類之一種。彼英儒達爾文所輟下等

動物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高等人類之種源論。雖亦發前人之所未發。顧必謂由草昧而文明當以億萬年計。恐無如是之遲且久矣。余嘗執是說以研究中外之歷史。見夫櫓巢易而爲棟宇。皮卉易而爲裳衣。以及網罟弧矢耒耜舟車之利之日新月異。繼長增高。其間不過數百歲。而黃種之由亞西亞而入居中國。與夫日朝蒙滿暹緬藏越天山東西瀚海南北各部。白種之由幼發拉的河而分居希臘埃及羅馬印度與夫今之所謂英俄法德葡荷意比瑞奧各部者。皆由家族以結爲鄉族。由鄉族以結爲部族。由部族以結爲國族。且相與競爭衝突。循優勝劣敗之公理。以趨文化而去野蠻。由椎魯而入智巧。人羣之能力日益張。斯人類之進化日益亟。至今日而無論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其學術之開明。思想之發達。農工商業之勇猛精進。莫不如火斯燃。如泉斯達。如日斯升。如風斯發。微特與古代相衡。判然不啻霄壤。卽處乎十九世紀之末。以觀二十世紀之初。亦有瞠乎其後之勢。其進化之奮迅神速也。有如是。是則凡邵子達爾文等諸學說。皆可不辨而知其爲謬者也。雖然。國民進化程度之高下。恒視國土之位置以爲等差。而尤以汽車輪船爲交通文明必不可少之具。中國海綫之延袤。僅在東南數省。又向持鎖國主義。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耳目

無自而發皇。知識多安於蒙昧。雖近者亦已勉焉汲汲。步武歐西。然譬諸探河源者。人已窮星宿之海。我猶容與於中流。登泰岱者。人已躋日觀之巔。我猶趨赴於半嶺。其能免於他族之鄙薄者幾何耶。余嘗深究夫吾華貧弱之因。民智淺陋之故。以爲必得一學識明備志力恢宏如盧陵之歐陽疎水之司馬其人者。出其名山壽世之才。蒐集五洲萬國之史。譯述而筆削之。編年紀月彙爲一書。以餉吾華之學者。俾咸識夫全球開化之原。列國爭存之數。參觀集益。爲中國進化之基。無何而朝廷特下明詔。變通科舉章程。以中外史學爲專科。余又竊以爲外洋之史。職方既無編譯之官。柱下又乏皮藪之本。雖間有數種。譯自內地學人之手。然皆蕪穢畸零。罕有完璧。且其所述。皆數十年以前之事。於目下各國史官之實錄。缺焉不詳。既難列諸盲經腐史之林。復無當於天祿石渠之選。方欲以芻言曝議。貢諸明廷。請飭管學大臣。譯編外洋史乘。進呈乙覽。作爲學堂定本。適曩年視學兩浙時。所拔衢州名下士詹生紫蘗。與余視學西蜀所取雅州經學士李生石君。以所撰全球近一世進化史。遠道郵示。余受而讀之。見其書上規龍門編年紀事之例。綜爲四類。曰年月表。曰大事紀。曰列傳。曰史斷。殿以十六志。而託始於今上紀元。迄乎舊歲而止。都爲八十卷。旁搜博采。

殫見洽聞。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舉凡中外各國之事變紛繁。無不可數典而稽。按圖以索。其全書宗旨。則不外進化二字。余讀未及半。不覺忻然而喜。喟然而嘆曰。是誠內地學者之津梁。而中國自強之基礎也。誠如作者所言。中國史學家。祇見有古史而未見有今史。祇見有中國史而未見有外國史。以故識量拘墟。聞見陋隘。下惟講習。皆誤用之功。對策大廷。鮮匡時之畧。有是書則詞章無非經濟。坐言即可起行。豈其誣哉。豈其誣哉。夫際此自然淘汰。人事淘汰至爲劇烈之會。而中國獨以四百兆之黔首。九萬里之黃圖。伧伧倪倪。以從乎列強之後。任其度劉割割而不敢與較。無他。進化稍後故耳。然是書既以進化爲宗旨。而載筆所及。所以僅在乎近一世者。在作者更非無意。蓋全球自同治九年。卽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一役而後。英俄法德日美諸強國。未聞有以一矢相加遺之事。而兵禍所被。舍土耳其西班牙埃及希臘古巴。暨脫蘭斯哇。委瑞內拉。數小國而外。惟中國爲最甚。球越暹緬之亡。臺膠威旅之割。二百兆四百兆之償款。層見迭出。史不絕書。中國至是而猶固陋自安。昏蒙罔覺。誠作者之所深憂也。故言進化於盤古亞當之世。其立論可等諸無稽。而言進化於弱肉強食之秋。其爲計萬不容或緩。作者之微意。未必不在乎是。今姑以余言弁諸簡端。還以

質諸詹李二生。異地同情。當必首肯斯言。

時在光緒紀元二十有九年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賞穿黃馬褂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兼路礦大臣善化瞿鴻禨序

全球近一世進化史凡例

總例

甲 自海禁大開之後。吾華暨各國交涉之故。紛紜繁變。月異而歲不同。在蒿日時艱者。僅能舉其大概。至欲原原本本。覘縷畢陳。則中國史官。未嘗載筆。泰西學者。亦少專書。是以朝野上下。固陋無聞。猝有外侮之來。當軸既闇。若戴盆。旁觀亦莫能借箸。今日他族之覬覦日益深。而國勢之岌危日益甚。作者衡覽時局。有志振興。爰舉數十年來之中外時事。條分縷述。蒼爲是書。讀者苟詳加披覽。則全球各國大小強弱之故。自能貫徹明通。洞若觀火。一旦見諸施行。卽以是爲對外之政策。而用作自強之基礎。他日中國之前途。所以能進化者。端由是書。初非可以與考據家言一例視也。是爲作是書者之宗旨。

乙 是書區爲四類。一。年月表。二。大事記。三。列傳。四。史斷。蓋全仿中國史家之體例。讀者欲知大綱。則於年月表。欲詳細目。則於大事記。欲衡人品。則於列傳。欲廣識量。則於史斷。雖云別類分門。實則同條共貫。敢詡爲近日洋務書中之全璧。

丙 是書除乙例所分四類。以外尚有附件數種。於年月表前。則附各國方里戶口兵額財賦等表。於大事紀後。則附地球萬國全圖。各國方輿圖。各國國旗圖。於史斷則附雜記。是皆是書萬不可少之附。件讀者幸勿謂其駁雜。

丁 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史記始於黃帝元年。是書亦仿此意。第中國與各國通商。實在道光之季。而是書所以託始於光緒紀元者。蓋緣咸同以前。內地譯書絕少。而泰西編年紀事之書。又乏善本。即使廣爲蒐輯。亦語焉勿詳。况自甲午中東一役之後。時局日以艱危。於是各省大吏。始以辦理交涉爲要務。而所有前此中外各國互訂之約章。亦緣迭次修改。不復可據爲典要。故作者與同志商確。謹斷自光緒元年爲載筆之始。至光緒二十八年以後之事。尚俟按年續纂。

戊 是書之有益於中國。甲例已約畧言之矣。然尚有未盡者。爲畧舉如右。

一 中國外交家。每遇有疑難之交涉。若無前事可資考鑑。舊例可以引援。進退徬徨。異常棘手。是書備載各國外交之政策條約。讀之即胸有成竹。自能隨時措置。動合機宜。是書爲辦交涉之官吏亦必需。

二 中國史學家祇見有古史而未見有外國史。大都識量迂拘。見聞陋隘。叩以目下列國強弱理亂之故。鮮能道其十一。是以下帷講習。皆誤用之功。對策大廷。鮮匡時之畧。有是書則詞章無非經濟。坐言即可起行。以視挾一二種坊刻書。詡詡然自命爲通達洋務者。其裨益奚止十倍。故是書爲中國講求洋務之所必需。

三 中國教育家。自蒙養以至大學。向不詔以中外之時事。自朝廷變通科舉舊例。釐定大中小學堂章程。頒行各直省而後。近日史學一門。乃特設專科。然條例章程。雖已薄海周知。而近日中外紀事之史學部。未曾纂刊坊間。安有善本。故學者與教者。雖汲汲焉刻意蒐羅。而仍苦全無依傍。正不知從何處入手。有是書則近世史學一門。可以循流溯源。因端竟委。無論中外各國之事。紛變繁蕪。不難數典以稽。按圖而索。且是書條理明晰。層次井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故是書爲中國師儒教育之所必需。

四 中國沿江沿海各省之所恃以開民智者。厥惟報紙。然報紙日出一張。閱者

過目輒忘。積久則仍歸烏有。是書觀舉三十年以內之事而一一瞭如指掌。讀是書勝讀三十年以內之報紙。且能融會貫通。中西一貫。曉然於中國之所以日卽於貧弱。列國之所以日進於富強之故。而感發其改良進化之思想。風俗人心。由是不變。其裨益尤未可限量。故是書爲凡中國四百兆黃種之同胞之所必需。

已 各國新學新法之經。時賢譯出者。皆有專書。是書例不得躡入。然是書所輯四類之外。尙有西書西報中譯出之精義名言。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又不可以新法概之者。則列入雜記類中。讀者試詳加尋繹。自知作者苦心。

庚 是書卷帙雖繁。而全部一氣貫通。極參伍錯綜之致。實則可分可合。蓋合之則并爲一。分之則別爲四大函。而大事記又可分爲八種。

一 全球近一世年月表 二 全球近一世大事記分中英俄德法美日各國八種

三 全球古今人物列傳 四 全球近一世進化史史斷

辛 是書由作者采輯。近今三十年來。洋務各書數十種。繙譯各國近一世各種報紙

數十種。始克裒然成帙。其間筆墨明通者。一仍作者之舊。俚陋者。畧就原詞潤色。并參考羣書。以補原詞遺漏。然第取詞達理明。不尙艱深博奧。庶讀者得以一覽了然。至所采輯之書籍報紙。名目甚繁。概不備載。

壬 中國近年自拳匪肇亂。知舊治之難興。惟新法之是尙。士氣丕變。民智大開。無賢不肖皆斷斷於洋務。時爲之也。從此中國之新政日增。而各國之文明日啟。實全球進化之一大關鍵也。故是書暫以二十八年爲成書。俟後仍當按年續纂。

分例

年月表

甲 光緒紀元。至今已二十九年。其間中外各國時事之多。不啻恒河沙數。使非原始要終。按年纂輯。則凌亂複雜。讀者將何從得其頭緒。是書非特仿龍門年表之例。并仿龍門月表之例。事繫諸月。月繫諸年。年繫諸國。讀者縱橫覽之。即可知某年某月某國之有某事。自始至終。朗若列眉。

乙 是編隸事之例有八

一 凡一事而牽連數國者。其事即隸於始事一國之下。〔至牽連之某國。於其事之謀猷政治條教。仍載某國之下。不在此例。下做此。〕

二 凡一事而牽連數國。其事專爲一國起見者。則即隸於起事一國之下。

三 凡一事而牽連數國。而於中國有干涉者。則即隸諸中國之下。

四 凡一事而牽連數國。雖專爲一國起見。而與中國有干涉者。其事仍隸諸中國之下。

五 一事而延綿數月。甚至數年〔如希土之役。英特之役〕者。則雖逐日有事。勢不能盡入。此表宜仿〔春秋書公在乾侯。通鑑書帝在房州〕之例。於每月書於某某兩國之下。如曰英與特國猶未罷兵。以一語括之。如有大勝敗大攻取。則亦隨書於後。否則不在此例。

六 例除中國及英俄德法美日本六大國之事。宜繫諸各國之下。以外如希比意葡祕及諸小國之事。均隸諸各國之下。

七 凡事之始於甲國。而終於乙國者。則兩國互見。

八 是表之次第。則先中國。次英。次俄。次德。次法。次美。次日本。次各國。後大事記。次第亦仿此。

丙 凡年月表所列之各國時事。必於大事記中詳載其始末。以備參考。其事實甚簡。可以一二語了之者。則僅入諸年月表。而不必更入諸大事記。其並未列入年月表者。則亦不入大事記。故有已入年月表。而不入大事記者。無未入年月表。而忽闕入大事記者。

丁 是編之書法仿春秋以魯國爲經。以列國爲緯之意。以中國爲經。以英俄德法諸國爲緯。故於中國之交涉鉅細必書。於諸國則大事書小事不書。其文則悉仿春秋及司馬溫公通鑑大綱之例。然不必加以褒貶。第取詞無枝葉而已。

戊 是編之目錄則祇能分年。而不能分國。祇能分卷。而不能分事。如第一卷於光緒元年起六月止。則目錄卽於第一卷三字之下。書明光緒元年起六月止字樣。第二卷以下倣此。

己 是編所重者。在各國之政策。與其交涉重要之關繫。否則無庸闕入。惟各國君主

總統之生卒廢弒。及大喜慶。大災異。與其政府大臣之黜陟。雖無關於政策與交涉。亦列入是表。

庚 年月表不用細注。不加論斷。蓋其事之本末。及是非得失之故。另詳下編大事記。及史斷故也。

辛 是表之通例。某年之首月。必先以中歷。冠於中國之前。曰。光緒幾年。然後遞書於英俄德法諸國之前。曰。某君主幾年。某總統幾年。又於某頁之中。縫分書。曰。光緒某年某月。西歷一千八百某年某月。俾讀者易於稽核。

壬 是編所采輯之譯本甚夥。所有各國之國名地名人名等。原譯者非止一人。往往彼此不能一律。如俄國或譯爲露國。法國或譯爲佛國。特國或譯爲脫國。譯爲杜國。英前皇維多利亞或譯爲域多利亞。英國愛爾蘭省或譯爲埃爾蘭省。此類蓋不勝枚舉。是表則均歸一律。無前後互異之誚。以後大事記列傳史斷。均倣此。

癸 中國年月表所列各事。多有由 諭旨內謹敬采入。或由條約內采入者。其事詳細情形。卽見諸中國大事記英俄諸國亦倣此。

大事記例

甲 是編仿史家敘事體例。而文法則祇就譯者原稿。妥爲刪潤。期於理明詞達。不蔓不枝。俾讀者一覽了然爲主。

乙 光緒元年以後之事。有根於光緒紀元以前者。則仍將其原委敘明用一按字。俾讀者不至茫無頭緒。

丙 近今數十年來之新出華字書籍。與各報紙。多雜以日本學人擬造之新名詞。如目的起點反正比例。原動力反動力之類。是編亦偶一採用。第如腦想阿屯主觀客觀等語之過於費解者。則擯而不用。以免內地之教育家。讀之反多訾議。

丁 凡各國之舉動。有莫知其命意之所在者。或其地隸於何洲。其人產於何邦。其原譯之文有未經詳載。并他國大事亦無可參攷者。則攷他書以證之。做乙例用一按字。倘攷不得確。則仿春秋疑以傳疑之例。一仍其舊。不爲疏注。

戊 一是編有一事而牽連數國者。則悉依年月表中之乙例以爲去取。至事之冗長繁雜。在年月表中綿延數月。甚至數年者。有能刪繁就簡。彙爲一條者。有不能彙紀。

仍須按月詳記者。均衡量各當。無可增易。

己 史家紀事之例。俱詳於紀事。而畧於紀言。然各國名臣傑士。就事論事之言。及議院報紙中所發之崇論宏議。可以振聵發聵。警覺一世者。與夫嘉謀嘉猷之足供采錄者。則亦可連類而書於本事之後。其縱論大局。並不專指一事而言。與篇幅長逾四五百字以外者。則歸入下編史斷門中。不在此例。

庚 凡各國所訂各項約章。有關重大者。是編中全文隨載。約立於某國。卽載諸某國之下。俾讀者知其原委。并了然於強弱得失之所在。

辛 是編以年月表爲綱。以大事紀爲目。以中國爲經。以各國爲緯。故中國凡屬要政。例得備書。若夫各國則事甚繁。雖要事概須選錄。然文歸簡約。不取冗長。以示詳內略外之意。

列傳例

甲 是編仿史記列傳體例。然龍門書法。帝王曰本紀。諸侯曰世家。自卿大夫以下。乃曰列傳。是紀則貴賤平等。上至王公。下逮士庶。皆曰列傳。與史記體例截然不同。

乙 是編體例雖仿自史記。然所述者則皆其人生平之經濟學問。而不加以褒貶。如前人已附有論斷者。則亦并記之。爲知人論世之資。此外則不贊一詞。

丙 各國人物之有片長一藝可稱者。近十九紀中。蓋指不勝屈。若夫帝王卿相中之豪傑大經濟。如俄前皇彼得。法前皇拿破崙。德相俾士麥。意相加富爾。及著名之哲學家。政治學家。倫理學家。生計學家。如羅騷邊沁。柏拉圖等。則近今三十年內不數數觀。故是編所摻羅旁及千百年以上之人物。而不沾沾焉求之輓近。祇可名爲古今人物。而不可名爲近一世人物志。蓋非是則取材有限。不足以開拓心胸。發皇聞見也。讀者幸勿誚爲自紊其例。

丁 全地球古今出類拔萃之人物。蓋不可勝數。有其國已亡。而其人猶赫赫在人耳目者。有國勢現甚恢張。而開闢未幾。人物反覺寥寥者。如美及澳洲各國。故是編祇以距今時代遠近爲次第。而不能如大事紀之區爲數國。

戊 是編所列之人物。其有時代年歲爵里姓氏之無從稽考者。則姑從闕疑之例。俟他日考訂確鑿。再行補錄。

己 各國人物所值之時代。例宜從西歷紀載。其在耶穌降生以前。則曰。西歷紀元前若干年。以清眉目。

庚 是編專載各國之人物。而不載中國。以中國古今人物甚多。古史摻羅盡淨。其近今三十年內之名臣碩輔。傑士偉人。亦有成書可考。是編不及備載。

辛 凡史家之編撰列傳者。俱係已往之人物。而不著現在之人物。是書特取一例。凡各國之人物。卓有可傳者。雖其人尙生而存。亦爲列傳。至其人雖名滿歐西。而其生平行誼無可稽考者。則僅入諸人物表。不更立傳。

壬 是編緣卷帙浩繁。祇有列傳二百數十。較諸史記列傳七十。已多數倍。且作者他日尙須續纂。讀者幸勿嫌其少。

癸 史家有合傳體。有附傳體。是書於同時同類。或同教派之人物。間亦用此例。又前史於僧道婦女。亦有特爲立傳者。是編於「羅蘭夫人五月花」等。亦仿此例。

史斷例

甲 史斷仿自史家。惟前史論斷其文。不拘長短。是編則以便於讀者觀摩起見。故大

半取諸華字報端。名人所撰之論說。其文之長短。俱在五百字以外。作史斷觀可。作應試論說觀亦無不可。

乙 所有撰述人名姓。目下多無從稽考。不得不概付闕如。

丙 年月表與大事記。所隸之事。蓋數萬條。勢不能一一系以論斷中。亦有不僅專爲一人一事。而統籌全局以立論者。故年月表大事記所隸之事。不能盡系以論斷。而年月表大事記所無之事。或反有論斷。

丁 是編第取其識見遠到。議論精確。共得三百首。讀者窺豹一斑。已足以辨別是非。考鑑得失。不必以貪多務得爲事。

戊 年月表大事記。皆分國而不分門。史斷不分門則難於查核。故是編分爲六門。

〔一內政。〕〔二外交。〕〔三武備。〕〔四財政。〕〔五格致。〕〔六製造。〕此外另設雜事一門。藉以包括一切。目錄仿此。

己 是編重在經濟。而不重在詞章。故凡立言不朽。確有裨於時局者采之。否則雖詞采鮮明。格調高邁。概不選入。

庚 是編所摻時賢論斷。宜擷其精華。去其糟粕。故每篇之中。或前後。或中間。其議論平常不足取者。俱一切刪之。加以前畧中畧後畧字樣。以清眉目。

附件例

甲 各國方輿圖。前此俱用彩色。以分方輿之界限。是編各圖俱不用設色。第標明四至線。以清眉目。如繪法國方輿圖。則仍繪一地球全圖。於全圖之內。用線作界。圈出某處爲法蘭西本國。某處爲其屬地。庶讀者可一望而知。毋須更行着色。

乙 各國國旗圖。向亦按照顏色施以五彩。是編則於各旗之上。標明某處爲紅色。某處爲白色。而不更行着色。

丙 各國幅幘戶口兵額賦稅之數。遞年皆有增減。不能一律。是編所列各表。俱以光緒二十八年以前。所調查之實數爲準。

丁 誌餘一門。所載俱係西書。西報中譯出之精義名言。與史斷同例。

戊 雜記一門。分〔風俗〕〔學術〕〔政治〕〔財政〕〔商務〕〔刑律〕〔宗教〕〔疆域〕 係補大事記中之所未備。而不可分隸於大事記者。

已。一凡原譯本。所有各國權衡度量之數。及其名稱。俱與中國迥殊。如計程則云。一英里。一海里。計高則云。一英尺。一啟羅邁當。計重則云。一噸。一磅。計價值則云。一佛郎。一馬克之類。閱者頗難諳曉。是編特取各國權衡度量表一書。附刊於雜記門中。以便閱者查核。

光緒三十年十月付印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出版

定價 貳元貳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蜀南 李明智石君

校勘 浙東 詹澧紫 蕖
西蜀 張信五 蔚春
古吳 計漢望 碩民

新馬路梅福里十六號

總發行所 啓明書局

販賣者 各大書坊

新馬路昌壽里八十二號

刷印所 中新活版書局

附載全球近一世進化史全書凡例并序

